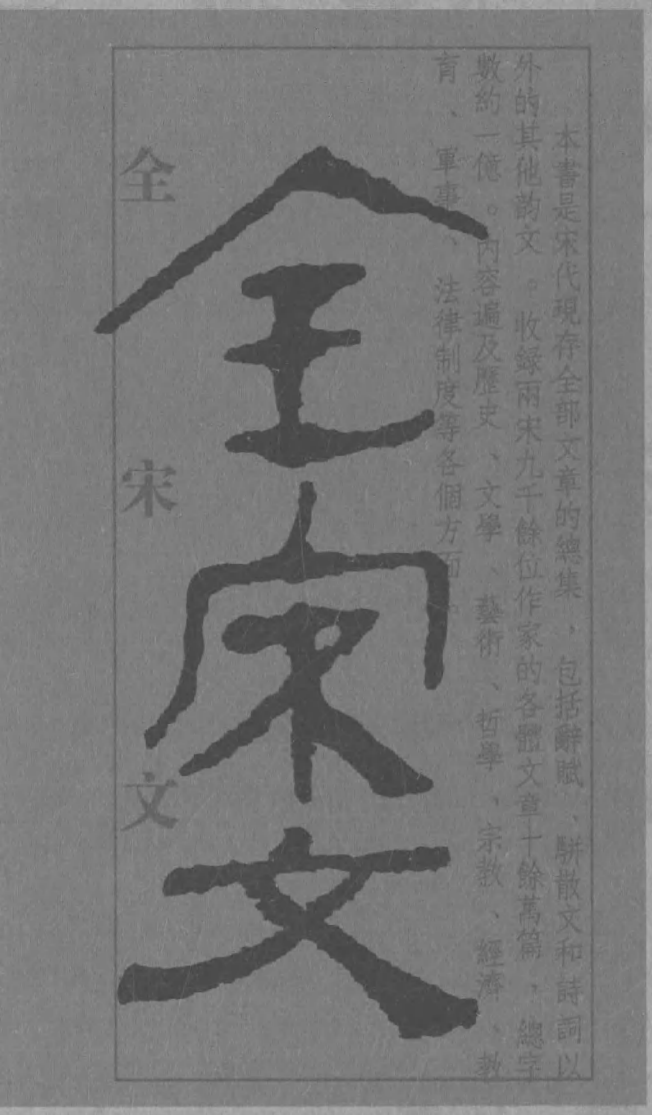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四一册

上海辭書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第二四一册

目録

全宋文卷五三七九

黄成孫

代人上秦相書……一

上監司書……三

送友人遊學序……四

送趙使君……六

治戎論……七

攻守論……九

考古七説……一一

頤齋記……一四

全宋文卷五三八〇

王明清

賀樊提刑啓……一六

投轄録序……一七
玉照新志序……一八
筠翁長短句序……一八
題揮麈録後……一九
揮麈録跋……二〇
題揮麈後録後……二二
題揮麈三録後……二二
題榮次新所藏蘭亭叙帖……二三
題楊槃齋所藏蘭亭帖……二三
題定武本蘭亭帖……二四
題李西臺淮潁帖……二五

石　豈

韋齋記跋……二六
重修盧公祠記……二六
節孝巷記……二八
宋統領三三府君墓誌銘……二九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三二
全宋文卷五三八一
陳　騤
呂祖謙除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制……三五
周必大進封管城縣開國子制……三六
周必大除吏部侍郎制……三七
呂祖謙除著作郎制……三七
周必大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制……三八
呂祖謙直秘閣制……三八
續修太上皇帝會要事奏……三九
編修今上會要事奏……三九
進呈國朝中興會要奏……四〇
編修今上會要事奏……四〇
乞令館職編撰中興館閣書目奏……四〇
乞投進中興館閣書目奏……四一
陳時政疏……四一

請杜邪諂之路奏……四一
孝宗皇帝謚册文……四二
文則序……四四
天台臨川橋記……四五
何　鎬
雜學辨跋……四七
書逸士狀後……四八
逸士狀續記……四九
黄文昌
乞令范彤赴任奏……五一
祭大慧禪師文……五二
王　介
聖門事業後序……五三
全宋文卷五三八二
李　祥
乞留趙汝愚疏……五五

淮東提舉到任謝表……五六
鄭　曄
上秦公檜啓……五七
王夢槐
開馬金嶺記……五八
黄公泰
續博物志跋……五九
李大正
乞除紹興府諸縣瑣細科敷奏……六〇
乞獎懲般發銅鐵綱運官奏……六一
韶州岑水場煉銅事宜奏……六一
視察所管坑冶州軍事奏……六二
乞西和州通判不預買馬推賞奏……六二
寶界寺景賢堂記……六三
師　璿
嵩山集序……六四

王　亢
化造三寶閣疏……六五
石如壎
平江府僉判廳勤繼堂記……六六
王　權
當塗縣令題名記……六八
王允修
申編修國朝會要合行事件奏……六九
張　諫
捫蝨新話跋……七〇
蔡興文
遊龍多□題名……七一
唐俊義
乞嚴禁官吏逼勒蜑户采取珍珠奏……七一
方　懋
昭明太子事實序……七二

呂　擇
乞立殿最之法奏……七四
趙不敵
度支所掌財賦事奏……七五
南外宗正司公使庫錢事奏……七六
滕　庸
擒斬謝寶奏……七七
賀盛屯田兼史館啓……七七
賀陳觀文帥北京啓……七八
謝辟差醋庫啓……七九
久不貢書謝宰相啓……八〇
上張丞相啓……八一
全宋文卷五三八三
曾　述
乞比對南康軍量減廣德軍月樁錢奏……八三
曾　造

乞置巡檢官兵巡警盜賊奏……八四
釋善喜
注同教問答序……八五
評金剛錍序……八五
辨非集序……八六
斥謬序……八六
程祐之
九日山題名……八七
趙士矩
乞依例於行在接續幫支請給奏……八八
陳居仁
楊萬里除朝請郎制……八九
楊萬里等除左司郎中制……八九
朱熹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制……九〇
楊萬里除秘書少監制……九〇
請修隆興以來寬恤詔令奏……九一

乞優恤戰士奏……九一
請頒役法撮要奏……九二
請減放下户身丁奏……九二
論君人之道在舉綱要奏……九三
差借弓手土兵事奏……九三
昌化縣重建廟學記……九三
善塘廟記……九五
檢正左右司題名記……九六
敕令所題名記……九七
石斗文
祭薛士龍文……九九
曾　賁
先賢堂記……一〇〇
請永長老住西禪疏……一〇〇
請正長老疏……一〇一

李　洪　一

適越賦……一〇二
苦益菜賦　并序……一〇三
哀巖桂賦　并序……一〇四
雙鶴賦　并序……一〇六
殤幼賦　并序……一〇七
除左帑謝廟堂啓……一〇九
左帑到任謝宰執啓……一一〇
賀直院舍人啓……一一一
賀虞知院啓……一一一
賀同知參政啓……一一二
通楊漕啓……一一三
通傅漕啓……一一四
通王漕啓……一一五

全宋文卷五三八五

李　洪　二

送趙德遠序……一一六
橛株集序……一一七
靈椿庵芝草序……一一八
跋盤谷圖……一一九
跋陳户曹陰德記……一一九
跋陶彭澤歸去來圖……一二〇
跋户曹考課牒……一二一
鹽官縣南福嚴禪院記……一二一
隆恩庵記……一二二
石碣傳……一二三
紫微龍尾硯銘　并叙……一二四
漆硯銘　有序……一二六
李氏龍池庵芝草贊　並序……一二七
寇萊公贊……一二七
羨門子贊……一二八
蓬萊都水使者贊　有序……一二八
一二九

沈時仲畫贊　有序……一二九
劉蓑衣畫贊　並序……一三〇
祭嘉州叔父文……一三〇
祭大監季父文……一三一
迎送神辭　並序……一三二

全宋文卷五三八六

釋寶曇　一

木犀賦……一三四
嗣秀王生日楚辭……一三五
與金山別峰和尚書……一三六
與史太師書　一……一三七
與史太師書　二……一三七
上林侍郎書……一三八
送道元一序……一三九
送瑞巖行者慶誠求僧序……一三九
與趙叔豹序……一四〇

仗錫開四牕序……一四一
送退翁序……一四二
送燈老序……一四二
送空上人之京口序……一四三
東山詩集序……一四四
跋高端叔詩序……一四四
跋育王僧圖二……一四五
跋雪菴常思惟像……一四六
跋大慧禪師廣録後……一四七
跋幽詠……一四七
跋趙君實知丞家李伯時二馬圖……一四八
跋靈源與龍門粹和尚書……一四八
跋應真圖……一四九
跋寫法華經……一四九
跋羅漢圖……一五〇
跋南堂語録……一五一

跋淵明歸去來……一五一
跋李僉判觀音五藏……一五二
題光孝蠲賦賜田碑陰……一五三
跋王太鑑塔銘……一五三
東海若後跋……一五四
萼上人字序……一五五
駱子玉序……一五五
持晉翁字序……一五六
碁説……一五七
香説……一五七
全宋文卷五三八七
釋寶曇　二
蘭坡記……一五八
焦山延壽堂記……一五九
雪牕記……一六〇
四明章聖如來像記……一六一

台州白塔寺三目觀音記……一六二
雲龍院記……一六四
澹齋記……一六五
菊泉記……一六六
洞山寘田記……一六七
石橋記……一六八
雪竇普門莊記……一六八
惠安院復十方禪院記……一七〇
寶雲院利益長生庫記……一七一
大悲閣記……一七二
識山堂記……一七四
山堂記……一七五
淨土院記……一七六
柔克齋記……一七七
清廕堂記……一七八
流止菴記……一七九

自菴記……一七九
涪城祇陀院種松記……一八〇
盧氏祠堂記……一八一
仗錫山佛記……一八二
仗錫山無盡燈記……一八三
贊應宣教真……一八四
贊佛智禪師……一八五
術者楊世茂求贊……一八五
贊高卿父從政……一八六
贊趙君實……一八六
辭世頌……一八六
道人朱氏法華浄業……一八七
龕銘……一八九
忠州吴評事墓誌……一九〇
雪林彦和尚塔銘……一九一
乳母戴氏墓誌銘……一九二

全宋文卷五三八八

釋寶曇　三

祭史魏公……一九四
代護聖祭史魏公……一九五
祭交友文……一九五
祭潘經略文……一九六
祭雪林彦老……一九七
別峰和尚住雪豆疏……一九七
請別峰和尚茶榜……一九八
台州光孝遠和尚開堂疏……一九八
與和尚住明州天寧疏……一九九
請尼長老住聖因疏……一九九
請延慶講師茶榜……二〇〇
請延慶講師湯榜……二〇〇
請妙智講師疏……二〇〇
尼長老住戒香疏……二〇一

請講圓覺經疏……二〇一
請嚴和尚住湖州精舍疏……二〇二
請德和尚住象田諸山疏　一……二〇二
請德和尚住象田諸山疏　二……二〇三
請德和尚茶榜……二〇三
請德和尚湯榜……二〇四
請宣和尚住常樂疏……二〇四
越州光孝禮塔榜……二〇五
馬道人造菴疏……二〇五
育王僧供疏　一……二〇六
育王僧供疏　二……二〇六
觀音建三門大殿疏……二〇六
圓大師住庵疏……二〇七
川行者求僧疏……二〇七
台州祈雨疏……二〇七
啓重明節疏……二〇八

延豐院藏榜……一一〇八
寫法華經求僧疏……一一〇八
瑞巖蓋僧堂疏……一一〇九
四明天井砌墻疏……一一〇九
化度牒疏……一一〇九
全宋文卷五三八九
釋寶曇　四
請寶雲瑩講師疏……一一一一
抄長生庫求度疏……一一一一
雁峰九夏會疏……一一一一
宇文吏部母夫人生日疏……一一一二
明州南城普照河塗田疏　并序……一一一二
墊江藏經疏……一一一三
新寺浴院幹大殿……一一一四
天童起門樓疏　并序……一一一四
台州白蓮修造榜……一一一五

延慶請講師茶榜……一一五
延慶請講師湯榜……一一五
天童修三門榜　并序……一一六
臨安府孔雀園起寺榜……一一七
啓重明節疏……一一七
湖西崇教鑄鐘疏……一一七
資壽修造疏……一一八
江北妙應院塑佛疏……一一八
接待募緣疏……一一九
智門請宣和尚山門疏……一一九
月波請輪老諸山疏……一一九
月波化供水陸疏……一二〇
又化供疏……一二〇
仗錫山開堂化緣疏……一二一
又化鐵瓦……一二一
戒壇修造……一二二

四明感聖修造……一二二二
臨安府崇寧接待請明和尚疏……一二二三
南湖請雲青外……一二二三
結界……一二二三
仗錫山開田朱柱燈油……一二二三
嵩希表慶壽致語……一二二三
寶雲致語……一二二三
全宋文卷三九〇
趙雄一……一二二四
呂祖謙除秘書省正字制……一二二四
贈虞允文謚詔草……一二二四
繳還蕭鷓巴妻封國夫人詞頭奏……一二二四
請傳寫李丙丁未録奏……一二二四
光堯尊號玉寶進到草樣狀……一二二五
補試進士宜裁節奏……一二二五
德壽宮上壽禮例令有司參酌狀……一二二五

德壽宮上壽宜簪花行禮狀……一三一
乞慶壽日車駕往回皆用樂奏……一三一
入賀太上皇后禮儀奏……一三二
乞慶壽禮畢賜御筵于貢院奏……一三二
乞删改大社祝文奏……一三三
考按進士恩蔭父母年甲狀……一三三
乞賜謚蘇轍劄子……一三四
論處分殿前司招軍軍人傷人掠財奏……一三四
乞御前差光州中渡榷場官奏……一三五
乞借椿管米賑糶奏……一三五
江陵府糴米事奏……一三六
湖北諸州椿管米事奏……一三七
乞椿積錢給散奏……一三八
御製很石銘跋書後……一三八
絶德論　上……一三九
絶德論　下……一四二

全宋文卷五三九一
趙雄二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一四四
全宋文卷五三九二
留正
加上至尊壽皇聖帝尊號册文……一七一
加上壽聖皇太后尊號册文……一七三
加上高宗徽號册文……一七四
加上皇太后尊號册文……一七五
乞精加考校太學程文奏……一七七
乞令史官隨月編修記注奏……一七七
乞賑糶江南西路旱傷州軍奏……一七八
乞給降黑漆白字牌付發遞使用奏……一七八
乞令金州守臣依舊帶管内安撫使奏……一七九
乞令成都府路轉運司差官知黎州要衝城奏……一七九
西和州博買鋪不當廢罷奏……一七九

進對劄子……二八〇
乞崇尚名節奏……二八一
乞精選宰相奏……二八一
乞早正儲位奏……二八一
待罪六和塔奏……二八二
請太后攝行祭禮奏……二八二
劄子　一……二八三
劄子　二……二八三
劄子　三……二八四
書壽皇聖帝聖政序後……二八四
玉巖題石……二八五
宇文紹奕
石經跋……二八六
安康民
曲尺灘題記……二八七
釋清哲

延慶重修浄土院記……二一八八
宋公玉
伏波巖題名……二一九〇
吴南老
獎懲廣南捕盜兵官巡尉奏……二一九〇
張　荐
點檢臨安府土軍弓手事奏……二一九一
全宋文卷五三九三
何　異
乞嚴大理寺官吏出謁之制奏……二一九二
容齋隨筆總序……二一九三
題五老圖……二一九四
楚臺引……二一九五
梅隱堂記……二一九六
寶唐隄記……二一九七
江月亭留題……二一九九

祭周必大文……三〇〇
李　洪
追理綱運欠米事奏……三〇一
乞旌擢王漢奏……三〇二
刊定武古本蘭亭帖題記……三〇二
刊孝宗手札題記……三〇三
蔡　濟
重建龍潭宮碑記……三〇四
蔡如松
周潘書堂序……三〇五
漳南十辨……三〇五
崚山南北二峰靈跡記……三〇六
郭師禹
辭免節度使表……三〇六
蓋堯臣
上新撰曆法奏……三〇七

全宋文卷五三九四

黄　鼎

四明圖經序……三〇九

唐季度

定本蘭亭叙跋……三一一

高　震

乞依太學生例給綾紙奏……三一一

員　琦

乞置酒庫奏……三一二

賈　選

大理寺人吏名額奏……三一三

乞令官司用録匣回報獄案文字奏……三一四

乞優與推賞出米賑濟之人奏……三一四

乞將二廣申到選人等用考任關陞奏……三一五

注差沿海諸寨巡檢事奏……三一五

沈作礪

福建運判到任謝上表……三一五
錢良臣
修復練湖灌源奏……三一七
考試制舉事奏……三一七
差充明堂儀仗使臣乞處史浩之次奏……三一七
自劾失舉奏……三一八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表……三一八
謝除資政殿大學士表……三一九
謝賜夏藥表……三二〇
刻孝宗諭漕臣手詔記……三二一
鄭人傑
乞委荆門軍等置場收糴米斛奏……三二二
錢佃
乞嚴行禁約抑勒百姓買酸敗酒奏……三二三
窩藏彊盜不知情者止坐不覺察罪奏……三二四
乞詔漕臣常切提督隆興府養濟院奏……三二四

題荀子……三二五
顧清璨
題聖泉……三二六
陶　瑜
繁昌縣令題名記……三二六
曹　總
修澳田記……三二七
史彌大
乞宣取續中興禮書奏……三二八
乞詔百官條陳弊事奏……三二九
倪仲傅
唐百家詩選序……三二九
趙善穀
論復臨江縣議……三三〇

全宋文卷五三九五

袁　勃

宋故和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食實封一百户楊公墓誌銘　三三二
徐子寅
乞限期令兩淮見佃人耕種田地奏……三四〇
乞開浚山陽灌溝奏……三四一
措置楚州歸正人請田耕種事奏……三四一
奉旨措置兩淮官田事宜奏……三四三
措置教閱民兵并拍試推賞事宜奏……三四三
乞禁守令騷擾歸正人奏……三四四
乞將寶應縣所罷屯田勸諭歸正人耕種奏……三四四
乞令賈懷恩專一提點官田所諸莊奏……三四五
乞再限一季許包占寬剩田民户自首奏……三四五
乞限期開耕荒田奏……三四六
乞將官田所結局奏……三四六
乞令沿淮州軍解發會子奏……三四七
乞淮東諸縣民兵每百人置首領一名奏……三四七
乞具合補正人姓名申樞密院給降付身奏……三四八

措置淮東官田奏……三四八
乞禁私渡奏……三四九

全宋文卷五三九六

趙善括　一
建明奏議……三五〇
嚴賞罰奏議……三五二
宗室補試釐務奏議……三五三
差役奏議……三五四
免臨安丁役奏議……三五五
乞免臨安府丁錢……三五六
公薦舉奏議……三五六
時務奏議……三五八
鄂州劄子　一……三五九
鄂州劄子　二……三五九
鄂州劄子　三……三六〇
上尚書省劄子……三六一

足兵食劄子……三六二
茶寇利害劄子……三六三
船場綱運利害劄子……三六五

全宋文卷五三九七

趙善括　二

上提舉差役劄子……三六七
言災異劄子……三六九
上監司劄子……三七〇
賀長沙王帥平賊啓……三七一
賀林侍郎啓……三七一
賀周參政啓……三七二
賀留樞密啓……三七三
賀趙樞密啓……三七四
錢樞密啓……三七五
賀陳大諫啓……三七六
賀林樞密致仕啓……三七六

賀謝大監啓……三七七
賀王待制知隆興府啓……三七八
湖北張安撫啓……三七九
迓黄樞密知隆興府啓……三七九
湖北張運使啓……三八〇
郭都統啓……三八一
上廟堂乞祠啓……三八一
上吉守王舍人啓……三八三
謝宰執啓……三八四
得常熟宰謝政府啓……三八五

全宋文卷五三九八

趙善括　三

湖南謝謝帥啓……三八七
又謝岳漕啓……三八八
上蘇侍郎書……三八九
上史丞相書……三九三

上蔣樞密書……三九五
上曾參政小簡……三九八
上龔參政小簡……三九九

全宋文卷五三九九

趙善括　四

送史吏部赴召序……四〇〇
春遊序……四〇一
御筆跋……四〇二
跋昭陵諸朝相與袁中丞帖……四〇二
跋袁中丞與韓魏公唱酬芍藥詩……四〇三
趙清獻帖跋……四〇三
陰德記跋……四〇四
題辛參政手澤……四〇四
翟侯行狀跋……四〇四
漳州張氏池記……四〇五
喜神贊……四〇六

自題像贊……四〇七
戊戌十月初四夜夢作彌勒贊……四〇七
趙運幹墓誌銘……四〇七
黄公墓誌銘……四〇九
吴隱居夫人萬氏墓誌銘……四一〇
祭涪州王守文……四一一
祭漢陽趙守文……四一二
祭趙運幹文……四一二
祈雨龍王文……四一三
謝龍王文……四一三
告諸廟文……四一四
天申節功德疏 一……四一四
天申節功德疏 二……四一五
會慶節啓建疏……四一五
祈雨雪疏 一……四一六
祈雨雪疏 二……四一六

禮彌陀疏……四一七
新建縣請光孝長老疏……四一七
請慧日長老疏……四一八
請西竺剖老疏……四一八

全宋文卷五四〇

陳良祐

陳俊卿罷左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四一九
乞令臣僚奏對所得聖語隨事疏報奏……四二〇
令兩省官考閱四方投進文字量與推恩奏……四二一
省減歲賦奏……四二二
請嚴戒貴戚公侯犯法牟利奏……四二二
納絹投稅當依定法奏……四二三
論遣使請地奏……四二四
楊文安公椿墓誌銘……四二四

李益能

綦北海行狀……四三二

朱周卿
修製玉寶事奏……四三三
宋　緻
跋蘇後湖墨跡……四三四
何武仲
通判西廳壁記……四三五
喻良能
喜賦　并序……四三六
古甕賦……四三七
菊賦　并序……四三八
和歸去來辭　并序……四三九
隸續跋……四四〇
忠義傳序……四四〇
五龍王廟記……四四一
評詩……四四二
祭何茂恭文……四四三

全宋文卷五四〇一

江　璆
乞將鉛山岑水場監官文臣繫階作本司檢踏官奏……四四四
乞搬取江西路四監所鑄鐵錢奏……四四五
乞黜責趙壎奏……四四五
岑水場兩監官係銜事奏……四四六
潘景珪
諸州獄訟有罪狀顯著者速加勘決奏……四四七
乞將隆興以來斷過案狀編類成册奏……四四七
乞大理寺試補之人每歲附類試所收試奏……四四七
鄉司隱苞詭名挾户許人告論奏……四四八
看詳仁和錢塘税賦則例册奏……四四八
詭名挾户自陳告首事奏……四四九
江陰軍和買事奏……四四九
乞續修乾道四年以來法令奏……四五一

潼川府學泮橋記碑……四五三
李昌圖
言金州鹽務奏……四五五
兩浙等路造運糧船事奏……四五五
修製玉寶奏……四五六
乞免進呈賜與北使之物奏……四五六
乞置文思院官物新曆奏……四五七
文思院人吏遷補事奏……四五七
言制誥用紙事奏……四五八
言弓矢利便奏……四五八
工部長貳廳題名記……四五八
吳　靖
祭周文簡公文……四五九
沙世堅
棄泰州辨……四六〇
思恩府蠻人請鹽錢諭碑……四六一

彈壓宜山等縣蠻傜碑記……四六二
釋道堃
免湘山報恩光孝禪寺二稅碑記……四六三
妙明塔記……四六四

全宋文卷五三七九

黄成孫

黄成孫，字思中，號思齋，臨邛（今四川邛崍）人，源子。在高宗世。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六。《二百家名賢世次》，《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七六。

代人上秦相書

某不肖，蓋嘗反復乎詩書之際，以觀天下之變，之運，熙然者吾知其爲春，粲然者吾知其爲夏，肅然後知閣下其用不窮，而爲力之難也。今夫天地從，去莫知其所終。動者植者由之以生死出入，而莫見其朕。此非天地之所以妙萬物者歟？往者變亂之興，譬如震雷急雨之驟至，勢將傾四溟而覆之。閣下雍容其間，若無所用其力。一旦雷止雨霽，八表清明，天下朝厄於亂，夕安於内，而不知爲之，是蓋與天爲徒者也。尚矣，天下易治而難安也。今日靖之，今日安之，古古今今有如閣下者乎！《周書》凡三十二篇，其十篇爲周人作。武王一戎衣而

天下定，而所以安夫商人者，蓋更周公、畢公、君陳三人之力，三世之久，用力多而就功遲如此，退視武王之定天下，何其易易歟。及周之衰，天下猶未去周也，而商人之風已盡變，今邶、鄘、衛之詩是也。邶詩十九篇，鄘詩十篇，衛詩十篇，大抵多譏刺淫亂而作。列國之變風未有如衛之亂者，孔子定爲變風之首，蓋憮然傷之矣。以爲卒亂周之天下，欲受之餘俗也。且以三君子之力，戛戛乎安之難，未久而復變。今閣下有三君子之勞，而不淹於三世之久，薄海内外，洞洞屬屬，與政俱化，有周人之安，而無邶、鄘、衛難擾易遷之慮。於戲盛哉，閣下之爲力也！往者罷兵不用，自東自西，自南自北，咸遂其生，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仁似曹丞相參。歸我母后，輔我天子，克致其孝，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心似李丞相泌。顓尚仁義，漸摩矯拂，式隆大化，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學似魏丞相徵〔一〕。堅執大誼，斷而行之，弗撓弗屈，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略似裴丞相度。盡反威重，總之朝廷，使出于一，當此時，天下微見閣下之權似李丞相德裕。夫惟有所不可窮也，而後用其不窮；既已不可窮矣，將取其似而言之，是以莫得而端倪。然則閣下固與天爲徒者也。某犬馬齒老矣，不自意身及太平時爲賤吏，親與三代之英旦暮遇於數千載下。彼見其似而已，某又以其似者言焉，知誦詠閣下盛德休功而不能自已也。伏惟財幸。不宣。《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八五。

〔一〕徵：原作「證」。此乃宋人避仁宗趙禎嫌名改，今回改。

上監司書

嘗謂自古士大夫，才智有餘而器識不足者，可以周事功，而不足以寄重任；器識有餘而才智不足者，可與勝重任，而不足以周事功。平居無事，商功利，課殿最，見事風生，迎刃輒解，端若利劍之不留行，投以事機之會，固優爲矣；一旦富貴誘之，利害迫之，則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矣。無它，才智有餘而器識不足之過也。以重鎮浮，以厚鎮鍥，澄之不清〔一〕，撓之不濁，招之不來，而麾之不去，介然如石，不磷不淄，委以甚重之寄，固優爲矣；一旦使之臨煩遽而達事機，則少文不足以應變，無術不足以防患，昧於消息盈虛之理矣。此無它，器識有餘而才智不足之過也。西都士大夫正蹈此弊。薛宣、朱博所在稱治，爲世吏師，刺斷裁決，庭無留事，才智足稱也。及居大位，以苟察失名，甚者至於馳騁，進不師道德，亡可言者。是非器識不足之患耶？周勃、霍光扶傾支傾，爲漢伊周，重厚端謹，堪寄大事，器識足稱也。然錢穀決獄之對不足以備清問之間，湛溺滿盈之過不足以爲門户之芘，元功滿天下，而智術曾不能固一身。是非才智不足之患耶？竊謂士大夫不可無才智，而才智特器識之輔；不可無器識，而器識爲才智之主。蘊器識而爲己重，而運才智以周事功，古難其人，今乃得矣。恭惟執事蘊古人之器識，而無才智不足之慮；運古人之才智，而無器識不足之患。天子軫念東蜀，付以屏翰之任，執事才智器識固已簡在帝心，非區區么麽所能輕議。然執事下車布政，幾年

于茲，自黄綬至墨綬凡幾吏，自倉氏至庫氏凡幾官執事之才智，而不敢偷容也。間有修下吏之禮，望履爲之賓，無隨冠蓋於後塵者，一見莫不服深遠而去鄙吝，是誠服執事之器識而消鄙吝也。某所以深議執事之萬一，誠得於所見如此，是豈足以盡執事之才之美哉？伏念某江陽之鄙人也，結髮讀書，不治它技，政事之暇不敢廢書。嘗攷古人之大節，以觀今世之士大夫，而誦執事之高誼久矣。今者備員麾下，屬職守拘縻，不獲時詣下風，以慰其平日頌詠之心。瞻望台屏，精神馳越，第恐朝廷一旦走一介之傳，召執事而付以機政，則位望愈隆，名分隔越，塵冗小吏雖欲引吭一鳴，吐其鏗轟，以蘄執事之才之美而不釋者，非敢辭執事也，非敢諛執事垂聽，其曷可冀乎？某所以忘其鄙陋，而譊譊誦執人執贄之禮焉。《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九三。

〔一〕澄：原作「沉」，據文意改。

送友人遊學序

天下之言賢不肖，不啻若死生晝夜之易分也，已。就其能察之中，而問其所以爲賢與所以爲不肖而世之人不能察者常十五六，能察者不過四三而而能言之者蓋無一二也。夫能知而不能言，非真

知者也，無見於其中，而姑意之是矣。意之之言與見之言不同。是之者，疑之不惑，究之不窮；而意之者，似是而實非，一叩而不能應也。故凡世之至此，無怪乎是非不明而好惡不一也，其雷同之風有以作之也。甚矣，雷同之爲患也！自吾少時，與二三子者爲友，好古而異俗，故悦之者寡，而羣嘲聚罵、不唾則笑者所在皆是也。它日，二三子有去而獲美名、居顯寵者，而世更慕之，故吾亦以是少貸於人。然其所以譽我與其罪謗我者皆過其實，而未有若子之知我也。子之知我，豈亦徒意者哉？其識明，其論高，宜有以得之矣。故嘗論子之學，於其至也，非其有所見也則不言，而子亦以是謂我爲知子也。雖然，君子之於人，非苟美之而已，將有以益之也。子之質不患不美，而患日不加充；氣不患不剛，而患志不能一〔一〕。求其充與一者，而子之道立矣。《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子行勉哉！過成都，有吾之友李仁甫者，嚮二三子者之人也，子往見之〔二〕，以此示之。《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一。

〔一〕志：原作「忐」，未知是何字，姑以意釋作「志」。

〔二〕子：原作「予」，據文意改。

此書爲南宋蜀刻本，多俗字。

送趙使君

往時，資州趙使君與家君子起蜀西偏，提筆赴汴，與天下士游于天子之學。維我徽考皇帝實以文學治天下，而來游于學者，□四海九州之英之傑也，顧無出吾二老右者。當其時，二老蓋以布衣主天下文盟。家君子今老矣，鬚髮無一莖黑者。去家四千里化於夷陵之學官，而資州佚老于四明山下，凡五年，乃之官。方其在汴時，二老之心自視，築巖釣渭，何以相遠。天下之有識知者，固自以功業中人期之，一時籍籍稱黄、趙。而投老得官，困于州縣，此殆天也。雖然，資州親見今天子，擢宗子博士，入樞廷，與編摩，實今大丞相夜半客，蓋去天尺五而近，猶且裴徊相半于外，况家君子之厄窮者哉！然則是行也，當爲資之人賀，不當爲資州賀也。雖然，二老未爲不遇也。昔者孟子、莊子同處乎戰國，以斯道鳴。孟子自其粗極之至於精微，而莊子削落世故，豪髮不介意。其爲書旁肆横潰，詼詭百出，要其歸，無不自根本中來。三君子之言不同〔一〕，其所以言未始不同也。其後佛之書傳于中原，而學士大夫以爲不學佛者不可以死，不知佛書未入中原，而孟子、莊子已極其説矣。唐柳子厚、李習之，近世二蘇氏，隱然爲一時儒宗，大抵學佛得之，誠無取之佛，而取之孟子、莊子。則佛之書可廢，四方之教可無行乎中原〔二〕，而道統一矣。家君子嘗以所得，著《論語解》十卷，孔子、曾子、孟子授受之要儻在於是。而資州槃薄四明山下，盡發莊子妙處，爲後學指南，其繼自今道統出於一

者，當自二老始。彼富貴利達，其氣力足以蓋一世，視二曳間，泯滅斯盡，是孰與二書萬世之傳也哉！然則二老蓋超然千載之上，與古聖賢爲遇合，是豈區區爵禄云哉！夫夷陵新出於兵火焚劫之餘〔四〕，學者無幾，雖有書，誰其授之？資州將爲政於千里，其俗實學而多儒，庶乎其可少施矣。此予爲資之人賀，不爲資州賀也。《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七一。

〔一〕三君子：疑當作「二君子」，謂孟子、莊子。

〔二〕四方之教：疑當作「西方之教」，謂佛教。

〔三〕「然如」句：疑有脱字，「之」下或當有「遇」字。

〔四〕夷陵：原作「陵夷」，據上文乙。夷陵郡即峽州，治夷陵縣，今湖北宜昌。

治戎論

凡用兵之道，務講其賞罰。有功而賞，必自其疏賤者始；有罪而罰，必自其貴近者始。疏賤而先賞焉，則舉無不賞也，故賞一人而萬人勸；貴近而先罰焉，則舉無不罰也，故罰一人而萬人畏。蓋用其賞罰者有要敵也。今也，當一隊之長，處千人之上，不幸而毫髮過舉，主帥坐乎廳事，使左右執而笞箠於庭，是不遺貴近矣，是知所以用罰之要矣。士固可使畏也，然實喪夫長上之心，蓋法嚴而禮不足相也。夫禮禁邪於未然之前，而法救過於已然之後，法之爲用，其不逮禮也久矣。與其既過而治之

以法，固不若講禮禁於未然也。彼以大官重禄，介然居士卒上，日夜所以督之董之者，莫匪鞭笞箠朴也。彼素待其士卒如是矣，一旦有失，吾以彼之素待其士卒者待之，其心寧不愧耻？惟君子爲能知過，自非君子，孰不曰吾身已辱矣，廉耻索然喪矣，事之卑賤無厭者，何往而不可爲矣。故法愈嚴而罪愈不禁，吾固誨之也。凡人之心，孰不惡辱而好榮？故善化人者，必厲其廉隅，砥其節操，嘗使夫耻辱存諸其心，而不使加諸其身。耻辱存諸其心，故戒懼震悼，惟恐其身之或罹是也，故有所弗爲其所弗貪。身已罹是矣，則彼又奚忌憚之有哉？仰而畏主帥之嚴毅也，俯而怍然耻臨其士卒也，則彼又奚樂爲吾盡死力哉？故法嚴而禮不足相者，非惟罪不可禁也，實喪夫長上之心。今使罪可禁，罰可畏，長上之心不喪，惟先禮而後法爾。先禮而後法云者，非廢夫法也。凡所謂長上者，吾厚禮以待之，公事畢，則與之懽然相接帷幄之上，勿使奔走趨伏，視士卒無異。如此，故人咸知夫官職之榮，而有恥心。若猶未免乎過也，宜度其大小輕重，非有大故，聽入錢以贖，甚者至削官貶爵，固無困夫笞箠，亦足以懲矣。罰雖加諸其身，而廉隅節操猶在也，後亦可無大過矣。故用兵之道，法以制政，禮以正邪。故法欲其嚴也，禮欲其隆也。法不嚴則易亂，禮不隆則易動。今也，禮法亦不相參矣。禮法之不相參猶可言也，其甚敝者，三軍之士煥然有離心矣。夫戰之道，陣欲堅，鬬欲齊。士無有二心，故其陣也堅，肯以死易生，故其鬬也齊。夫死者，天下之至難也。堂然而陣，霆然而鼓，秉旄而麾之曰：「爲我死於敵」！當是時也，非夫愛我如父母，畏我如雷霆，厚我之德而深我之澤，謂不死不足以報也，則吾安得使之必死哉？彼固有舉大將旗鼓與賊爾，彼固有棄甲曳兵而走爾。用百萬之

衆，不素結其心者，不得一人之力。是故善將兵者，使三軍之士衣非有餘也，而不至於寒；食非有餘也，而不至於飢；力非有餘也，而不至於竭。故其志不驕，力不墮。今也，有寒飢不免焉者也，勞筋苦骨，日習戰不止，力已竭矣。兵固不可使忘夫戰也。不可使忘夫戰，日習焉可也。今乃窮日之力而後止。凡人血氣莫不有限，如此歲歲不止，而强者日益衰，壯者日益羸，銳氣日益喪，則是君侯之兵，敵未至而先已疲弊也。彼衣食往往有未足，況勞筋苦骨，日習戰不止？平居無事，猶有鞅鞅然者，一旦欲使死吾旗鼓之令，是烏得不離哉？今誠上而遇長上以禮，撫士卒以恩，閑其日力，俾少安逸，以養其銳氣，密加燥濕，間以己意，以通其情。夫如是，百將同心，三軍一力，蹈白刃，赴湯火，惟所以命。《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四〇。

攻守論

紹興十年

爰自維揚失守，翠華南渡，南北之形，於是乎判。吾之不能北討，猶賊不能南來，其勢然也。方今天下有自守之形，無出攻之形。況夷狄兼燕、兩河、齊、秦之地，而用之奇謀秘計，出鬼入神，邈不可測。劉豫禪中國之勢，擁天子之權，制政者凡十年矣。彼一旦廢逐之，不降階序。運十年之齊，而合之燕雲；驅萬乘之主，不翅孤豚。然陝右河南諸叛視豫之廢，非不知禍次及其身，然莫敢誰何者，其用國有謀，蓋可見也。君侯自視吾之用國，與夷狄之用國孰愈？其賢者在位，其能者在職，其

上下之情通，其號令一，其賞罰信，其政事修舉。凡是數者，吾有弗逮也，而兵力形勢又居其下。重以沿邊四軍，一進一退，首前尾却。挾此三不韙，吾特進討焉爾，是烏能與夷狄角哉？故曰，厥今天下有自守之形，無出攻之形。君侯所以用荆襄者，亦出攻乎，亦爲自守計乎？某愚不肖，竊料君侯之兵決不可以獨進，而自守之策亦未有得。持十數萬之衆，進不能以攻，退不能以守，直爲此懍懍，何也？今攻既不可議矣，請言守之策。荆襄二道，天下之衝也。其要害之地有三焉：曰武昌，曰襄陽，曰江陵。武昌足以控淮西，然不若襄陽兼淮漢汝潁而制之也。襄陽足以控淮漢汝潁，然不若江陵兼漢沔吴蜀而制之也。故其地形最强者惟江陵，其次惟襄陽，又其次惟武昌，大抵上流爲重。方今君侯大屯在武昌，而分戍襄陽。謂江陵有襄陽之蔽也，曾不置兵焉。屯武昌、戍襄陽者是也，而空江陵者非也。是何也？夷狄不南下即已，就使南下，其名若寇吴者、寇蜀者，而精兵勁騎萃于漢上，數道並進，使吾莫知適救。多以馬載糧，糧盡而馬繼之，必將屠我襄陽。武昌敕兵日夜倍道，凡五六日乃至襄陽城下，勝負之勢未可知也。不幸而少却，則襄陽亡矣。襄陽亡，敵固無急乎武昌，背荆門，趨江陵，如蹈無人之境，而江陵亡矣。并夷門，取利、歸，兼巴陵，置重兵于襄陽、于江陵，而江淮漢上流之地盡入賊矣。江淮漢上流之地盡入賊，而吴蜀可憂矣。今尚庶幾其不至是者，恃襄陽之有兵也。襄陽之兵之可以必守者，恃武昌之有兵也。兵志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今襄陽隱然爲吾蜀之蔽，其去武昌蓋七百里，是大援乃在七百里外，非所以示敵之不可攻也。君侯留一二親信守武昌，而親以兵開府江陵，爲襄陽重者，策之上也。若猶未也，宜分

萬人，五千屯江陵，五千屯荆門。荆門爲襄陽後拒，江陵爲荆門後拒。襄陽有急，荆門之兵出于襄陽，江陵之兵出于荆門。賊今日至，而援兵明日接于城下矣，故可使夫敵人不得輕出以犯我。故重荆門、江陵之屯，所以重襄陽也；重襄陽，則江陵安；江陵安則吴蜀舉安，武昌無憂也。惟是三鎮更相掎角，君侯誠分屯焉，居無事，三鎮鼎足而峙，武昌且可無漢沔之憂，得以控蘄黄，援合肥。自古取吴取蜀多由江陵，主上捐全楚之地畀付君侯，固爲其能保庇之，以重我吴蜀也。今攻守之策兩廢不講，賊并襄陽，入江陵，是直坐吾腹中爾，四肢當何所用力哉？天下有投機之會，有持久之計。某前所謂漢唐之創業與其中興，其成功之日，甚者不出二年，此投機之會也。今中興以來十有四年矣，中原尺寸之土未聞有入職方者，而賊勢視靖康熾甚，則彼此務爲持久之秋也。襄陽特立於外，而武昌乃七百里外，疲於奔命，此豈左右吴蜀持久至計邪？誠使襄陽後拒有荆門，荆門後拒有江陵，賊雖旦暮至，吾不七百里疲於奔命，故可以持久。《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四〇。

考古七説

聖賢之學在於立己，道勝而力有所濟也。故貴與賤等，而不以貴易賤，視冠冕猶裘褐者，然後可以行乎富貴也。夫有一芥之望，則見鴻毛如泰山；見鴻毛如泰山，則九鼎萬鍾從以物重。是以君可而可，君否而否，國危而身隨之矣。秦漢而下，其皆不立己者乎，何其以身市貨之多也？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思而無邪，聖賢克難也。舜思於堯，周公思於三王，皆自存誠以致其思也，故無邪焉。今人莫不致其思，多以思爲賊者，蓋知以思，而不存其誠也。夫無思爲土木，致其思則易泮渙，君子益以思爲難也。思而誠，誠而明，乃天矣，君子豈不思而得之哉？

古之聖賢，太上經國，而功業次之。漢祖於吳王濞也，蓋五十年之見矣。武帝以代邸獄有天子氣，釋而不問，其後宣帝基中興，蓋灼知於再世矣。晉羊祜之在荆州也，度吳必可平，力勸武帝爲混一之舉，後卒如祜策者，此詳於料敵也。武帝因之政治遂弛，五胡亂華者凡二百年，此不能縱敵，以爲己憂，暗於謀國也。後人指以虚無爲晉失國之累，非也。乘以宴安，兼之清談，遂益其禍爾。王衍欲斬石勒，區區於識姦，豈知兆禍於平吳，而釁成於孝惠歟！

淮南有謀，憚汲黯而寢之。武帝於黯，非親之於耳目也，淮南聞其風而自折衂者歟。孟子曰：「頑夫廉，懦夫有立志。」武帝奴視衛青，而不冠不見黯，夫以萬乘，猶加嚴憚，彼諸王畏而下之，宜哉！黯與伯夷異世而同歸矣。傳曰「一正君而天下定」，此之謂也。

漢高祖以一劍取天下，不能徇一戚姬之私，以此知其善克己也，非心小而道大者無以及此。然而

廢嫡立庶，大事也，謀及於國，如不私之者矣；招四皓而來重別白之，是謀及於山林也。自國而山林，其謀之固爲如何，是肯以一人之私而害四海之公者哉！

商之用民，其至矣乎，《盤庚》之三篇是也。去危即安，習俗之勇者尚矣，蓋不有挾以徇其即遷之請，況不便於民而直拂之哉？及其亡也，民歸於周之世而後循，或以爲頑，蓋非不率也，不忘商而念之深也。一失而遂携，秦之政爾，何以爲湯伐天革民？孟子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意其深邪！

漢文帝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夫卑之，迺所以中道也。自諸子百家興，六經之用愈尊，猶之水火，民資以生，無敢須臾離，正卑之之説也。自古理亂無出成曰一篇〔一〕，舍此不行，而徒與抗高而行，天下益以不治，在君與臣無有以卑之也。足可矣。」然藩鎮日横，朝廷委靡，積習以爲常者，勢遂苟簡也，迺所以卑之，則流爲不及，非中道矣。《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四四。

〔一〕「自古」句疑有誤。

頤齋記

君子之自養也，始於至靜而已。夫物之襲我而取之者，如兵之奇焉，循環而無端。吾動而陽，則與物俱遷，故其情隱焉；吾靜而陰，則與物俱息，故其形見焉。方形之見也，彼且爲無窮，吾亦與之爲無窮。故行於萬物而不捂，交臂並馳，忽然俱沒，突則俱出，而兩不俱傷。蓋惟靜以應物者而後能之也。在《易》，上《艮》下《震》曰《頤》。《艮》止而靜，故《震》之三皆吉；《震》躁而動，故《震》之三皆凶。非夫《艮》吉而《震》凶也，凡頤之道，吉於靜而凶于動也。今夫外徇者內喪，故頤之《剥》曰「舍爾靈龜，觀我朵頤」。逐夫末者其本必顛，故其《損》曰「拂經，于丘頤」。以其所以養害其所養，則弗能爲也，故其《賁》曰「拂頤，十年勿用」。此《震》體也，皆動而凶者也。瞑而坐者見乎四海，馳而視之不睹乎車之下，則靜者常察也，故其《噬嗑》曰「虎視眈眈，其欲逐逐」。當其不可爲而不爲，則其不爲之也功，故《益》曰「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動者病矣，然靜而不能動，則靜者常死。夫惟天下之至靜唯能動，故其《復》曰「由頤，厲吉，利涉大川」。此《艮》體也，皆靜而吉者也。今夫天地也，萬物也，上動而下止者也，物之下動而上止者惟《頤》焉爾。是其所以爲《頤》者《震》也；《震》不自動，繫於《艮》而後動焉。《艮》不止之於其上，則《震》雖動，不能也，則其所以爲《頤》者《艮》也，非《震》也。故動不自動，其靜者動；靜不自靜，其

止者靜。夫能止其所止，則《頤》之道盡矣，而物於我何有哉！河南宇文紹奕衮臣於所居之東偏結齋曰頤，以自養也。苟惟《頤》之《復》是踐，能止而靜，則其動必有大過人者焉。衮臣實吾友人太祝公之子，右丞、南陽公之孫，太郎、蜀國公之曾孫，蓋力學而知所養者也。《詩》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衮臣有焉〔一〕。《成都文類》卷四四。（以上劉琳校點）

〔一〕衮：原作「兗」，據上文改。

全宋文卷五三八〇

王明清

王明清（一一二七——？），字仲言，潁州汝陰（今安徽阜陽）人，王銍次子。孝宗乾道末爲安豐軍判官。淳熙中爲滁州來安令。十二年，以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光宗紹熙四年，任簽書寧國軍節度判官。五年，通判泰州。寧宗嘉泰二年，爲浙西參議官。終于某府知府。著有《投轄録》一卷、《揮麈前録》四卷、《後録》十一卷、《三録》三卷、《餘話》二卷、《玉照新志》三卷、《摭青雜説》一卷（以上今存）及《清林詩話》等。生平事迹參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七《揮麈録》條所考。

賀樊提刑啓

伏審顯膺中旨，榮領外臺，凡仰庇休，悉增慶抃。恭惟提刑郎中識該且敏，才裕而奇。擢秀禮闈，多士聳褒然之首；總曹華省，百僚推藉甚之華。文素播于南閩，學尤通于西洛。二千石而出守，方茂布于寬條；尺一詔以傳郵，俄改提于常憲。雖千里不惠于春色，然列城舉被于恩波。行觀吏懾而

民懷，仰數刑稀而訟息。恐未温于坐席，即入踐于要津。某久佐雷封，尤資雲蔭。使輶過境，瑞曾睹于鳳皇；竿牘馳情，賀實深於燕雀。其於依仰，未易叙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二一。

投轄録序　紹興二十九年十月

迅雷倏電，劇雨颱風，波濤噴激，蛟龍蜕見，亦可謂之怪矣。以其有目所覿，久以爲常，故勿之異。鬼神之情狀，若石言于晉、神降于野、齊桓之疾、彭生之厲，存之書傳，以爲不然，可乎？齊諧志怪，由古及今，無慮千帙。僕少年時性所嗜讀，家藏目覽，鱗集麕至，十踰六七。間有以新奇事相告語者，思欲識之，以續前聞，因仍未能。屬者屏迹杜門，居多暇日，記憶曩歲之所剽聆，遺忘之餘，僅存數十事，筆之簡編。因念晤言一室，親友情話，夜漏既深，互談所睹，皆側耳聳聽，使婦輩斂足，稚子不敢左顧，童僕顔變于外，則坐客愈忻怡忘倦，神躍色揚，不待投轄，自然肯留，故命以爲名。後之僕同志者，當知斯言之不誣。紹興己卯十月朔旦叙。《投轄録》卷首，商務印書館本説郛卷三九。又見《四庫提要辨證》卷一七。

玉照新志序　慶元四年五月

慶元戊午，明清得玉照一於友人永嘉鮑子正，色澤温潤，制作奇古，真周秦之瑞寶也。又獲米南宫書「玉照」二字，因揭寓舍之斗室。屏跡杜門，思索舊聞，凡數十則，綴緝之，名曰《玉照新志》。務在直書，初無私意，爲善者固可以爲韋弦，爲惡者又足以爲龜鑑，間有奇怪諧謔，亦存乎其中。若夫人禍天刑，則付之無心可也。長至日，汝陰王明清書。《玉照新志》卷首，學津討原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六八，《晉宋樓藏書志》卷六三，道光《阜陽縣志》卷二〇。

筠翁長短句序

政、宣之際，文物鼎盛，異才坌出。天台左君與言，委羽之詩裔，飽經史而下筆有神，名重一時，學者之所敬仰。策名之後，籍甚宦途，屢彰美效，藹聞薦紳，著書立言，自托不朽。平日行事，蓋見之國子虞仲容所述誌碑詳矣。吟咏詩句，清新嫵麗，而樂府之詞，調高韻勝，好事者尤所爭先快睹，豪右左戚，尊席一笑，增氣忘倦。承平之日，錢塘幕府樂籍有名姝張足女名濃者，色藝妙天下，君頗顧之，如「無所事，盈盈秋水，淡淡春山」，與「一段離愁，堪畫處，横風斜雨摇衰柳」，及「堆

雲翦水，滴粉搓酥」，皆爲濃而作。當時都人有「曉風殘月柳三變，滴粉搓酥左與言」之對。其風流人物，可以想像。俶擾之後，濃委身於立勳大將家，易姓章，遂疏封大國。紹興中，君因覓官行闕，暇日訪西湖兩山間，忽逢車輿甚盛，中睹一麗人，簪簾顧君而顰曰：「如今若把菱花照，猶恐相逢是夢中。」視之，乃濃也。君醒然悟入，即拂衣東渡，一意空門，不復以名利關心，老禪宿德莫不降伏皈依。此殆與夫《僧史》所載樓子和尚公案若合一契。君之孫文本編次遺詞若干首，名曰《筠翁長短句》，欲以刻行，求余爲序。筠翁，君之自號，與言其字，字蓋析其名云。余既識之，服膺三歎，併爲書此一段奇事。《玉照新志》卷四。

題揮麈録後

明清乾道丙戌冬奉親會稽，居多暇日，有親朋來過，相與晤言，可紀者歸考其實而筆録之。隨手盈秩，不忍棄去，遂名之曰《揮麈録》，非所以爲書也。長至日明清識。《揮麈前録》卷四，四部叢刊續編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六八。

揮麈録跋

淳熙十二年七月

丘明、子長、班、范、陳壽之書，不經它手，故議論歸一。自唐太宗修《晉書》，置局設官，雖房玄齡、褚遂良受詔，而許敬宗、李義府之徒厠迹其間，文字交錯，約史自此失矣。劉煦之《唐書》、薛居正之《五代史》，號爲二氏，而職長監修，未始措辭。嘉祐重命大儒，再新《唐史》，歐陽文忠、宋景文各析紀傳，故《直筆》、《糾繆》之書出。國朝三朝史爲大典之冠，而進呈於天聖垂簾之際，名臣大節無所叙録居多，或有一事見之數傳，褒貶異同。自建隆抵于元符，信史婁更，先人於是七朝國史述焉，直欲追倣遷、固，鋪張揚厲，爲無窮之觀。雖前日宗工筆削，不敢更易，但益以遺落，損其重複，如一姓父子兄弟附于本傳之次，增以宗室宰執世系，與夫陟黜歲月三表，如《唐書》之制。紹興戊午，中執法常公聞其事，詔奉祠中視史官之秩，尚方給札。奏御及半，而一秦專柄，不盡以所著達于乙覽，獨存副本私室。先人棄世，野史之禁興，告訐之風熾，薦紳重足而立。明清兄弟居蓬衣白，亡所掩匿，手澤不復敢留，悉化爲煙霧。又十五年，巨援没而公道開，再命會稽官以物辨訪遺書于家，但記憶殘缺，以補册府之闕而已，故舊文居多。此舉蓋自先祖早授學於六一翁之門，命意本于六一，其後先人承之，故先人遷官制云：「汝好古博雅，自其先世；屬詞比事，度越輩流。」痛哉！斯文雖不傳于後代，而王言可訓于萬世也。明清弱齡過庭，前言往行，探尋舊事，黽夕剽聆，多歷年

所。憂苦摧挫，萬事瓦解，不自意全，莫能髣鈐，以續先志。乾道之初，竊叢祠之禄，偏奉山陰，親朋相過，抵掌劇談，偶及昔聞，間有可記，隨即考而筆之，曰《揮麈録》。故人程迥可久，知名士也，覽而大喜，手録而識于後，繇是流傳。又嘗取司馬文正公《百官公卿表》與夫陳鄔叔及《紹興拜罷録》，參考弼臣進退次第年月，列爲四圖表，置之坐隅，以便觀覽，今鏤板于閩、蜀、江、浙矣。丁酉春，覓官行都，獲登太史李公仁甫之門，命與其子仲信遊。春容間偶出二編，公一見稱道再三，且以宣政名卿出處下詢。如黄寔，章子厚之甥，不麗其舅，而卒老于外；方軫，蔡元長之姻婭，引登言路，而首論其非，遂罹遠竄；潘兑，朱勔里人，不登其門而擯斥；李森爲中司，不肯觀望王黼，窮鄧之綱之獄而被逐；燕雲之役蓋成於王寀之枉，繇盛章父子欲害劉炳兄弟：世皆亡其事跡。明清不量其愚，爲冥搜倫類，凡二十餘條，摭據依本末告之。公益喜，大加敬歎，又云：「僕兼攝天官，睹銓榜有臨安龍山監税見次，君可俯就，但食其禄，而相與討論，徐請君于朝，以助我。」明清力辭以名迹不正，且非其人而歸。未幾公父子俱去國，明清餞别于秀州之杉青閘下舟中，相持悵然。後數年仲信没于蜀，公後雖復召領史局，而明清適官遠外，參辰一見，方欲造公，而公已下世。比焉試邑窮塞，公事無多，翻篋復見舊藁，愴念父祖以來平生用心。嗟夫！師友之淪没，言猶在耳，孰令聽之邪！投老殘年，感歎之餘，姑以胸中所存識左方。後之攬者亦將太息于斯作。淳熙乙巳中元日，朝請大夫、主管台州崇道觀汝陰王明清書。《揮麈録》卷四。

題揮麈後録後　紹熙五年正月

明清頃焉不自度量，嘗以聞見漫緝小帙，曰《揮麈録》，輒以鏤板，正疑審是於師友之前久矣。竊伏自念平昔以來，父祖談訓，親交話言，中心藏之，尚餘不少。始者乏思慮，筆之簡編，傳信之際，或招怨尤。今復惟之，侵尋晚景，倘棄而不録，恐一旦溘先朝露，則俱墮渺茫，誠爲可惜。若夫於其中間善有可勸、惡有可戒，出於無心可也，豈在於因噎而廢食？朝謁之暇，濡毫紀之，總一百七十條，無一事一字無所從來，釐爲六卷，名之曰《揮麈後録》，尚容思索，嗣列於左。紹熙甲寅上元日，汝陰王明清書于武林官舍半山樓。《揮麈後録》卷一，四部叢刊續編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六八。

題揮麈三録後　慶元元年二月

明清前年厠迹蹕路，假居于臨安之七寶山，俯仰顧盼，聚山林江湖之勝于几案間，襟懷灑然。記憶舊聞，纂《揮麈後録》，既幸成編。去歲請外從欲，贅丞海角，涉筆之暇，無所用心，省之胸次，隨手濡毫，又獲數十事，不覺盈帙，漫名曰《揮麈第三録》。凡所聞見，若來歷尚晦，本末未詳，姑

且置之，以待乞靈于博洽之君子，然後敢書。斯亦習氣未能掃除，猶雞肋之餘味耳。慶元初元仲春丁巳，明清重書于吴陵官舍佳客亭。《揮麈三録》卷三，四部叢刊續編本。又見《古今圖書集成》經籍典卷四六八，《善本書室藏書志》卷二。

題榮次新所藏蘭亭叙帖

乾道五年三月

熙寧末，滕章敏帥定武，大父以幕府從。時《蘭亭叙》石刻留郡齋，世人未知貴也，大父樵十餘本。後十年，薛師正分閫，遂爲其子道祖易去，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矣。南渡以來，僕家僅存一本，深寶惜之，未嘗妄以示人。今觀榮次新所藏，略無毫髮之異，信可賞也。汝陰王明清識。乾道己丑暮春庚戌。《蘭亭考》卷七。

題楊槃齋所藏蘭亭帖

淳熙十四年十一月

《蘭亭》皆以定武爲貴，其實有三，各不同。始，慶曆中宋景文爲帥，得唐石本，匣藏庫中。至元豐中，薛居正爲帥，惡摹打聲，乃刻别本置譙樓。未幾，其子紹彭又别刻，易元石歸長安。蓋道祖嗜古工書，臨摹盡善，三本皆出定武，而宋之所得者當謂之唐石本，薛氏父子所刊者則謂之定武本可

也。大觀既詔取元易石本，龕置宣和殿。靖康時，岐陽石鼓共載以北。南渡以來，舊物多不存，後人所在摹刻，不知幾本。觀之者有肥瘦劖損取況之說，紛紛不一，皆未足爲證，多取他本較出，自然萬萬不侔。余亦嘗以後凡所見參攷，兼見楊槃齋所藏薛道祖籀題本，與此無纖毫異，故知此本爲定武者無疑。淳熙丁未仲冬後一日，山陰王明清題。《蘭亭續考》卷一。

題定武本蘭亭帖

紹熙三年夏

定武郡齋舊有《蘭亭》石刻，爲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世之所傳多矣。宣和初，其弟嗣昌獻于天上，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之壁，自是人間不復得。靖康之亂，凡尚方奇尤卓絶之珍，悉爲羣胡輦歸彼國。獨此石虜所不識，棄而不取。建炎初，高宗駐蹕廣陵，宗澤汝霖居守東都，見之，與賊竊之餘數物，遣騎疾馳進行在所。曾未逾月，狄復南寇，大駕幸浙，失於倉猝之際。紹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南，密旨令搜訪之。叔堅冥索不獲，其後叔堅遭臺評，以謂窮尋窖藏金寶，至于廣掘地土，蓋繇此焉。叔堅之子淔端叔語余，如是物之顯晦有時，未知何辰復當出耶。紹熙壬子夏，余覓官修門，與順伯劇談偶及，順伯云：「此一段事，世所未聞。當爲我識之所藏舊本之左。」因遂書之，斯碑所用紙竹，豈非維揚模打者歟？《寶刻叢編》卷六。又見《蘭亭考》卷七。

題李西臺淮潁帖　嘉泰四年三月

李西臺遺墨，余頃睹于朱希直先生之室，今獲再見。何處不相逢，豈但人之一生耶！殊深感慨。

嘉泰甲子季春己巳，清林王明清仲言父題。《寶真齋法書贊》卷九。（以上李文澤校點）

石　𡼏

石𡼏（一一二八——一一八二），或作勲、塾、𡼏，字子重，號克齋，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幼警悟好學，紹興十五年登進士第，授郴州桂陽縣主簿。調泉州同安縣丞，改知武進、尤溪縣。待次家居三年，興學校，市書萬卷以教諸生。丞相史浩薦于朝，差監登聞檢院，未幾除將作監主簿，出知南康軍。淳熙九年六月卒，年五十五。𡼏究心理學，爲文明白徑切，著有文集十卷，《周易》、《大學》、《中庸》解數十卷。見朱熹《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朱文公文集》卷九二），《嘉定赤城志》卷三三。

韋齋記跋

吏部朱公尉尤溪時，命其燕居之齋曰「韋」。郡之儒先羅公仲素記之，吳郡户曹曹君令德銘之，宣和六年也。中更兵火，棟宇易置。乾道七年，敦猥當邑寄，公之子編修先生熹仲晦父適以事來。敦學于先生者。相與訪故韋齋，所得小室，雖非其舊，而風景不殊。遐想高蹤，歎慕不已。先生亦泫然流涕，因出張舍人所作齋榜二大字，敦請揭之，併刻記、銘，以成公志。惟公道學高妙，充之於身，洪纖中節，猶懷辨急之慮，而有佩韋之警。夫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公之謂歟。嘉靖《尤溪縣志》卷二。又見《南溪書院志》卷四。

重修盧公祠記

予承乏尤溪，於其民之事，無大小不敢忽。適時和年豐，民棲田里，獄訟衰息，居多暇日，因講求闕遺而修舉之。縣有盧府君祠，因詰其所以祠於其耆老，皆惘然不能對，府君裔號亦莫之詳也。一日，有發故篋得其行狀一通來者，紙弊字漫，僅而可識，而後知府君蓋張巡、許遠之流，其血食茲土也豈徒然哉。府君諱珖，世閩人。王氏建國，避地尤溪。保大四年，王氏兄弟相攻，國大亂，南唐查

文徽拔其建、汀、漳、泉四州，而置劍州於延平津，以陳誨爲刺史，又取其尤溪隸劍州。尤溪故有戍卒禦山寇，至是以府君爲守將。王氏亡，李仁達據閩，陳覺諭以歸南唐，不從，將討之。仁達緝知尤溪戍卒已調發無備，使陳匡弼襲尤溪。府君拒之於東郭水亭，戰甚力，邑人得奔竄不死。府君兵敗，乃曰：「吾受人之邑，而爲之守，邑不守，何用生焉！」大呼而前，爲匡弼將劉掉刀所殺。翌日劍州援至，則無及矣。邑人相與葬府君于杉嶺。府君五子，四子從戰俱歿，季子幼，棄草中，鄰媼收育，訪其母歸。南唐下詔褒美，授李總管，而復其家，即水亭建祠焉。水亭地卑，神不安其居，降言於巫曰：「吾奮孤忠，冒矢石，死於賊，當祀我於縣西北爽塏地。」邑人異而遷之，今祠是也。嗚呼！死者非難，處死者爲難。士固有視死如歸者，然死非其所當死，則與自經溝瀆同科，君子不之貴也。若府君者，其可謂善處死者歟！較府君之功，於巡、遠雖若有倍蓰什百之殊，然自正義明道者言之，則夫殺身成仁之心，見危授命之節，非可以大小論也。惟其所立適在偏方下邑，是以風聲氣烈不克振耀於後世。雖府君初心之所不計，顧邑被府君之賜至厚，未久而遽忘之。使行狀之幅紙不存，予亦無自而知也，豈不大可恨哉！乃刻石以記其事，而命有司自今以來歲以春秋有祀於祠下，且爲之歌以侑神曰：絜齋造兮君之居，紛坐跪兮薦肴蔬。坎吹簫兮擊鼓，望風馬兮雲車。君之來兮何許，既宴而娛兮其仁且武。垂慶惠兮弗無牟，俾我民兮長無災苦。嘉靖《尤溪縣志》卷四。

節孝巷記

淳熙二年，臨海郡尤侯袤奉慶赦書，上故鄉貢進士朱伯履妻陳氏賢行，天子嘉尚，有詔特封安人，旌表門閭，仍宣付史館。明年春三月詔下，侯即其家樹闕，復其子孫，世世毋有所與，如律令；又名其巷「節孝」，大書而揭之。郡人創見，奔走觀瞻，歡呼嘆羨，歸告其家室及其姑姊妹女子，相勉以安人爲法。安人子希尹、希牧移書敦曰：「吾母旌表，吾將求諸給事吴公爲之記。節孝名巷，子其記之。」敦，安人甥也，二表兄命敦，敦何敢以固陋辭？竊嘗謂天之生人，莫不予之以仁義禮知之性，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窮人欲而滅天理，民斯爲下矣。夫先王之時，道化行，人倫明，故人不失其性，雖江漢游女無思犯禮，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去古既遠，上之人專以刑政爲治，民免而無恥。所謂士者固已馳騖乎利欲之途，一遇艱戹，往往忘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婦之分，彝倫攸斁，有不忍言，况婦人女子乎！國家聖聖相承，爲治不專以刑政，比之近代，習俗最美，忠臣、孝子、義夫、節婦名聞於時，不可槩舉。求如安人節孝之全，則亦絶無而僅有。貢士之没也，安人方豐少，或以再行爲言，安人號慟引刀自刺，左右救護得不死。事父母舅姑孝，姑百餘歲，安人順承，無所不用其至。教二子問學，皆有聲稱。爲女爲母之道，於是乎盡。天瑞孚應，園桃異實，庭萱合穎。卒之郡侯有請，帝命下放，行成閨門，名垂史

册，節孝之巷，輝映山川，盛矣哉！惟天子仁孝本於天縱，以太上皇帝壽登七十，亘古未有，躬行慶禮，恩被臣庶，訪求節行，尤爲丁寧，思欲風厲天下，俾天下之人不失其性，不亂其倫，以漸復三代之淳厚，故能旌安人之賢。惟安人高節至孝，爲人之所不能知，知而不惑，仁守而不憂，勇決而不懼，故能膺非常之寵。惟郡侯尊主庇民，至誠惻怛，故又能推廣天子德意，而取節孝以名其巷。昔劉卿妻桓氏刑耳自誓，沛相王吉奏高行，顯其門閭，號行義。桓嫠殆與安人異世而同符，視鄭公之鄉、高陽之里，誠不足多。鄉使安人生而男也，術斯以往於治國平天下，將無所不可。婦人女子成就止是，可不惜哉！安人年九十有四，齒髮不衰，自今福壽益隆，子孫益昌，豈唯一郡一時之所矜式？四方萬里之遠，百世之下，聞安人之風，亦必有興起者矣。安人，奉直大夫守中之女，太子詹事良翰之女兄，朝散大夫景山之外婦。朱氏望出義陽，五代之季，紹自永嘉徙臨海，世以孝義相傳，至安人始益彰著，遂達於上云。《赤城集》卷一四。又見《三台文獻録》卷三。

宋統領三三府君墓誌銘〔一〕

公諱贇，字公憲，俞氏。九世祖避地于台之寧海，因家焉。曾大父仲、大父璋、父璉，皆晦迹不耀。公幼失父，事母以孝聞。迨長，得理生術，以力田爲務，家日以豐暇。喜讀書，涉獵史傳，每對賓客能談古興亡事，纚纚可聽。且其所禀渾厚，不事矯飾，面目雖嚴毅而胸次坦然。鄰里以亟缺告，

未嘗有靳色。有紛爭者不願之官府，曲直予奪惟于公取決焉。素訐無隱，人有過必面折之，雖屈服喘汗，不以爲忤。故鄉曲訴訟不生，盜賊屏迹，人罕有識之者，風俗與之俱化，悉爲願慤。治家有法度，部曲百數，指畫區處，服役畏肅，無敢毫髮稍違。雅性敦篤，處宗族無間言，與人交終始不少變，事有涉於義者必率先行之。緇黄造門，不虚其請，凡棟宇有未備，堂厨或告竭，必爲補續，略無倦心。戊辰秋，水潦歲祲，人多菜色，公發廩給粟，不問遠近，由是全活者衆。己巳春，鄰邑飢民嘯聚，聲勢甚張，揚言欲掠奉川者，郡守聞之懼，移檄巡尉捕禦，憚之，謂公謀略過人，白郡守以賊諉公。公出家資，募壯勇數百人以自禦，往撫慰之，賊望風畏縮而散，合境以安。乙酉春夏無麥，穀價翔踴，爭以膏腴求售，公曰：「吾不忍幸人之急于利己。」却而不受，乃以粟貸之，莫不感德。公所居左右皆重岡複嶺，綿亘數十里，負販者跬步駭汗，公憫焉，於農隙募人鑱鑿爲夷途，往來便之。晚節以家事畀二子，優游以娱老，而二子且能養志承顔，略不以絲忽介公之念慮。每課佛書之暇，則會宗姻，邀賓侶，把酒盡歡而已。人見其康强，謂壽考必未艾。亡何感疾，久而寢革，乃却醫屏劑，曰：「生死常理，吾生既無歉，死亦何恨？」遂殁於正寢，實南宋乾道九年癸巳八月甲子日也〔二〕，享年七十有八。娶同郡趙氏，先公十七年卒，生男二人：長宗直，卒於淳熙庚子；次宗諒，謹飭有守，克世其家。孫男五人：格、樸、棣、楫、楹。孫女一人，適進士沈山魯。曾孫男十人：澄、湛、溥、涓、濤、澈、溶、沖、渙、泳。嗚呼！竊觀公之爲人也，立身處事不苟爲一時計，趨向可謂遠矣。使其出爲世用，不隱豹于山林，豈不賢于患得患失之人哉？平時端居静慮，言不妄發，至稠人廣

衆事有不當於理者，必剖斷明白然後已。且又不以富驕人，不以直矯俗，確然信義，端有古人之風。屏棄浮華，享用樸素，垢衣敝履，恬如也。惟儲書箱教子弟，尤所刻意，每延多士，俾從之遊，勉之曰：「爾輩苟能向儒，吾之素望足矣。」故嗣後詵詵然皆服於學，蔚有文采，實公訓誨之力也。嗟乎！公往矣，方嘆鄉邦老成彫謝，無以表見於後，而其孤宗諒以前國學免解進士屠大用狀公治行來示〔三〕，且致書於謚曰：「父喪在殯久矣，將以今年十二月戊子庚申葬於硤石之原，妣趙氏祔焉。雖不應銘，惟不肖之孤畏負先志，輒衆感也，籲哀以請。」予既嘉其以禮葬父，況予疇有一日之雅，其可以固陋辭乎？乃爲之銘，今年淳熙九年也。銘曰：

躬其芳兮家用昌，愛子教之以義方。偉哉善士居一鄉，悉以心化無强梁。人皆期公壽且康，詎謂厲疾俄云亡。在殯既久且歸藏，遺德於今不可忘。光緒《寧海縣志》卷一八，光緒二十八年刻本。

〔一〕題下原署：「朝散郎、新差發遣南康軍事石謚撰文。朝散郎、廣西運使韓磊書丹。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荆尹篆蓋。」又文題云「統領三三府君」，與誌文不合，疑有誤。

〔二〕「南宋」二字可疑，當時人無稱「南宋」者。

〔三〕免解：原作「勉解」，據文意改。

徐季節先生墓誌銘

淳熙七年春正月，黄巖支汝續踵門拜且泣曰：「吾邦不幸，去冬十有一月六日，鄉先生徐公棄世，晚學後進無所依歸。諸孤將以二月十六日葬諸臨海明化鄉梅溪之原。會稽孫君應時季和尉黄巖，辱狀其行，而幽堂之銘，願竊有請。」予嘗與先生同場屋，識先生，望之儼然若不可親，即之温然若不可捨，逮今三十七年矣。雖聞先生學日進，德日崇，而蹤跡飄泊，不克承教。季和予友也，每趨郡輒爲予言與先生遊處狀。予方將拏舟造焉，而先生亡矣，茲銘也何敢辭？然自揆不肖，言不足以傳後，彰之者晦之，重爲先生累，則又不敢當。既而季和數見徵，於是叙而銘之。謹按，先生諱庭筠，字季節。曾祖議、祖爽，世居臨海。父中行，篤學躬行，教授鄉里，與提刑羅公適厚善。崇寧中郡舉八行，不就，始徙黄巖。先生幼有高識，十四入郡庠，淳固修整，輩行敬畏。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毁甚，既免喪猶自傷，不忍娶者十餘年。朋友强，四十乃娶。紹興丁巳預計偕後再赴舉，時秦丞相顓國，有司争獻諛，策問中興歌頌，先生慨然條其天下大勢未足以爲中興者五，識者韙之，然自是試輒不利，終不變所守以求合。郡延充學正，以禮法率諸生。邑大夫故提舉王公然、故待制陳公橐尤愛重之，政事多所咨決。尉今龍圖鄭公伯熊生日，有獻歌詩者，先生作《上壽論》貽之，公得論喜，盡却賀者。其罷也，求言於先生，先生曰：「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公敬受焉。上嗣位之初，詔四方上

封事，先生述數千言將上之，已乃不果，即削藁不以示人。尋有旨加恩，舉人五到省年及者與嶽祠，先生適應格，所親皆勸之，先生曰：「吾嘗草封事，其間言嶽廟冗祿無用，雖不達，可躬蹈之耶？」因亦不就廷試。深衣幅巾，放跡田里，不復至城府。郡侯尤公袤聞其名，特遣書致慕用意。先生年益高，齒髮不衰。一日，忽命駕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疾，革，敕諸子送死一用司馬公儀。諸子泣進藥，即自力起坐，神氣瑩徹，目光炯然，手納藥未竟，曰：「吾往矣。」瞑目而逝，享年八十有五。先生娶陳氏。子男四：弗如、弗爲、弗君、弗思，弗思蚤卒。女三：嫁章化鵬、牟述、牟如璋。孫男女十有一。先生天資剛正質實，不事緣飾，服食器用專取樸素。事無細大，必誠必敬，卧必登牀而後脱巾，旦則巾而後起。終日危坐不欹側，口無戲言。不祠神佛，獨嚴其先祭，以分、至祭之日，雖疾必扶以拜，不焚紙幣，不事陰陽吉凶之説。師慕洛學，讀書不治章句，務行諸身，手疏聖賢格言，揭之窗壁，朝夕對以自警。接人和易，無貴賤之間，不輕臧否人物。與人言，依於仁義忠信，朋友有過，面責不少假借。小夫賤隸，一善可取，稱嘆不容口。家甚貧，授徒爲生，所入僅療飢寒，餘悉以濟人之急。其於族婣尤厚，嫁兄之女及友婿之女凡六人。天寒，遇人於道，意有所憫惻，輒解衣遺之，不問姓名。僦居六十年，泰然不以爲憂。邑長有好事者，援洛人獻地於邵康節先生之説，欲率錢爲買田廬，又録没官田宅之善者以歸之，先生皆笑不願。晚歲諸子始葺居，同與屋纔數間，而先生以爲過其欲，名其房曰「佚我」。嘗曰：「君子爲善，欲無愧於心而已，非求人知也。」故平生潛德，絶口不自道。其容貌辭氣無一毫矜見於外，粥粥若無能者。臨終，謂諸子曰：「吾少也寧無過，晚而

自覺，其庶矣乎。吾惟以『不欺心』一語佩之終身，汝宜念之。」季和狀先生之行如此。惟先生窮居海嶠，非有師承之自，薰陶漸染之助，而德性精明，學術淳正，施諸言動舉合節度，其亦可謂特立獨行之君子者矣。銘曰：

天之生民，厥有常性。物欲蔽固，以失其正。先生之學，誠敬是先。視彼窗壁，無非格言。處己接人，有權有度。我躬則否，我心則豫。既壽且康，聲問日隆。謂天難知，而報亦豐。梅溪之原，先生之窀。過者斂容，千載無替。《赤城集》卷一六。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三八。（以上李文澤校點）

全宋文卷五三八一

陳　騤

陳騤（一一二八——一二〇三），字叔進，台州臨海（今浙江臨海）人。紹興二十四年舉進士第二。累官遷將作少監，守秘書少監兼太子諭德。出知贛州，易秀州。遷秘書監兼崇政殿説書。淳熙五年，試中書舍人兼侍講，同修國史。以言者論劾，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寧國府，改知太平州，加集英殿修撰。光宗立，召試吏部侍郎，權禮部尚書。紹熙三年同知樞密院事，次年參知政事。寧宗立，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慶元二年知婺州，告老，授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嘉泰三年卒，年七十六。贈少傅，謚文簡。著有《中興館閣録》十卷（存，今名《南宋館閣録》）、《中興館閣書目》七十卷、《文則》二卷（存）。見《宋史》卷三九三本傳及《藝文志》。

吕祖謙除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制　淳熙三年十月

敕奉議郎吕某：士君子之所履，觀《易》之《履》盡矣。安素分而守正，館閣儲才，所期在此。

以爾守有宫庭，學有渠矱，醇静朴茂，亦聞于時。爲郎司編，仍贊筆削，必有可觀。更思履道，當知制行之爲難，養名之不易也。可特授依前奉議郎、秘書省秘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録院檢討官。

吕祖儉、吕僑年編《東萊吕太史年譜》，宋嘉泰四年刻元明遞修本《東萊吕太史文集》附録。又見《東萊外録》卷一。

周必大進封管城縣開國子制

淳熙三年十二月

敕：玉輅以祀，時乃周道；若陛侍於左，執此良綏，則屬文學之臣。豈獨以密近爲榮，實蓄所聞，以俟有問。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管城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詳雅而釋回，齊莊而去僞，正立之容，迺有可觀。自進發廟門，至于壇宫，鸞鳴和應，匪匪翼翼，所以安予乘而肅民瞻也，其嘉汝有助哉！今熙事既成，所不愛于汝者，子爵之進也，采邑之加也。如使軍度戎物常以整備聞，則汝不負于新寵者在是。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侍讀、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進封管城縣開國子，加食邑二百户，賜如故。

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廬陵周益國文忠公集》卷首。

周必大除吏部侍郎制　淳熙三年十二月

敕：國昌在於得士，政乂關於官人。不謹鑑銓，則公平幾息；弗清流品，則倖冒實繁。雖設長以聽焉，庸擇才而貳此。朝散大夫、試尚書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周必大，性函謹愜，體蹈忠醇，學足以裕詢咨，文足以華孚渙。立朝所以見節，而汝節之弗渝；臨事然後見能，而汝能之甚茂。眷久參于圻父，獲五戎咸整之稱；德宜亞於冢卿，底六叙備修之績。副予則哲，尚爾克勤。可特授依前朝散大夫、試尚書吏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封賜如故。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吕祖謙除著作郎制　淳熙五年十月

朝散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吕某等：朕聞隆興以來著記近稱整齊，尚慮未盡直筆；建炎以後秘藏近成輯録，尚慮不無逸編。士之相語於朝，咸謂爾某、爾邵、爾价者，粹美有蘊，淵源有學，正而不矯，通而不流，有用之器也，朕聞之亦喜焉。或以次遷，或自它擢，各修乃

職，尚何慮哉。朕一朝而除館閣之士三，其在《大雅》曰「藹藹王多吉士」，乃今見之，咸副所望。可依前件。《東萊吕太史年譜》。又見《東萊外録》卷一。

周必大除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制

淳熙五年十二月

敕：朕稽德于《乾》爻，惟亨嘉之會以合禮；求治于《履》象，惟上下之辨以定民。實待人而後行，故設官而是掌。莫重文昌之位，用先清廟之才。翰林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管城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周必大，識達顯微，學窮因造。商瑚夏璉，可方其質之温；虞敦周章，宜比其文之麗。與聞封拜之久，宜居出納之尊。予欲正國以權衡，則汝承；予欲納民于防範，則汝助。毋鄙殽蒸以爲末，毋輕綿蕞以爲迂。秩宗本直清，既已歸于姜伯；爲命工潤色，豈容捨于國僑。可特授依前中奉大夫、試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兼太子詹事、兼侍讀、兼修國史，封賜如故。周綸《周益國文忠公年譜》。

吕祖謙直秘閣制

淳熙六年二月

敕朝散郎吕某：館閣之職，文史爲先。以爾編類《文海》，用意甚深，探摭精詳，有益治道。寓

直中秘，酬寵良多。爾當知恩之有自，省行之不誣，用竭報焉，人斯無議。可特授依前朝散郎、直閣。《東萊呂太史年譜》。又見《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五，《東萊外録》卷一。

續修太上皇帝會要事奏　乾道九年三月

奉旨續修太上皇帝會要，取索内外官司自建炎元年以後應申請畫降被受改更聖旨指揮，參照本末，編類成書。其諸處視爲閑慢，或作緣故不行供報。伏望嚴限依應回報，如違，依見行條法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三五（第三册第二七七二頁）。

編修今上會要事奏　乾道九年九月

恭依先降指揮，編修建炎已後會要，今已修至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成書進呈了畢。所有今上皇帝即位起修合行接續編類，其應已行事件，並乞依修進《國朝中興會要》前後已得指揮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三六（第三册第二七七二頁）。

進呈國朝中興會要奏　乾道九年十月

恭奉指揮，編類建炎以後會要，經今三年有餘，已編修至紹興三十二年六月十一日成書，欲乞敷奏擇日進呈，乞以《國朝中興會要》爲名。《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三五（第三册第二七七二頁）。

編修今上會要事奏　淳熙三年七月

本省編修今上皇帝會要，合要内外官司被受指揮參照編類，移文取索，多不供報，有妨修纂，乞立限行下諸處。《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三七（第三册第二七七三頁）。

乞令館職編撰中興館閣書目奏　淳熙三年十月

中興以來，館閣藏書，前後搜訪，部帙漸廣，循習之久，未曾類次書目，致有殘缺重複，多所譌舛。乞依《崇文總目》就令館職編撰，更不置局。《南宋館閣續録》卷四。又見《文獻通考》卷一七四。

乞投進中興館閣書目奏　淳熙五年三月

謹按慶曆元年《崇文總目》書成，係是參知政事王舉正上。今來書目成書，欲候繕寫畢，於參知政事過局日，一就觀閱訖，報本省承受官投進。《南宋館閣續録》卷四。

陳時政疏　紹熙二年

宮闈之分不嚴則權柄移，内謁之漸不杜則明斷息，謀臺諫於當路則私黨植，咨將帥於近習則賄賂行，不求讜論則過失彰，不謹舊章則取舍錯，宴飲不時則精神昏，賜予無節則財用竭。《宋史》卷三九三《陳騤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五七。

請杜邪諂之路奏

陛下鋭意圖治，群下急於自媒，爭獻强兵理財之計，及畀以職，報效蔑聞。宜杜邪諂之路。《宋史》卷三九三《陳騤傳》。

孝宗皇帝謚册文

紹熙五年十月

維紹熙五年歲次甲寅，十月戊子朔，二十九日丙辰，孝孫嗣皇帝臣惇謹稽首再拜言曰：臣聞道之大者，擬議之所不能加；尊之極者，形容之所不能盡。然天地之德非可俄度，而總其大曰生；帝王之美非可易言，而極其至惟孝。誠以萬善之本，孝爲之先，理無不該，治所從出。建人文以立極，包衆甫以用中，巍巍煌煌，充滿天地，生闡丕憲，没垂閎休，振古無倫，不可尚已。恭惟大行至尊壽皇聖帝以天縱不世出之姿，輔高明大有爲之志，神武甚類於藝祖，至仁克叶於高宗。在位二十八年，紀綱法度，慶賞刑威，文物典章，源流品式，煥乎三辰之明，藹乎韶濩之音，截然風霆之震驚，沛然雨露之滲漉。雖精神之運微妙難測，而出治之迹較然可紀。方在沖幼，岐嶷絢齊，儼如神人，已係羣望。就傅王邸，睿質日躋，沉潛聖經，反復舊史，發爲言訓，有老師宿儒之所不及。洎膺付託〔一〕，光御歷服，當宁太息，風揮日舒，蒐延浚明，昭發猷念。勤勞夙夜，以恢康濟久大之圖；明厲奮決，以起偷墮苟安之習。智出庶物，不流於滿假；思周萬機，罔病於叢脞。規爲建置，常欲凌厲漢唐，而紹休祖宗。故推對越之誠，首輯敬天之圖；充惻怛之念，洊頒卹民之詔。總章圜丘之迭舉，而報本之義盡；儒館辟廱之親臨，而右文之化展。重惜名器也，雖官闈之恩澤婁減損而不卹；務公賞刑也，雖勳戚之抵冒必詰責而無赦。貢稱羨餘則却之，法奏祥瑞則删之。復六察之彈糾，不止於檢簿書之稽違；

詰三省之煩苛，貴在乎明朝廷之體要。課儒生以金穀，懼空言之無補；角進士以弧矢，慮戎備之或忘。申飭閽人，毋預軍政，體貌大臣，常延便坐。嚴更迭之法以練才實〔二〕，躬臨遣之煩以達壅蔽。權任所寄，誕謾敗事者必謫；贊御之臣，請託爲姦者必戮。孜孜汲汲，日不遑暇。羣工奔走率職，而庶事秩然舉矣。至於躬服儉素，研精典學，聲色靡曼，未嘗留意，成湯之弗邇也。雙日休暇，間坐書筵，孔子之時習也。反安南之象，則《旅獒》之不蓄；觀御苑之麥，則《無逸》之先知。乾文參乎典謨，宸畫麗乎河漢。儲宮入侍，每迪以剛健；安康下降，必訓以温柔。旁采崔寔之達權，深嘉陸贄之忠藎。言動以爲法則，身聲以爲律度。厥惟始初，遭虜匪茹，赫然震怒，焱厲武節。念版圖之未歸，痛陵寢之弗祀。大講岐陽之蒐，冀申有扈之伐。而敵釁未啓，雄圖終鬱。雖宿耻之猶在，顧大誼之已明。此則有開於後來，將纘聖志而成之也。歷攷自昔粤帝與王，雖謹於初，鮮不終怠。而大行臨御既久，日新又新，每深苞桑之戒，居軫朽索之懼，尊賢勵德，晚而彌篤。洋洋風聲，軼乎疆外。用能大和熏塞，方内底寧，肖翹蚑行，罔不咸遂。神明未衰，王化方洽，迺舉神器，以授聖子，揖遜之盛，光於有虞。方且獨超希夷，爲衆之父，玩其清净，福我邦家，而生民無禄，昊天不弔，奄棄大養，欻乘白雲。率土崩心，際天雨泣。末予小子，追念烈祖之訓，煢煢在疚，罔知攸濟。王公卿士，諏經訂禮，以謂因山匪遠，升祔有期，當崇徽稱，庸詔罔極。夫惟懿鑠，豈易管窺。亶是孝思，寔高載籍。承顔之敬，綿九閏而益共；致養之隆，極九州而未已。和氣愉色，根於自然；纖介不形，淳篤天至。逮執喪紀，古制是遵。漢文弗思而輕變，晉武雖行而未盡。仁殫義備，始自聖明。固已挽百代之澆

風，示一王之丕式矣。夫舜之獨稱大，武王、周公之獨稱達，豈其他聖賢皆不然哉，蓋即其特盛者而名之也。粤茲誄行，稽謀于天，鏤玉簡薦之清廟，於以揚厲景烈，宣明至公，貫顯幽而無慚，亘今古而如在。謹遣攝太傅、光禄大夫、右丞相、提舉編修玉牒、提舉實録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六千五百户、食實封二千户趙汝愚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哲文神武成孝皇帝，廟號孝宗。伏惟威靈在天，膺受容典，於萬斯年，永幬厥後。嗚呼哀哉！謹言。《宋會要輯稿》禮三〇之二〇（第二册第一一一五頁）。

〔一〕付託：原作「付記」，據文意改。

〔二〕之：原脱，據文意補。

文則序

余始冠，游泮宫，從老於文者問焉，僅得文之端緒。後三年入成均，復從老於文者問焉，僅識文之利病。彼老於文者有進取之累，所有告於我，與夫我所得，惟利於進取。後四年，竊第而歸，未獲從仕凡一星終，得以恣閲古書，始知古人之作。歎曰：「文當如是。且《詩》、《書》、二《禮》、《易》、《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老、莊、孟、荀之徒所著，皆學者所朝夕諷誦之文也。徒

諷誦而弗考，猶終日飲食而不知味。余竊有考焉，隨而録之，遂盈簡牘。古人之文，其則著矣，因號曰《文則》。或曰：「方今宗工鉅儒，濟濟盈庭，下筆語妙天下，雖與日月争光可也，奚以吾子《文則》爲？」余曰：蓋將所以自則也。如示人以爲則，則吾豈敢！《文則》卷首，台州叢書本。又見《三台文獻録》卷七。

天台臨川橋記

臨川王公琰，紹興三十二年春綰一銅章，以荆國文公濟天下之緒餘濟天台。越隆興元年冬十月甲戌，新作橋於邑西之谿，從民欲也。谿距邑庭可一里，源自五峰雙澗，北迤而至，衆山複遶，傍流輳委，會霖潦則激焉如轟，涌焉如犇，防隄室廬蕩如也。平時馬涉則濡纓，負涉則濡橐，聯杓以度，歲作歲圮，編列苦其役，行旅咨怨。前後尉李琰、李異俱有建橋之役，作百丈隄以禦衝溢，功竟弗濟。後爲令者睥睨難之。迨公之來，嘆曰：「大害也，不在我乎！大抵鋭於土功者，利在亟成以要虚名，肯爲遠計？今我則否。」乃會費五百萬錢，出俸四十萬爲邑先，源源而應，數則充矣。爰即故址相之，然後奠之，奠之然後營之，斲者、鑿者、陶者、墁者、甎者、築者，從焉非驅，作焉非督。公曰：「有穡事者與乎？有焉毋納其力。」穹石以爲楹，植之屹如也。巨木以爲梁，横之妥如也。甓以培石，欲其埤也。塊以塗甓，欲其確也。尺有五十，何其脩之曼曼然！尺一十有九，何其博之衍衍然！尺二

十有五，何其高之岌岌然！復亭其上，迺寫迺飭，可以息行邁，可以樂暇閒，可以遠眺望。卓哉美乎！疑混物初剖，有此壯觀，非人力能爲也。二年閏月丙辰告成，公迺率僚友會稽陸君溉、金華陳君恕、永嘉丁君康時、池君虞卿觀焉。公曰：「吾與諸君既作於斯。」僉曰：「大夫之力也，名則在大夫。」士之豪、民之耆老于時咸在，翕然告曰：「願即以臨川名。」表公功也。請既獲，遂歌以落之，曰：壯兮滄溟跨蛟龍，麗兮霄漢垂蜷蜺。疑若有神施磨礲，翠然不動嶄華崧。環瞻山幄凝翠空，俯睨谿紋織微風。夜半橫浮沆瀣中，朝來掩映扶桑紅。車馬颯沓西復東，宏規碩利緊誰功？競將大年壽我公，願與此橋俱無窮。《三台文獻録》卷三七，《南宋文録録》卷一一，民國《天台縣志稿》卷一一。又見《赤城志》卷三，《赤城集》卷一三，雍正《浙江通志》卷三。（以上羅國威校點）

何鎬

何鎬（一一二八——一一七五），字叔京，學者稱臺溪先生，邵武（今福建邵武）人，兄子。少承家學，又從朱熹游。爲上杭丞，寬仁爲治，調潭州善化令，未行而卒，時淳熙二年，年四十八。有著述數萬言。見《知縣何公壙記》（《朱文公文集》卷九一）及《宋元學案》卷四九等。

雜學辨跋

先王之世，一道德、同風俗，故天下之大，人無異言，家無異學，豈復知有異端之害哉！及周之衰，正道陵遲，禮壞樂崩，夫子憂之，乃緒正六經，以明先王之教。當是時，異端雖不能無，猶未有以名家者也。及夫子没，世道益衰，狂僭之士見聖人之有作也，遂各逞其聰明，競立異説以自名於世，顧與正道並馳而争勝，於是天下之人耳目眩瞶，而莫知適從矣。然諸子百家雖各主其説，而其爲害則有淺深，如老莊之虚浮，人固知其無著，申、韓之刑名，人固知其少恩，皆不足以惑人也。惟楊、墨之學假仁義以爲名，而實爲仁義之害，惑人之尤深者也，故孟子起而閑先聖之道，舍諸子而獨闢楊、墨，以正人心，息邪説，距詖行，放淫辭，使天下若醉而醒、夢而覺，然後正道廓如也。噫，孟子以來千有餘載，儒者溺於詞采，實不見道徒辨楊、墨之非，至身爲楊、墨則不自覺；徒惡楊、墨之害，至躬蹈楊、墨則不自知，況敢冀其有孟氏之功乎？夫浮屠出於夷狄，流入中華，其始也言語不通，人固未之惑也。晉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離之言而文飾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導之者之罪也。今有人於此，詭衣冠而談空無，衆必止而詬之，一旦有貴顯名譽之士亦從而效尤，則人皆眙愕改觀，未論其事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幾何其不胥而爲夷狄哉！此有識之所甚憂而永歎也。二蘇、張、吕豈非近世所謂貴顯名譽之士乎，而其學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

老、莊、浮屠不經之説，而紊亂先王之典，著爲成書，以行於世。後生既未有所聞，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漸染既深，將如錮疾，可不哀乎！新安朱元晦以孟子之心爲心，大懼吾道之不明也，弗顧流俗之譏議，嘗即其書，破其疵繆，鍼其膏肓，使讀者曉然知異端爲非而聖言之爲正也。學者苟能因其説而求至當之歸，則諸家之失不逃乎心目之間，非特足以悟疑辨惑，亦由是可以造道焉，故余三復而樂爲之書云。乾道丙戌孟冬晦日，臺溪何鎬謹跋。《雜學辨》，朱子遺書本。又見《宋元學案補遺》卷四九。

書逸士狀後〔一〕

先君紹興初作此文，携以呈故丞相李公，李公許以達朝廷，未及而薨。紹興癸酉倅辰陽，忽見邸報，宰相秦檜自陳其靖康之功，謂它人無預焉。先君遂以此文繳申尚書省，大激檜怒，送荆南詔獄，令自引虚獄，辭皆出吏手，先君不得預也。奏上，又以情重法輕，特削官貶真陽。未幾檜死，蒙恩東歸，繼復舊物，而病不起矣。嗚呼痛哉！秦檜靖康中爲中丞，于敵人帳前乞立趙氏，其謀議皆出于先生及察院吴給敦仁，敦仁爲草劄子。檜忌人分功，深諱其事，及見《逸士狀》，恐先君知而揚之，故忿憾至死。辛巳仲冬十日，男鎬謹書。《伊洛淵源録》卷一二。

〔一〕此「逸士」指馬伸。

逸士狀續記

先生調官，未嘗擇遠近利害，到部，但視資當入者即注擬。家東平，乃授成都郫縣丞，尚在選調。至任未幾。會納冬米，成都浩穰，守以委先生。先生辭以多弊不可爲，守問其故，先生曰：「弊之大者，由諸司吏人封抄，拒之則速禍。」守曰：「君既知其弊，尚可辭？」先生至場中，則諸色人紛然矣，豐飲食，玩好、文飾、美女，凡可以蠱詠者，無所不至。前此主者不能自謹，一墮計中，則束手受制，莫敢誰何。先生盡逐之，嚴察吏卒，不容纖芥，負米至者略無留滯，于是蜀人稱詠，萬口一辭。時提舉常平孫俟按部至成都境上，早行，見負擔者假寐道傍以待曉，怪而問之。俱應曰：「今年好受納官，某等至無邀阻，故爭先。」詰其主名，曰：「馬縣丞也。」孫歎息不已，抵郡即呼吏書牒薦之，即日改秩。先生常以此語人云：「人之利鈍自有時，但當行直道，無用于人也。」

先生爲奉符丞，攝令事。方歲歉，而朝廷行茶引，先生拒之，曰：「民方救死不贍，豈可重困之？」太守怒曰：「朝命安可抗？」先生曰：「伸爲令，誠不忍見民轉溝壑。」守曰：「須先劾爾，事乃可行。」民聞先生被劾，爭赴愬諸司，或徑達臺省，事遂解。又嘗掌市易，倅以百緡令售之，先生辭以直高，倅强之，先生曰：「伸不敢以詐估官直，須伸去乃可。」欲尋醫，倅懼而止。

先生在奉符縣，傅伯野在西掖，慕雒學，遣其子見先生，求二程先生語録。先生曰：「此書今非

其時，未敢遽傳。」其子固請，先生曰：「第歸，尊公若果有志，無憚再來。」既還以告，伯野曰：「吾志欲求道，遑恤它乎？」遂令復至，先生乃授之，且謂曰：「尊公既得此書，不得久于朝矣。」未幾，果以繳高麗詞頭罷。

先生出使過州縣，必察民利病，饋遺一無所受。初至清湘，所在民羣聚遮馬首，投狀乞留其宰。問其善政，皆曰：「不知其它，但知縣到後，未嘗有吏下鄉。」先生即日以舉牒付民，使以遺令，衆歡然乃去。令姓張，失其名。至番禺，問諸司以屬吏之賢者，同薦一節度推官姓黃。曰：「方陳述生殺自任，官吏無不畏附，惟此人敢與之辨曲直，幾遭虎口。」乃舉之。還至舒州，從人就縣索夫馬，其令不應，直至前曰：「殿院所合得不敢不供，從人分外需索，實不能應。」先生延之坐，且謝之。既而謂人曰：「某以臺官過州縣，一令乃敢拒之，是必有氣局者。」還朝首薦之。令姓周。

先生晨興，必整衣冠端坐，讀《中庸》一過，然後出視事。先生曰：「吾志在行道，使吾以富貴爲心，則爲富貴所累，使吾以妻子爲念，則爲妻子所累，是道不可行也。」故其在廣陵，隨身行李一擔，而圖書半之；山東已擾，而家屬尚留東平。

先生自湖廣還，將入奏，于道中采訪得執政不法事，作彈文，方具藁，而先君追及于建康，先生喜曰：「吾有事數日不能自決，望子久矣。」因出藁相示，且曰：「先生方以使還，且當奏職事，徐論似未晚。」先生曰：「彼忌我，若未及言，而有遷除，奈何？然吾當有以探之。」是時方召孫覿、謝克家，乃言此二人皆小人，不可用，如覿親草降表，極其筆力以媚敵人，

受其二女，乃負國之賊也。果不報，遂除司農卿。先生固辭，乃繳進彈文。時執政怒甚，搜求無以爲罪，乃指彈文中言邵成章上書事，成章中官也。以爲趨向不正，遂貶公。《伊洛淵源録》卷一二。（以上黄錦君校點）

黄文昌

黄文昌（一一二八——一一六五），字世永，建昌軍南豐（今江西南豐）人。紹興十八年登進士第。授贛縣主簿。二十九年，浙西提刑辟充崇德縣令，辭，御史劾其「沽名躁進」，自是偃蹇江淮間。孝宗立，張浚薦爲樞密院編修官。乾道元年卒，年三十八。與名僧宗杲過從甚密，曾編宗杲語録五卷（存）。見楊萬里《誠齋集》卷四五《黄世永哀辭》，《宋史·藝文志》四。

乞令范彤赴任奏　紹興二十九年二月

近蒙浙西提刑邵大受辟充崇德縣令。契勘已差下范彤，三年于兹，行且赴上。若以監司辟官之故，遂令本人無故改替，決爲狼狽；兼未曾到官，安知其非廉吏？伏望改正前命，令范彤赴任，庶幾文昌獲安廉恥之分。《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一。

祭大慧禪師文

隆興元年

嗚呼！我生遠方，俗學所蔽。區區見聞，惟執文字。役役世塗，莫匪聲利。不聞師名，況復法味。頗疑曩劫，曾預佛記。深禪妙句，時感夢寐。癸酉仲夏，一病幾躓。悚然驚悟，回向真諦。始知有師，道滿天地。其後三載，實始相值。初瞻相好，生大欣慰。無怒一機，偶發妙契。師笑謂我：「何從得是？勉哉弗踰，成就法器。」闔宗歸仰，父子兄弟。下及兒童。奔走承事。師適長沙，執別蕭寺。我既潸然〔一〕，師亦出涕。云何導師，未免情累。乃知緣會，非止一世。師居徑山，我亦三至。今春之來，乃獲給侍。師不少留，泊然而逝。純陀後供，我則無愧。結集法藏，久出師意。敢有不敬，以負大施。師之道德，本不容議。或贊或毀，空中飛蚋。去來生滅，非一非二。我獨何爲，感歎欷欷。邪見崢嶸，正宗凋弊。臨濟法道，寂寥誰寄。唯是之憂，日墮清淚。尚饗！《大慧禪師禪宗雜毒海》卷下，續藏經第二編第二六套第一册。（以上劉琳校點）

〔一〕潸：原作「潛」，據文意改。

王　介

王介，福州（治今福建福州）人，乾道間在世。

聖門事業後序　乾道八年五月

古之所謂士君子者，爲己而學，爲人而仕。所謂爲己而學者，盡其心、知其性、存其心、養其性是也；所謂爲人而仕者，思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者，若己推而内之溝中是也。有爲己之學，則必有爲人之仕矣。方其務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而後已，非爲利禄計也。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者任之也，是以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後之士君子則不然，爲人而學，爲己而仕。所謂爲人而學者，摛章繪句以祈人之知、博物洽聞以求世之用是也。所謂爲己而仕者，富貴利達以爲榮、膏粱文繡以爲樂是也。有爲人之學，則必有爲己之仕矣。先達之士唱於上，後進之士應於下，父以是教其子，兄以是詔其弟，師以是傳其徒。少習之，長成之，靡然成風，蕩不知返，本末失序，故其措心積慮不出於道，其處己應物之際，顛倒錯亂，雖欲强於爲善，則亦紛然莫知所適從也。吁，可憐哉！友人李國紀，上庠賢士也，世爲錢塘人，父祖登科，飽聞詩禮，寓居吴興之新市，力學不倦，

操履益堅。雖處困窮，怡然自得，不爲外物之所奪，所造必不爲異端之所誘，其學以存心養性爲本，所造必欲至於通晝夜之道、明屈伸之理而後已。日就月將，撰成十圖，俾後學知所趨向，其志亦大矣。仍集内聖外王之道，三先生《西銘解》、《厚德録》、《言行編》數書，版行於世，亦可謂知所用心也。予與之交遊非一日矣，因道其詳，庶知吾儒自有妙道精義，不假外求。又知爲學不專在於科舉，他日因時行道，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蓋有所自也。乾道壬辰端午，三山王介識。《聖門事業圖》卷末，百川學海本。

（李文澤校點）

李　祥

李祥（一一二八——一二〇一），字元德，常州無錫（今江蘇無錫）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調錢塘主簿，攝臨安録事參軍。歷任太學博士、國子博士、司農寺丞、樞密院編修官兼刑部郎官、大宗正丞、軍器少監，出爲淮東提舉、淮西運判。入朝，遷國子司業、宗正少卿、國子祭酒。請老，以直龍圖閣致仕。嘉泰元年卒，年七十四，謚肅簡。見《宋史》卷四〇〇本傳。

乞留趙汝愚疏〔一〕

去歲國遭大戚，中外洶洶，留正棄相位而去，官僚幾欲解散，軍民皆將爲亂，兩宫隔絶，國喪無主。汝愚以樞臣獨不避殞身滅族之禍，奉太皇太后命，翊陛下以登九五，勳勞著於社稷，精忠貫於天地，乃卒受黯黜而去，天下後世其謂何？《宋史》卷三九二《趙汝愚傳》。又見《宋忠定趙周王別録》卷一，《宋史新編》卷一四八。

〔一〕此文《宋史》卷四〇〇《李祥傳》所載文句有異，附録于下：「頃壽皇崩，兩宮隔絶，中外洶洶，留正棄印亡去，國命如髮。汝愚不畏滅族，決策立陛下，風塵不摇，天下復安，社稷之臣也。奈何無念功至意，忽體貌常典，使精忠巨節怫鬱黯闇，何以示後世？」

淮東提舉到任謝表

十載周行，官有慚於宿業；八州漢部，計豈仕於乘軺。詔玷選掄，俯深兢厲。中謝。伏念臣膠庠陶化，州縣服勞。曾微試吏之寸長，粗識立身之大節。入官一闕，已甘老於選階；出命九重，爰濫班於朝序。冒成均之講誦，贊農扈之經常。右府編摩，大宗佐貳，由憲曹之兼攝，躐武監之陞遷。皆非夢想之所期，率自神聖之博取。頻露踐更之請，詘叨隆指之將。載惟南渡財賦之淵，尤藉東淮鹺莽之利，重時民事，加惠邊甿，所宜妙簡於賢能，乃始不孤於鞭馭。傳聞疇曩，賦入浩繁，資公私冒没以無饜，致内外徼求之咸萃。開耗蠹之門而不得革其弊，掣刺舉之肘而罔獲盡其公。譬諸一鄉之富民，長作百家之怨府。雖清朝擇人以堪遴，而寒士得此以爲憂。共惟壽皇臨御之長，備究淮堧設施之要，粤從近歲，稍用儒生。謂其禍福不計其身，謀利害必先於國慮。有如庸瑣，胡取馳驅！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出震當陽，重離繼照，軫十聖神州之念，重兩淮鹽筴之優。知臣莫若君，曾是議堂之參決；與人不求備，一遵聖帝之規模。遂致孤微，亦蒙任使。臣敢不恪恭吏責，寅奉詔條？薦章靡狥於人言，惟

公是舉；鹽本無虧於亭户，厥利自優。服壽皇臨遣之訓詞，酬睿主兼容之恩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中。（以上刁忠民校點）

鄭　曄

鄭曄，高宗時人。諂事秦檜。福建帥吴元美作賦譏秦檜，又其家有潛光亭、商隱堂，曄上書檜，以誣斥元美，後遷南雄以死。見《方輿勝覽》卷三七。

上秦公檜啓

亭號潛光，蓋有心於黨李；堂名商隱，本無意於仕秦。《方輿勝覽》卷三七。（王曉波校點）

王夢槐

王夢槐，信州上饒（今江西上饒）人，乾道間在世。

開馬金嶺記

乾道四年八月

休寧在新安爲大邑，北界祁門，西接婺源，而南連衢、嚴二州之境。大抵三面皆重山複嶺，無夷途可遵。邑之西南曰黄原，地狹民夥，生理多在山之南北，即衢之開化也。相距皆大山，嶔嵁岌嶪尤甚。民之衣食其間，負販往來，終日攀緣獸蹄鳥跡之道，往往十步而九息，莫不病焉，竟未有能夷其險者。吴公季修别業于衢奕世矣，歲必一往。一日嘆曰：「斯路之艱若此，吾誠老逸于此，將幾寒暑，吾弗圖之，然終莫能夷其險者。且世之富貴利達，斥金繒，崇第宇，徼福於浮屠氏，以覆其徒，動巨萬計。斯特馬體之毫末耳，人顧不經意，是可惜也。」於是商工程，具畚鍤。備糗糧，日執丈引。相山川險夷，議木石去留，高則夷之，下則築之。崖可循剪棘以通其塞，水可踰梁木以避其潦，樹可蔭培之以蔽日，石可休整之以憩倦，泉可飲疏之以濟渴。凡越數山，始得平地，以里計者百二十有奇。自九月壬申迄十月之甲辰，積工千有二百。計自今耕者有斂穫之益，而亡顛躓之虞；商者有貿遷之利，而亡寇攘之禍；行者有車馬之逸，而亡疲薾之憂，孰不欣快？公之子希文嘗從予游，比道其事。公館客有朱伯玉者，家于衢，實出是路，故爲言尤詳，且致其鄉之耆老意，謂人德公，是欲記顛末勒道旁石，以告來者，願相諉。余嘗念天下事每敗於偷墮苟簡之人，而成於慷慨敢爲之士，使事事者皆若公之用心，蔑不濟矣。昔社以欒公名，鄉以鄭公名，瀨以嚴名，人由地顯，地由人著，是故多

矣。履斯路者思大惠，亦必以吴公稱，理有固焉。公名時敏，字季修，年已七十有一，起居飲食如少年，精明强力亦稱是。顧不自老，乃晨夕於風埃嵐霧之間，刊數百里之險，遺兩州之民，爲陰功盛德，豈一日之細利哉，其曰勒石道旁以昭來者，亦宜焉。故余從所諉以記之。時乾道戊子仲秋，上饒王夢槐記。萬曆《休寧志》卷一九，萬曆刻本。（李文澤校點）

黄公泰

黄公泰，李石門人，官眉山主簿。見所撰《續博物志跋》。

續博物志跋

方舟先生胸中有老氏藏室，取張華《博物志》倣而續之，蓋游戲引筆，以占其胸中藏書何如耳。司馬子長叙孔子所以聖者，而記其辯商羊專車之骨等事，或者謂此特子産之儔，不宜以此累夫子，遷則陋矣。而或者亦未之察也。夫道固絶學，然豈必漫不省識一物，而頽然以獨造耶？《詩》識鳥獸草木之情狀，於道與有力焉。子在川上，所見者水，而所取者道也。具此以觀此書，則幾矣。門人迪功郎、眉山簿黄公泰謹跋。《續博物志》卷首，萬曆刻本。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一〇〇。（劉琳校點）

李大正

李大正，字正之，建寧府建安（今福建建甌）人。乾道中歷遂昌尉、會稽令。淳熙中知南安軍。八年末，除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點坑冶鑄錢公事。遷利州路提刑，都大主管四川茶馬。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七、食貨一四之四三、兵二三之一九，雍正《江西通志》卷六五，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五七。

乞除紹興府諸縣瑣細科敷奏　乾道五年二月

紹興府諸縣自舊以來，將小民百工、技藝、師巫、漁獵、短趁雜作瑣細估紐家業〔一〕，以應科敷官物，差募充役。官户全無，上户絶少，下户小民被此科斂，官司不卹，監繫拘留，至鬻妻賣子不足以償納者。乞截自四等以下至五等民户，除存留質庫、房廊、停塌、店鋪、租牛、賃船等六色外，其餘瑣細名目一切除去。其應科敷輸納爲民害者，盡行除去。《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五之九八（第七册第六二〇五頁）。又見同書食貨一四之四三（第六册第五〇五九頁）。

〔一〕估：原作「佑」，據文意改。

乞獎懲般發銅鐵綱運官奏　乾道九年十月

契勘韶州岑水場趁辦浸銅、淋銅課額，全仰春水浸漬，今年一春闕鐵使用。臣至南雄州，索到收支鐵歷點對，去歲一年之間收鐵五十八萬餘斤，其南雄州只支發過二十七萬餘斤。照得般發銅鐵綱運係本司主管。通判南雄州林次韓今已任滿去官，見任通判曹緯自正月到任，至目下已發過鐵五十八萬餘斤，有此不同。欲望特賜處分，以爲勸戒。《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七二（第四册第三三五九頁）。

韶州岑水場煉銅事宜奏　乾道九年

近點檢韶州岑水場黃銅遞年課額雖號二三萬斤，而堪用者實少。蓋坑户祇於舊坑中收拾苴滓，雜以沙土，或盜他人膽銅烹成片鋌，其面發裂，殆若泥壤，每斤價直計二百二十文省，徒費官錢。今且權住收買，別踏新坑，顧坑户采取膽土，以爲淋銅之用。其膽銅坑户就官請鐵，舊來采銅坑户承接膽水浸洗礦未烹煉成銅，今欲分別水味濃淡、各人合用鐵數支給，更不剋鐵本。以鐵計銅，得銅數多則不復問，得銅數少，計鐵比較，追其所虧，仍將逋欠錢鐵權與倚閣。每斤實支價錢一百三十文省，除椿充經總制錢并顧工價、炭，猶可得錢七十三文省。如銅色不及十分，即隨分數估剥支給。或趁辦年

額之外能有增買者，則更優支價錢四十文省。應淋銅取土皆在窮山絶頂，所役兵士皆是二廣配隸之人，衣糧經年不至。今欲依信州鉛山場兵士例，日貼支米二升半外，有韶州永通監遞年鑄錢多不及三千貫或四千貫，今欲酌取中數，管認三千五百貫。《宋會要輯稿》食貨三四之二一（第六册第五三九九頁）。

視察所管坑冶州軍事奏

淳熙元年七月

被旨遍詣所管坑冶州軍，除已到贛、袁、潭三州外〔一〕，所有襄、房、辰、沅州及二廣、福建去處，乞依潼川、利州路分，委各監司與逐州守倅保明申省。《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七四（第四册第三三六〇頁）。

〔一〕袁：原作「表」，據文意改。

乞西和州通判不預買馬推賞奏

淳熙十四年五月

西和州買馬係本司選辟差官前去，通判略無干預，乞今後西和州通判更不推買馬之賞。《宋會要輯稿》兵二三之一九（第八册第七一六九頁）。

寶界寺景賢堂記

南安郡治與倅鄰。予初過胡君藻元質，坐延松堂，堂之額爲石曼卿書，其東楹刻數語，則張公子韶識其就明雙趺也。胡君逆余，笑曰：「無乃求其趺乎？是題在寶界寺中，前別駕恐久而壞，刳而寘此也。」余亦笑曰：「筆跡之壞，孰與趺跡？」後數日訪於寺，則趺跡已失之矣。嘆息未既，有進者曰：「茲非獨張無垢居也。紹聖間元城劉公器之、崇寧間釣臺江公民表皆以危言勁節，接武於是廬。劉之經偈刻石、江之記輪藏，與夫遺像具在也。」亟取觀之，儼然如見其人。欲少憩，則老屋頹朽，噓風隙日。乃即其堂之基而易其土，大廓前檐以爲明，拓北廈以爲深。告成，揭畫像其中，榜曰「景賢」云。同治《南安府志》卷二〇，同治七年刻本。（以上刁忠民校點）

師璿

師璿，乾道中爲左宣教郎、充嘉州州學教授。

全宋文卷五三八二　李大正　師璿

嵩山集序

乾道四年六月

文章之在天下，其用至不一，而其體亦各不同。蓋施於朝廷者爲制誥，爲章表；施於仕塗者爲書疏，爲牋啓；被之金石則爲記爲銘；協於音韻則爲詩爲賦爲楚人之詞。以至立言則爲著書，紀事則爲史筆。或嚴或肆，或質或華，短長之殊度，廣狹之異制，奇耦之不齊，千彙萬狀，不可窮極。觀陸士衡《文賦》之所列，自詩賦而至於奏論，韓退之《進學解》之所叙，自姚姒而至於子雲、相如，一名一體，莫不皆有律令。吁，文之變若是其多乎！昔之文人，其才力聲名固自有大小，然求其兼是數者而能之或寡矣。故詩如杜少陵，而無韻者遂以無傳；文如曾南豐，而有韻者殆亦不復著也。惟東坡先生稱歐陽子，以爲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嗚呼，此其爲大儒也歟！嵩山先生晁公負絶人之資，出於海内文章家，憑厚而積深，發之於文，雄深雅健，鉅麗俊傑，以是擅名聲於時久矣。今雖爲部使者，秉權任之重，猶日論著數千百言。凡屬乎文藝，不問何等，下筆輒妙天下，而皆與古作者合。嗚呼！天下之文至於公，可謂大備矣。吾家傳甫從公游，間掇拾其詩文凡一千餘篇，以世之學者爭欲得公所作，讀之而恨見之未博也，於是鋟之板以傳焉。傳甫以書抵璿曰：子於公爲門下士，宜爲序其首。顧璿窾啓，何足以與於斯文！嘗窺公所謂《抱經堂藁》者，以甲乙分第，汗牛馬而充棟宇，傳甫之所得殆筦中之豹，然已足蓋一世矣。雖然，公豈徒爾哉？以道德治

其心，以仁義修其身，忠以事上，公以待物，其中浩然，方與天地同量，宜乎發於事業者既如彼，而見於文章者又如此。觀公之文者，嘗試以是求之。乾道四年六月日，門生、左宣教郎、充嘉州州學教授師璿謹序。《嵩山集》卷首。（刁忠民校點）

王　亢

王亢，字子虛，合州（治今四川合川）人，登進士第。見民國《簡陽縣志》卷五。

化造三寶閣疏

乾道四年八月

興事在時，成事在人，時不可求，而人可自勉。當仁道圓欲作三寶閣，而普山主贊徙基之謀，發琉璃舊址，而古佛爲之出現。人之□贊此時也。若夫議工徒之多寡，較金穀之盈虧，商材□之有無，特人事爾。夫不可求者既得之矣，在人者其能不自勉邪？富者勉財，貧者勉力，求者不避寒暑，施者隨所厚薄，不難矣。昔朱公山藪作樓於江山口，後文物當富矣。自是吾鄉登科者不絶。或者曰未也，南山有浮屠樓觀，可以蔽一州之氣象，則當有袁天綱錦屏之嘆。一鄉之士相與成之，道圓之心不獨爲佛氏設也。乾道戊子秋八月王亢子虛書，僧道圓上。《金石苑》。又見《八瓊室金石補正》卷一一四，《宋代蜀

文輯存》卷七八，民國《簡陽縣志》卷五。（李文澤校點）

石如壎

石如壎，福州長樂（今福建長樂）人。紹興間知龍溪縣，乾道間通判建寧府，淳熙中知澧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四六，同治《福建通志》卷九二、九三。

平江府僉判廳勤繼堂記

皇帝龍飛改元，春官收郡國賢能。永嘉木公待問以大魁授僉書平江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以乾道元年九月二十有四日庚午至。皇帝在位四禩矣，眷治道之方興，想中原之未復，以爲未有不先内修而遽能外振者。於是絀懦柔，斥媕婀，諏民瘼，革政疵，本農桑，懷歸附，繕戎械，肅邊徼，剗文務實，崇厚黜浮，無遠近小大莫不改慮易圖，趨上意之攸向。木公拊璨而歎曰：求治在朝，應治在州，一州不治也，實虧天下治。太守總州治之略而已，六曹有參邑，有令丞簿尉，復各自治其職而已。匪守匪倅，而守倅以之簡，匪曹匪邑，而曹邑以之諧，此僉書之所以不可廢虧其間也歟。是州今股肱郡，吾其敢易？廳事之西有堂，可以燕，可以息，可以思，可以爲，則名之曰「勤

繼」，蓋取古聖賢勤則有繼之義也。求法書於郡人括蒼太守范成大而題之。且謂仲尼没，吾道中否，無爲之説滿天下而勤爲鄙。天下不見唐虞三代之治者，知有無爲，而不知有勤也。舜以無爲贊，舜之無爲者，聞其有臣五人而後天下治，不聞其無臣而天下自治也。吾聞其恭己正南面而已矣，不聞其己之不恭，已而南面之不正也。五臣各得其職，而又己之必恭、南面之必正，舜有一日之不勤哉？舜不如是，不能無爲而治也。杜元凱曰：「勤則功繼之。」人臣之功莫大於禹、稷。禹乘四載，隨山刊木，禹無爲乎？黍稷重穋，稙穉菽麥，稷無爲乎？禹、稷不能以無爲事舜，後之人君臣俱欲無爲，非奸則諛，夫何修名之能立也？木公胸中之蘊將至萬國昇平，豈適爲州設耶？寓名斯堂，則不小乎州而弗爲也，不小乎州者，且何大於天下？粤明年五月召去，如壎以散才承乏，偶屬後塵。時太守則惟吴興沈公介，精白惠綏，不可以弗勤事也。外臺在郡使者實今太守直閣會稽姚公憲，風規振肅，尤不敢弗勤。今憲使者司諫丹丘陳公良翰，器閎道直，凡州縣屬惟恐勤之弗至。二年之内，出親吏師之儀，退味繼勤之旨，雞鳴而興，功非所幾也，在《易·蹇》之六二者，敢不以之。顧將及瓜矣，而大魁同郡蕭公國梁實來，是固嘗茂明勤而舜俞之者也。居斯堂也，事斯上官也，是殆相須以行乎禹、稷之道者也，是殆相須以禮樂斯民者也，且何州之弗治？天下之州皆有是，吾無外輕之憂矣，補偏救弊，區區中興之策奚爲哉！維四年龍游困敦辰在析木之津二十有二日庚戌吉，長樂石如壎記。虎林之農林東書。《吴都文粹》續集卷八。又見洪武《蘇州府志》卷四七，正德《姑蘇志》卷二二。（李文澤校點）

王　權

王權，乾道中爲當塗縣令。見康熙《太平府志》卷三六，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卷一一五。

當塗縣令題名記

乾道四年二月

當塗縣古矣。西晉雲擾，流人自北而南，僑立此境，因借塗山之名而名江北之縣焉。夫自西晉迄今，不知其幾載，爲令若長者不知其幾人，其流風善政仁乎民而愛乎物者，又不知其幾事，詎可無記藉以知其仁哉！然其地濱江接淮，扼控衝險，前後洊更兵火，以至廳記石刻亦無存者。予竊嘆惜，於是搜訪故老，得自至道以後六十有八人，即命工刻之。自是傳之久遠，不惟子孫得以指示論契，邑人之蒙其惠者亦將視其名而思其人，思其人而感其德，雖愛碑祠像，無立可也。宋乾道四年二月記。康

熙《太平府志》卷三六，光緒二十九年重刊本。（李文澤校點）

王允修

王允修，乾道間爲國史院日曆所主管諸司，就差編修國朝會要主管諸司。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三三。

申編修國朝會要合行事件奏　乾道四年十二月

準尚書省劄子，就差編修國朝會要主管諸司。今有合申請事件行移，乞以編修國朝會要主管諸司爲名；合用印記，欲乞就用國史院主管諸司印記行使。合差人吏，就差國史院諸司人吏等相兼祗應。合行事件，欲乞國史日曆所主管諸司前後已得指揮體例施行〔一〕。《宋會要輯稿》職官一八之三三（第三册第二七七一頁）。（李文澤校點）

〔一〕司：原脱，據上文補。

張　諫

張諫，字正卿，嘉興（今浙江嘉興）人，淳熙時嘗爲新安文學掾。

捫蝨新話跋　淳熙五年八月

昔王仲淹講道河汾，受業者蓋千餘人，唐相房玄齡、杜如晦輩皆其門人也。喬等既貴，絶口不道其師，他何望焉？户掾陳仲友，嘗從子兼學，得所謂《捫蝨新話》者，乃能手鈔以示人，弗少靳，且方包有力者鋟木以廣其傳，賢於房、杜遠矣。僕於子兼，實爲同年生，幸其門弟子之賢，有不亡者存，於是乎喜而書。戊戌仲秋，携李張諫正卿題於新安文學掾之公廨。《捫蝨新話》末附，叢書集成初編本。（祝尚書校點）

蔡興文

蔡興文，字叔允，郡望東萊（今山東掖縣一帶），孝宗時在世。

遊龍多□題名　乾道四年七月

東萊蔡興文叔允，以乾道戊子初秋二日，約姪適彦述、邑人賈宅心復之同遊龍多□〔一〕，飯鷲臺，迤邐徧遊諸峰。晴空□黑，雷雨驟至，坐□□對語。久之，風日開明，萬山如洗，泛然遊目□□。國家圖書館藏拓片·章專三〇一。（劉琳校點）

〔一〕「龍多」下一字疑是「山」字。龍多山在合州（今四川合川）西北百里，詳《民國新修合川縣志》。

唐俊義

唐俊義，乾道四年權知廉州，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四七等。

乞嚴禁官吏逼勒蜑户采取珍珠奏　乾道四年十月九日

本州昨蒙朝廷降詔罷貢珍珠，然官史不能仰體上意，公然采取，日甚一日，以至逼勒蜑户深入無

涯之淵，墜身殞命，皆不之恤，期于得珠而後已。行下本路監司嚴行禁戢〔一〕，如違，具職位姓名按劾聞奏。《宋會要輯稿》刑法二之一五八（第七册第六五七四頁）。又見同書食貨四一之四七（第六册第五五六〇頁）。（黄錦君校點）

〔一〕「行下」上當脱「乞」字。

方　慄

方慄，乾道四年官右迪功郎、監廣州東莞縣鹽税。

昭明太子事實序　乾道四年七月

高穹以三光五嶽之秀氣篤生英傑，其存也既爲異人，其亡也斯爲明神，兹蓋理有必然者歟。昭明太子，武皇之嫡長也，聰明敏慧，仁孝恭儉，根于天性。讀書數行俱下，爲文屬思便成。喜恬澹，遵約素，聲色服玩弗介意也。不幸早終。每愛秋浦谿山之勝，昔嘗遊焉，因降其靈於父老曰：上帝錫此於我矣。民於是相率立祠以奉之，始於秀山，而大于郡郭之西，布護一方，靈跡昭著，前後部使者、

郡太守表其功於國，累封王爵。今判院趙公彦博自江陰鎮是邦，下車之初，祇謁王廟，至誠之道與神潛通，日暘而暘，日雨而雨，凡有所禱，疾如影響，故公力請而加是封。是秋大水，遠近多被其害，而池陽獨免。公曰：「王之敷佑我民深矣！」既揭榜以正其新封之號，又刻石以贊其奕世之休。猶以爲未也，將集王之鴻勳茂烈，使有目者咸睹，然後爲稱。於是搜訪簡册，參考碑碣，凡王躬行之善與後世廟食之靈，究其始終，分爲標目。及建廟有記，褒封有詞，祝祭有文，名賢之題跋，騷人之吟詠，鏤版以廣其傳，庶幾開卷一讀，而王之英靈洋洋乎如在其上。所謂生爲異人、歿爲神明者，莫不發揚表暴、爭光日月矣。其視屑屑爲謹歲時之常祀，較牲幣之豐約，自以爲盡事神之道，豈不相萬萬哉！乾道戊子孟秋旦日，右迪功郎、新監廣州東莞縣鹽稅方慤謹序。《昭明太子事實》卷首。（黄錦君校點）

吕　擇

吕擇，乾道中爲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八二。

乞立殿最之法奏

乾道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鎮江府高郵軍、揚州六合縣等處屯駐官兵，每月合用券食錢六十餘萬貫，米五萬六千餘石，係科撥江東浙西月樁等錢、江東西上供和糴等米，並是摧定之數。州郡循習故常，起發稽滯，乞量立殿最之法，宜從本所檢察按治。《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八二（第七册第六一四〇頁）。（曾棗莊校點）

趙不敵

趙不敵，宗室。隆興間通判漳州。乾道四年爲度支郎中，知西外宗正司，淳熙三年知南外宗正司，復直秘閣。嘗通判漳州。官至左朝散大夫。編有《清漳集》三十卷。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一、職官六二之二〇、食貨五一之四六，《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五，《宋史》卷二三二《宗室世系表》一八，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一、二四。

度支所掌財賦事奏

乾道四年六月二十一日

度支所掌，在於支度軍國之用，而會其出入及其經費之數。臣嘗計方今一歲内外支用之數，大概五千五百萬緡有奇。又以一歲所入計之，若使諸路供應以時，別無蠲減拖欠，務場入納無虧，則足以支一歲之用不闕。然賦用之窠名猥多，而分隸於户部之五司，如僧道、免丁、常平、免役、坊場、酒課之類，則左右曹掌之；如上供、折帛、經總、無額茶鹽、香礬之類，則金部掌之；度支則督月樁；倉部則專糴本催理。雖散於五司，悉經於度支。稽之古人量入爲出之義，則度支一司，安可以不周知其所入之數也哉！臣昨庀職之初，見其凡遇科降移用之際，一切臨時批會於五司，據憑其數，即以施行。或以吏緣爲姦，或有批報隱漏，迫於倉卒，考實無由，小則有悞於支遣，大則失陷於財賦。臣因置爲都籍，會計窠名，總爲揭貼事。事雖方行，籍書草具，而條具詳備，固已粲然易考。欲望付之本曹，自兹爲始，歲一易之，庶幾有司得以久遠遵行，不唯財賦易以稽考，抑使胥吏無所容其姦。《宋會要輯稿》食貨五一之四六（第六册第五六九七頁）。又見《續文獻通考》卷三四，《續資治通鑑》卷一四〇。

南外宗正司公使庫錢事奏　淳熙三年九月

乞依西外宗正司公使庫歲給錢數〔一〕，每次給降不理選限將仕郎綾紙二道下泉州，轉變見錢三千貫文省，付本司充三歲公使，仍自今年爲始。《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一一（第三册第二一六八頁）。又見同書食貨六四之一一四（第七册第六一五六頁）。（以上尹波校點）

〔一〕「正」字原無，據宋官制補。

滕　廡

滕廡，字子昭，乾道中歷兩淮發運副使，提點廣西刑獄，以措置捕賊有勞，除直秘閣。淳熙初官户部員外郎、總領淮西軍馬錢糧。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之二一、刑法五之四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首。

擒斬謝實奏　乾道四年八月

兇賊謝實等嘯聚徒衆，侵犯高、藤、容三州，縱火殺略居民。即調發官兵前往收捕，已擒斬謝實，并獲其黨謝達等六十二人，鋼送静江府處斷，餘黨皆平。《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二六（第七册第六九八〇頁）。

賀盛屯田兼史館啓

四方上計，實領於南宫；三署爲郎，遠從於西漢。主文書起草者，蓋出于妙選；掌户口懇田者，素號于劇曹。自非籍甚聲猷，嫻練故實，述平樂之詞賦，飄飄遊天地之間，挺京兆之容儀，堂堂出風塵之外，即何以更司容禮，趨走赤墀之途；典校鴻都，筆削素臣之傳？欽聞成命，允謂當仁。員外學士學殖堅深，神鋒耀穎。擅東南之美，馳譽無雙；登賢能之書，對策第一。自翰飛於雲路，諒冠映于朝倫。職佐地官，頗版圖之增羨；經中博士，亦綿蕝之居多。矧復參汗簡之刊修，奉和鑾之遊豫，陪外庭之高議，次藏室之遺編。氣蓋羣英，吞雲夢者八九；辯摧異學，服稷下之千人。莫之敢當，無出其右。汝南品格，固首出於月評；天禄職司，亦久次于官牒。爰膺妙簡，尤謂美遷。麟臺仍草于國

書，雉省共評于事典。上應列宿，蓋懸象之著明；藏之名山，乃立言而不朽。職業甚重，公論攸歸。某側聽風聲，用清心目。顧忻情之所集，辱牒簡之俯臨。荷眷奬之殊深，豈引喻之能既。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四。

賀陳觀文帥北京啓〔一〕

伏審載嘉外庸，申錫中詔，眷巖廊之舊弼，極秘殿之寵名，深倚壯猷，仍司留鑰。威懷戎虜，慶動縉紳。恭惟某官博大宏深，靖恭端亮。攬輝天宇，驚四海以先鳴；振藻帝文，冠二京而獨立。領袖髦士，羽儀盛時。惟昭陵選擢，以宜四朝，故先帝延登，以熙庶績。道契千齡之旦，謀當列聖之心。兼濟之才，發爲霖雨；前知之識，效若元龜。是以踐夷險而弗渝，極寵靈而愈泰。雍容出處，無間可尋，烜赫功名，滋久彌白。薦煩妙略，留總全師。雖少鬱于具瞻，用仰寬於北顧。行歸公衮，入贊卿雲。蓋選衆必屬於臯陶，而用舊莫先於裴度。一時多士，詠德宇以傾心；九服嘉生，跂恩波而矯首。人情如此，神聽可知。某猥以疏愚，謬塵盼接，收之已廢，惠以不孤。永懷莫報之大恩，惟有少堅于晚節。抱痾閭里，驚藜藿之既深；極目山河，悵旌旆之獨遠。但勤瞻頌，載跼寢興。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六。

〔一〕此文原署「滕子昭」，疑有誤。標題云「北京」，即大名府，爲北宋四京之一，南宋無此稱。又文中云「昭陵選擢」，「先帝延登」，昭陵爲宋仁宗陵寢，「先帝」應指宋英宗。據此，「陳觀文」當仕于宋仁宗至神宗時，與滕膚時代不合。今姑存之以俟考。

謝辟差醋庫啓

索長安之米五斗，有萬鍾之難；失中流之船一壺，若千金之獲。位雖至下，恩實非輕。竊以仕有貴賤之殊。矧茲醯人之微，掌於周官之舊。日取時乎爲貧，食焉可怠其事；職既司出納之吝任，初無不竭，本源出糟粕之中；歲計有餘，煮摘亞海山之富。苟非明財貨之術，豈足盡錐刀之能。如某者賦分酸寒，稟生艱苦。囊錢羞澀，誰憐甑內之塵；餅粟屢空，自笑甕中之蟻。未厭小人之腹，徒聞君子之交。僥倖餔糟而歠醨，妄意乞漿而得酒。不謂斗筲無用，亦預粔籹而見收。會計何堪，涓滴莫效。此蓋伏遇某官才全武庫，名重金甌，世高濟美之忠，人有調元之望。負伊尹之鼎，志豈在於割烹；和傅說之羹，道本期於啓沃。無膏粱公子之習，軫鑪鹽寒士之憂。欲觀聚蚋之能，俾厠濯龍之選。直在中矣，方待善賈之沽；求則得之，不假乞鄰而與。某敢不攻苦食淡，激濁揚清，仰副作成之恩，益體曲直之性。仲尼發顏子之覆，倘使知天地之全；趙文舉晉國之賢，庶不遺筦庫之列。《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六。

久不貢書謝宰相啓

竊以仰泰階之六符，未遂披雲之願；轉洪鈞之一氣，久蒙播物之恩。敢憑盈尺之書，少伸方寸之志。伏念某稟資甚拙，賦性至愚。初乏非常傑出之才，欲爲甚高難行之學。耻蹈常而襲故，思舍舊而圖新。强以艱深之詞，用飾固陋之質。陳言務去，戛戛乎其難哉；故步俱忘，規規然自失也。坐此不敏之咎，缺然修敬之儀。省心殆無所容，拊膺殊不可解。豈有迹幸處化鈞之内，名不聞記室之前？既未能高舉遠引，不在乎人間；寧無望兼收並蓄，待用于門下。縱不求于聞達，曾何繫于去來。矧久困于遐荒，敢自絶于造命。正以朝夕營度之窘，不知日月積累之深。吻欲出而聲益悲，筆將下而書復止。徒爾自苦，既不能奇。矜持悉嘆于空言，萋斐今成于貝錦。已負凶德之譴，遂致間言之乘。命也奈何，時哉易失。苟一慚之不忍，恐三至之愈疑。蘄貰不韙之愆，惟恃有容之德。念韓愈亦人耳，傲翰林相國將何求？豈孟軻好辯哉，距楊朱、墨翟不得已。伏望某官待物以恕，存心至公，浸潤之譖不行，愛惡之惑立辨，深得聽言之道，大推觀過之仁。察其竭節盡瘁，方切于售知；何至掃迹滅影，自甘于擯棄。非素有喪心之疾，蓋失于用意之勤。三年飛，三年鳴，固將有待；一人毁，一人譽，其敢求全。倘少寬後至之誅，庶不爲先入所奪。君子之仕行其義，雖成功之在天；小人之過謝以文，冀歸恩之有地。其爲激切〔一〕，難罄敷陳。惟乞鈞慈，俯垂原貸。

清抄一百五十卷本《聖宋名賢五百家播芳大全

〔一〕其：原作「有」，據四庫本《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一改。

上張丞相啓

縶垍井而望蓬瀛，夐隔滄浪之水；乘浮槎而犯牛斗，幸瞻上相之星。慰三十年仰止之勤，忘數千里藺然之役。既遂趨扈之願，敢修執雉之誠。恭惟某官名塞兩儀，功成九廟，德業聖神之佐，學術帝王之師。自委質而策名，每愛君而憂國。當先朝之極治，知黠虜之可虞。時屬多艱，天降大任，起應雲龍之會，親依日月之光。衮衣繡裳，備三公之典策；碧油紅旆，瞻上相之風稜。慶在一人，重增九鼎。道兼文武，身任安危。回日御之再中，斡斗樞而獨運。已斷蚩尤之肩臂，請梟袁尚之頭顱。思定中原，誓平北寇。奮身難犯，櫛風沐雨者五年；決勝運籌，折衝執俘者萬計。張尚父鷹揚之氣，挫敵人虎噬之心。若堂上之兵不嬰其鋒，則關中之利已非我有。顧猛虎在山之若此，乃飛鴻遵渚之謂何。爰命召公，尚期疆理於南海；降予伊尹，又約左右於商王。某夙倚門墻，晚蒙陶冶，假以兩路督軍之檄，脱其一家垂死之軀。豈期流落之餘生，復聽遄歸之新詠。屬以深居巖壑，自遠光塵，馮諼之出無車，原憲之貧見肘。蹇驢肯借，尚乏於東家；稚子候歸，更迷於前路。用莫趨於台席，結轉激於蓬

心。遐睇海鶴之姿，共睹風雲之會。衛武公入相，

句。《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五。（以上吴洪澤校點）

曾無「緑竹」之篇；仲山甫永懷，但誦「清風」之

全宋文卷五三八三

曾　述

曾述，乾道中爲右朝奉郎、明州通判，主管鹽事。二年七月因發鹽稀少、占資在倉被劾，降一官。四年，爲權發遣廣德軍。見《宋會要輯稿》食貨二七之一九、六四之八二。

乞比對南康軍量減廣德軍月樁錢奏　乾道四年八月

本軍止管兩縣，月樁錢每月起六千八百餘貫，元額太重。以江東一路言之，如寧國軍所管六縣，而月樁止九千貫；徽州所管亦縣六，而月樁止七千貫，太平州所管三縣兼有黄池、采石兩鎮酒税，月樁止七千貫，南康軍所管三縣，而月樁止於三千六百貫。乞比對南康軍量減。《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八二（第七册第六一四〇頁）。（王曉波校點）

曾　造

曾造，河南府（今河南洛陽）人，幾子。紹興間，以右朝奉郎知荆門軍。乾道元年知潮州。六年五月，以其在任日贓污不法，貸命，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除名勒停，送南雄州編管，籍没其家財。見《宋會要輯稿》刑法六之三七、兵五之二三，《宋史》卷三四《孝宗紀》二，《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九六，真德秀《放生池記》（雍正《廣東通志》卷五九）。

乞置巡檢官兵巡警盜賊奏

乾道四年三月

郡界閩、廣兩路之間，東抵漳，西抵惠，兩郡相去雖十數程，剽竊之害目今尚未寧。欲於漳州管下地名雲霄、漳溪之間，惠州管下地名鳳湖、南山嶺、烏龜徑置巡檢官兵三五十人，差將官一員屯駐，季一更之，可以爲保伍之援，巡警盜賊。《宋會要輯稿》兵五之二三（第七册第六八五一頁）。（王曉波校點）

釋善喜

善喜，號頤庵，孝宗時僧。曾爲嘉興常教寺住持，又住姑蘇寶幢寺。著作現存《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復古記》六卷，《注同教問答》、《評金剛錍》、《辨非集》、《斥謬》各一卷，俱見《續藏經》。

注同教問答序

可堂法師撰《華嚴同教問答》，意義深玄，文辭華贍，固能合符乎佛祖之道，可謂善述者矣。笑庵法師遂摭所聞，以辨差當，猶不體其本，而未免乎失焉。善喜學雖寡陋，輒爲辨明，非欲附名於梁棟間，庶幾信可堂之道而釋學者之疑也，覽者幸毋罪焉。時戊子乾道四年冬至後一日，善喜書。《注同教問答》卷首，續藏經第二編第八套第五册。

評金剛錍序

嘉禾語溪常樂教寺住持、傳教苾芻善喜因觀《金錍》説無情佛性義，始曰不覺竊云，無情有性，

終日忽然。夢覺，所問所答，都無所得。前代諸師乃見始終寐語，故不辨也。近代有作《顯性録》，或爲注解。孟軻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評金剛錍》卷首，續藏經第二編第八套第五册。

辨非集序

解空法師述《通論事苑》，伸贊金剛般若。其書禪教無用，士庶莫取，中間詆訾先覺，義似未安。因攷其説，遂效明教禪師，作《非韓》三十篇以辯之。然非愛惡相攻，執情偏尚，志欲法門流布，共贊大猷。苟或不然，唯聖可矚耳。時淳熙戊戌解制後一日，姑蘇寶幢蘭若比丘善喜叙。《辨非集》卷首，續藏經第二編第五套第五册。

斥謬序

近人不師先覺，多尚胸臆，聾瞽後生，其過非淺。有類此者，僉可斥之，則使五祖之道恢如也。玉岑頤菴善喜書。《斥謬》卷首，續藏經第二編第八套第五册。（以上王曉波校點）

程祐之

程祐之，字吉老，又字申甫，河南（今河南洛陽）人，紹興間徙居臨桂（今廣西桂林）。程頤從孫。乾道中提舉泉州市舶，除廣東提刑，知廣州。見《粵西文載》卷六七，《粵西叢載》卷二，雍正《廣東通志》卷二六，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九。

九日山題名

乾道四年九月

河南程祐之吉老提舉舶事，以課最聞，得秘閣，移憲廣東。金華王沆季充帥永嘉薛伯宣士昭、天台何伯可浚儀、趙庠夫元序、莆陽陳讜正仲、蔣雛元肅飲餞於延福寺，實乾道四年九月二十有九日。

民國《福建通志·金石志》石九。（吴洪澤校點）

趙士矩

趙士矩，宗室。乾道四年由右千牛衛將軍轉右監門衛將軍，明年授蘄州防禦使。淳熙元年爲奉國軍承

宣使差知南外宗正事。卒，贈開府儀同三司、永國公。見《宋會要輯稿》帝系七之六，《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一〇頁，《宋史》卷二三〇《宗室世系表》一六。

乞依例於行在接續幫支請給奏　淳熙元年六月

被旨差知南外宗正事，替士石年滿闕。士矩見係日奉朝請人，乞依士歆例，請給等就行在接續幫支，仍舊赴朝參。《宋會要輯稿補編》第一〇頁。（尹波校點）

陳居仁

陳居仁（一一二九——一一九七），字安行，興化軍莆田（福建莆田）人。中紹興二十一年進士。乾道中，累官遷將作監丞，轉國子丞。九年，進秘書丞。淳熙中，權禮部郎官。出知徽州。轉朝議大夫兼權度支，又兼權禮部。即授樞密院檢詳文字，尋爲右司，遷左司，又遷檢正中書門下省諸房事，歷兼左藏諸庫。十三年，遷起居郎，尋兼詳定一司敕令兼權中書舍人。以集英殿修撰知鄂州。進煥章閣待制，移建寧府。加寶文閣待制、知福州。再進華文閣直學士，提舉太平興國宮。慶元三年卒，年六十九。見樓鑰《華文閣直學士奉政大夫致仕贈金紫光禄大夫陳公行狀》（《攻媿集》卷八九），《宋史》卷四〇六《陳居仁傳》。

楊萬里除朝請郎制　淳熙十三年五月二十六日

敕朝散郎、樞密院檢詳諸房文字兼太子侍讀、賜緋魚袋楊萬里：朕妙柬耆儒，列之儲禁，若經若史，敷繹發揮，必期有補於聞見，固不徒倣古具文而已。唐臣諫篇，茲焉徹卷，疇庸顧可後諸？爾以淵源正大之學，再召爲郎，茲列屬於樞廷，仍參華於宮寀。凡誦説講劘之次，皆箴規篤實之言，直諒不阿，忠嘉可尚。一官之賞，未足以酬卿也。惟贊忱誠勁節，論功事情，道本仁義，數十百篇之旨，爾固知之熟矣。茲欲見於舉行，尚毋嫌於條奏。可特授朝請郎。《誠齋集》卷一三三。

楊萬里等除左司郎中制　淳熙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敕朝請郎、守尚書右司郎中、兼太子侍讀、兼提領措置拘催錢物所、賜緋魚袋楊萬里等：東西府掾，得日造政事堂，與大臣商略可否，屬任顧不重哉！爾萬里問學醇深，優爲時用；爾大麟見聞殫洽，不求人知；爾仲藝論議闓通，可濟世美。或晉厥序，或需其才。并命同升，師言惟允。往其彌綸檢用，叶贊而長，毋負有懷不盡之愧，則官無曠事，而朕爲得人，欽哉！可依前件。《誠齋集》卷一三三。

朱熹除提點江西刑獄公事制　淳熙十四年七月

敕宣教郎、直徽猷閣、主管南京鴻慶宮朱熹：爾好古道，據正不回，利物愛人，用志彌篤。擁州麾，分使節，先德後刑，民從其化，而救荒之政，所全活者尤衆。久從家食，念之不忘。江右持平，往哉惟允。行爾盡心之學，廣我好生之仁。可依前官，差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公事。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卷六四，民國十四年刻本。又見《道命録》卷六。

楊萬里除秘書少監制　淳熙十四年十月十一日

勅朝請郎、守尚書左司郎中、兼太子侍讀、賜緋魚袋楊萬里：圖書所萃，英俊所躔，號群玉府，爲之領袖，必以英儒。爾博古通今，士林翹楚。外官朝蹟，俱著勞能；公府樞庭，藹有問譽。貳於芸省，亶謂殊遷。班峻地嚴，職閑心佚。對茲新渥，懋爾遠圖。可特授秘書少監。《誠齋集》卷一三三。

請修隆興以來寬恤詔令奏　淳熙六年十月

乞下敕令所裒集隆興優恤詔旨，類而分之。如代納折帛、蠲減重賦、懲罰科擾之類，立三十二條，大書鏤板，頒之郡國，名曰《隆興以來寬恤詔令》。申戒官吏，務在遵行。《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二（第七册第六四八七頁）。

法久則易玩，事久則易怠。惟申加戒飭，有以警其觀聽，則千萬年猶一日。《宋史》卷四〇六《陳居仁傳》。

乞優恤戰士奏　淳熙六年

歸正忠順，過於優渥，而遇戰士反輕。此曹出萬死策勳，今老矣，添差已罷，廩稍半給，至匄于市，軍士解體。乞加優恤，以終始念功之意，堅後生圖報之心。《宋史》卷四〇六《陳居仁傳》。

請頒役法撮要奏　淳熙十四年三月

祖宗加意斯民，見於役法，尤爲詳備。其後臣僚州郡申明衝改，寖失法意。乞下敕令所取祖宗免役舊法，并於户部取括紹興十七年以後續指揮，本所官公共精加參攷〔一〕，其有與舊法抵牾者即行删去〔二〕，仍具申朝廷〔三〕，修爲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候成鏤板，頒之天下。以一民聽，以扼吏姦〔四〕。《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三。又見《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四（第七册第六四八八頁）。

〔一〕參：原作「精」，據《宋會要輯稿》改。

〔二〕者：原作「有」，據右引改。

〔三〕仍具申朝廷：原無，據右引補。

〔四〕「以一」二句：原無，據右引補。

請減放下户身丁奏

恩惠不及小民，名爲寬逋負，實以惠頑民耳；名爲赦有罪，實以惠姦民耳。願盡放天下五等户身丁，四等户一半。《宋史》卷四〇六《陳居仁傳》。

論君人之道在舉綱要奏

君人之道，貴在執要，今陛下親細故而忽遠猷，事末節而忘大體。願舉綱要以御臣下，省思慮以頤精神。《宋史》卷四〇六《陳居仁傳》。

差借弓手土兵事奏　紹熙二年十二月

諸州軍弓手土兵，近來諸處率多差借見任寄居。如淮南、湖北弓手土軍，管額不多，差借却同內地，緩急之間，豈不誤事？《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三一（第七册第六八一七頁）。

昌化縣重建廟學記

杭爲古都會，自六蜚時巡，曰行在，肇新府名，其地望爲尤重。昌化蓋支邑。施德自近始，宜其教明俗成，俊秀輩出，衣冠相望。然僻在巖谷間，其俗第知服勤穡事，且盡力于桑麻。自唐武德迨于我朝，曾未有躡儒科登仕籍者，豈天之降才爾殊哉？翳長民者之責也。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餼羊

非所愛而禮所必愛，教之本如學校，顧可置而不省也？淳熙四年，錢君被命宰是邑。始至，詣學謁先聖，敗屋數楹，莫庇風雨，像設且浸以頹剥，其心惕焉。顧以民未見孚，役未易興，姑舍是。乃洗手奉職，清省獄訟，撙理財用。期年而政克有成，民安樂而歌舞之。君欣然顧謂寮佐曰：「吾始至是邑，見民之務本力田，是知常産、常心之爲可貴，雖未讀書，固可驅而之善。吾之政不少事嚴察，而服從勸趍捷于影響。吾惟學是崇。則風移俗變，可跂而待。幸帑有餘財，不致屈吾民力，顧何憚而不爲？」乃以暇時鳩材僝工，撤舊屋而一新之。經始于己亥仲夏，落成于仲冬，民不知役，役不淹時。展敬有殿，駕設有堂，肄業有齋，藏書司膳有庖有庫。百里稚耋，爭快先睹，更相與言曰：「令君所以惠顧我輩者厚矣，既足我以衣食，又教我以孝弟，其可不圖所以率教哉？」由是口誦先聖之書，耳濡目染先聖之教，長長幼幼，趨善如不及。鋪箭既省，而訟庭爲空，教化之移人如是哉！政固多術矣，或以惠利寬和爲行，或以發姦擿伏爲神。剸劇撥煩以舉職，亟疾苛察以立威，類可以能名而掠近效，要非得人心之深者。至于扶立教道，如文翁之于蜀，常袞之于閩，韋景駿之于肥鄉，則垂芳留馨，久且見思。臨人之君子，盍亦視所適從哉！噫，十步有茂草，三人有我師，孰謂近在畿甸，而儒服者幾無焉，是不以遠且大者望之也。今錢君燭照是理，龜抵以決，課以近效，則訟簡刑清，風流令行。異時髦俊蝟興，超取顯美，有聞天朝，而文物彬彬如鄒魯，未占有孚矣。然則我有子弟，錢君教之也。人之歌令君，如鄭人之歌國僑者，將亘千禩其不泯。余嘉其爲政之知所本，不區區要譽于一時，殆非俗吏之所能爲者，乃特書以詔後之人。君名孜，嘉禾人也。《咸淳臨安志》卷五六。又見萬曆

善塘廟記

仇公諱悆，字泰然，青州益都人。大觀三年登第，歷官爲縣令者三，皆有善政。紹興初，知明州，治總大綱，嚴而不苛，吏民安之。州罹兵火，學宮州廨一時重建，不取一毫於民而成。歲歉，發官儲以賑糶，全活甚衆。朝廷聞之，進秩一等。紹興四年，公帥淮西，劉豫子麟導金虜入寇，陷壽春，公欲襲復之，密料廬、壽兵得數百，益鄉兵二千，出奇直抵壽春城下。三戰賊皆北，却走渡淮，俘馘甚衆，獲器械數千，焚糧船百餘艘，并得其僞檄上之。又降渤海首領二人。數日，麟復益以步騎數千，虜酋兀术爲之殿，公追敗之合肥之北。以功加待制，命辭有「隱若長城」之語。時湘中洞猺未息，乃進直學士，爲湖南安撫使、知潭州。值巨寇楊么方平，州邑蕭條，民恃山險盜鑄，綖環鵝眼，輕惡不可用，公私病之。下車一日，其民素聞風采，不戮一人，而物價平，錢弊息，商賈通。數月，又召爲陝西都運使。虜人無故歸侵疆，公具奏力陳信虜之非計，固辭不行。大臣以公爲異己，乃有清湘之謫。凡七月，起公爲河南府。未行，虜果渝盟，失所歸郡邑如公言。乃復待制，再知明州、兼沿海制置使。民聞之，歌舞滿道。公蒞事如舊，不自表襮。復舉鄉飲酒禮，酌古今之宜，務從簡省，上下便之。思以清白傳家，捐己田一百六畝歸於郡庠，以爲每歲牢醴費。諸生德公之賜，立祠郡庠，以

久其傳。公守明凡三年，滿秩，辭有風痺之疾。閒居五年，以左朝議大夫致仕。雅愛奉化山水之秀，因寓居長汀之曲，而鄉中望族，民間俊秀，睹公德量風度，莫不以爲儀表。一有冒僞，相與媿咎，曰：「何以見仇公？」其風化及人深矣。公所居長汀東隄數里之間，流多曲折，而淫雨潦漲，故隄不足以捍橫流，肆其衝激，民居墊溺，禾稼被傷者歲有之。公與鄉父老謀，修築隄塘約七百餘丈，南至岳林寺，北至金鐘墅。士民操畚鍤輸力者相率而至。不浹日而告成。又於隄塘北伐石爲一磧，名曰沙隄堰，以通田澗故溝，澇則殺其水勢之奔突，旱則資其清流之灌注。於是宅土者得其安，耕田者得其利。紹興十六年，公歿。越明年，父老士民於塘之曲立祠，繪像以奉，名曰「善塘祠」，以其能禦悍流爲善流，又嘉其善作善成也。厥後民間凡遇水旱蝗疫，禱無不應，蓋公之精爽雖死，而亦能降休於民也。光緒《奉化縣志》卷一二，光緒三十四年刻本。又見雍正《浙江通志》卷二二〇。

檢正左右司題名記

淳熙十二年三月

天下之事萃于朝廷，而經體贊元，上燮陰陽，下遂物宜，又出于一二日萬幾之外，非賴掾屬朝夕祥贊，則經綸之大務，或汩于簿書期會之糾紛。漢嘗以重臣録尚書，然猶未爲常職，至有末年事歸臺閣之例，雖置尚書左右丞，不足論已。唐分三省，以宰相爲長官，始置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二人爲丞之副，分聽曹事，則與丞同其品秩，則非諸郎比。逮我國家神宗朝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員外郎各

一人。熙寧間始置檢正五房公事一人，逐房始置檢正公事一人，以檢核釐正中書門下之務。元豐間稍加裁減，乃置四人，其後又省不置。洎太上皇帝朝，雖增損不齊，要以兩省劇繁，未嘗偏廢。皇上御極初元，詔左右司郎官各置一官。後以右司專掌刑房，事任爲劇，乃置兩員。蓋内之六曹寺監，外之監司郡守，稍關治體，而非所可專者，率上于兩省，故僉擬咨白，殆無虚時，誠政事之根本，治道之原委，必得其人扶植而順導之，故選除視他官爲遴。異時繇是以入侍以秉政，犖犖相望，厥後雖進用隨時，而雄劇如昔。凡官寺皆有題名，中興以後獨未之立。同寮當暇時，命掌故蒐案牘，考其名字除授遷改之先後，得二百六人，將刻諸石，用垂久遠。以居仁濫次其間爲粗久，乃屬叙其梗概。竊謂公相濟。若夫事有是非可否，要當如鹽梅之相資，水火之之政舉，朝廷正而天下治，豈不權輿于是哉？并書所蘊，以貽同志，庶知題名之設，非亶爲識歲月而已也。淳熙十二年三月。《咸淳臨安志》卷四。

敕令所題名記

淳熙十五年四月

乾道四年冬，有司言建炎後續百幾二萬餘條，前後例不合，請削爲書，俾吏不得舞，詔可之。六年秋，復置詳定一司敕令所。初，本朝重令甲，每詔諸儒纂修，自天聖、熙寧、元祐以來，有詳定編

敕所、編修諸司敕式所、重修敕令所，其設局不一，最後獨存今名。渡江因之，而累朝大典，用以秩序矣。書既屢奏，御賞煩費，侈官寖冗，紹興末例罷去。至是始復之，然視曩時官省三之一，史胥徒省三之二，凡共億之事又大省，惟不務爲虛文。而典領則並委一二大臣，不敢少損焉，示三尺重事，必有攸其要，以詔官府。又所置删定員，率資歷未可登他曹，則於此乎儲之。士得優游其間，斂身於防，益明習國家憲令，以適於務。夫謹法度、廣賢才，上之復是官也，抑豈爲無旨哉。删定有以他官兼，詳定有爲同者，中又省去。今定爲提舉官二，以屬宰相；同提舉一，以屬執政；詳定一，從官爲之；詳定官五。蓋以今爲著曹，以典領重故也，因得附離姓名于壁。淳熙戊申四月記。《事文類聚》遺集卷五。（以上羅國威校點）

石斗文

石斗文（一一二九——一一八九），字天民，越州新昌（今浙江新昌）人。登隆興元年進士第，任天台縣尉，遷臨安府學教授。丞相史浩薦於朝，改樞密院編修官，上書論朝政，言甚剴切。除揚州通判，徙婺州，權知武康軍。晚號緝齋，潛心於學問。淳熙十六年卒，年六十一。見孫應時《編修石公行狀》（《燭湖集》卷一一），萬曆《新昌縣志》卷一一，《宋元學案》卷七七。

祭薛士龍文〔一〕

自周之徂，棄置儒術。百家競馳，莫返于一。豈無作者，曾不一二。匪時之還，儻復旋否。我宋勃興，斯文是矜。是長是崇，是庸是登。乃生諸儒，以倡學士。六經之明，千古之秘。藍青冰寒，裕我後昆。雖今之人，有如先生。顧其高明，而寔中庸。顧其挺特，而乃疏通。靡惮靡精，天人之際。彼佛與老，無用其技。靡違靡從，九流會同。探周索孔，萬法之宗。匪今薦紳，而才之匱。緊吾先生，一有根蒂。匪今師友，而道之孤。緊吾先生，與事物俱。天之生人，夫豈無意。不大于施，尚淑其類。忽焉其已，其夢其非。日既零落，忍不是遺。是之不遺，亦已太刻。我酹之慟，匪直報德。

《浪語集》卷三五。（李文澤校點）

〔一〕題下原署：「從政郎、新漢陽軍軍學教授石斗文。學生、迪功郎、新明州昌國縣主簿、主管學事高宗商。學生、迪功郎、新□州司户參軍石宗昭。」

曾　賁

曾賁（一一二九——？），字子文，福州閩縣（今福建福州）人。年二十中紹興十八年進士。淳熙前後

知東陽縣。著有《括蒼志》十卷。見《紹興十八年同年小録》，《淳熙三山志》卷二八，《宋史》卷二〇四《藝文志》三，道光《東陽縣志》卷一一。

先賢堂記

夫孔門四科，德行爲冠。學者羣居鄉校，尚論古人，舍德行何以哉？東陽山川鍾秀，人物不凡，吾獨取其德行以爲邑人勸。因閲圖志，於吴得斯敦，於晉得許孜洎其子生，於唐得馮子華、應先、唐君祐，咸以孝著。於本朝得冲素處士張公志行，以恬退守道，鄉閭推服。爰即學之西廡，爲堂一區，繪六孝子，與處士而七，揭以先賢。會上丁釋奠，乃陳爵豆，率諸子行禮。《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凡我同志，可不勉諸！道光《東陽縣志》卷一一，道光十二年刻本。

請永長老住西禪疏

見聞覺知中踏翻世界，尤是滯郊進封；文字語言中打破虚空，未爲孤吟絶唱。若也撥轉祖師上頭關棳，須是烹煉佛祖本分鈐鎚。一劍當頭，大地結舌。某人大根大器，徹骨徹心。世尊良久處，剔開眼睛；彌勒未生時，摸着鼻孔。妙喜有分贊嘆，懶菴不敢盡藏。潙山大闡於父風，洋嶼高提於祖令。

王常侍擲下筆子，幾蹉過於米胡；裴相公問及高僧峰時節到來。俱胝一指頭道場，重興此一；臨濟三頓棒家法，大聳羣瞻。願垂慈悲，曲徇祈請。《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八。

請正長老疏

不識李翺，不是藥山和尚；不遇韓愈，不爲大顛禪師。姓名已播公卿，號令豈惟衲子。禪師兜率的嗣，林際正宗。奉頭與棒，孰識其機？脊梁與口，都硬似鐵。近放一隻聖箭，直指三山道場。既是披襟，便宜薦取。莫教過眼，却欠承當。看半句之斬新，使衆耳之聾聵。《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八。

（以上王曉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三八四

李　洪一

李洪（一一二九——？），字可大，一字子大，揚州（治今江蘇揚州）人，正民子。乾道初，監管行在左藏西庫。歷知藤、温州。慶元五年提舉浙東，除本路提刑。著有《芸庵類稿》、《李氏花萼集》。見陳貴謙《芸庵類稿序》，《宋詩紀事補遺》卷六一及所撰《福嚴禪院記》等文。

《芸庵類稿》原本二十卷，久佚。清乾隆中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部分佚文，編爲六卷。本書所收李洪文，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芸庵類稿》作底本，輯得佚文一篇，釐爲二卷。

適越賦

出修門而東騖兮，駕靈胥之怒濤。命榜人而理櫂兮，御龍驤之巨艘。睨組練之噴薄兮，忽鵝鸛之鳴號。江海淼瀰以東注兮，雉堞屹然而增牢。啓東南之王氣兮，應赤縣之神皐。仰中天之華闕兮，非烟鬱以霞韜。慶警蹕之清夷兮，見弓矢之載櫜。届西陵以爰憩兮，灌木蔚乎蓬蒿。叢祠鴟噪而日暝

兮，古戍鬻海以烹熬。越山千嶂以相矗兮，斷港縈迂而一篙。臨錢清之汐浸兮，拖廢埭之輕艚。覽禹穴之夐古兮，嗟會稽之棲勞。悼壯圖於種蠡兮，銕諂辭於斯高。眺蓬萊之清勝兮，懷蘭亭之僊髦。史遷之游孰繼，蕺山之扇誰操？少陵壯節之英遊兮，太白俊逸之詩豪。泛鑑湖之佳致兮，羨外監之嬉遨。讀幼婦之刻辭兮，遺貌摽夫孝曹。吊貞魂於千載兮，奠桂醑之單醪。夜宿上虞，舜風所陶。民淳尚存於濬井，鳥馴猶象於耘薅。三江既泛其汹涌，萬壑亦飫於嶗嶆。姚江縈帶而並海兮，四明勃鬱以周遭。山峭拔而益奇，溪洄洑而滔滔。雲獻狀而絶態，松逞姿而蝟毛。猿清吟而送客，竹翁薈而解苞。雨淙淙而鳴瀑，風颼颼而勢饕。予既冥搜而遐矚，聊舒嘯以抽毫。《芸庵類稿》卷一。

苦益菜賦 并序

李子閒居自暇，從老圃灌畦毓蔬，日忘其勞。客有以山中苦益菜爲餉，葅芼調聒，嘉其小苦微甘，咀嚼隽永，似乎忠臣醫國之言也，賦以自廣。

瞻清晨之始旦，獨植杖而灌園。遡望舒之落月，逆扶桑之朝暾。零露溥兮蓯本，敗葉委兮葵根。紛冒壢而甲拆，擢翠羽以庶蕃。顧不熟而爲饉，豈飯芼於盤飧！時乃享庾郎之三九，擅諸葛之五利，想千里之蓴羹，擷五溪之春薺。誑杞菊於天隨，嗜芥芹於羊鼻。人莫發園官之譏，馬蘭寓玉川之意。客有拔葮茂於山椒，濯滄浪之水裔，羞我鼎鉶，芼之薑桂。其苦口若批鱗之切諫，其愈疾若上池之良

劑。萇弘染指而化碧，賈誼濡唇而流涕。故國醫鍼在肓之疾，忠言趣躡足之計。既謙受而爲益，信隽永之有味。彼啜羹之少恩，不如放麑之多仁。紾臂而得食，有類轑釜之無親。肆甘言之慫恿，美佞舌之囁嚅。鼻莫辨於薰蕕，憂寧忘於萱蘇！矧茲菜之耿介，宜棄置於路隅。然而歲寒後凋者松栢所獨，主聖臣直者社稷之福。鑑至明者察妍蚩於顧盼，水既止者視毫髮與眉目。從諫有轉圜之易，去佞無拔山之酷。漢文除挾書之禁，堯庭設誹謗之木。嘻，其甚哉！此野人炙背之獻，異聖哲啓心之沃。徒采薇於西山，慕白駒於空谷。固不足以當宣室前席之咨，而備廣厦細旃之瀆。《芸庵類稿》卷一。

哀巖桂賦　并序

版曹廳前有巖桂焉，根幹凋瘁，枝葉萎薾。秋八月，山中之桂爛然吐芬，芳鄉襲人。茲桂也，封殖失地，坐視羣葩競秀，不能榮擢其華，爭妍一時。客有白事長貳，退而問於李子，僕對曰：「木猶人也，士之賦材稟教，懷文抱質，不猶此木之芬芳郁烈乎？挺姿歲寒，老死巖穴，不猶此木之託植山谷乎？彈冠結綬，願登王畿，不猶此木之徙幽崖而入帝鄉乎？逮其爭春於蒲柳之側，承澤於文昌之臺，見辱皂隸，取誚輿儓，日滋月往，遂爲枯荄，不亦可哀乎？客又何怪？」一客跽而請：「子其賦之！」僕曰：「唯唯。」

伊金風之浩蕩兮，將摧殘於衆芳。何巖桂之挺特兮，獨稟粹于顥商？著家聲于荒遠兮，擅蟠

根于后皇。亶毓靈于蟾窟兮，迺移植于帝鄉。擢自拱把，厥彼巖隈。小山叢生而寓興，墨客一枝而寄懷。竟悵望于空谷，思委質于瑶階。時也少昊回御，萬寶向成。蘊通犀之内德，藹文客之擅名。露溥溥兮仙掌借潤，風嫋嫋兮天籟發清。或秀拔夫差之茂苑，或香動東甌之粤城。鞠衣沮艷，蒼蔔慚馨。懼過時而薄采，羞自衒以含情。則有騷人逋客，頭陀煉士，或棲山陵之寂寥，或飲沆瀣而度世。既迢遥於閒曠，亦泯絶於勢利。乃吸墜露以嗅其菁英，展裧衣而收其荮蘂。或佩服以配秋蘭之紉，或薰沐以陋薔薇之水。非其標致不凡，安得賞玩若此？至於結根靈囿，託體連昌，晞鳳蓋之朝日，被龍顔之末光。白榆歷歷於天上，江梅垂垂於玉堂。依堯葉而並砌，嗤漢栢之爲梁。今則立文昌之禁省，眩金爐之夕燻。地近左户，時當小春，無連珠聚星之吟客，有鞭算心計之重臣。惟國用之所制，匪詞人之擬倫。埋没於喧囂倥傯之地，低回於霜霰風雪之辰。纖柯困於敲榜，蒸粟化於緇塵。俗眼屢白，捧心漫顰，莫不對春雨而泫泣，望秋日以傷神。然其深根固蒂而負歲寒之期，改柯易葉而無摇落之變。儻遇鄒律之吹噓，郭駝之善幻，濯錦成檻木之園，博望致蒲萄之館，沐之以西湖之清波，植之以孤山之絶岸，尚能偃蹇磐姗於靈鷲之崖，翁薈蕭森於廣寒之殿。毋入門而見嫉，豈深谷之徒怨也！於是子墨客卿起而爲山中招隱之辭曰：秋桂叢生，託巖阿兮。團欒蔆茂，禀太和兮。回谿深壑，水揚波兮。秋風披拂，蘭菊芳兮。郁烈裊娜，芬都房兮。一粟粒中，萬斛蘿兮。歸歟歸歟，保歲寒兮。《芸庵類稿》卷一。

雙鶴賦　并序

侍講舍人胡邦衡，清節忠言，冠冕當代，具疏誅姦，明若蓍龜，厭服天下，若漢汲大夫，近古社稷臣，炳炳千古，名烈莫二。方犯雷霆之怒，回薄嶺海，南極窮髮，二十六年，處之泊焉，與造物者遊。晚際上皇更化，趣使來朝，轍環萬里，入天官，冠蓬省，司言動，掌綸制。今天子優禮舊德，以祭酒侍經幄，日進嘉謨，陰功隱利，膏澤天下多矣。直廬靜深庭有一鶴，緇襟俛啄，戛然長鳴，命儔寥廓。俄有胎禽，玄裳羽衣，將翱將翔，軒然來儀。麾之不去，遂玩雙鶴。昔趙清獻入蜀，以一鶴一龜自隨。李文正公居洛，亦名六客，鶴其一焉。惟公清節，可媲清獻，而謨猷剴切，視文正無愧。將晉秉國鈞，爲社稷鎮，功成身退，從赤松遊，雖驂仙人之騏驥，朝玄圃而夕瀛洲，爲不難也。賦曰：

敞直廬之靚邃兮，有獨舞之胎仙。服深衣之古雅兮，視倒景以留連。神清臞而貌閒曠兮，若俛啄於芝田。時戛然以長鳴兮，由命侶而翩翩。嘉此九皋之逸翮兮，擅凌虛而得仙。斯真人之騏驥兮，著法相於浮丘之篇。公方愛而玩之兮，誦藥珠以延年。舞琴心之三叠兮，挹洪崖以拍肩。愍茲世之垢頑兮，遂謁帝於鈞天。冠切雲而佩陸離兮，襲蘼芜而紉蕙蘭。建十絶之桂旂兮，鏘玉鑾而中周旋。闖九閽之蠖濩兮，厲貔虎之當關。群犬狺狺以吠日兮，駭嗾獒之嚾嚾。彼衆口之鑠金兮，競兒柔而婢顏。

撫長劍而拂旬始兮，斬猰貐而落女嫗。挾日月以陵清都兮，讒夫媚予之昌言。排閶闔而躡泰階兮，悵幽憤之莫屬。下大荒而隘宇宙兮，絶瀛海以南轅。亂湘波而愍英皇兮，從虞巡而弗還。投雄詞以悼靈均兮，痛汨羅之沉冤。上九嶷以望蒼梧兮，聞韶音而忘餐。涉窮髮而歷儋耳兮，雖九夷而亦安。躬踐蛇以茹蠱兮，豈能侵靈府之浩然？慨歲月之何永兮，再終星紀之二躔。視蠅營與狗苟兮，皆萬墳之壓顛。帝秉籙以賜環兮，入承明而侍細旃。非向之騎麒麟而控仙驥兮，支造物而遊廣寒，又安得茲羽鶴大鵬而作賦兮，白乃憤發於塵編也。感鸚鵡之入貢兮，衡亦罹夫巧諞也。維茲雙鶴之偉觀兮，託君子而稱賢也。亂曰：洪範五福，貴眉壽兮。詩人作歌，惟黃耇兮。懿茲胎禽，寥廓偶兮。翩然來儀，如賓舊兮。千年毳翎，天地久兮。清獻之清，文正友兮。公致太平，垂不朽兮。萬古仰之，如泰斗兮。《芸庵類稿》卷一。

殤幼賦 并序

余稚子直均未字而夭，余與妻盛哭之，哀而不成聲。嗚呼！吾兒踰朞而能行，聰悟而敏慧，甫三歲已能捉筆模字，效兄姊誦書不忘。生之歲月時幹全甲，戊庚皆居寅，合於日之亥。不幸遇疾，余有五林之役，歸自外，疾革，視之形神離矣。嗚呼痛哉！昔羊祜五歲探桑木中金環，白樂

天七月能識之，無古皆謂再來〔一〕。嗟乎！人稟一真之性，幻滅幻生，汩於生死大苦海中，自非上根頓悟，通其夙命者，孰能超出輪迴，非幻不滅，而脱離生死，究竟真諦也哉？余視其母悲傷弗忍忘，作殤幼之詞，極於性命生死之説，寔塞余悲焉。

嗟人生於萬化兮，汩真識以嬗形。稟五緯之純粹兮，託二儀以毓靈。視幻滅於瞿曇兮，齊壽夭於殤彭。哀穉子之韶美兮，甫弱歲之三齡。既穎異而翹秀兮，暨學語而和平。詫庭蘭之茁茂兮，齊玉雪之敷榮。余薄祜而鍾罰兮，痛夭閼於孺嬰。訴九閽之窅窱兮，闖北辰之列星。彼穹穹與昊昊兮，臨下民而俯聽。杳不聞於哀籲兮，氣漸盡而冥冥。割衷腸之九回兮，憂菀懣而填膺。撼衣篝之故迹兮，時誤稱於遺名。愍號咷於慈母兮，傷憯怛於姊兄。惝怳而疑其死兮，杳不聞於履聲。惚然而謂之生兮，訝泯絶而無徵。泝神理之茫昧兮，戢精爽之依憑。風飄飄而振幃兮，雨淋淋而霣楹。草夤緣而依砌兮，雀躑躅而悲鳴。恍春暉之芳芷兮，忽霜霰而先零。視崦嵫之頹景兮，悵營魂之遐征。窴黄壚而閟質兮，無彷彿於平生。誶曰：泣既盡而繼血兮，髮變白以垂領。瞭濁昏而喪明兮，涕横集而委綆。哀稚子之無年兮，即厚夜而徂永。悲童烏而草《玄》兮，踵叔子之探環。懷東門之曠達兮，豈情鍾而愛捐！覺大夢以蘧然兮，銜永疚於終天。悟龜毛於真詮兮，將返初於泰始，又安得羽化而飛仙！《芸庵類稿》卷一。

〔一〕此句疑有誤。

除左帑謝廟堂啓

丞相府之掃門，敢希孟晉？中都官之庀職，忽冒超除。埏埴恩深，饕踰顏厚。竊以爲官擇人者朝廷之治，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英隽無怨于下僚，驥騄並驤于夷路。矧聖主握圖而總攬，宗工獨化于陶鈞。外之則萬國承流，内之則百司庶府。用人不間于親故，韙祐甫之陳謨；得賢能立于邦家，致成周之極治。掄材無滯，籲俊在朝。若時左帑貨布之權，實專有司出納之吝。法嚴令具，靡資心計之能；爲疾用舒，務廣錢流之效。雖曰具員之冗，實階要路之津。斥瓊林大盈之儲，既革奉天之横賦；繼建隆内藏之積，將贖燕薊之遺民。粤若司存，宜知國體。如某幼顓學古，壯偶績文。疲精刻楮之勞，無用屠龍之藝。陸機入洛，志襲先人之清芬；揚雄草《玄》，晚悔童子之少作。徒勞俗狀，蹭蹬窮波。沉舟坐閲于千帆，涸轍方須于斗水。尚軫門墻之舊物，俯憐羈靮之故家。誦介推之卒章，敢意封于綿上；效叔敖之抵掌，乃獨薦于王前。湔祓陳人，躐陪多士。孤忠未泯，慨精爽于衛公；報德何時，傚老人于輔氏。亶謂曲成之造，悉歸大播之公。某官道運寰中，功侔繫表。集大成于宣聖，全浩氣于孟軻。咸一德以享天心，克懋阿衡之美；兼三王而施四事，用彰姬旦之勤。致此瑣材，亦叨器使。某敢不益修家訓，期稱己知？飾儒雅非俗吏之能，商功利豈小人之事！姑安顔巷，終入修門。十年筦庫之奉公，斯會計當而已；奕世詩禮之素習，豈玉帛云乎哉！誓竭至愚，仰酬大賜。《芸庵類稿》

左帑到任謝宰執啓

結綬王畿，玷中都之帑藏；及瓜葵戍，荷元輔之陶鎔。揆日效官，披雲旅見。茲極平生之榮遇，悉繄大播之曲成。輒贅骫詞，仰干崇聽。竊以王尊，椳臬居楔作成于器使。宜蒐心計，俾掌利權。仰乾緯之躔，上符天庫；儗白藏之富，控引世資。攝承其間，出納惟吝。如某者幼承先訓，壯頹家聲。既乏萬選之聲，徒紆半通之綬。家慚金穴，論著錢神。蹭蹬星霜，艱危道路。富寧潤屋，每嗟彭澤三徑之荒；業貴多文，有類臨邛四壁之立。甲辰自鹿！嘆安仁之數免，羞梁竦之徒勞。禄不洎親，固已俾校貫朽之緡，曷致錢流之效！幸依宏覆，庶遑曠再仕而心再化；學非爲己，方將三沐而坐三薰。瘝。某官一代耆英，四朝長德。佩安危之寄，維石巖巖；諧該輔之聯，台符兩兩。社稷泰安于九鼎，聲名震憺于四夷。位隆而身愈恭，靡忘吐握；功高而口不伐，即正鈞衡。顧此鑛頑，亶逢幸會，免呼涸鮒之轍，獲掃行馬之門。粒粟一枝，方遂鷦鷯之適；雙鳧乘雁，得依渤澥之游。《芸庵類稿》卷六。

賀直院舍人啓

晨趨中帳，暮直北扉。紬金匱石室之書，望隆太史；連翰林華蓋之直，眷厚詞臣。文字之祥，衣冠鮮儷。某官學探道秘，識照幾先。四十歲而不動心，時推孟子；五百年而必名世，親見揚雄。徧儀清切之司，接武功名之會。問中朝之李揆，安肯來耶？對宣室之賈生，今不及也。上心乃睠，要職仍兼。播黃麻之六經，契楞伽之三昧。相門有相而將門有將，豈惟世濟于八元；伯氏吹壎而仲氏吹篪，實掌王言于兩禁。冰銜彌峻，禁筦增光。絶麟筆于汗青，拜衮衣而頭黑。一命再命三命，磐佪僂而走循墻；大書特書屢書，誅姦諛而發潛德。某曳裾惟舊，蒙盼最深。出入玉昆金友之間，頗念東里西華之困。儻憐臭味，久嘆陸沉。誦佳句于百僚，雖愧杜陵之作；求奇士而再薦，庶辱梁公之知。《芸庵類稿》卷六。

賀虞知院啓

趣朝丹陛，入冠鴻樞。借箸運籌，委任實資于元弼；定功保大，仰成方賴于宗工。聲愴華戎，慶關廟社。竊以主上躬大有爲之志，而羣臣莫望于清光；我公負古王佐之才，而舉世咸推于舊德。乃睠

樞機之重，尤嚴宥密之聯。體貌亞于台衡，班列高于參預。敷求人望，故虛府者歷年；渴見儀刑，不崇朝而正位。矧偃兵而修睦，寧弛備于邊防？聚精會神，亶須遠馭；折衝厭難，遂底迂衡。果聞命世之英，增重本兵之寄。某官名高九牧，忠貫兩儀。垂光虹霓之輝，禀氣岷峨之秀。夙蘊尊主庇民之略，出符興衰撥亂之期。督師旅于戎昭，旌麾動色；殲凶渠于江介，草木知名。豈惟談笑而却秦軍，固已威重而讋漢相。勳高微管，澤懋翼商。爰從緑野之游，殊鬱蒼生之望。昔詠周公之未復，今欣季子之來歸。佇觀樽俎之謀，式契腹心之助。稽建隆之故實，何嫌並相于三公；繼元祐之師臣，將復平章于重事。某迹縻筦庫，恩倚門墻。頃由銓部之調官，辱記石渠之先契。顧茲困躓，再託陶鎔。躄足病駒，儻令于起廢；沉舟枯枿，有待于逢時。《芸庵類稿》卷六。

賀同知參政啓

丕膺綸制，進執事樞。右府偃兵，方倚折衝之略；中臺本政，實陪論道之司。人望所歸，國威自振。竊以國家肇隆宥密，俾專帷幄之籌；唐賢或拜參知，蓋均鼎軸之任。仰惟宵旰厲精之治，尤嚴夙夜基命之廷。非嘉言久契于宸心，則德望素孚于士譽。儀圖共政，僉屬我公。某官智爲帝謨，道扶皇極。南金東箭，粲然王國之珍；北斗泰山，仰止文章之瑞。磐盡規于諫諍，愛莫助于將明。惓惓利社稷之言，娓娓憂天下之論。萊公忠義，力贊澶淵之征；韓愈剛方，克佐淮蔡之烈。却楚人之問鼎，知

魯國之用儒。事久益明，上方圖舊。聽直聲于履，暫居八座銓綜之崇；覆相名于甌，徑躋三事弼諧之寄。竚膺爰立，永佐中興。某託契最深，掃門特後。嘗辱温言之賜，儻回寒谷之春。崇舊好于竹林，預新陰于桃李。大均播物，庶幾坱圠之中；東閣方開，輒綴英賢之賀。《芸庵類稿》卷六。

通楊漕啓 由義

解隽不疑之劍，蚤獲登于門墻；題陳仲舉之輿，遂得依于屬部。方問塗于千里，竊有賴于二天。輒贅牋函，仰投燕几。某官英猷命世，勁節邁倫。松栢後凋，猶負棟梁之用；蓍龜先見，灼知治忽之原。方和戰之議雜進而盈廷，雖輔弼之謀環視而拱手，單車馳不測之地，片言結再合之盟。至誠感于神明，忠信行于蠻貊。朝紳聳歎，聿爲三表五餌之勳；國勢尊安，復增九鼎大吕之重。眷倚益隆于丹扆，蕃宣洊錫于朱轓。陞南宫郎省之高華，陪右府幾庭之密議。若時閩粤，遴選皇華，將輸姑寄于外庸，獻替方虚于法從。寓直西清之邃，用寬南顧之憂。輓粟飛芻，既豐于大計；簪筆持橐，行陟于禁塗。某跋躓無堪，欿欿可笑。少雖有志，思企及于前修；壯且無聞，愈摧頹而漫仕。頃司金于外帑，俾佐治于南州，顧其流落之艱窮，令隸澄清之刺舉。倘寬程督，請事教條。居官無以踰人，奉法亦足爲理。清河持孺文之舊，非敢擬于昔人；晏子知石父之賢，庶獲伸于知己。《芸庵類稿》卷六。

通傅漕啓　自得

慕暴公子之義，願瞻衣繡之光；慚陳仲舉之才，不稱題輿之任。方問塗于千里，獨竊庇于二天。輒致牋函，仰投棨几。某官英猷命世，雅量鎮浮。節義大閑，承獻簡勳勞之後；文章正法，襲雲龕衣鉢之傳。學者仰之北斗泰山，詞人儗之良金美玉。適際厲精之旦，爰膺共理之求。效信納忠，式契對休于九陛；承流宣化，豈勞奏最于三年！主父興見晚之嗟，賈生有不及之嘆。冠太微積星之省，擅晉陽一門之榮。伯氏壎而仲氏篪，有光鶺序；質爲酥而贊爲酪，著美雁行。若時甌閩飛輓之權，實寄宸宸耳目之重。蓬山寓直，宜領袖于諸儒；南國觀風，載澄清于屬部。訖外庸而作輔，徯中詔之遄歸。言如絲言如綸，嗣見告廷之典册；用汝礪用汝楫，竚觀繼世於鼎司。某跋躓固窮，嵚崟可笑，頃備員于外弥，俾佐治于遐陬。矧茲遠官之漂流，實賴皇華之刺舉。陪建炎之羈靮，倘懷先友之同朝；挫跋扈之姦雄，尚誦南宮之鯁論。少寬程督，請事教條。雖居官無以逾人，然奉法亦足爲理。埋輪冀部，顧安問于狐狸；涉筆藍田，庶少清于鳧鷖。《芸庵類稿》卷六。

通王漕啓　佐

趣朝丹宸，寵畀漕臺。以侍從之重而主計司，固優刺舉；以版曹之舊而總調度，奚俟斡旋！惟茲八郡之提封，具識九重之注倚。凡依庇賴，采切歸投。某官學統聖真，道扶皇極。文章冠于天下，智略湊于上前。奉對宸廷，非子大夫尋常之語；司言左省，結聖天子特達之知。幾三入于承明，類九年于楚澤。招不來而麾不去，咸欽直道之有光；尊所聞而行所知，共仰真儒之無敵。矧自狀元而拜宰相，本朝今數于六公；而由孔子至于孟軻，名世蓋踰于百歲。尚屈調元之大用，來紆攬轡之循行。即慶衮衣，諒無暖席。某蹣跚不進，跋躓固窮，頃緣羈靮之故家，猥玷廟堂之除吏。叨司外帑，黜貳遐陬，方疲簿書期會之煩，遂有夏屋帡幪之託。重憐季父，蚤締素交。豈期竊幸于二天，或者粗勝于一割。《芸庵類稿》卷六。

全宋文卷五三八五

李　洪　二

送趙德遠序

湖湘之南，列郡惟八，衡陽去南嶽最近，其屬五邑。在承平時，上户十有八萬。其風土人物之美，歲貢金犀之珍。韓退之謂「衡之南地益高，山益峻，水清而益駛，中州清淑之氣于是焉窮」。蓋繇關中視之也。中原多事以來，衣冠落南者既衆，往往稱其清絶，載于賦詠。況近時遴揀良牧，分符之寄皆名人。上龍飛之五稔，推于屬籍，吾友德遠得守衡陽。德遠天枝之秀，爲人和而莊，議論卓越，早以文章決科，好古樂善，無王孫貴游之習。有書數百卷，鉛槧甚精。作詩數百篇，風雅畢備，極詩人之體。紹興戊寅，余譏征畿邑，德遠爲丞，最相厚善。別八年，余官左帑而德遠被命入對便殿，稱旨，自別駕真拜二千石。頃在畿邑，德遠攝邑事，民訟皆立決，庭無留人。退必哦詩命觴，博約古今，無虚日。秩滿，佐七閩帥幕，練習吏事，有聲大府。下俾臨一州，固易治，然黨友間尚咨

嗟，惜未大用。余謂方今聖天子循名責實，岳牧尤不輕畀，凡分符及瓜，必趣入對，天語下諏，必究民瘼，欲膏澤亟下于民，雖漢宣厲精、文皇求治，不過如是。德遠之守郡，將核課最以陞公卿，爲不晚矣。德遠高明之學，濟之以忠厚，當不鄙夷其民如柳州，政拙催科如道州。異時湖湘之間，刺舉六條，薦賢二千石，必衡州也。謹爲之序。《芸庵類稿》卷六。

橛株集序

詩于文章爲一體，必欲律嚴而意遠，模寫物狀，吟詠情性，象外之象，境外之境，昔人謂如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于眉睫之前，其難如是！前輩用心之專，終身不以爲易。繇建安至六朝，莫盛于唐，三百年間，作者衆多，傳于今尚百家，而言詩者必以李、杜爲宗，豈非專于所長乃能名家耶？皇朝之初，時尚崑體，自歐陽公、王文公起，而一變怪澀爲清圓。蘇、黄繼鳴，四方風化，句法乃復于古。而釋子工詩，代不乏人。豫章流派，學者競宗，祖可善權，蔚爲領袖，其後異才輩出矣。武原僧源浩字濟遠，人多稱其學問，尤長于詩。老且病，悉焚其稿。死後四年，得可舒上人手録詩文一編，觀其用心之專、資取之博，雖前輩詩僧不能遠過，然後嘆其才不偶命。向使列於儒服，必能犖犖取奇節，而心勤翰墨，無名譽于當世，詩之所存者如此而已。舒請序其首，以慰斯人于冥漠中。昔劉夢得評靈澈詩「經來白馬寺，僧到赤烏年」，謂入作者閫域。予觀浩之《春雪》，則有「舞空

初認蝶，著樹忽成花」，又云「吟合暮雲餘語碧，講終流水静音潮」，語皆清婉，不愧古人。凡録古律詩若干首，雜文附焉，合爲五卷，題曰《檥株集》。紹興丙寅歲序。《芸庵類稿》卷六。

靈椿庵芝草序

按仙書，五色芝神仙所餌，必生于山間石上，曄然有光，或蔭以卿雲，守以麋鹿。然世不常見，服餌之方，不得其傳。間一出于時，乃與嘉禾、瑞麥爲太平之象。彼生于禁掖、銅池、齋房、帝所，則宫童效異，樂府作歌，圖繪其形，金玉殊色，足以盪人耳目，真治世之偉觀也。不幸而生于深山窮谷，人跡罕至，委之草莽，槁枯腐敗于巖阿水涯，非有隱遯之士、山僧逸人見而采掇，則舉世無知者。又有感純孝而生墓上，表循吏而出園囿，此亦遼闊而創見也。國朝祥符中，登封告成，得靈芝三萬餘本，宣示于朝。覽卷慨然，生逢中興，海内乂安，治俗泰寧，萬物嘉生，和氣之所薰灼，宜殊尤之祥無愧疇曩，雜遝委至，薦于郊廟。而上方黜休祥之奏，儲神邃古，郡國歲以瑞物上，太史合于圖諜，不可殫紀，皆秘在蘭臺，莫得而聞。若此之時，芝生于窮遠之鄉，不爲士君子所表見，又不知其幾也。雖然，必有積善之家，將委曲默告其朕，不克獻諸朝廷之上而示私家之祥者，詎可略乎！觀天人相與之際，非可與單見淺聞者道也。歲在甲戌，紫芝生于太平山外舅燕居之所，光彩絢目，非醇和之氣所鍾寧有是耶？竊聞商山四皓秦漢間隱居茹芝，壽數百歲，爲地仙。陶隱居注《本草》，亦曰芝

者仙藥，可以延年度世而不老。則茲瑞之應，其錫以難老之符歟！戩穀之來，既壽且臧，方興而未艾，私竊志之，將以慰茲芝之不遇，而幸予之親遭。因繪爲圖，並序之以貽好事者。《芸庵類稿》卷六。

跋盤谷圖

乾道壬辰重陽，余客雲間錢師魏家，觀趙祖文畫《歸來》、《盤谷》二大圖，見其位置豐富。余嘆曰：愿將家子，豈真隱者，特博徒之雄耳。韓退之厄窮于時，文章之游俠也，戲弄翰墨，以鳴其不平，借愿爲喻，豈當與斜川爲偶耶？坐客皆稱善。及考唐史，亦載愿歷方鎮，卒以聲色荒侈敗。退之作文，不見歲月，及閱歐陽棐《集古録》，則知其貞元中刻石。當是時，退之間關一第，從辟汴徐，自四門博士始得監察御史，時年三十五。論事觸幸臣，爲李實讒，貶山陽令。方其少年，負功名之志，宜乎有激而欲從愿于盤谷也。是歲除夕前二日，風雪塞門，康道出此軸求跋，因直筆叙余言，綴諸公之後。《芸庵類稿》卷六。

跋陳户曹陰德記

何比干爲汝陰獄決曹掾，活數千人，神嫗告符，天乃錫策，以廣子孫。探懷出策，長九寸，凡九

百九十枚，以授比干，子孫佩印綬者當如此策。天之報善而貴陰德如是，豈單見淺聞者可擬議哉？户曹修德積善在躬，豈望報乎？而貽厥方來之告符，猶以二十大夫爲信，亶亦異矣。樞學揚其光，敷文濟其美，日華嗣其慶，盛德之後，莫京之祉，于此益顯，異日當知斯言之不妄云。《芸庵類稿》卷六。

跋陶彭澤歸去來圖

陶彭澤可謂善居貧矣。其出處之節，余固不論也。讀其詩，《九日閒居》則曰「塵爵恥空罍」；《怨》詩則曰「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歲暮》則曰「屢闕清酤至」；《始作鎮軍》則曰「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與從弟》則曰「深得固窮節」；《有會而作》則曰「老至更長饑」；《飲酒》則曰「饑寒飽所更」；《詠貧士》則曰「量力守故轍，豈不寒與饑？傾壺絶餘瀝，窺竈不見煙。敝衿不掩肘，藜羹常乏斟」。《歸來》自序曰「家貧，耕植不足自給，幼穉滿室，餅無儲粟」。及其恥一束帶見鄉里小兒，則又有饑凍，雖「切違已交病」之語，是豈有一毫矯飾于其心哉？信吾夫子所謂「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余素貧，蓋深味其旨，未嘗不掩卷長太息也。余豈敢尚友彭澤，然歲儉居貧，備嘗彭澤詩中之趣，因觀康道此軸，附見余所好于後。《芸庵類稿》卷六。

跋户曹考課牒

考課之法，在唐爲詳，有四善二十七最之目。國初踵前武，太宗出誡勵京朝官聖語，云：「政惠臨民，奉法除姦，方可書爲勞績。」先是，給御前印紙歷子書其課，至是別撰誡勵詞，親書連于印紙之前。仍詔審官院錢若水、吕祐之曰：「中有『奉法除姦』之語，恐不曉者則生事以求功勞，可語之曰：『除姦之要，在于奉法。』」大哉聖訓，斯所以致我宋有永之祚也！今觀户曹陳公雍熙、端拱、淳化中考課三牒，概見當時四方萬里之廣，簿領掾曹之卑，勤身奉法，考課殿最，繩繩乎如唐虞成周之盛。某既録副墨藏於家，敬書其後，以歸陳氏。《芸庵類稿》卷六。

鹽官縣南福嚴禪院記

杭之屬邑曰鹽官，民淳號易治，風俗簡樸，尊儒而崇釋。邑東南瀕海，斥鹵漁鹽之鄉皆逐末業牢盆之利，歲成視西三鄉爲豐歉。農夫深耕，利于早熟，蠶婦織紝，以勤女紅。樂歲家給人足，斥其贏奉佛惟謹，故民居與僧坊櫛比，鐘唄之聲相聞，隆樓傑閣，錯立鼎峙，飽食豐衣，緇褐塞路，不耕蠶而仰給于民者，不知其幾千指也。尼居有三，曰福嚴禪院，直邑南隅。紹興乙亥歲冬，予譏征是邑，

暇日過其門，敗屋數楹，像古器刓，門堵頹闕，蓬艾蕭然，如蹈無人之境。今十稔矣，而住持淨歡以修院記屬予。竊甚異之，乃夷攷其因革之繇。先是院圮壞不治，紹興甲寅歲，其徒希照募衆重修佛殿，壖飾瑞相，始作鐘樓。隆興改元，惠勤載捐衣鉢，重新之，乃立三門兩廡，甓甃階級，周以垣墻。今齒逾八袠，薰修不倦。淨歡繼踵院席，歲將終星。祖孫三葉，協力蔵事，凡鐘磬鐃鼓、鑪香爇燈、華幡道具，皆革故而鼎新之。邑人父老，咸加信嚮，其事可書。按是院立于南齊高帝建元四年，尼曰僧猛，捨宅爲寺，號曰齊明。猛姓岑氏，南陽人，徙鹽官五世矣。曾祖率，晉餘杭令，事載《高尼傳》。而《元和姓纂》云岑本南陽漢舞陽侯彭之後，軻爲吴郡陽太守，徙鹽官，亦與此合。至五代漢乾祐中，改護國報恩院，今曰福嚴者，本朝大中祥符元年勅所賜也。薦罹兵革，前志不存，姑載其大略。噫！是邑僻在海隅，象教之盛，僧有禪門，尼有猛師，今其學者代不乏人。方朝廷既闢度，異時必有若總持發明心要，接物利人，於此伽藍闡揚宗旨，豈但營造土木之功可紀哉？予知歡之志實在於此，故併書之，以勵來者。乾道三年歲在丙戌十月十日，右宣義郎、監管行在左藏西庫李洪記〔一〕。

《芸庵類稿》卷六。又見《海昌備志》卷一二，民國《海寧州志稿》卷一九。

〔一〕「右宣」至「李洪記」：原無，據民國《海寧州志稿》補。

隆恩庵記

吴興郡南羣山輻輳，截然當苕溪之衝者，衡山也。苕水出天目而來，循山始東，又北匯霅水，貫于城中，入于具區。衡山春秋時嘗爲楚越之交，圖志可攷。山之陽有隆恩庵者，姑胥鄭繼先所作也。繼先既葬其先大夫于兹山有年矣，又築屋于墓道，命瞿曇氏修香火之奉，問名于予，曰願有述焉。予告之曰，君子之思報其親，寧有既乎？春雨秋霜則有怵惕之感，松聲滿谷而增風木之悲。惟先大夫以諸生起家，力取科第，分教朱邸，貳郡苕溪，駸駸向用矣。年踰耳順，致其事而歸。頃倅是邦，時繼先方垂髫，執經膝下。予每過，先大夫必笑譚終日。逮予丁外艱，蓬首墨衰，卜窀山谷，往來尤稔。先大夫遇我厚，調護襄事，無毫髮不盡，于死生之際，高義凜然。先大夫既謝事，距今六閏，宰木拱矣。予來都城，繼先頻歲相過，頎然開爽，能自奮厲，與諸生角藝銓闈。與之語，纚纚可聽，益嘆先大夫之有子也。昔吾夫子既合葬于防，曰古者墓而不墳，蓋始立封崇之制。矧今墳庵之設，自公侯達于庶人，咸遵西方之教，實資梵福。雖未必合于禮經，然聖人復生亦不可廢也。于是稽戴《記》三年問之義，于父母加隆其恩之説，榜曰「隆恩」。且以告繼先，當率禮經以克承先訓。後嗣之賢者能致其敬，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盡廢，不亦可乎！繼先名紹孫，予之表弟云。乾道四年五月晦記。

《芸庵類稿》卷六。

石碣傳

石碣字文炳，其先居岐山。周宣王太史籀從王蒐于岐陽，得鼉昆弟十人薦見，稽蒼頡鳥跡之制，誦及逸詩，其詞古雅，遂封于岐。周末無知者，隱居草澤。裔孫篆，始皇時爲丞相李斯舍人。二十六年，初并天下，命篆以昆吾刻和氏璧爲受命璽，拜尚璽郎。將講封禪，東行郡縣，上鄒嶧山。既封泰山，禪梁父，諸儒稱頌功德，斯獨奏篆文最工，刻石泰山，第功封倫侯。後從上會稽，探禹穴，遂不知所終。劉項戰爭，高皇帝馬上得天下，獨萬石君以戚里顯。後漢中郎蔡邕以經籍去聖人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乃奏求正訂六經，置大學，始薦篆衍孫佐《藝文志》佐書八分隸字也。通經，繇民徵博士。于是儒生晚學，咸取正焉，石氏遂振。因郭有道稱曰「石君金石交，死且不朽」，人亦謂無愧辭。有子銘，喜論功閥。從車騎竇憲征單于，班固爲銘最善，以軍功封燕然侯。弟碑。魏大臣鍾繇立請禪、受禪于譙郡，文皆倚碑刊削。其後子孫散之四方，仕吳、蜀皆有能稱。典午南渡，曰楷，仕中書監，與會稽内史王羲之父子游。羲之嘗至許，觀元常故迹，欽重其爲人。永和九年暮春，修禊山陰蘭亭，文誌爲世模範。隋平陳，自楷六世有碣，夙稟異質，螭顙龜趾，與永興公虞世南素善。始仕隋蘭臺丞。文皇初開天策文學館，號登瀛洲，碣特方重，面目嚴冷，黑白分明，帝所敬雅。不爲兒女子嬪御所喜，久不遷。時諫議大夫魏徵剴切箴帝闕，嘗從幸九成宫醴泉，徵泚筆目碣驟諫，

以仁壽故宮爲言，碣辭色古樸，望之凜然，人皆畏避。帝嘗稱徵嫵媚，而獨尊憚碣方正嚴稜也。會徵薨，帝臨朝嘆曰：「朕寶三鑑，徵逝，一鑑亡矣。顧碣巍然有雅望，宜居史職。」時修文德皇后園陵，碣遂奏疏諫厚葬非古，援漢文灞陵規帝，「雖錮南山，猶有隙穴」，尤嘉納。遂以本官修國史，命護葬，昭陵親勒文以貽後嗣。帝思徵忠，亟命將作大匠乘驛趣召碣對便殿。碣外負文章，每以副墨自將。遇給札，上方用憫惻，無邊幅筆削，雖逡巡立成，或脂蠟其貌，所謂文不加點。帝尤悗悗屬目，即日命以御札表徵墓，拜同中書門下三品，南朝有三品石。封樂石侯。年老得寒疾，語謇昏耄，嘗嘆曰：《易》所謂大耋之嗟！表乞骸骨，加尚書令致仕，封即墨公。後以徵子叔玉停昏，碣亦不能無觖望，譖者毀短之，詔下廷尉。因被疾風眩仆地，舁至沙苑薨。子誌負學行重質，魁然長者，悼父方正譴，卒不肯求仕。天后時，李北海邕號詞林偉人，與游，嘗譜其系至八百。素厚張燕公説，晚爲姚元崇賄玩所賣，終身恨之。顔魯公真卿、元道州結文翰表世，嘗共游浯溪，頌中興，咤曰：「名字託石生，信磨不磷、涅不淄矣。」其見重如此。至于王公家廟德政、佛老祠宇，所至每加磬礪折衷。厥後昌黎韓愈主盟古學，少許可，亦稱仰如泰山。晚節詆訶浮屠，乃諛墓中人，取白金佐淮西軍，見仆于石烈士，石氏重厚衰矣。在嶧山有棗氏子肥，謂石氏自出，尚有典刑，嘗見詩人杜子美。或謂遭野火焚死，今無聞焉。贊曰：石氏苗裔尚矣。衛大夫碏列於春秋，秦漢以來，嗣續多賢，文采不泯。廬陵歐陽子會粹金石刻辭至千卷，嗚呼盛哉！至碣之嗣，亦可謂卓犖巨人矣。惟白居易賦北邙寓諷，而皮日休亦悲野廟，蓋警夫竊弁纓而尸祿位，抑所以責備賢者。後之君子，盍思自勉于不朽歟！《芸庵類

稿》卷六。

紫微龍尾硯銘　并叙

余生歲在己酉，大駕南巡，先公扈從，掌誥紫微閣下。渡江，故物散逸，得龍尾圜硯焉。于時天子焦勞庶政，躬攬豪傑，思濟多艱，以圖中興復古之功。初詔誥命令布于四方，武夫悍卒讀之流涕，按劍而志存伊吾之北矣。將相同心，共奬王室。聖主推赤心置人腹中，故建炎德澤，深結民心。惟我先公以一身執羈勒，從上于艱險中，能導上意，鑾鎬震盪，濃墨大字，摹寫天地，發揮日月，俾民咸曰大哉王言。方其搦寸管于屬車警蹕之間，使如雷如霆，號令迅速，與夫吮墨盾鼻而草檄，横槊馬鞍而賦詩，固不侔矣。斯硯有助焉。皇天悔禍，成今日中興之業，亘越古昔，丕丕之基，對天無競，繄前日作士氣、得民心之故也。彼有曝茆簷之冬日，話玉堂于田舍，況茲硯爲李氏之寶，豈與文房之玩可同年而語哉！謹勒爲銘以示子孫，使毋忘先德，益勵報君之忠也。

月團團兮，望舒之魄也。顧兔薦穎兮，燃桂以爲墨也。雲蒸霧蔚兮，中興之德澤也。從六龍兮，浮日域也。拂扶桑兮，宇宙窄也。驅雷霆兮，拯人厄也。戮鯨鯢兮，妖蠢磔也。玉振金聲兮，君子德也。摛藻天庭兮，文華國也。韋編三絶兮，探其賾也。抱槧懷鉛兮，玄尚白也。志在《春秋》兮，麟

之獲也。誦龍蛇之章兮，去無迹也。子孫寶之兮，不在乎龍尾之石也。《芸庵類稿》卷六。

漆硯銘 有序

昔北海侯譜硯載古以玉石雷斧鐵甓爲者，惟晉太子納妃有漆硯，余得之永嘉，髹工凝漆而成，勒銘識之。

孚尹縝栗，謂爾玉質。温潤而澤，則凝其石。追琢就窪，鑿然無瑕。鄭人腊鼠，荆山抵鵲。靡竣三獻，薦于几格。意鹿臺髹工之棄，孔壁汗簡之餘。友陳玄與毛穎，伴草玄而著書。《芸庵類稿》卷六。

李氏龍池庵芝草贊 並序

金芝瑞堯庭之歲，余調官都下，伯兄自雪川上冢還，書抵余，以靈芝生龍塢告，實先公佳城兆域也。靈華曄然，色媲綬紫，顯示默告，用侈潛光，蓋距窀穸之年一星終矣。山川之美，鍾于植物，以彰我伯仲孝友之懿，垂裕燕翼，宜有元精絪縕，回復産祥。萃于靈華，煒曄其光。頌詩，謹摭實而贊之。

以告，天畀徵符。醇和粹美，瑞鈞友于。龍塢之雲，靈華伊何，龍塢之麓。覆以卿雲，守以麋鹿。樵人崇朝而雨。媲我先德，澤潤終古。龍塢之泉，蔭

以松栢。演漾涵渚，既甘且食。山川盤鬱，秀于酉申。歲星一終，以闡坤珍。蔓蔓日茂，連葉菌蠢。紛至沓來，其應莫朕。孝子不匱，既蕃既息。詩以贊之，垂休罔極。《芸庵類稿》卷六。

寇萊公贊

堂堂萊公，龍章鳳姿。文武憲邦，太宗知之。景德之元，獫狁侵邊。公相天子，匈奴讋焉。真宗倚公，躬乘戎輅。七萃六師，闞如虓虎。公仗黃鉞，克揚天聲。不敢多殺，從其乞盟。遂講和戎，誓天歃血。南北赤子，永享黃髮。公在廟堂，四方訓之。身遭讒黜，節無磷緇。我睹公像，英風凜凜。微管之歎，吾其左衽。在仁宗時，敵情中渝，鄭公繼焉。尋盟如初，非天私我。有邦惟天，佑于一德。篤生巨賢，以幹王國。社稷之福，澤在生民。即圖稱贊，以勸爲臣。《芸庵類稿》卷六。

羨門子贊

東海神山，方壺蓬萊。安期羨門，飛相往來。跨嬴越劉，名傳實隱。無意無必，太冲莫朕。區區方士，媚世好誇。徒瞻雲飛，空傳棗瓜。形容誰寫，我觀莞爾。噫羨門子，有口如耳。《芸庵類稿》卷六。

蓬萊都水使者贊 有序

蓬萊都水使者陶真人自寫形于四明之蓬萊中使見海氣中真人噀水獲達于岸，事載于碑。因爲贊之。

先生在梁兮，華陽隱居。學道成仙兮，出有入無。寓形琳宮兮，眉宇軒如。我敬瞻禮兮，縑素所摹。雲披月露兮，飄飄凌虛。山中宰相兮，强名之歟！《芸庵類稿》卷六。

沈時仲畫贊 有序

錢唐沈時仲老成篤學，予頃官海昌，即與之游。乾道乙酉，訪予于都城，因出寫照。時踰耳順，談古今，閱細書，雖少壯所不逮，一時輩流皆驁騰。不肯俛首求仕，以衡嶽禄隱自佚。因爲贊之。

鶴髮緇衣，香山之皤叟；幅巾植杖，斜川之逸民。腹有萬卷書，而羞折腰于五斗；年開第八秩，而獨尋樂于天真。彼忌鵬畏犧全生者益寡，則求田問舍，自放于寂莫之濱。《芸庵類稿》卷六。

劉蓑衣畫贊　並序

茅山劉蓑衣紹興戊辰被詔至闕下，客有得其繪像者，命工傳肖而贊之。

神聖御寓，崆峒訪道。不殺爲仁，慈儉爲寶。翩翩鶴駕，來會法宮。肆觀真人，如雲從龍。惟時蓑衣，幅巾草屨。顧揖萬乘，對敭天語。蓑衣蓑衣，道妙太微。吐納二景，壽侔兩儀。方瞳尺宅，練素傳貌。清風照人，驕忮披撓。箕山洗耳，具茨隱藏。猗歟蓑衣，視古有光。遠覽德輝，翱翔下翥。既覿堯眉，汎然辭去。良常之麓，仙真所居。蘭室蘅皐，于焉踟躕。我瞻晬容，思見顏色。庶幾一盼，神遊八極。服膺寤寐，爰寫心聲。靈臺莫狀，空詠丹青。《芸庵類稿》卷六。

祭嘉州叔父文

嗚呼叔父，德富命迍。宰邑連最，吴松絶倫。錫對丹墀，將登要津。佐郡劇邊，自隨移均。叱馭蜀坂，三駕朱轓。膚使列剡，名徹帝閽。增秩示寵，簡注中宸。力丐香火，歸崇净因。遊心華藏，再轉法輪。恍若靈鷲，記莂夙遵。奄忽殂謝，壽彌七旬。陞階升卿列，金紫章身。燕翼無嗣，孰測蒼旻！自卜壽岡，生樂海濱。孑立幼姝，羸疾僅存。往從其夫，簿領漢濆。揭來舊邑，饋奠獲親。顧懷存

歿，悲哽奚言！松檟儼立，淒愴蒿焄。冰結淚睫，愁凝隴雲。再拜酹觴，哀而不文。《芸庵類稿》卷六。

祭大監季父文

嗚呼！南渡以來，自先公薨，十八年間，死喪相仍。歲一終星，御史傾殞。嘉州之喪，今甫再閏。季父遽亡，翦焉殆盡。嗚呼哀哉！惟我季父，德宇純粹。文學懿華，見推前輩。三分守符，歷遠外。晚際更化，召自郢中。錫對前旒，啓沃帝聰。結綬中朝，丞于大農。爲郎天官，羽儀省户。時推老成，金玉憲度。雁序之祥，踵先公武。平允持衡，銓綜多譽。太上視師，凱奏鏘金。堯舜内禪，抒頌獻箴。洋洋具美，治世之音。奚斯頌魯，宗工所欽。詔藏史館，榮動書林。躋于大匠，造膝蹇諤。遂膺簡知，駸駸從橐。夫何引疾，寓直延閣。起乘軺傳，趣覲帷幄。媚忌抵巇，欲進復却。浩然賦歸，志存静樂。燕閒篇什，平窺少陵。氣吞韓柳，碑版嗣興。傳心之要，弘智親承。直截了悟，略去葛藤。蕭然晚歲，如在家僧。某雖生晚，承誨弱歲。忽聞垂車，失聲涕墜。孑立索居，欲去不可。亟馳一介，問安寢門。力疾答字，温言如春。謂此沉痼，恐難久存。無因見子，讀之愴神。豈期旬月，訃音來即。逆旅負疴，鍼艾療疾。痛哭銜哀，展轉一席。山城尺雪，歸卧蓬蓽。家僮走陸，往奠芬苾。重江複嶺，書到何日！欲寫哀誠，涕濡紙筆。何嗟及矣，慈訓永失！《芸庵類稿》卷六。

迎送神辭　並序

紹興戊辰夏五月甲子迄八月丙戌不雨，武原之旱視他邑爲甚，河流既斷，禳祛逮徧，苗稼盡槁。丁亥，邑令余衍稽之衆議，請水于烏龍井。翌日，水次縣十五里。驕陽如焚，陰雲忽興，雷雨隨至，民情大悦，寘水佛祠，緇素朝夕歌唄。自是甘雨日以繼夜，旬有二日，四野霑足。已未，邑令率父老送神歸之。按是廟稱蘇皐二王。吴驃騎將軍蘇舉字子羽，葬於武原，宋高祖嘗夢而異之，封征南將軍，明帝載加册命。又《吴地志》云，昔有牛糞金，邑人皐伯與弟逐牛入山，土崩壓死，今邑南金牛山是也。龍井之始，或傳神騅跑地出泉，因以爲名，事載《海鹽圖經》，傳聞邑之父老。《祭法》曰：「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惟神之靈，距今千年，廟食兹邑，救此旱暵，肹蠁如答，是宜永崇廟貌，佑我黎氓。因采民謡，作迎送神辭，使歲時歌以侑神。辭曰：

惟龍湫兮其源莫窮，利萬物兮精神可通。歲大旱兮我民之恫，酌彼泉兮神聽孔聰。擊鼓坎坎兮于神之宫，薄采溪毛兮饋進兩公。神欣欣兮鑑我民衷，神之來兮雨其濛。念我稼稷兮滌去蟊蟲，餅罌甚小兮膏澤甚豐。驕陽摧威兮奔走靈隴，民之謳歌兮千古英風。右迎神。

旱既太甚，神是籲兮。一勺之水，爲甘霪兮。伊神正直，歆誠愫兮。三日爲霖，彌旬注兮。我稼既興，舟在步兮。微我兩公，余曷愬兮。擊鼓其鏜，山之下兮。桂酒椒漿，餞神去兮。功成惠孚，去

不顧兮。携幼扶鮐，民塞路兮。卒相有年，多黍稌兮。澤惠無忘，永終古兮。右送神。

卷二九五二。（以上刁忠民校點）

《永樂大典》

全宋文卷五三八六

釋寶曇　一

寶曇（一一二九——一一九七），字少雲，俗姓許，嘉州龍游（今四川樂山）人。少依本郡德山院僧出家，後歷訪名師，從宗杲得法。以學業爲丞相史浩所重，舉以住四明仗錫山。後隱居鄞之東湖洲，繞室植橘萬株，因號橘洲老人。慶元三年卒，年六十九。著有《大光明藏》三卷（存）、《橘洲文集》十卷（存）等。見《叢林盛事》卷下，自撰《龕銘》等。

本書所收釋寶曇文，以禪門逸書初編本《橘洲文集》作底本，集外收得佚文二篇，合編爲四卷。

木犀賦

桂生月窟，其大幾何？下隕桂子，直東南柯。誰其之植，被于巖阿。邁群芳以孤往，粲一笑之微渦。轉金粟之溥溥，峙緑雲之峨峨。不以色誇，而以香勝，匪天人而則那。吾嘗怪楚人貴辛夷而友杜若，棄老臣於汨羅；又嘗怪越人私末利而嬖山礬，遺西子而之它。是皆小大倒置，美惡亡辨，得使人

窺其室者，袂屬而肩摩。至於燕趙齊秦之地，象犀珠玉之産，彼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吾誰而禁呵！不若我秋風兮揚波，月明兮珮珂，汴寥兮天宇，露零零兮濯磨。如坐衆香之津，如遊百花之囿，而髮毛肉骨無復於沉痾。或曰：代謝一指，如子之語，亦幾幻訛。予曰：不然，此吾家造物無盡藏也，不戚戚於已懟，不汲汲於當歌。如屈信之適然，無毫釐之或蹉。客喜而拜，予亦起舞，亂黃跆藉，同遶樹以婆娑。《橘洲文集》卷一。

嗣秀王生日楚辭　代人

攝提之歲兮厥月惟寅，蓂誰商略兮六莢發春。撰王初度兮箕橫翼陳，紛吾先驅兮康護帝茵。謂太平本無象兮，何爲而生鳳麟？蕙蘭之九畹兮，蕙茝同芬。河潤九里兮，其源駿犇。春風兮桃李，芳菲菲兮襲人。綬纍纍兮萬石，孰前脩兮後塵。閬風兮縣圃，歸來兮隱淪。芰車兮荷屋，倚桂枝兮輪囷。聞韶兮屢舞，鳳將九子兮其來下。玉節兮旌幢，世世兮茀土。職道德兮維垣，友夔龍兮方虎。黿騁兮扶桑，夕望舒兮延佇。援北斗兮爲觴，飲南山兮墜露。製芙蓉兮裳衣，佩水蒼兮陸離。采芳馨兮杜若，遺雲仍兮以時。問喬松兮安在，將並駕兮焉之。植大椿兮八千爲歲，方蘗芽兮吾其庶幾。《橘洲文集》卷一。

與金山別峰和尚書

某拜覆金山某人：季春之月，寒暄未定，伏惟坐不動道場，人天環繞，尊候起居萬福。某經歲無問安之書。陰谷冰崖，若無人之地，往來消息，多不甚真，以故須專人跨州躐縣之勞，一歲不辨一書，若自棄絶。然區區此心，亦非一紙可道也。伏審年來齒益尊，道益高，所養日益勝。得賢地主，又平日論心者，坐以行道，無佗也。贊喜上方古法窟，亦近世衲子蝟聚之地，得地得時爲最難，不以此時覓一箇半箇續末劫佛壽，復何言者！嘗見東山遺靈源書，曰：「今歲諸莊旱損，吾總不憂；一夏百餘人入室，舉趙州狗子話，無人省得，此爲可憂。」觀其任重大法之心，如赴水火之急。其不暇厚結近貴，以冀一遇，幸而際之，則顛倒晚略，忍爲俗士大夫所不爲者，其爲人亦可見矣。佛法澹薄，鶖道逐臭成阡陌，其於邪正真僞，不弁如菽粟，可憐可憐。竊謂衲子一生無成，其根地力量有所未至，或不足怪。重思所以爲宗師者，其職固在烹煅佛祖，而至老死未嘗發藥一人，此其法有所未驗也。較之衲子，利害懸絶。間有負於此，妄相指授，以爲得法，至扣之，不得兩端而竭。師資無傳，其罪猶細。輒嘗憫此，不知老師以爲如何？某不自量，晚入屠沽，誦前之難，未嘗不撫心也。然有一事爲最切，日夜往來于胸中。親年垂垂，二三子綿薄，老人以送死爲憂，其如百年則將賫恨於無窮也，何以教之？某報佛祖之日長，事親之日短，其有如弈者當局，其不迷幾何？一箸出身，願賜提

耳，心膂骨肉，非佗人所知。迫切之誠，伏紙不知其盡。德山徒屬安否？鄉音何如？比送客至山陰，偶絶江見臺端蘇文問動静，云未一識。此重厚君子，稱東坡家孫也，詞采照晛，因寄一書無嫌。某有史君侍郎一書，頤旨來人呈徹。何當參省？伏乞爲大法崇厚，以前光大。布狀不備。《橘洲文集》附録。

與史太師書 一

某皇恐上覆太師公相：即日季夏，蘭暑方隆，共惟鈞候起居萬福。某近輒具狀，伏計已徹鈞聽。竊聞小近湯液，爲之懼然，執熱高年，豈宜有此！太師異禀，神觀有餘，當是飲食作痰，或思索文字勞勤所致。聞請醫調理，已漸平復。更乞一切放下，如燕遊酬酢，毫髮不可干懷。能如嬰兒，則期頤之壽可坐致也。愚者千慮，仰惟察之。賑貧放生，可布陰德處，不可放緩，不待籲天祈佛而後全，此日之言似可采也。某居此無一事，功課亦有期程。天台旱氣炎炎，民物有焦勞之意，一飽後日不可知。未卜參省之日，伏乞保衛生經，益臻康福，慰四海具瞻之望，下情真切之禱。《橘洲文集》附録。

與史太師書 二

竊聞太師近忽風秘，當是高年血氣不調，寒暑之侵人，思慮之伐人，飢飽之害人。三者一不能

勝，則致斯疾。太師福未艾也，神有餘也，雖小疾，庸何傷？更祈内養天和，外屏事物，以燕期頤之壽，兹爲至禱。《橘洲文集》附録。

上林侍郎書

嘗論古今人材之不同，惟士不通經，果不可用。蓋經者道之所寓，如藥石之有丹砂、烏喙，可以伐病；如百穀之有稻糧黍秫，可以療飢。烏喙或貪不能自資，黍秫稻糧，習熟不以爲貴。貧與習，才也。才有小大〔一〕，得經以濟之，自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如運諸掌。雖然，道之難傳也久矣，學者臆爲之説，户爲之師。孔子聖人也，抱負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而猶問禮於老聃。仲尼之門三千、七十之徒以聖人爲師，各隨意之淺深而爲授道之虚實，後世猶有虚誕迂怪之論，是彊弩之末，勢所當然也。惟侍郎天資夙與道合，語言文字外，親見聖人道之大全，往往任是，求之當世，知府侍郎一人而已。不爲黄老而自静，不爲伊洛而自敬，是得孔孟心傳之妙者也。嘗聞著書發揮三聖人之道，其詞要妙，其旨精深，學者恨未之見。獨觀之政事，表裏洞徹，有古循吏之風，得之緒餘，可見根柢。某老病林岳，無所用心，嘗取《傳燈》、《廣燈》、《續燈》三傳，删繁補亡，以平生所聞於方外大老者論其下。自七佛而至紹興末載，合爲一書，總而目之曰傳中缺堂上。仰惟至鑑大，不可勝言。《橘洲文集》附録。

〔一〕才：原在下句「經」字下，原本有標記，今移正。此本文字類此者甚多，以下不再一一出校。

送道元一序

道公來都城，北山諸公争致之，以其有佛學也。道不可，曰：「吾在西山時，居有林泉，食有蕨薇，猿狖麋鹿吾得教誨而鞭笞之，我其歸歟！」以語橘洲：「子序以送我！」余曰：來！子以西山爲保障乎，爲蠶絲乎？始吾與子皆東南西北人，同客於鄞，亦適然耳。使之在天下，亦猶水行乎地中，觸山鑿空，穿石穴地，曲折萬變，是亦行其道也。世故波險，曾水之不若，故有倒行而逆施。惟水無心則公，公則平，平故無怨於人，無罪於天。後世以鯀之心行禹之道，天人混亂，雖三尺童子亦得以疑我也。鄞爲大夫士淵藪，禪教都會，公道之所礪砥。子嘗游刃於其間，切玉如切泥，是欲慰邦人之心而重以此去道，方以自尤，余以是知其心，將與其學並行於世。若公與不公，自君子小人之事也，吾何預焉。《橘洲文集》卷六。

送瑞巖行者慶誠求僧序

荷屋授《易》於石林時，余輩方吾伊誦書。及其以詩鳴天下，則余亦方學聲律。暨訪道江澨，行

次康廬，適大慧自湖湘來，與荷屋俱。余於是時始識荷屋，已知其佩卍菴左券久矣。大慧歲晚，學者迫趣如夕陽之澦，故衲父子兄弟相與屹立，如諸法樞，然各不相知，亦不相到。大慧既没，鳥驚雲散，其道亦復如百川東之。余聞荷屋之在青原，行道之餘，取所謂《雜華》以降性相經論百餘萬言，自誓於佛前，凡唱一言，則一頓首投地。如是累歲，乃畢其事，調伏自在，而忘暑寒，雖求明勤勞佛事中，亦無如此之盛也。他日祖師分坐之地，當有大書特書爲不輕精進幢，人天其敬之不疑矣。後五載，握手丹丘城下，首訪其故，其言爲然。別未幾，復以書來求疏。行者慶誠本書生子，學書無成，去學佛。相從七年，瀝指間血書《妙法蓮華》，祈爲比丘，已盈三軸，將宛轉檀施，子爲發明其事，以侈其行。余聞諺有之曰：「隨師三年，聲欬相似。」今慶誠之聲已有笙鏞之音矣，其器亦有俎豆之象，又能於十指端親炙靈山，故字有顏筋，血如金色，經作青蓮華香。凡在見聞，無不蒙益。吾將見其爲叔世之瑞，一僧伽梨不足爲慶誠憂也。《雜華》不云乎：「師子王哮吼，師子兒聞之，皆增勇健，餘獸聞之，悉皆震恐。」子歸以語荷屋，橘洲爲退三舍云。《橘洲文集》卷六。

與趙叔豹序

聖人論人以血氣爲主，故自少至壯，自壯至老，有未定、方剛、既衰之戒，是君子與小人所養懸絶也。土地山川，均一氣也，南方地煖，北方地寒，物亦隨之，故有華實淺深之候，是所受不如所養

也。孟子所謂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非謂絪縕磅礴於事物之外，蕩然如空，吾身所臨，血氣在是，猶爐鞴之於橐籥，顧所用何如耳。趙君叔豹以妙齡負雋氣，多歷世故，一豪不以累於人，有古節俠之風。余觀其文，時有可人意，兩薦國子，意天未欲成就之，砥礪濯磨，待其氣定而後用之於世也。歲月易失，趙君當歸，以孝悌洽其心，以師友養其氣，吾將見其如百川東之也，其誰敢禦焉！《橘洲文集》卷六。

仗錫開四牕序

所居之東偏有竹漫山，破垣敗障，閒時撫班班而已。異日周旋其下，曲身低影，有若訴老饕者，爲撤垣廢障，得地可以築屋。具畚鍤，除菑翳，夷高眎下。竹常苦根鬚連絡，不能盡去，至是無一豪及茲地，疑有所約束以待人者。屋成，竹輩映四牕，洒然如新沐，忻然如自適，若與人語，故以四牕名之，蓋與竹君共也。山屬四明之中，四牕取謝遺塵所記，與過雲、樊榭〔一〕、鹿亭皆是也。《橘洲文集》卷六。

〔一〕榭：原作「謝」，據陸龜蒙《四明山詩》改。

送退翁序

海陵古招提闕，部使者許公拾遺以禮爲介，以詞爲幣，聘別峰退翁於甬東。翁通知内外書，爲非虞人之旌也，故行。橘洲寶曇執其手而與之言曰：置富貴貧賤死生於度外，吾嘗學之吾師矣。然病後世爲人師者慆淫貪墨，翕翕然與王公等，出則車輿華好，入則燕處豐潔，睨穴衣韈飯、槁項黃馘之士以爲吾辱，恨不舉手麾去。一旦疾病，則巫覡雜進，龜食山川之勝以爲死所。自謂超越出於度外，曰吾師之學蓋爲初機設也，吾何預焉。退翁憫此而力行，故不與世合。今許公一代偉人也，閱天下士爲不足，復取諸林間，吾見淮山蒼蒼，淮水泱泱〔一〕，秖一退翁可爲吾道重也。行矣自愛。年月日，竹院寶曇序。《橘洲文集》卷六。

〔一〕水：原作「山」，據文意改。

送燈老序

予少執經吾石牛，時亮公爲同門友，亮即燈之伯氏也。予既壯，出蜀，會通公於九江，同謁大惠老人。自宛陵涉浙東，四五年爲同參友。通即燈之師氏也。予既白首往來都城，會通於仙林，訪問生

死，予後喜通之有子。一日謂予曰：「燈以母老，不可無歸。嘗以睡菴自名，蓋取陳睦州織蒲養母之義，子序以送我。」予曰：世人不知佛者之爲至養久矣，方辛苦求道，志在其親。逮餘波及人，人知樂道不倦，則父子兄弟豈復有背道之患？故潁考叔之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一〕，永錫爾類」，豈燈之謂乎。余以其愛親之心，知其聞道甚至。兩據大刹而亦以是散人，正叢林灰寒之秋而故山猶甚。子歸以斯道重，余切有望焉。《橘洲文集》卷一〇。

〔一〕孝：原作「老」，據《左傳·隱公元年》改。

送空上人之京口序

先大惠未壯齡，已能從李商老、徐師川、張無盡諸公游，得道以還，平生所聞，似虎插翼。遭世中變，二家學者尚爾嶄然，伊洛諸儒亦登晦堂照默之門。雖不旋踵叛去，然亦假手於我以張吾軍也，我復何憾！道喪既久，天亦嗇斯文而閟之。申包胥有云：「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是天地之間大公不可廢也。予晚學大惠，時千五百衆中俊傑如林。一時士大夫有如李漢老、曾天游、張子韶輩，皆北面受道。龍象隱没，劫空無人。吾意先師之靈，當爲少林蹲躍一出，使後世竊據師位，貪冒寵榮者縮頸入地。佛祖在上，豈終違吾言乎！空禪生古歙州，歙所産皆山川之英，士亦以此重。空耿介而

性嫉邪，與其人游，知其有無輒麾去不顧，亦近世一奇衲。今不遠千里，問津故人。吾聞有大居居真，老龐季孟間人，一吸西江，猶有餘地。子行，爲我致意。近來北固吞却浮玉居士，知之乎？《橘洲文集》卷一〇。

東山詩集序

不知貫休者，以爲能詩而已。休見石霜而有發明。余謂言本載道而馳，是誠知言，雖異世殊時，不可得而磨滅。子韓子曰：「氣，水也；言，浮物也。」是知厚蓄而深發，務爲要眇雄渾之詞，不知有道者之言豐而不腴，約而愈淡，與掐擢胃腎、琢琱肺肝者不可同年語也。先公律師持律嚴甚，早有詩聲於林樾，晚益不衰。後十有五年而此詩得以流傳，公之猶子興化存公之力也。存求余序引以冠其上，詩不待文而傳也，故爲之書。年月日，橘洲寶曇序。《橘洲文集》卷六。

跋高端叔詩序

詩之道廢久矣，吾何取於斯？雖然，推原人情，模寫物態，無詩不可。凡吾喜怒憤懣，無聊不平，與夫天地山川烟雲風月星辰霜露之變，蟲魚草木珠璣華實之富，莫不畢見於斯。其間雖工拙不

同，而古今取舍亦異。自建安七子涉唐李、杜，至起娛悲，馴致其學，亦可至於道，是亦詩人之遺意。高又能以其餘發爲律詩。方其思慮營度，若將交臂於造光怪殆欲發現。如是累歲，幾三百餘篇。君年五十，印證。余非學者，聞前輩論詩如此，嘗謂君言矣。君端叔，克苦而務深沉者也。其學粹於《春秋》，物之域，危坐傴僂，口吻聲鳴益悲。及其既成，余不知加以數年，其富當如何也，恨無前輩爲之喜而使録之，以爲《荼甘集後序》。《橘洲文集》卷六。

跋育王僧圖二

黄梅七百高僧與雪峰一千五百善知識，非謂衆數多寡而爲叢林重輕也，蓋指人人皆龍象，而善知識者有以網羅烹煅之。彼如淮陰之善將兵，與吾高祖之善將將，則異矣。譬若百川之水，雲奔電合，方七八月，其怒足以摇乾撼坤，及其東歸，則帖然安流，同一鹹味。無它，此海有以吞之也。海則善知識也，百川其龍象歟！後世則不然，聚鶵道人，百十成群，動輒傲岸一世，不自睹其虚實有無也。育王叢席有古風味，衲子誠實相向，而拙菴不以法欺世，不以衆驕人，吾將見其於百千衆中牢籠一箇半箇，續佛壽命，以振起吾大慧先師之道。二道人其速還也，吾切有望焉。

古稱黃面衲子，以其寒瘁枯瘠，其中若無人，迫而視之，如深山大澤龍蛇變化不測者也。近世反是，其人則翹楚，其貌則膚腴，如佛世比丘，真若可敬，即之斥鹵也，黃茅白葦也，吾其謂何？今育王則不然，七百人錙銖重輕皆吾掌握中過，故其衆無敗羣之士，而爲其叢社皆不令而行，亦今世第一關也。圓上人實會中仙陀，入育王門，喫育王飯，只是未會育王鄉談。在心憤憤，口悱悱，要走江西一遭，歸來定是勘破拙菴老子。年月日，橘洲寶曇跋。《橘洲文集》卷六。

跋雪菴常思惟像

補陀大士像，唐待詔左全所作也。唐二宗幸蜀，翰林待詔負絶藝者皆扈從而西，故蜀成都大慈興聖寺有畫佛菩薩神王像，充斥遍滿，如鹿苑、祇園之初集也。此像在大慈普賢閣之後壁左方，有一佛十菩薩圍繞説法，閣之中又有八大菩薩。像坐高尋丈，兀然如山，率皆左首傾聽，謂之常思惟相，妙絶動人，亦全所作。唐《畫録》列全爲妙格上品，罷蜀好事者户知之。予頃還鄉，暇日挈諸友訪尋故處，得善工摹寫甚真。久藏笥中，今以奉雪菴老子，爲大士結歲寒香火之盟也。雪菴又欲誌其顛末，敬爲書之。《橘洲文集》卷六。

跋大慧禪師廣録後

臨濟十二傳而至大慧，其道愈盛。吾意謂必數世而後中微，不幸大慧一傳而數子皆早世。火種既滅，遂使空愚貪僞輩奔潰捷出，盜佛法名器，妄言肆行，使臨濟正宗流爲戲論，賺誤學者，墮大暗處，雖慟哭流涕不足以信吾哀也。大慧之道如中天之日，方崇巖邃谷，煙雲塵霧，阿修羅手，乾闥婆城，此物施行之初，或爲吾蔽虧，而日固自若也。所謂崇巖邃谷，煙雲塵霧，阿修羅手，乾闥婆城，謂之日可乎？方將蕩爲飄風，化爲飛埃，倏忽變滅，雖山河大地相與鼓舞，亦未足以快吾心也。大慧證悟廣大，不在巖頭雪峰下，辨慧駿發，如出南陽大珠間，殺活縱擒，與首山風穴無異。大略如是，學者當自求之。若夫振祖克家，非一言可盡。嗚呼！先哲凋謝，後生無聞，斯言不忘，庶幾爲有心者。《橘洲文集》卷六。

跋幽詠

《幽詠》五言有建安七子風味，而老氣稍不逮也。死，知既以銘其藏，復跋其詩，謂當時事狀失實，得此詩改正之餘，因大書曰《紹興盡菴實録》。律詩恨不多見，然亦不出江西季孟間爾。大鑑《橘

洲文集》卷六。

跋趙君實知丞家李伯時二馬圖

神駿暇逸，固非凡馬。簡潔端静，夫豈畫者。平生所聞，龍眠宗工。昔有四駿，今爲六龍。風馳電回，跬步千里。吾不能言，似我君子。春雨苜蓿，天閑寂寥。何時北歸，隨霍票姚。龍眠之孫爲澹齋趙居士作二駿馬，神閑而志軼，意頗有在。居士以示橘洲，復畀之贊，輒取李君之意爲題其上云。

《橘洲文集》卷六。

跋靈源與龍門粹和尚書

靈源人品高甚，一時學者無得親疏之。或勸其少卑之，終莫能屈，故晦堂之道得師而益尊也。謂龍門粹如大父，誠愛之之詞，至死心則有六字之褒，亦無易斯論。及其以怒罵爲爐鞴，烹煅佛祖，使如鉛汞流去，猶不勝誅。龍門則如秦舞陽負燕督亢地圖，有事秦庭，求於易水，生還不可得也。描畫虚空如此，亦非臆説，唯吾先大惠知之。《橘洲文集》卷七。

跋應真圖

深山大澤，龍蛇之所都，虎豹之與，麋鹿之爲，使天鄰人，神鬼左右前後，自童子觀之，亦必以爲有道者矣，況得不死之道，一日四天下而爲師子吼者哉！或謂滯空之人，佛所麾斥，重爲子所敬，此理云何？予曰不然，大菩薩以悟爲宗，以斷惑爲趣，如王者之師執兵以伐叛，其易知矣。若阿羅漢則從博地凡夫，直斷可煩惱，如徒手伐人之國，豈不甚難？予以媿後世空愚貪僞之輩，無豪髮之長，自謂了證，詬罵先哲，豈不悖哉？故朴菴畫之於前，而予跋之於後，非爲几席耳目之玩，蓋有深激云。《橘洲文集》卷七。

跋寫法華經

大惠在洋嶼時，四方衲子從之游，皆一世英傑，時太青老子亦在其中也。大惠噫欠風雨，鞭笞龍象，一夏十三人，如錐處囊，皆穎脫而出。余恨不能如毛遂捧盤歃血，招十三人於堂下也。紹興末，得預千七百衆中。龍蛇混殽，已乏當時之盛，每懷洋嶼師友，心嘗悁然。後二十年，見太青於四明，此恨方雪。太青端靜簡潔者也，機不妄發，發必中的。世方以衆驕人，而師寂寥空山，殆與草木俱

殞。有智英者，事師久之，嘗曰：「吾師之心不敢聞，吾師之訓不敢墮。」一旦瀝十指血，書《妙法蓮華》以賈僧伽梨，其志可尚，丐一語爲證。夫天人所難捨者一身，一身所難忍者苛痛也。子能忍之，置身於吾法中，異時頭目髓腦皆法檀度。行矣，必有聞絃賞音者。年月日，橘洲書。《橘洲文集》卷七。

跋羅漢圖

阿羅漢即佛世比丘也，而處巖阿石室，譬諸龍蛇虎豹而得深山大池，豈不偉哉！方其學佛時，不本先心而行間道，如楊墨未嘗無聖人也，而孟子闢其偏；鄉原未嘗無中庸也，而孔子惡其似。此比丘得擯於佛之義，亦或近之。雖然，如人不持一兵而能伐叛，是亦豪傑之士也，唯佛一人而能斥之。傳上人以筆端如幻三摩鉢提，爲宣鑑師幻出十八大比丘像。或謂像非几案物，余曰不然，余方隱几視之，若將高出其右，是亦佛意也。畫有層巒疊巘，蒼崖翠壁，如斲如削，如地湧，如天成。怪石古松，猛獸奇鬼，如搏如噬。雲深石邃，水流花發，如起如伏。曲盡古今事物之妙像。有一人側持如意而翹足坐者，一人跨青牛而出山者，二人臨水經行而意若容與者，一人坐觀飛瀑如受噗霧者，二人看狻猊而欲撫摩者，二人觀降龍而起慈心者，一人據石梁、坐寶几、握白拂觀炷香者，一人現月輪相而入禪那者，一人行前如訪入定者，兩人執麈尾若論議者，兩人仰舍

利而致敬者，一人撞鐘閱經者，一人持六環錫而伏虎者。總一十八士，錦囊玉軸而襲藏之。寂照皓首龐眉，曳栗色伽梨，時出此畫。余嘗於十八士外以真阿羅漢目之。寂照爲大醫王，有起死之術。今十八人在吾掌握中，其病皆衆醫拱手，不知寂照何以起之。年月日，橘洲寶曇跋。《橘洲文集》卷七。

跋南堂語録

伏讀《南堂語》，至與圓悟師翁相見處，如人家父子兄弟談笑傾瀉，初無許事。又喜二老莫年相從也，如在祖峰無異，骨節毛竅無着懽喜處。一人灼艾，一人有攙先筋斗之語。同時爲古人，不覺淚墮如雨，平生未有如此傷心也，賴有靈拄墻壁爲我證明。嗚呼，佛祖命根，一涕之所繫也！讀者識之。《橘洲文集》卷七。

跋淵明歸去來

晉無文章，惟淵明《歸去來》一篇而已。余嘗誦其詞，讀其詩，知其賦以田園丘壑、琴書親戚之爲樂，曾不一語以及當世盛衰與黄老虚無淡泊之論及吾身用不用之歎，是誠有道者也。一篇之旨，惟倦飛之翼，無心之雲盡之。次山親在堂，念歸之心無以自見，遂圖《歸去來辭》於一榻之上，庶幾夢

想以之。次山端人造物，當肆其歸，若淵明之心，開北窗以求之不遠也。張君爲書其辭於上竹院，輒題其末云。《橘洲文集》卷七。

跋李僉判觀音五藏

人生一夢耳。吾方夢游兜率，睹莊簡公人品英特，真夢中天人。聞公初夢古滕時，僉判提舉君正墮夢境，二季方學夢也。以夢綺綉作夢佛事，扣夢示現自在法門。後四十三年視之，真一夢也。獨一李磐菴在，得非夢乎？異時夢爲疾風，爲迅雷，爲蛟鰐，爲魑魅者，其夢果安在？公再夢踰海，僉判君夢入儋崖，侍公幾年，一夢竟不返，猶可哀也。僉判夢以文章驚世，斯文殆早歲以卓絶如此，不知假以數年之夢當如之何。古人夢中説六波羅密，與此同夢。若夫佛夢金鼓，高宗夢傅説，孔子夢奠兩楹，吾莊簡公正在此夢中。後報慈菴寶陀道人再嚴像事，得此文於像腹中，以示磐菴。磐菴涕淚，復作夢語以贊大士，無媿伯氏之文。即以此文藏於家，屬余説夢以告君。君以下世世寶此，其猶昨夢云。《橘洲文集》卷七。

題光孝蠲賦賜田碑陰

崇寧中，有詔天下郡國創崇寧萬壽禪寺，仍賜田十頃。政和改曰「天寧萬壽」，爲天子萬年也。紹興□，太上皇帝特賜睿旨，即「天寧萬壽」改賜「報恩光孝」，用嚴永祐神游，昭聖孝也。屬四方多事，賜田蠲賦如故，間遇郡可否而固自若也。隆興改元，皇帝即位之三載，命今少保、滎陽郡王爲沿海制置使守明州，政清訟平，盡免賜田之賦。淳熙皇子魏王開府亦如之。後五年，滎陽冢嗣今制帥殿撰來鎮是邦。莅政之初，問法有無，首與蠲放。於虖，後先可以觀政也！政有本末，有小大，唯學者能盡知之。古之人學古入官，學所以爲政也。政關天地，繫社稷，董生靈之命而休息之。山川鬼神，草木禽獸，莫不賓服。故政所以爲道也。道即周公、魯公父子相與受者，至漢蕭曹之治，齊民有清淨之歌，亦或近之。今殿撰以寬厚致廣平，得滎陽之體，而行吾之志，將見其報政而羽儀於天朝不遠矣。某敬以三牒刻諸琬琰，永爲山中無盡藏云。《橘洲文集》卷七。

跋王太鑑塔銘

某頃在江南時，聞太鑑老且病，病且蹣跚矣，心實哀之。既又聞其死，死者如草木速腐之道也，

安得永長存，復重哀之。後數年見其子惠慈於千丈巖，忽忽哭之，未暇問其它也。今年冬過古涪道院，始獲見斯銘。嗚呼，太鑑其復生乎！初以圓悟、密印摩頂於前時，末則少陵、淵明交臂於歲晚，此《春秋》之法，嚴如日霜，可畏也。回視子厚大鑑諸師之碑〔一〕，不無月影春容可喜之態，請從道院刻諸石，以示徐君掛劍之義，以爲斯文不朽之傳云〔二〕。《橘洲文集》卷七。

〔一〕諸：原作「詣」，據文意改。

〔二〕斯：原作「期」，據文意改。

東海若後跋

淨土之旨，無善惡，無取舍，無靜亂，無男女，一念真正，決定往生。或者置疑於其間，先佛豈不能也？柳子厚《東海若》，是亦子莊子亡羊之詞，吾能自信不疑，何慮淨土之不生也？爲普照書此，爲來者勸。紹熙五年三月望，橘洲老衲寶曇敬書。《樂邦文類》卷三，續藏經第二編第十二套第五册。

曇上人字序

得時之難與造道之難，二者奚辨？夫道與時一也，正覺山前明星現時，與少林三頓首其實一也。豈獨佛祖爲然，孟軻亦曰「孔子聖之時」；而蒙莊有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烏有異哉？豈獨孔老爲然，至於草木昆蟲，大小纖穠，生長蕃息，亦各有道也，而時在其中。正如優曇鉢花，吾不知其爲何祥也，而佛世珍之，昔人以況說法之時。其言曰：如優曇鉢花，時一現耳。吾不貴此花之難得，貴得時爲難。上人曇曇名，是誠其時也，予以仲時字之。先儒謂字以尊名，名以尊德，故男子冠而字，將責其成也，予竊有所望焉。上人得師，是初心之時也；出入契經海，是學佛之時也；舍而之大爐韝，是烹佛烹祖之時也，今其時矣，子其勉諸。《橘洲文集》卷六。

駱子玉序

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折旋步趨，進退登降，必以玉爲節也。玉聲和鳴，則莊嚴端慤盡在其中。《易》有絜净精微，《乾》有剛健純粹，玉有温閏縝密，庶幾其類也。是故君子比德於玉，玉有恒德，可以爲圭爲璧，爲璽爲璧，爲盤榼之刻，爲宗廟之器，均是玉也。亦猶君子懷道抱德，可以爲賢爲

聖，爲國家之瑞，均是器也，可不敬哉！世英先世所命名，舊字德茂，請余易之，余字之曰子玉。蓋玉者石中之英，《詩》云「尚之以瓊英乎而」，注「玉也」。古有斷章之取，予切慕焉。子玉當佩先世所以名之之心，而思今日所以字之之意，求余以稱塞，非學而何？子玉勉之。《橘洲文集》卷六。

持晉翁字序

晉龍象不知幾何人也，獨廬山遠與其弟持號大方之家。其道將季孟天親無著，而見慈氏老人於兜率宮中也，故蓮社十八士皆志願同然之人。後世企而慕之，已非凡乘，況親執鞭於左右前後也，豈不偉歟！持上人富於春秋，其氣和平，其心澹泊。舊從南湖諸師執經問道，晚歸普照，故書山積，將自求之，是有志於學者。舊字輔道，請易之橘洲，余字之曰晉翁。在《易·晉卦》，晉者，進也。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余欲進之以德，而使自持至遠，由今人以至古人。近世經論之學廢，學者不求諸佛意而求諸教乘，如世飢人，舍百穀稻粱而爲吸風引露之舉，其不餓而死者鮮矣。吾意晉翁以師友爲德本，以佛意爲心宗，進進不休，則吾亦不妄，所謂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晉翁其勉之。

《橘洲文集》卷六。

碁說

弈數也，有消息盈虛之理，而仙者志之。仙家日長，亦足以自適，故爛柯嘔血之事傳之今古。後世不本其學，以勝敗從事，雖小得喪，而利害存乎胸中，隱然如深讎，如大敵，面熱汗下，不知其爲涼軒燠館，清風白日，亦幾於博也，豈不悖哉！雪堂云勝固欣然，敗亦可喜，其道蓋是也。蘇弈士世於弈，氣象不迫，無敢嬰其鋒。吾聞國中有趙大夫游於聖人之門，蘇曰：「吾師也，下此則吾友。」其言若是。又能以暇日咒墨爲梅，如補之之清，如花光之老，皆可賞識。蘇游於王公大人之門，而貧尚徹骨。蘇不以術自售，而吏部岳侯知之。屬余在西湖之陰，求一語爲贈，余不得辭。弈士名文年。月日說。《橘洲文集》卷七。

香說

香有益於人多矣。方事物膠擾，萬慮紛薄，能於靜室以菽焚之，則翛然如憑虛御風，澡心浴德者。故昔人以香降神，釋氏有聞沉水香而悟道，誠不欺也。香出海岸之國，其來既遠，價亦不貲，往往幽致之，人或不能置。今此香皆沉檀篋乳，衆香集成，得高人勝士製作之意，富而不豔，清而不寒，書卷琴張，深禪雅燕，皆此香發越之時也。寬雖不敏，願與好事者共之。《橘洲文集》卷七。

全宋文卷五三八七

釋寶曇二

蘭坡記

蘭有國香，人服媚之，此君子之事也。予既滋蘭之九畹兮樹蕙之百畝，此騷人之事也。蘭生深林，不爲無人而不芳，此牧豎樵蘇得以凌厲摧折，予故以屬野老之事也。蘭一而已，用於國，羅於户庭，根於山林，無往而不極其妍，從昔五羖大夫之賢有所不如也。蘭亦何有也，載於《傳》，歌於《詩》，取於《離騷》，無實而不副其華，雖子雲、相如之工有所不及也。蘭可貴尚也，可以僕辛夷而臣杜若，鞭策江籬靡蕪，無賢與愚皆知其爲清麗發越。方蕙風旭日之旦，泛然宓光，郁然清芬，如從游、夏輩出入乎道德文章之林也。蘭有一莖而一花者，凡緑葉紫莖素枝，皆其昆弟朋友族屬。亦有一莖而數花者，楚人謂之蕙，皆能全沆瀣之正，亡雪霜之辨，後先憑藉於春，皆此宗也。余將爲佩爲帶，爲車爲屋，爲舟爲槳，返靈均之憂思而與羲皇上人容與於造物無窮之鄉，豈不休甚！仲開學佛

者，以蘭坡自名，所居藝蘭，屋壁畫蘭。猶以爲未也，將買山百畝，蒔松竹以印歲寒。其下種蘭，如春畦蔬，如夏插秧，日夕見蘭，起居友蘭，庶幾與蘭同薰也。余聞古人不三宿桑下以閑其住著，視身如墮甑廢井，無一毫顧戀意。道人不當厚於蘭。雖然，蘭無聲色以移人，而臭味亦復近道，況根塵鼻觀皆可以發吾機也。從是而入道焉，蘭何負於余。仲開宜勉焉。《橘洲文集》卷五。

焦山延壽堂記

叢林老病菟裘之地也，百丈憫此，刱爲延壽堂，床敷厚温，牖户寬爽，供給使令，左右畢出，惟少與健者不得而與也。自都城下京口，兩峰屹立波面，所謂山圍屋者焦山也。山故海窟，世世皆有道者尸之，四方鼎來如水雲合。今住山朴菴性公赴太守待制陳公之招，周旋逾年，睨山之壽老堂自靖康至今多歷年所，屋有震風凌雨之患，過者未嘗問焉。公於是命執事相與經營，輪奐一新。老者居之，如入寶所；病者得之，如飲良藥。有來觀者，心目適悦。朴菴曰：吾道蓋是也，使余撾鼓掉舌，號令佛祖，指撝人天，而老病有時乎不聞。今此堂朝明夕昏，夏凉冬燠，木章竹箇，皆代余説法時也。所得與法喜禪悦等，堂不壯哉！朴菴書來，屬余記之，因書以爲記。《橘洲文集》卷五。

雪牕記

樓漢卿新闢雪牕，以書走橘洲，曰：「吾作雪牕，將藏書數千卷，日與昆弟朋友究觀講解，以澡雪肺肝，以滌平生舉子之塵。子爲我記之。」予曰：夫山川出雲，三時所以爲雨。雨不至則爲虐，過則爲淫。其雨於冬則翻然爲雪，雪先集爲霰，既至爲雪。雪片六出，大者如掌，細者爲鵝衣，或以爲鹽，又以爲絮，飛舞零亂，時有近人意。左丘明書平地尺爲大雪，蓋南方堆積户庭，幾月不釋，北方到簷，至有折膠墮指之凍。《詩》云「雨雪瀌瀌，見晛曰消」，是各誌其略也。雪何自而有也，謂之天巧則不然，正隆冬祕藏，陽固，而陰泄。雪亦雨也，雨自天降，以陰乘之，憑虛而始凝，故數止於六，理實然也。方疎疎密密，葉間有聲，童穉婆娑，農婦農夫舉手交慶，桑疇麥壠，沃衍千里，詩人墨客陽春白雪，歌臺舞榭，酒壚茶竈，相與用事，此雪所以爲瑞也。雪固如是，而書亦有是哉？聖人之道，循環於無端，故能一日而行四時，豈有終極？唐虞春也，夏商周夏也，秦漢迄唐秋也，老聃、列禦寇、莊周之徒冬也。聖人與天地準，雖堯舜未嘗無殺。三代刑賞並用，猶能以忠厚主之，後世大德下衰，治亂興廢，各因其君之賢不肖，生民之患深矣。三子者洞睹本末，發爲道德之言，使民復返其初，自是而至堯舜，豈不偉甚！吾故以沛澤爲雨，斂藏爲雪，下而至於諸子百家，稗官小説，得一而失一，舉皆墮吾目中，雪窻中人當作是觀也。昔人讀書，貧無以繼夜，至有聚螢積雪者。漢卿亦未

至於斯，以雪爲名，以書爲實，當使實浮於名可也。盛世之瑞，予切有望焉。《橘洲文集》卷五。

四明章聖如來像記

吾心即佛心也。佛心一，故雖千萬億佛相好則同，而人有以紫金光聚目之，特其粗也。視得佛心者，惟大菩薩爲然。聲聞則能脱略生死，出入變化，不測其於佛心則有閒矣。故美惡豐頴，略與人同。左丘明謂人心之不同猶其面焉，亦是理也。吾佛則智慧海也，功德山也，摩頂至踵，皆光明所流出，故有天人駿奔，龍鬼禦侮，其道則不可得而名言也。後世學者神而明之，思見其師而不可得，故嚴其像以事之，如吾廬之有祖考焉，非爲徼福也。世人之具佛心者，皆不言而化，不約而成。或謂匹夫匹婦不難於簧鼓橐籥之，至疾痛死生有不容僞者，奚爲呼佛而呼父母也。佛猶穀稼也，井泉也，凡天地所生，血氣所使，鮮莫不飲食也。有以飲食爲傷生害人者，非愚則狂而已，吾尚何言？章聖古道場，有唐開寶中，嘗命天台韶國師之子慶光主之。光即曹溪十一世孫，叢社之興已基於此。至國朝乾道丙戌，仍復革律爲禪。其間興廢相尋，父子相襲，蓋不數也。獨數十方住持，自從本以還，其次法平，其次智玻，又其次法瑄，今爲四世矣。後先所立，皆百丈成法，重以土木堅好，可支數世。皇子魏王臨鎮此邦之日，爲聞禮部，異時佛魔反覆之論，至是屹然如山，故祠以祝之。瑄能忍，可安輯其徒，可謂至矣。院舊有殿，守約所建，法輪當中，智玻易之，法瑄像之。有修職郎小溪朱昌旦捐金於

我，合塑釋迦文佛、文殊、普賢、飲光、慶喜及二天像，凡七軀，靚妙端嚴，無異祇園説法時也。童溪信士崔子賢舉家瞻仰，歎未曾有，投誠繪像者半。復自踴躍，顧謂定光二比丘法目、行沔者曰：「靈山一席，非我與子而誰？」目、沔然之，繪像亦二，餘天即我所成也。噫！像設之來尚矣。自大迦葉嘗於過去佛世修補蓮華座佛像，塗以金，世世身金色光，謂之金色頭陁，拈花破顔即此老也。瑄嗣其法者，法固如是，而事亦當然。世衰道微，人益媮薄，日去聖賢遠甚，曾不知舜人也，佛亦人也，非有四目八臂以驚世取譽。舜可爲佛，而獨佛不可爲舜哉！古之人心同道同而教不同，其要不過使人遷善遠罪，自是而至於佛，猶一屈信之間，佛者識之，舜則有家法也。瑄以佛事之盛求記於予，予方愍此寂寥，故不得而默。淳熙十五年仲冬初吉，橘洲寶曇記。《橘洲文集》卷五。

台州白塔寺三目觀音記

三目觀音者，即楞嚴八萬四千清净寶目之所宗也。大士從聞思修入三摩地，聞即聞自心也，思即思所聞也。聞盡思復，無虚空，無實際，唯吾一觀世音。此觀世音與未見先佛時後觀世音特無有異，謂之如幻三昧，以如幻智作如幻事。上至諸佛，下及衆生，雖木異山靈，蠢蠕肖翹，應以此身得度者，悉現其身而度脱之。此保壽所刻觀世音，即菩薩自謂聞熏聞修、無作妙力之明驗也。國朝天聖中，有木浮於海，隨波上下，遇客舟傾險，則往往近人，人或憑依，遂脱鯨魚之腹。如是累歲，不以

爲異。一旦逆潮而上，泊院之址，病涉者輒航以濟流而復還。沙門惟諒既濟異之，莫知果何木也，舉而曝諸祠下，若雲蒸霧滃，邦人聚觀，髣髴似人而服冠髻者。是夕有光如月，燭院之浮圖，諒知其不凡，炷香乞靈，祈爲菩薩像。匠石傍睨，若有相之，心與手忘，斧斤一施，衆相具足，秋豪無取於它木，最爲吉祥。諒集沙門而落之。屬方凝睇中，菩薩廣顙間裂開一目，如梵書伊字，不並不別，不衡不從，加以纖長，端如世青蓮華，靖妙莊嚴，不可名狀。寰海內外，聞者來賀。自是三目觀世音像，夷夏具瞻，水旱歲時，有叩輒應，雖鐘聲谷響不足以喻。宣和二年冬，睦州寇方臘嘯聚山谷，群行犯城邑，所在備禦。賊用人於鬼，血以釁鼓，虐焰熾然。朝議大夫李公通守是邦，聞三目觀音靈感著明，即與太守趙公命像設於堂，合郡僧誦密語致禱，呻吟動天地，頓首不置，祈爲斯民福。明年春，賊圍城，城中危急甚，若蹈水火，斯須不可活。公危坐誦菩薩，一出入息，不知幾何聲。時有小吏朱棠屬公隸，夜夢一媪貧窶至骨，臂一籃以詣公堂，馮倚而呼棠曰：「公安在？」棠曰：「方保障後山。」媪曰：「爲我語公，無恐，浹日賊當潰去。」棠覺，以告公。公喜曰：「此菩薩告我也。」援兵未及至而賊無故潰，果如媪言。夏四月，賊再臨城，公於菩薩益拳拳，不復賊慮，城得以全。朝廷以公有顏平原之功而無顏平原之禍，即命公直秘閣，賜紫金魚袋，就以軍州事付之。丹丘之民視公爲父母，至今祠之。於戲！公之心即菩薩之心也。嘗謂一人之身，具兩臂兩目，已不勝其用，施之三四則必爲己憂，況八萬四千，不翅毛髮之多，其爲顛倒脫略明矣。余蓋以是權衡成佛之本不越此刹那間，此一刹那即菩薩證極聞思修慧之時也。三慧圓極，三德圓成，三苦斷除，亦菩薩三目頓開之意

也。經不云乎：「非唯觀世音，我亦從中證。」豈公之謂歟！後七十有二年，公之曾孫通直郎直柔來倅是州，適繼公職，寺僧有以舊記未刊來白公者，文字舛陋，唯顛末尚存。公愴然，復命記之，亦大士與先秘閣公之意也。年月日，橘洲老僧記。《橘洲文集》卷五。

雲龍院記

祠諸水濱，利病與水相關也。凡飲食必祭，鐘鼓必禱，皆斯民之爲也。民方耕耨於水，水實司其命。東海之側，魚龍嘬毒成霧，其鹹著人，其水不可用，用輒生物槁死，故嘗用之於湖，湖大以豐，七鄉之田仰足於是。是故湖有堰，堰有港，港行如篆，如絡脉，如蛇穿龜見於江之腹背。遇與江會，則碶以縱水，以免夏秋淫潦漲怒之虞，以閑晝夜官潮犇突之患，是不可一日無碶也。碶有屋，自熙寧邑簿黄君宇始；屋有僧，自黄君所命守賢始。賢事佛如律，施人多歸之，廣其屋爲若干楹，以妥龍之靈，以臻集其徒侶，水旱有禱，禱輒立應，民實緊之。建炎兵亂淜湍，公私掃地赤立，而此巋然，在虐焰一夕而火，豈非數歟！祖文師者手拾瓦礫，縛數椽於獺獺狐鼠之場，屋山危如，可憐也。有中益道光者，銖積寸累，僅成寶坊。光没，以授其門人，推次蟬聯，謂之甲乙了達是也。達佩其師之囑，惴惴焉惟恐不得一扁伽藍爲深恨。太傅大丞相魏國史公載立諸朝，達抱文書叩公以請。公曰此新令也，不許。達請堅甚，公哀其誠，爲索臨安，得雲龍廢佛祠以額畀之，故荻埭碶寮，今爲雲龍新刹。

刹宜有記，達聞予在公之緑野，丐書其事，以侈公賜。余聞事之在天下也，默與道相終始，視一世無有特起之事也。事有本末，有小大，古之君子一執其本，如藝尺寸之木於千仞之丘，植根既深，得地亦固，風雨霜露，傲睨凌轢，吾親見其不拔矣，知後日之百圍千尺，勢所當然。若區區日計其有餘，月憂其不足，則吾未見其末也，本將如之何？昔人湖以溉田，磽以防海，固操其本矣，而賢又屋以爲刹，子又傳孫，事雖不同，有能憂國如家如賢，與昔人均此心也。達傳天台教，嗣前白蓮戒應師，演説有源。檀越徐氏施膏腴二十畝，爲兹山有田之始，皆一時勝事，故爲之書。年月日，竹院老衲記。

《橘洲文集》卷五。

澹齋記

君實以澹名齋，余固知其説也。世人嗜好汩其外，思慮賊其中，吾方泊然洗心於澹，將以壽斯文於一世也，故余得以申之。夫人必於山巔水涯，澗谷林莽，鸛鶴猿狖之所唫嘯，烟雲草木之所變態，晴耕雨耘，漁引樵唱，逃人而後爲得，吾知其倦而歸，非澹也。有以便齋曲机，琴書横列，茶煙篆縷，賓主燕嘯，窮天地事物之理，論古今得喪成敗與君臣父子相生養輔佐之道，辨性命道德文章禮樂之旨，劇談而後爲得，吾知其虚而歸，非澹也。彼聖人者以道聘諸國，困於衛，辱於宋，厄於陳、蔡，然後歸而删《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其心嘗與堯、舜、禹、湯、文、武游於廣

大寬閑之鄉，如張鈞天，如奏韶濩，非澹歟！有顏氏子者，簞食瓢飲，以聖人爲師，故夫子有「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之詞。其於壽夭死生則若嗜艾與昌歜，非澹歟！下而至於曾子、子思，自一唯而至中庸，大明聖傳，如五穀養人而無膾炙，如大羹元酒而無和具，非澹歟！雖然，天資有淺深，聞道有廣狹。自吾發高臨深而至燕處休暇，以曾子、子思而爲橐籥爐鞴，千煆萬煉而之孔顏，譬如精金最後入火，無復一豪之失，此余所以望澹齋之意。澹齋嘗習經傳矣，晚讀老子書，今方壯齡，負先大夫閥閱之寄，將游宦於世。余恐其流爲枯槁澹泊，故以聖賢事業而發明之，以爲君實澹齋記。君實名某，宗室之賢者云。年月日，橘洲老衲記。《橘洲文集》卷五。

菊泉記

在《禮》，季秋之月菊有黃花；在《易·井》九五，井洌寒泉食。此天地草木之有恒德，君子以壽其親也。菊泉居士藝德於密，如古良將，無智名，無勇功，一子擢巍科，一子方興而未艾，殆天相之也。居士如原憲之貧，棨藋窮閭，處之若廣宮大厦，性與泉石會，雖在郛郭，必鑿井而居。四明土無三尺餘，泉輒觕沸而出。二子遶泉蒔菊數百本，以供燕游。居士飲泉而餐菊英，齒髮堅好。家有書千卷，手自翻覆，已爲殘編斷簡矣。而精神華滋，沉浸涵育，淵然有光。居士不以治世而以治身，不以正人而以正心也。心術之妙，古人論之甚至。心至虛也，何術生焉？自吾有以蔽之，而後天隱而人

顯，所謂邪正真僞之辨，是非賢否之別，從此分矣。是故君子任道而不任術，恐其爲小人之歸，王公何苦爲之。居士乃自信若此，必有能辨之者。余嘗考神農氏之説，見南陽酈縣有泉而甘，泉上皆生菊花，花墮水中，多歷年所，故泉味爲變。居民飲此，無不壽考。菊泉殆類是歟！居士姓某，名某。二子某。爲此説者，蜀僧某。《橘洲文集》卷五。

洞山寘田記

言田其佛之末世歟！佛大聖人，顧方食時，即與其徒人持一盂詣舍衛大城，饜飽而歸，趺坐宴如也。佛滅度已，比丘猶有過午不食得道者，亦稱是數世之後，道人始有厭聽鐘鼓之患矣。雖然，法固顛仆，而世亦如之，異時以黄金爲泥塗、眞大貝明珠爲瓦礫者，豈復有也！諺曰：「河滿則井盈，河竭矣，井烏有哉？」吾之田亦豈得已也。洞山古刹，昔嘗飯千指而不煩一犁，得非以緇爲田、以施爲雨乎？歲時變遷，主者勤動，曾莫支一歲之食。有先住持正昇者，築並湖之田一十畝；智朋者，刱净土院，亦售田若干。惠球用力甚勤，一豪之施亦等心受之，不爲薄厚欣戚意。勸人禮拜，什伯爲伍，人輟數十錢與之。遇施之豐，不過木一章、薪一輿，貿易爲田之助。大丞相魏國史公揮金成就，後先所寘幾一頃。於戲，亦可謂盛矣！住山思覺道俗緣勝，内外無異詞，師資同出魏公之門，球固德之，而覺亦賴球也。譬若一人之身，肘股相衛，奚事而不濟哉？若夫巖栖林壑之幽，土深而泉冽，則有昔

人之勝游在，余不得而記之，以俟來者。年月日，竹院老衲記。《橘洲文集》卷五。

石橋記

士之抱負奇偉而方軋於用大處事物之際，如御琴瑟，必更張以自怡。余嘗以是閱人，而亦以自信。吾弟可宣住山五年矣，不動聲氣而昔人聚墨之室燁然有光。嘗苦出門與牛羊鹿豕争道，遂裂徑松之半鑿而爲池，泉池並深，萬峰低昂，若撫其影。又築亭池上，爲橋與亭，通行人往來，晦明變化，如在西湖清鏡中也。先是頭陀某人幹夾道之墻而堊漫之，至是則夭矯如兩白虹下飲於池矣。宣自扁爲石橋，謂北有趙州，南有天台，皆聖賢所棲止。吾意諗公之視五百大士，猶淮陰之與噲等伍也。宣與石橋當此自傳，山亦因人當自此重，雖無余文可也。池廣若干丈，輪半之，亭與橋若干楹。用工於紹熙庚戌之秋，落成於其冬十二月。宣漢嘉人，出世常樂，其設施未究一二云。又明年四月記。《橘洲文集》卷五。

雪竇普門莊記

斷崖飛瀑，江浙皆有之。列禦寇之書載吕梁懸水三千仞，是宋、魯之郊未嘗無此偉觀也。唯兹山

得以名天下，豈非其人哉！故吾雲門三世孫明覺顯公碩大光明，是能與山爲不磨也。山古龍象宅，竟明覺之世，世嘗有人，四方雲犇不下二千指，僕僕走檀施以足農夫之耕，僅可支一歲，執事者其危如幕燕。比丘蘊信奮然矜之，嘗撫其床以語人曰：「孰勤勞是？孰宴安是？」已而摩其喙曰：「所不能飽者有如吭。」即起，行海濱，規塗泥以爲田，竟終不免蛟龍之怒，翫歲愒日，至老無成功。遭迴餘年，一至江介，有褚君者越之餘姚人也，聞比丘自山中來，延至入户。客未及語，而主人之田已心許之。夜分更僕，論齊年之交。且日與之行田，人牛屋廬舟楫耒耜無不畢具。歸袖未釋，而公私券疏鼎來。比丘蓋張本於斯，馳驅十年，止明越東西州而化事畢奏，爲田五百畝，斛米如之。爲屋一區，小大二十楹，倉廩出納在是，凡器用一切堅好。中塑補陀大士，爲善才咨參像，結歲晚香火之盟，實住持雪菴瑾公勸發之，足菴鑑公捐法施振成之，雪林彦公克終之，太師魏國史公本末護持之。於戲，盛哉！嘗論古今人事之不同，物亦異態，雖山川草木亦有時而盡，至於雪霜風雨，一歲之休戚，往往變故不常，而人執古以御今，是猶按圖而索馬也。佛者依人而住，彼固不足，我烏得有餘？以時考之，則擊壤之歌當與頌聲並作，而吾老矣，恨不復見。今信公飢不暇食，困不暇車，如水火之求，昏莫扣人之門户，可謂難矣。今幸其成如此，是誠學道者成佛之基，余壯其規橅，嘉其志力，嘆其時之一遇，遂供茲山無盡之求。雖然，山可夷而川可迴，而吾心不可侮。吾心即佛祖天地之心也，以是臨之，雖更千萬人，閱數百世，不可得而易也，其可廢諸！信以余知其心，故屬余爲記。紹熙二年重陽日，橘洲老衲寶曇記。《橘洲文集》卷五。

惠安院復十方禪院記

禪、律均爲佛者，而肝膽楚越，何如家世中微，爲法檀度之人，其道不能昭徹，至有僥倖一遇以欺世盜名者，如人元氣不勝而客邪得以憑陵。彼蟻聚蜂區，輦門圭竇，是不如律者所舍，天將假手於我而使奮除之，如踐豺狼之群，必爲所噬，顧吾禦之之術何如耳。惠安爲古禪苑，中更甲乙，人自齮齕於其間。故郡侯吏部岳公爲聞諸朝，復還舊物，待制紫微陳公力與振存之。其徒纍纍，猶有患失之舉。今太守殿撰高公大卿洞視其原，誅其尤無良者，故浮議怗然以定。自是如砥柱，無復動搖矣。噫！天下皆佛刹也，惟古今名勝地，禪者得以尸之。若其鞭笞象龍，麾叱佛祖，吾置而不論。至於鬼神呵護之所，蛇豕屈蟠之域，出靈水怪草木附麗之地，皆能受約束，嚴規誨，役身以相從，退舍以相避，唯恐其後，彼何修而得之？如仰山化二龍之居，珪師授嶽神之戒，載之傳記，接之耳目，可攷而不誣也。今惠安據湖山之右，宮室園觀皆具體而微，犍稚鼓鐘，一新於前日。住持性公從吾先大慧游久矣，徧見方外老宿，晚嗣別峰印公，昔與余同門，今猶子也。適當籍籍紛紛之日，不動聲氣，能致王公大人，爲金城湯池，余將見其侈大吾宗，不獨一惠安也。性公名宗性，蜀之遂寧人，住山今三年，求余文識之，以示來者。若夫刱院顛末，叢林成規，請自今始。紹熙三年七月休夏日，橘洲老衲寶曇記。《橘洲文集》卷五。

寶雲院利益長生庫記

祖師自雞林來，自訪螺溪，盡得天台之道。復爲師傳道授業之所，故法智、慈雲二大士從是出焉，以興相襲，不得而詳。住持瑩公坐席未温，首斂巾盂，以估於衆，得錢一百萬，内外道俗又得錢百萬，太師魏國史公捐國太夫人簪珥以施之，合爲利益長生庫，以備歲時土木鐘鼓無窮之須。後五年，建大講堂，半取其贏，以助工役，實其志也。瑩公性淳直，而御衆以寬。寶雲初歸，有侈心者，輒起重輕之議，至有僧吏恃權以橈之。權虎而寇，傍人爲震栗，而瑩自若也。太師魏公實知之。至是則人皆悦服。余聞先佛捐軀以求道，無一芥子許地空無佛身。至空劫積塵之初，所謂草樹巖崖成道利生之所率先成就，此豈智術所能致哉？今寶雲盧焰之餘才一甲子，則氣象復還舊觀，此瑩之心與昔人願轂俱馳而不忘也。後世因循苟且之事，瑩恥而不爲，如石之堅，如地之載。其所植立如此，故余不得不書。瑩嗣東堂元慧師。瑩公名宗瑩云。紹熙三年七月旦〔一〕，橘洲老衲寶曇記〔二〕。《橘洲文集》卷五。又見《寶雲振祖集》。

〔一〕本句原作「年月日」，據《寶雲振祖集》改。

〔二〕寶曇：原無，據右引補。

大悲閣記

大士因心而有聞，其始亡心也。因聞而洞證，其次遺聞也；因證而成正覺，然後忘證也。遺與忘一也，如見與色忘，聞與聲忘，身與覺忘，意與知忘，均是忘也，而眼得之。國土山河，草芥人畜，一目俱了，無此色，無它色，如臨鏡中，如見面像，如千日並照，無色而不燭也，耳得之。水鳥樹林，竽磬琴瑟，一應俱了，無一響，無餘響，如入空谷，如擊鍾簴，如萬竅皆作，無響而不應也，身得之。衣被濯磨，冠屨服乘，一體俱了，無是觸，無非觸，如薰衆香，如食好蜜，如卧衆寶窟，無觸而不應也，意得之。天人梵魔，心意事業，一念俱了，無一法，無多法，如隨色摩尼，如海印三昧，如暗室無盡燈，無法而不見也，是忘也，雖見聞覺知亦莫知其然也。世人足適忘履，腰適忘帶，彼猶有所適也。見聞覺知不能學波羅密，亦不能學佛功德，而猶成此不思議事，況真不思議清淨圓明者哉！故能一身現無量身，無量身復現一身，凡諸菩薩所能我悉能，是其中一首三首乃至八萬四千爍迦羅首，二臂四臂乃至八萬四千母陀羅臂，二目三目乃至八萬四千清淨寶目，其數與衆生業等，塵勞等，亦與菩薩行等，總持等。心數無量，而大士首、目與臂亦復無量，在昔佛海、菩薩海所未曾有也。方其用時，則心與臂忘，臂與目忘，目與手忘。千臂執持，無異兩臂之習；千目照曜，無異兩目

之鑒；千首屹立，無異一首之獨。此首殊特，如數百千優曇鉢花；此臂光明，如煥百千閻浮檀聚；此目精瑩，如現百千帝青寶海。自此以往，心計路絶，言語道斷，唯佛與佛乃能知之。然吾嘗目睨一身所有髮毛，其數適有八萬四千，不衡不從，不壞不雜，亦各有道耳。彼固不自用也，而吾用之與無用同。大而至於眼鼻舌身，其拙於轉圓，左右前後未嘗不得一而忘一也。大抵地水火風之合，其間已有能有不能。以衆生之身，而況菩薩之身，不啻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亦有閒矣。忠州報恩光孝禪寺舊有傑閣，中安千手眼大悲像。長老可真來主寺事，屬余西歸過之，可真炷香言曰：「真無涓埃之力於閣，睨大士有媿，公爲我略言莊嚴幻事，直叙大悲變現本末，以開惑者之聽，以慰邦人之心，則真之功不在土木下。」余欣然爲記之，後説偈云：

稽首清浄心，譬如浄蒲月。一身千手眼，一月千水同。方心與手忘，一臂各千目。一月大千界，此月所不如。河海泉池中，見月百千萬。月不離本處，千月同現前。一身一月真，千臂千目是。月不可思議，首目亦復然。隨諸衆生心，應用日千變。所遇無不執，所執無棄捐。一手千萬殊，千手一無異。亦不離是手，拔濟諸衆生。衆生世界空，佛刹海亦盡。比千億手眼，如兩臂目初。一身亦無身，無心亦如是。如是亦不立，方名觀世音。稽首觀世音，第一義如是。《橘洲文集》卷五。

識山堂記

齊、魯、秦、趙未嘗無山也，而嵩、恒、岱、華又山之傑者焉，以旃裘狗馬之膻污之，故士皆掩面南向，四方上下，仰觀俯察，其心未嘗一日與山相忘也。康廬如古有道之國，歷聘者所願游，受冠帶，祠春秋，禮樂法度從是而出，雖樵夫野老亦可坐而論道，與南方之山大抵不同也。其山如步障，左右開闔，不翅四十里之遠；如日月吞吐，晝夜晦明之不測；如鵾鵬變化，氣象雄傑；如雲起水湧，而觀者眩惑。此山之大槩也。若夫朝雨新霽，夕陽既收，或翠如空青，紅如丹砂，緑如蒲桃，紫如玳瑁，五色隱現，知山中有仙聖群遊也。山之不可名狀也如此。殿撰高公大卿是真愛山者也，卜居九江，爲山故也。所居之後一坡隱然而高，若天作地藏以遺人者。築堂於其上，則廬山踴躍奮迅，爲吾欄檻中物。取蘇文忠公所謂「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之句，以「識山」扁之。余從公於四明郡齋，實聞公説，公真識山者。顔氏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是山豈易識哉！仲尼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先識此山而後質之於二子。後世學者日從事於此，雖洒掃應對進退，未嘗不在此山中也。問山之面目，則相眙惘然，甚或以爲誕幻，則指歸佛老，豈不悖哉！文忠公一代偉人也，其言若奏金石，是識此山之面目者。公方以功名富貴相迫逐，未暇言歸，它時舉酒識山而山在焉，安知蘇仙之不來也。年月日，橘洲記。《橘洲文

山堂記

桂隱在平地而南湖緑繞其中，斯堂獨以山名，問山之有無，主人不荅。余曰：山固未嘗即人也，而人何事即之，豈以其駿極崇高似聖人，特立不倚無異乎君子，崖岸斬絶有垂紳正笏之象，温潤邃密如握蘭懷瑾之質，隱然如戰國之士，翩翩若濁世佳公子，公可不即哉！主人笑曰：「子言近之，盍書以爲記。」余謂：君知太山之寓於秋豪者乎？夫日去地數萬里而一表可測，方寸之鏡而萬象森列乎其中，雖四方之山招之不來，而吾此理麾之不去，是故拳石皆山也，竹光林影皆山也，霜藤古木皆山也，鳴禽上下皆山也。山之所以爲無盡藏也如此，而況於人乎！約齋早以詩鳴，其輝光發越之初，如春山之有草木華滋也。逮水落石出，如秋山突兀見於林表也。自其學聖人之學而爲君子，有如山不動之力，方將施設注措以侈大先王之勳。若夫辨説從衡如鄒衍、公孫龍、儀、秦、代、厲之屬，如山之有横枝傍出，吾不取也。或曰：山即如如體也，是如如之變，電轉風急，學者烏得知之？約齋昔所盡心焉，作堂於斯，以志其得，是亦仁者之意，可不敬諸！《橘洲文集》卷六。

淨土院記

淨土院成之明年，有比丘致其主檀越之詞曰：「先兄彦成與二弟彦才、彦昌追念先君之恩未報，聞西方佛有淨土之説，九原可作，即棄其貲累鉅萬，建大招提。復從仙林妙空法師齡公爲請於官，得廢額，以淨土名，實先君之心，先君真不亡也。後十有一年而先君歿，吾母在堂，以齋戒自居。一旦棄諸孤，合葬先君之墓，是考姓同爲淨土之歸也。凡鼓鐘土木之備，二弟克成之。施田五百畝，爲苾芻僧飤。願求文以識其事。」余曰：諾。吾聞孝子之事親也，有所謂志養，亟欲其親聞道故也。人而不聞道，雖生奚益而死無以歸，如草木之在人，幸蒙培植之，不幸而爲薪槱者衆矣。世故可憫，而況事親乎？方孝子有聞道也，在其親遲莫之日，任重道遠，烏得而見之，必求陞濟之方，庶幾無憾，豈不難哉！佛大聖人，猶不免於三月陞天，爲母説法，慈氏亦從父母之國授道而歸。先聖有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皆是理也。故吾回向淨土之旨，以孝敬爲心。初，柳子亦曰佛書有大報恩七篇，其爲心與《孝經》合，由是而知淨土不遠也。即二三子之心以求之，吾親在焉，而三聖人未嘗不在也。三聖人在，則山河、大地、昆蟲、草木不離此土，皆能演説苦空無常無量妙義，如師子王哮吼，如海潮雲音，如帝網珠，涉入無盡，此吾所以報親之意。先君王氏，名元政。先妣徐氏。三子，即彦成、彦才、彦昌。開山住持號智覺師求記於余者，法權也。余即橘洲老衲寶曇，特書以示其家世之子孫云。

柔克齋記

余會前琴川令曾公於江皐蘭若，相即逾月，視其人，觀其文，詰其爲政，實英發也。方其年少氣盛，重以絶人之資，不顧其身，不憚大吏，以古京兆馮翊之手而作十邑，人得以爲奇貨而媢嫉其先，公用是得禍。十年扁户讀其父祖書，太夫人髮垂垂，思欲見其横翔一出，語此輒廢食，兄弟相勉而爲此行。僧窗寂寥，官潮時一振撼，公輒痛飲酣詠，與潮相答，略不見其憤懣無聊不平意。抵掌談笑，皆古今得喪成敗。出入經子史百家，坐誦行吟，絶出人意。至論修身治世，則誦《洪範》「沉潛剛克，高明柔克」之旨。欣然喜曰：「吾將以柔克名吾齋，子爲我既其説。」余曰：「諾。」夫剛柔相濟，此聖人用中之道也，沉潛則柔其剛以勝之。剛非外來，亦沉潛所固有，而吾所謂中者，實聖人發之。高明亦然。如世精金，沉潛、高明二體畢具，所謂百煉剛、繞指柔，亦豈外得哉！老聃謂柔弱勝剛强，蓋自發其道，非治世之具也。今公高明以能自沈潛之，剛柔更資，如目足並用，予將見其以斯道濟斯世。造物報之，其可辭？《橘洲文集》卷一〇。

清陰堂記〔一〕

清陰即予便齋，深可數室，廣才一室有餘。南依豐氏之鄰，鄰皆脩竹，因置短屏〔二〕，開明窗以延致之。竹君翛然，如跂如慕，如揖如訴，而日與接。予則陳几研，列琴書，客至清談，客去則書爲友與。取山谷借景亭之語，大書而扁之，所謂「東西開軒廕清樾」者也〔三〕。予年雖未及壯，無一日千里之質，有父兄之命，將薄宦於南，則爲一世塵土人矣，復何望哉！若夫嗜好之移人，則如浸潤膚受，不覺而入。雖聖門諸子，猶不免於出見紛華盛麗之患，況庸庸常人哉？獨顏子陋巷簞瓢，若固自有樂之，修身不厭，無它，有聖道爲之依歸故也。吾嘗夢想於是，若先師者在昔固未有，彼諸子者亦豈易得哉！下而至於漢唐，及國朝以來老師宿儒，其人云亡，其道固至，其事業文章猶布之方策。余將擇勝己者相與求諸寂寞之域，放之於廣大寬閑之鄉，以足於予心，以赦予不學之咎。雖清廕屋陋，亦得無媿，顧不偉歟！書以爲記〔四〕。《橘洲文集》卷一〇。

〔一〕本篇文中有「有父兄之命，將薄宦於南」之語，與寶曇生平不合，疑有誤，或是代人作。

〔二〕因：原作「固」，據文意改。

〔三〕「開」原作「關」，「樾」原作「越」，據黃庭堅《借景亭》詩（《山谷内集詩注》卷一三）改。

流止菴記

素師記欽師曰：「乘流而行，遇徑即止。」覺禪摘其語，以「流止」名菴，屬予記之。予曰：古人自知甚明，子以知人如衡石，誠懸而著蔡誠陳也〔一〕。授受之際，將心相示，心既昭徹，身亦俱融，孤雲行藏，端若目擊。大醫有云：身心一如，身外無餘。則乘流遇徑之辭蓋發於是。自少室懸記以迄于今，後世聞道蓋疏，師弟子者有媿深知彼己之論。覺禪訪道吳楚，栖遲夐徑蓋十年。晚來都城，視車轂如流，即吾心而止，類古有力者，謂之無聞可乎？方將侈大其居，不蓄莖薺，不儲粒粟，使幢幢往來，饜飽而去，則吾流止之義豈不壯哉！《橘洲文集》卷一〇。

〔一〕著：疑當作「耆」。

自菴記

有道人頎然，廣顙豐下，訪予北山之陰，予心恍然，曰：「此三十年江海龍象，胡爲而至此！」問之，知其自雪菴法窟中來耳。其言則曰：「古以菴名，識其得也，故人得以宗之。後世不師其心而

師其迹，非吾所謂善學。小子不敏，有以『自菴』目之，詞不能。幡然改曰，是識吾學也，願授一言而佩之。」予曰：「子思不云乎，『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此孔子之自也。肇公曰：『會萬物爲自己者，其惟聖人乎。』此教乘之自也。三語如倒食蔗，蔗非不甘也，然嗜蔗皆兒曹，惟大人者則能甘苦俱忘。當如鰲山雪中最後垂示，然後操尺箠以禦大敵，非過也。其言曰，唱教一一須從自己胸襟流出，蓋天蓋地始得。自菴之義，於此終焉。」道人名無爲，世爲京華人。年月日，橘洲記。《橘洲文集》卷一〇。

涪城祇陀院種松記

祇陀繼徽住山之明年，手種松三千本。山巔水涯，道轉石缺，與夫陰崖暘谷，荆榛狐兔之聚，無不徧滿。初若鎮細〔一〕，與草木黄殞，不自知其歲寒也。至是則青青如稻畦，風露之朝，香氣襲人。自今龍蛇百圍，蓋可坐而致也。徽涕淚語予曰：「吾先子脱屣世故，業净方於此手築大士之室與今尊者巖，皆躬畚鍤焉。嘗自誓佛前曰：『某之子舍家而南矣，願即聞道於善知識，歸以度吾身。』不幸徽未及還，而先子墓道之木拱矣。徽不肖，器甚下。晚自湖南、江西法窟中來，既涉浙湍，以不見大惠老人爲深憾。猶幸見其二三子，徽亦知之矣。又不幸不得以所聞報吾親，獨齎恨於無窮。徽何人，敢言住山？種松即吾事也，與西山東嶺事例特異。子吾季父行也，爲我記之。」予曰然，即識其言以

爲《種松記》。《橘洲文集》卷一〇。

〔一〕鎮：疑當作「瑱」。

盧氏祠堂記

宣義盧君，粹於德者也，事親孝，事佛嚴甚。一施於人極豐。族黨鄉閭，皆稱其友悌。室有懿行，故能成其賢子。比丘問道於白蓮諸師，嗣主其席。嘗白其親曰：「茲山行道之所，學者雲委，歲以食不足爲憂，得百金爲塗，吾事濟矣。」君首肯其説，即於縣之承恩鄉地名蒲峰得斥鹵之地，橫海千丈，埝而爲塘，魚龍逡巡，不敢正視。自紹興至淳熙，閱歷一世，克成厥功。君捐錢萬緡，子比丘與其徒希道出力相輔助，爲田若干頃，得穀若干。田成之明年，置莊一區。人牛腯肥，耒耨堅好，穀餘於廩，飯香於甑。如浄名之鉢，饜飽無量，如釋梵住處，自然化成。一舉而二嚴，實君之功，而子比丘勸請之力，其心實愛其親之心而然也。子柳子曰：「佛書有《大報恩》七篇，其爲心與《孝經》合。」一意言孝子之事父母，欲其常與道俱，脱其親未能，必思所以舛濟之術。所謂籩豆以享之，鐘鼓以祝之。其間得失重輕，我雖不言，必有能較之者。住山某繪君之像而祠事之。今住山某求余文而識其事，皆可書也。君諱某，字某，世爲寧海桑洲人。妻金

氏，亦巨家。子比丘名子眸，傳天台宗，賜號本空圓淨。君閱兩大藏，誦《法華》至九千部，金氏亦八千部，所至佛事莫不唱從翁媪云。《橘洲文集》卷一〇。

仗錫山佛記

徑雪豆而西四十五里，皆層巒疊嶂，顛崖悍石。行人被榛莽，踏沮洳，踐蛇虺，登危陟險，始即山之趾焉。山斷溪橫，北岸林光溢目而爲秀發，得非山靈以艱難險阻爲下方陳迹，一掃而刮絶之邪！不然，何齊魯一變，其速如是？涉橋而北，一亭巋然，大書「仗錫山」而扁之，然後知其爲茲山發軔之始。自亭而上歷十八折，杉松薈翳，如在青羅步障中行。至二十里雲，一池靚深，出墻陰才數十步武耳。入門一殿，横放有寶蓮華師子座像，如紫金山屹然當中，即吾善逝盧舍那，所謂種種光明遍照是也。是花千葉，一葉一釋迦，是一釋迦復化千百億釋迦，光明重重，涉入無盡。一花既爾，衆花亦然；一佛既爾，多佛亦然；此方既爾，它方亦然。此吾心地法門，若佛若魔，若情若無情，若闡提若信必，晝夜宣揚，如我無異，不待廣長舌相然後爲説也。故我以一毛頭智，量法界空。此空於一毛頭非合非離，非大非小，空無自性，而智在其中。唯文殊、普賢、飲光、阿難，左右後前，實聞斯語，若梵王帝釋，未易立談也。凡此尊像，皆比丘蘊信發心爲之，經營十年，睥睨匠氏，福德相好，滿慰心期。然以無盡燈明，不能與常光一尋相爲表裏，行卜陂平地，坡陀衍迤，有若華山桃林之墟，即墾

而爲田。考室一區，命一人主之，且耕且耘，所入之禾悉辦一歲膏油之費。於是夜天星象，內外粲然。茲山可磨，則信之功亦可磨也。余嘗備汛掃，信有力於余。後八年，余有親憂，萬里西歸，信亦從是去矣。於戲！百里奚虞人也，虞不能用，意其去父母之國，必遲遲其行。秦繆公用之，一日而霸。士之遇不遇，蓋繫邦家之幸之不幸也，可不念哉！今住山怡雲平公後一代於余，當握手時，未嘗不道此爲深恨。信今老矣，於雪豆尤有深功，以此記屬余，固其宿昔之願。余重感槩，故爲書之。信，奉化人，姓某氏，得業於天王禪院。行峻潔，而其心泊然。身無完衣，嗜佛事如嗜昌歜羊棗，人莫知其然也。既耄而志不惓落，蓋可尚云。《橘洲文集》卷一〇。

仗錫山無盡燈記

院故有殿二：一居千葉盧舍那，飲光、慶喜侍，文殊、普賢、釋梵二天左右之，此新像設也；一置大寶藏，運轉五千餘卷之書，神龍糾纏，鬼物森護。行道之所容半千足，圍繞二殿，言言可知也。祖堂一，此余徙置殿西廡者〔一〕；僧堂一，此余住山新創者。內外跏趺坐千五百指，寬深亢爽，不撓道意。燕客湢浴與棲老病之堂四，執事及燕退之房二。共爲燈若干椀，無盡燈四，粲如夜天星宿，盛哉燈明也！舊以知藏、知殿、知浴僧終歲行乞于外，猶苦不足，嘗命之爲艱。監院僧蘊信一朝奮然，不詢于友朋，不謀於耆龜，獨與一笻潛行山谷，視地之可稼者。去院十里，次今陂平，萬峰屏開，一

坡如馬盤回欲下而谿飲者。草木新霽，如既渥之髮；土膏如酥，得之若天成。即從人貸四十萬錢，裹糧百里外，縛茅茨，具畚鍤，築塘五，爲田若干畝。經始於乾道戊子，畢工於癸巳。所種之秫，先易麻廿斛以出油外，餘以供田事。視歲豐凶，取其羨以歸常住，永以爲則。此信之心與才力一見於此也。佛之法徧天下，猶一氣之在天地也。其宮廬與其人亦徧天下，猶一氣之萌動而芽蘖華實隨所感然也。通都大邑，佳林勝踐，賢聖出没、龍虎變化之地，使果爲材智者用之，如王良造父御六轡而馳九達之塗，一日千里不難也。苟無無人之地〔二〕，用之而後爲難，故信能用之，實五廬之通材也。信不爲人用久矣，而用之於佛，用之於田，兹善用材者。前所謂佛菩薩一出信之手，侍御王公爲記之。余來兹閱三暑寒，信實佐余，始終甘苦，與余同之。信有功也，余得以書之，以詔於將來，使學道之人如信之無一日虚棄之功，又有實證，豈復見今日叔世之患也！切有感云。《橘洲文集》卷一〇。

〔一〕徙：原作「徒」，據文意改。

〔二〕無無：疑衍一「無」字。

贊應宣教真

我觀古人，正是此樣。彼雖不言，孰敢近傍？豈無和氣，春在疊嶂。豈無軟語，矢在絃上。故其

子孫，孝友直諒。七十七年，水月鏡像。云胡至今，袖手相向？於戲！是謂美人云亡，與靈山同一趨向者也。《橘洲文集》卷七。

贊佛智禪師

温潤縝密，有大圭元璧之象；喑嗚叱咤，得烈風迅雷之實。正吾家全盛之時，有一人向隅而泣〔一〕。不是曹溪，定應少室。掃蕩家生一物無，帶累兒孫赤骨律。《橘洲文集》卷七。

〔一〕隅：原缺，據文意補。

術者楊世茂求贊

頎然而長，眉脩鬢蒼。有古游俠之氣，無他塵土之腸。折衷吾心，喜爲人物之論；笑開俗口，發爲書傳之香。如射者之必中，能盡人之所藏。一毫不義而不取，半世無家而不忙。恐人以生死禍福爲虚誕，故自談笑脱略而坐亡。至今有誦世茂者，爲之雪涕。後世或謂予言之可增損，請置千金於座傍。《橘洲文集》卷七。

贊高卿父從政

氣高如華嵩，志趣如王公。其重厚也如此，孰知其爲屢空！吾聞居士京華人也，處江南之俗，一味春融。非能俛仰於一世，是亦敦厖有古風。天將以畀其子，使詩出家世，如公心地，永昭晰於無窮。《橘洲文集》卷八。

贊趙君實

服道士之服，若嵩華之隱者；衣縫掖之衣，而反先人之故廬。輒老子五千讀，聚鄴侯三萬書。龍蛇變化只俄頃，夫豈斯人之徒歟！《橘洲文集》卷八。

辭世頌

平生灑灑落落，末後哆哆啉啉。殷勤覓一把火，莫教辜負澄波。今日困甚，今夜定行。付宣弟，珍重珍重。《橘洲文集》卷一〇。

道人朱氏法華淨業

始余東歸，過所謂羅睺羅道場者。至起信堂，有比丘語余曰：「寺有勝事，子知之不？」余顧堂下四檜，曰：「比丘曰：『不然。』引余登懺摩之堂〔一〕，發一函視之，即刺繡《妙蓮華》七軸也。余方合十指爪，嘆未曾有。比丘曰：「此薛君之室，道人朱氏、法名如一之所作也。朱即欽成皇后、淵聖中宮兩世之姪也。自歸於薛，視世如塵泥。年二十餘〔二〕，即告其夫，清淨自適，道裝素服，潔齋如也。嘗以黃絹命經生書是經，手以碧茸繡其上。線蹊鍼孔，去來綿密，無有間斷，如筆既試，如墨新乾，閱十二年而後有成。復繡彌陀、觀音，無異繪畫。自經首題：『敬致八萬四千拜，凡一句一字，率皆唱禮者三。』《法華》之文幾數萬言，三月而能背誦。閱《華嚴》、《般若》、《楞嚴》、《圓覺》〔三〕，亦復翻水千偈，餘經可知。嘗鋟木爲圖，勸人誦阿彌陀，擘窠屢書，滿十萬聲而止，所化之數僅十二萬人〔四〕。道人則旦旦誦之，莫夜扣之，無一豪墮意〔五〕。尤喜禪寂，結廬於墓，一室事佛，一室晏坐，一室經書〔六〕，一婢供齋蔬，與同甘苦，雖烈丈夫有所不能堪也。今年春，盡易故奩，具爲三日會，會道俗以萬計，飯千苾芻。爲寶幢貯《法華》，同念佛人姓名，迎歸于寺。城内外歡動〔七〕，傾士夫之室，莫不聳觀。十二月，以微疾命醫，醫以丹砂進，道人竟不起。臨瞑目時，再起跏趺。薛君曰：『吾

家無是法也。』請就寢，後事即如儀。道人右脇而終，年三十有七，實紹熙四年十二月十日。」余聞比丘語〔八〕，爲之慨然。比丘屬余識其事爲來世勸，敬書以贊之。贊曰：

道人之身，春容月影耳。以靈山最後之旨，回向淨土，其鐵心石腸耶！吾知其於世間不復來矣〔九〕。老龐曰：「不是聖賢，了事凡夫。」斯言有旨哉！《橘洲文集》卷一〇。又見《樂邦文類》卷三。

〔一〕登：原作「發」，據《樂邦文類》卷三改。

〔二〕年二十餘：原作「年三十餘」，據右引及本文前後文意改。

〔三〕圓：原作「國」，據右引改。

〔四〕十二萬：右引作「二十萬」。

〔五〕豪：原作「亮」，據右引改。

〔六〕經書：右引作「書經」。

〔七〕歡：原作「觀」，據右引改。

〔八〕余聞：原作「會」，據右引改。

〔九〕復：原作「後」，據右引改。

龕銘

余幼學道，若涉大海而無津涯。中遇司南之車，知所趨向。晚觸洄洑，逆折萬變，然後一登休歇之場，吾大惠先師之力也。幼始知學〔一〕，從先生授五經，習爲章句。自少多病，父母許以出家，遂投本郡德山院僧某爲師。師賢而能教其徒，俾從一時經論老師游，聽《楞嚴》、《圓覺》、《起信》。越五歲，舍去，依成都昭覺徹菴、白水六菴。挈包南來，從先大惠於育王徑山。晚見東林卍菴、蔣山應菴，辛苦艱難，始畢平生之願。世緣未盡，被人推出，以長老名。初領四明仗錫山，晚爲葬親而歸，住無爲禪刹。憂患一世間，游戲翰墨海，人便謂其以文詞鳴，是未知我者。今年六十九矣，示疾而化。嗚呼！人孰不死，死而不亡者，聖賢也。學佛而至如來大寂滅海，學聖人而至夢奠兩楹之秋，是真不負所學矣。夫生死也，夢幻也，世人以爲虛妄不實。殊不知此吾大寂滅不動不變第一義諦心，祖師以爲面目見在，余嘗於《傳燈七佛偈》下略發明之。余即寶曇，字少雲，俗許氏，蜀之嘉定府龍游符文人。没於慶元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臨行不能饒舌，終之以言，曰放下便穩。《橘洲文集》卷一〇。

〔一〕幼：原作「幻」，據文意改。下同。

忠州吴評事墓誌

忠南，春秋巴子之國。國最小，介楚蜀之間，諸侯卑之。至兩漢時爲郡。土地肥衍，水有黄金，山有麝香鹿茸之屬，四方多徙歸之。吴氏自襄州來，吴姬太伯之後，不知其遷於襄復幾世。其先有攝酆都令者。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皆隱居不仕，行義聞於鄉。世居郡之折桂坊，考某始遷今墊江洞池之長樂山，自號長樂山人。舉進士無成，去，學武，三預薦不第，卒老於家。生三男，君其長。君諱某，字某，七歲即吾伊誦，二十能受書射，三十能百金之産〔一〕。先君得與賓客觴豆燕笑無缺供，父子兄弟怡怡愉愉，實君之力。晚屬疾不去枕，藉君扶持在傍，藥必嘗以進，至溺器亦出其手。先君撫之曰：「吾死矣，汝之子報汝當如是。」不幸先君屬纊〔二〕，君哀毁瘠。其既喪，廬於墓者三月，一日三臨，膝行負土，日以封者三，食粟不過數合，僅屬息而已。母喪亦如之。君起家難，視毫髮之義謂可賈而有。凡人之疾病喪葬與貧不能嫁婚，雖藥貴如丹砂，金貴如玉，飾貴如簪珥，悉與供具。歲饑則畀之食，有暴骨於野則爲大冢以藏之。又多閲人，士有未遇，嘗舍館於君，後皆有名於蜀。喜飲客，酒酣，自度曲，激越可聽。乾道戊辰卒，年六十三，以淳熙某年葬於安樂鄉昌池之原。君天資孝友，故能不悖於道。嘗讀西方之書，從真如長老一公游，聞生死之説，至瞑不亂。娶里中冉氏，生三子，次舍爲比丘，長、季皆能克家。如孫三人，方從學四方未艾。冉後君一年而卒。孫女季尚幼。

比丘某多歷叢林，見知識而有聞者，今年載南以歸，以鄉士人袁炎莊從吾爲方外友，請銘於予。銘曰：

孝友近乎仁，取舍近乎義。有子有孫，是爲仁義之施。更千百年，陵谷變遷，無易斯位。

《橘洲文集》卷七。

〔一〕「能」下疑有脱字。

〔二〕屬續：疑爲「屬纊」之誤。

雪林彦和尚塔銘

積翠之道，至晦堂益尊。晦堂一傳而爲靈源、死心。死心峻如雷霆，靈源蓋端重簡嚴者也。以是而爲法授受，四世而至雪林彦公。公見慈航，慈航見無示，無示見長靈，長靈見靈源，是爲黄龍六世孫也。公未生之夕，其母夢有子跨白馬而西，黎明生公。公少異於群兒，而質警敏，從鄉先生誦六藝，終篇即乞身於父母，投郡開元泗洲爲比丘。時真歇領千七百衲子於雪峰，公造其席。未幾出嶺，首謁佛智於四明山中。聞慈航少年精神折衝於二老，徑往從之。自投機以還，二十年與之俱，盡慈航而後已。繇五峰出世，閱十五暑寒，有力者屢挽之，公坐不動。一旦爲廣惠而出，嗣秀王聞其風，以

仁祠致之。哀慈航爲古人，歸守其塔幾年。再住廣惠，至雪竇終焉。公磊落人，天資夙與道合。余嘗執其手與之登高臨深，雖千仞之淵，無極之崖，婆娑其間，不見其顛隮悸慄之狀。識度深遠，不妄與人交，交則示人以肺肝。精通内外書，出語奇峭，亦不以介意。唯衲子不堪其淡泊，望望然去之。公談笑自如，嘗謂余曰：「我豈以佛祖爲奇貨而求售於今人也！」示疾之日，其徒以醫藥進，輒舉手麾去，頹然如坐深定中。公泉南人，俗姓施，名僧彦，壽七十有一，臘五十有七。圓寂於紹興壬子八月二十日，後七日全身葬于東塔。余，公友也，銘其塔，爲其銘曰：

右明覺之室，左雪林之藏，人天敬之其敢忘！《橘洲文集》卷七。

乳母戴氏墓誌銘　代史待制

乳母戴氏第九，鄞人。初歸李氏，生一男。而歸鄭氏，生一女一男。年七十有九，淳熙十三年正月辛卯卒。明年十一月壬寅，葬陽堂鄉下水陽山嶼之原，從後夫兆。乳母始生，吾家家君太傅猶布衣，生計蕭然，先夫人食糲衣敝，仰事俯育，備嘗艱苦，有人所難堪者。乳母侍左右，恪勤不懈。夜乳二子，避乾就濡，啼聲呱呱，終昔無寧寐。晨興，左手更挾二子，右手供灑掃百役，至暮弗得息。及家君登進士第，得尉越之餘姚。秩滿歸鄉，彌大兄弟行名猶未立，先夫人遽即世。勤于施，不獲其報，每一念之，痛淪骨髓。而乳母遂登高壽，見

家君位三事，彌大入侍從，彌正爲郎。時節來視，兄弟杯酒相勸，耳和目麗，輒頎然忘歸〔一〕，或至累月。後竟卒於吾家，飭終盡禮。嗚呼，是庶幾可以無憾矣！銘曰：

前雖艱，後則榮。藏於斯，永妥寧。《橘洲文集》卷一〇。

〔一〕頎：疑當作「欣」。

全宋文卷五三八八

釋寶曇　三

祭史魏公

惟公以道德忠孝之資，受社稷安危之寄，致父子於堯舜，委成功於天地。壽考百年，是爲報施。房玄齡有征遼之邮，魏鄭公啓貞觀之治，世雖後先，心則不異。草德順班師之詔，神予其衷；論符離必敗之師，吾寧去位。汲汲將母，皇皇治第。煙雨層簷，六見蒼翠。孤雲無心，與世軒輊。三命偃藩，揮手復至。上方圖回，人所嫉忌。再相司馬，一定國是。君臣賡歌，金石聲氣。古今維垣，一人而已。決志投老，以全其天。藝圃舍後，種松檻前。坐待伏苓，身輕鶴便。未病三日，有人夢焉。星冠繡衣，竟從此仙。邦國殄瘁，泰山其顛。云誰之思，有淚及泉。昔與仲弟，辱公愛憐。在門下士，識公最先。早以道合，心斯石堅。世益凋落，情隨日遷。公今古人，我亦白顛。一慟永訣，公無棄捐。《橘洲文集》卷七。

代護聖祭史魏公

惟公結三朝之主知，正一代之師席。建萬八千歲之基，鍾二十四考之實。堂堂乎公，稽古之力。眷我靈山，益見疇昔。從黃蘗以論心，笑平原之縛律。草木何幸，均蒙斯澤。受恩之地，終始全璧。夫人不言，言必有獲。公今云亡，論報無日。一香以奠，涕淚橫臆。《橘洲文集》卷七。

祭交友文

我昔與公，有大緣契。富貴寂寥，宜不並有異，無心則同。是故古人，託於夢中。公之精誠，如聆鼓鐘。公之器識，如瞻華嵩。半生倦游，保障閭里。青春故園，錦繡肝肺。我老巖壑，念公如醉。斷鴻經年，尺書不至。人傳訃音，忽墮我前。寐不交睫，食不下咽。謂是夢邪，聲在耳邊。謂非夢邪，道遠數千。浮雲散殊，人莫不死。死而獨存，黃壤無幾。云胡蒼天，奪我君子！遂令世間，金璧泥滓。白首揮涕，其誰與歸？病孰我藥，寒誰我衣？冤苦無極，死生別離。蘭玉庭户，植自公手。蕙帳猿鶴，出自公友。八極曠蕩，魂無不知。一香以奠，公無我違。《橘洲文集》卷七。

祭潘經略文

字德鄰

斯文故家，金玉一節。至先君子，伯仲奇傑。譬諸火傳，公益發越。是故靈物，誠哉不欺。如室中劍，其光陸離。彼不求售，而人自知。有探其源，我自問學。吾不釋梵，亦不伊雒。顧行何如，期至先覺。衣繡持斧，颺馳電旋。鐫鑿大吏，如烹小鮮。五羊洞庭，白波黏天。公至之日，民物安堵。海蠻洞蜑，亦爲吾護。視地險夷，不私喜怒。尺一之詔，待公有爲。大君賢相，新舊一時。勢不可挽，去如鷁飛。歸來鏡中，白髮無幾。春風故園，花鳥驚喜。親朋更酌，草草罍洗。亦有鼓吹，絃歌舞雩。亦有俎豆，左琴右書。鍾三陶謝，頗廢枝梧。聲高華嵩，身屬夢寐。云胡正人，天不慭遺？遂使貪夫，饕餮一世。曇也下士，弟兄受知。取我故書，日林細窺。拊手謂我，光明可期。姜山幾年，着脚户外。無何渺瀰，竟墜苦海。報慈之招，公意有在。使者三却，略無色辭。白金緘封，惠我茅茨。歲晚一飽，心知所私。豈無它人，翻覆雲雨。我恨不能，代公死所。青燈繐幃，何日晤語？涕泗橫臆，終身別離。八極曠蕩，魂無不知。矢詞以奠，公乎一歸。《橘洲文集》卷七。

祭雪林彦老

嗚呼雪林，魁岸奇傑。他山之雲，膚寸吴越。雲仍，幾致角折。吾能起家，目電光掣。回視諸方，跂跂挈挈。山林城市，如劍一吷。握手謂予，非子奚説？歲寒之交，無翕翕熱。我雖心語，公以意決。云胡一燈，捨我而滅？霜餘木枯，乳豆巉絶。撫公不曏，涕淚嗚噎。一香薦誠，永以爲訣。《橘洲文集》卷一〇。

別峰和尚住雪豆疏

住雪豆好，住翠峰好，老子當斷自胸中；爲法來耶，爲床坐耶，此行殆出人意表。無愧於東山直下四世，望之如西湖雪後諸峰。但得心同道同生處不論佛界魔界衆生界。某人聲飛吴越，價重岷峨，住海門國逾一十有二年，肆翻瀾口説八萬四千偈。如山岌岌，有陳堂堂。與其踞滄波而擾蛟龍，孰若依蕙帳而友猿鶴。衆念猗蘭之世，冀一現於優曇。如山岌岌，有陳堂堂。與其踞滄波而擾蛟龍，孰若依蕙帳而友猿鶴。衆念猗蘭之世，冀一現於優曇。計非師子之家，當盡摟其種類。歸來及早，慰我同門。《橘洲文集》卷八。又見《叢林盛事》卷下。

請別峰和尚茶榜

山中有喬木萬本，飛雪千丈，真故老之家；揭來爲沽酒三升，無金二兩，肆秦人之禍。借東風之快便，薦北苑之新盃。喚起瞪矓，爲伊澡雪。恭惟其人口香楚水，眼老吳雲，瀹盡楊子江心之波，不作天下大濕之夢。痛掃除於諸病，雖噫欠亦生風。解蟹眼一翻，笑捧爐之安用；羊腸百遶，戒覆車之在前。眷此輸誠，幸臨毋却。《橘洲文集》卷八。

台州光孝遠和尚開堂疏

少室九年，示辛苦艱難之狀；黃梅半夜，有光明盛大之傳。寔張本於斯文，用服膺於前哲。三拜不移於舊位，一香願供於先師。吾其敢欺，法固如是。某人笑花眼孔，掣電機輪。行天下，見前輩，庶幾無愧古人；詣道樹，轉法輪，胡爲久默斯要？登須彌高廣之座，侈師子嚬呻之音。人天儼臨，霜垂熟起！積翠曾大父顧不偉歟〔一〕，彼德雲老比丘正好歇去。仰祝南山之壽，少紓北面之誠。《橘洲文集》卷八。

〔一〕「積翠」上疑脱一字，與下句失對。

與和尚住明州天寧疏

佛法無人，吾固爲之墮淚；王臣有意，公亦自可捫心。如鸞膠而續斷絃，無鼠穴而啣宴斃。某人寒巖之子，佛智之孫。人皆想見風流，誰不責備家世？門當户對，遠親不如近鄰；坎止流行，三步只作一跳。願垂高誼，以副輿情。《橘洲文集》卷八。

請尼長老住聖因疏

雙林滅後，大愛道尚無它；少室歸時，尼總持其已徹。堪受灌溪之拜，不負潙山之機。古稱所難，吾得親見。某人具旃檀種性，有師子爪牙。黑竹篦下，不疑老和尚舌頭；金色光中，是真善知識住處。瞻雲林之勝踐，屈象駕之垂臨。委羽山前，振起堂堂之陳；散花天外，更收將將人〔一〕。憑此一燈，用嚴萬壽。《橘洲文集》卷八。

〔一〕「人」字上疑脱一「之」字。

請延慶講師茶榜

春風啼鳥，許伊消息真傳；夜雨寒螿，只此工夫誰到？屬歲華之婉晚，副江國之平章。某人絶代風流，彌天聲價。掃除文字五千卷，親見祖師；抱負月團三百規，淘汰學者。起信堂中宴坐，雨花筵上春容。惟四明宗旨，乃先師得之；俟一庵歸來，而此恨方雪。《橘洲文集》卷八。

請延慶講師湯榜

舌本瀾翻，攪百川爲酥酪；耳門空洞，吹萬籟作笙簧。是誠三折肱之醫，聊伸九頓首之敬。其人如黑石蜜中邊皆甜，與赤旃檀臭味相似。歷數舊遊人物，質諸故壘山川，師今一人，我無異説。老生塞口，別試囊中之方；新學填門，更須度外之置。《橘洲文集》卷八。

請妙智講師疏

因佛語而得佛心，故無異説；自吾師而至吾友，皆以斯傳。當木槁灰寒之秋，望海涵地負之寄。

某人具草木臭味，據龍蛇所居。自學海波瀾中來，知義天星象無極。大興鐘梵，用震盲聾。喚起月堂二老，本一家之旨；親從普照四明，見百代之宗。看取花飛，副茲物望。《橘洲文集》卷八。

尼長老住戒香疏

我自懶作佛，雖五障寸障奚爲；渠方堅起眉，要一人半人悟去。斷妙喜世界則易，透荆棘叢林則難。心期所臨，物論在是。某人如衆花蒼蔔，類師子嚬呻。末山親見大愚季孟奔雷之喝，灌溪曾得半杓胚胎劈箭之機。在古人則有餘，蓋後世之未見。嘗聞屨滿，所至突不暇黔；敢冀雲臨，先師肉猶暖在。《橘洲文集》卷八。

請講圓覺經疏

昔在吾廬，先師季孟間尚可槩舉；歸從江國，後來游夏輩不措一詞。方泫然涕泣之有餘，鏗爾舍瑟而作。一時鐘梵，不異大方之家；四海見聞，猶吾親證之處。幸逢畏友，得滿心期。某人半生掩關，兩眼如鏡。掃除傳疏之學，斷自淵源中來。指此經類雜花而不繁，如導師入深定而方説。益堅晚節，發此大機。夜雨無人，屬天龍之俱在；虚空有口，吞佛祖以無餘。夢覺他山，神馳法席。《橘洲文

集》卷八。

請嚴和尚住湖州精舍疏

佛法鼓行而東，登是選者皆俊傑；道德蘄然在上，窺其似者皆妄庸。唯黄流明月不可同年，而美玉精金身吞栗棘蓬如食密〔一〕。眷古上强之精舍，有鄉先生之舊題，想見神游，正煩公往。異時賓主，屬人間第一流；今日雲山，發造物無盡藏。《橘洲文集》卷八。

〔一〕「唯黄流」數句當有脱文。

請德和尚住象田諸山疏　一

正法已遠，異端競興。再吹不焰之燈，爲作重光之運。惟彼上人者，親從道場來。某人頓悟心宗，善入佛惠。昔年袖手觀支離疏，攘臂其間；今日逢場拈鐵蒺藜，當面便擲。一空蕙帳，來據繩床。不須猿鶴驚疑，竚看龍象蹴踏。《橘洲文集》卷八。

請德和尚住象田諸山疏　二

象耕鳥耘，有虞氏之田無故；雷厲風發，古臨濟之機宛然。雖物是與人非，尚神游而夢想。顧茲妙選，宜有異人。某人得少林一枝，分諸方半座，莫嫌歲晚，深辨來端。蓋一把茅，果勝屋簷幾許；奮三尺喙〔一〕，掃空魔説無餘。幸即主盟，無勞固避。

〔一〕喙：原作「啄」，據文意改。

《橘洲文集》卷八。

請德和尚茶榜

喚回春睡萬岳松，聲入鼎來；漲起午潮一天雪，色爲誰好？煙霞痼疾，或慣薑鹽；雲月肺肝，不含蔬笋。某人來從閩嶺，親到建溪。陰谷陽崖，飽諳水味；蒲團禪板，不作兒癡。自然腋下生風，管取舌端具眼。起來原夢，多二子之神通；驗取捧爐，有一時之賓客。伏惟降鑑，俯察芹誠。《橘洲文集》卷八。

請德和尚湯榜

割蜂房而得髓，中有花王；腐鸚栗以成雲，出豈無童子？全勝酥酪，安用橘皮！雖風流各擅於一時，而明月可同於千里。某人法惟一味，價在諸方。明珠白璧，豈暗投人；毒藥醍醐，親曾下口。敢要雲馭，來主象田。行看猊座，天雨四花；佇聽雷音，地搖六震。聊伸菲薄，願賜寵光。《橘洲文集》卷八。

請宣和尚住常樂疏

大江以南，無復三十年龍象；窮髮之北，尚餘九萬里鵾鵬。亦足以張吾軍，故難得是佛子。某人笑花眼孔，掣電機輪，不墮諸方網羅，遂爲群衲冠冕。屬海山之無事，春在鑊頭；爲佛法而一行，價增宇内。痛掃野狐之窟，少慰邦人之心。《橘洲文集》卷八。

越州光孝禮塔榜

故壘山川，屬東南一都會；舊游人物，多晉宋古衣冠。有佛祠千百家，如寶林一二數。塵堙浩劫，誰遣此山飛來？雲濯浮圖，衆疑從地湧出。誰人識許元度，夢裏翻身；忍死惟彦法師，臂端有眼。插半空之突兀，成九級之莊嚴。邦人有來莫之歌，後世謂兩生之塔。一錢雖薄，積施良多。未能一年三百六十齋，誓畢此生八萬四千拜。輪臺户牖，重開帝網之光輝；鼓板鐘魚，將復雲山之舊觀。儻逢開口，會有知音。《橘洲文集》卷八。

馬道人造菴疏

京華年少，棄黄金真如泥；澤國秋深，顧白髮恍如夢。驚馳午影，笑指息陰。一菴占勾曲之陽，終身入司命之室。偶逢流水，信脚出山而來；頗怪秋風，隨後卷第而去。經營縛屋，準擬盛書。雖無五千言老子之龍，要跨十萬貫揚州之鶴。會逢青眼，當爲點頭。《橘洲文集》卷八。

育王僧供疏　一

廣南有鎮海明珠，山川增重；濟北用倚天長劍，佛祖潛蹤。遭二妙之同時，借一帆而航險。浮圖尺五放光，射入番禺；英衲半千空腹，吼爲獅子。快須垂手，會有賞音。《橘洲文集》卷八。

育王僧供疏　二

玉几峰前，閟神龍之窟宅；紫金山聚，燦舍利之光明。即此是大方之家，何殊見現在之佛！水雲六百，去黄梅之席無多；道里數千，知舍衛之城不遠。丐一鉢和羅之飯，慰幾年寂寞之濱。豆朶冷灰，福歸有地。《橘洲文集》卷八。

觀音建三門大殿疏

寺占湖西，官居舍北。得一面叢林之秀粹，恨十年歲月之蹉跎。今將效獨璽以成絲，庶幾若先師之具體。重門臨水，藉瓦影以蔭魚龍；大殿浮空，放毫光而來釋梵。眷茲勝事，會有知音，壯普門示

現之場，侈邦人廣大之福。《橘洲文集》卷八。

圓大師住庵疏

春風啼鳥，曹溪消息甚真；夜雨無人，華藏寂寥亦極。某人眼明優曇鉢花，身染閻浮沉水。本夢菴鍾愛之子，盍返吾廬；與靈運定交之初，豈無宿契！不離樹王而陞此座，便從口角而放光明。三度扣關，密受雪峰之託；一庵投老，始悟潙山之機。毋用繁詞，幸垂領略。《橘洲文集》卷八。

川行者求僧疏

涉江漢而入都城，動幾萬里；自草茅而承雨露，費輒數金。益知世故之難，有懷鄉國之舊。歸來及早，要見浮圖合尖；報施有期，當在袈裟着體。《橘洲文集》卷八。

台州祈雨疏

天地有生成之功，物皆仰止；陰陽亡乖沴之氣，人自爲之。致此千里無辜之民，均被一時不雨之

患。方祈悔過，無越洗心。敢虔扣於真乘，輒上干於崇聽。伏願佛慈廣被，帝意潛回。驅策群龍，大霈霑之澤〔一〕；包羅萬彙，同輸鼓舞之城〔二〕。誓以捐軀，期於報德。《橘洲文集》卷八。

〔一〕「大」字下疑脱一字。

〔二〕「城」當作「誠」。

啓重明節疏

河清而聖人生，慶逢盛旦；堯老而帝舜攝，會見明時。仰憑西竺之文，上祝南山之壽。皇帝陛下恭願過大椿八千歲，永覆斯民；盡華藏十三重，復還舊觀。《橘洲文集》卷八。

延豐院藏榜

石佛地靈，唐朝寺古。左昇霞而右蓋竹，山近吾廬；南雁蕩而北天台，門連勝踐。有法輪之草創，致經卷之塵埋。使此福林，負吾檀施。時惟樂歲，明年又勝今年；事出無心，小藏易爲大藏。會天龍之圍繞，合鐘鼓之鏗轟。珍重瞿曇，流出悲雲。願海喚回大士，罷拈拍板；門槌既是逢場，何妨

援手！上延睿算，下福斯民。《橘洲文集》卷八。

寫法華經求僧疏

成佛之令，蓋起於吾國中；度人之緣，是最爲勝福聚。是故刹帝利種，不生旃陁羅家。惟濁涇清渭不可同流，而方服圓顱遂可入道。故我置書而嘆得無按劍於人。七軸蓮華，瀝盡指間之血；九重雨露，疏爲世外之恩。未能學古而騎聖僧，實欲從今而報知己。《橘洲文集》卷八。

瑞巖蓋僧堂疏〔一〕

歷數□峰□先聖□□□□□□□□□□□□□之機。着得七間十三架僧堂，方稱一日十二時禪宴。昔蛟龍不敢正視，將燕雀來賀新成。惟廬陵故侯家，乃荷屋大檀越，可以辨此，無勞遜詞。以天台爲福林，名動四天下；請祖師作印證，量等五須彌。《橘洲文集》卷八。

〔一〕此題原缺，據本集卷首目録補。

四明天井砌墻疏

突兀蓮宮，繼鼓鐘而卒歲；蜿蜒神物，爲山川而出雲。嘗澤及於下方，已聲蜚於上國。有樓觀翬飛之狀，乏垣墻外護之城。行地四十尋，石柱飛簷而塹漫其壁；費錢三百萬，朱門蓽户而等運其心。幸吾事之圓成，爲福林之壯觀。《橘洲文集》卷八。

化度牒疏

一僧伽梨，先佛亦不易致；大丈夫事，古人之所難能。幸疏恩雨露之朝，是脱屣氛埃之日。家徒壁立，雖積塵成嶽以何詞；身是道場，誓擇火焚香而論報。續如來末劫之壽，如優曇花；佩禮部護身之符，是真實義。刹那便好成佛，檀越於吾有恩。誓將福田，回向心地。《橘洲文集》卷八。

全宋文卷五三八九

釋寶曇 四

請寶雲瑩講師疏

昔寶雲有大弟子，如渥洼出雙馬駒；自天台熏知見香，若猗蘭脱衆蕭艾。當後世寂寥之際，知阿師付授之難。某人既以心傳，不爲塵累，遍歷雨花之肆，親出烹金之爐。鶴髮霜眉，受道人卒歲之託；晨香夕火，致居士華封之誠。衆所歸依，公無退轉。《橘洲文集》卷九。

抄長生庫求度疏

道固長遠，世方棘艱。裒十人之同心，積衆塵而成嶽。譬如農夫合耦以相助，非同賈豎乘時而取贏。成佛不論後先〔一〕，入道亦却有次第。畢其人則遂爲無盡寶藏，論其報當踰妙高山王〔二〕。我方

缺然，誰不知者！視黃金如土苴，會有知音；爲白足之沙彌，方堪報德。《橘洲文集》卷九。

〔一〕「不」上疑有「雖」字。

〔二〕「當」上疑脱一「則」字。

雁峰九夏會疏

十八生大士，乃今君子鄉人；六百年道場，爲故菩薩龍地。慨叢林之凋謝，雖猿鶴亦凄凉。豈無一弛一張之時，以起三沐三熏之欲！粥魚齋鼓，諸方飽而通悟飢；禪板蒲團，衲子驚而通悟喜。願乞太倉之餘粒，以成佛國之衆香。作此願林，同歸福海。《橘洲文集》卷九。

宇文吏部母夫人生日疏

北斗在天之中，輟一星而臨照；西方有佛見在，具萬德以莊嚴。慶逢慈姥之示生，敬禮寶山而爲祝。伏願壽山福海，等願力以無窮；智山法牙，與心王而常住。《橘洲文集》卷九。

明州南城普照河塗田疏　并序

本院去城七里，古松流水，環繞其居，真四方道人問學之地。至是選者，代無其人，於是寂寞荒寒，食亦不備，士夫爲之憫惜，龍象爲之興憐。近者大江之濆，有塗百畝，隄障耕耨，可爲良疇。比請於官得之，尚爲菰蒲鷗鷺淵藪。適逢幸會，成此因緣，隨喜見聞，皆吾檀越。願乘開允，報施無窮。

城南寺古，不聞七里之紛譁；冀北羣空，真負一經之蓊秣。垂食簞而過午，致如意之生塵。誰共寂寥，法當勤苦。交書可攷，許占江界之泥塗；耒耜無從，得試屋頭之春雨。借居士屈伸之臂，寬道人哮吼之腸。一飽自今，皆爲蒲塞之供；千古不動，永作旃檀之林。《橘洲文集》卷九。

塾江藏經疏

塾江巖邑，真如寶坊，有布黃金祇樹林，無淹黑豆老和尚。斯文缺典，後學無聞。惟閩五千卷印板打就之書，去蜀一萬里鯨波不測之險。良辰易失，快便難逢。借居士一帆風，爲此邦無盡藏。摩挲老眼，不學入海算沙之流；領略微言，會有得兔忘罤之士。《橘洲文集》卷九。

新寺浴院幹大殿

自塵中來，分勺比丘半夕之水；至寶所已，見吾老子一尋之光。豈惟身心俱獲清凉，亦表佛法如是廣大。經營一殿，閱歷十年。既多易失之時，幸此難逢之便。歲豐人樂。何殊舍衛之城？天作地藏，恰容師子之座。願開施藏，用侈福林。《橘洲文集》卷九。

天童起門樓疏　并序

自有兹山以來，皆爲有道者建立。宏智、慈航二大老益壯其居，浙右叢林，遂稱第一。大白峰前，菩提場裏，有複閣重樓之盛，壯深山大澤之居。落落規模，曾經二老之手；言言門闥，未稱大方之家。巍然千佛之尊，嘖彼小星之散。大新輪奐，用侈叢林。更參奎璧之光，高出雲山之右。一塵一刹，同游華藏之都；三沐三熏，遥指信門而入。莊嚴勝地，回向福林。《橘洲文集》卷九。

台州白蓮修造榜

雲山自昔有象駕之崢嶸，蓮社至今無虎溪之寂寞。創此摩雲之閣，會于同志之人。撫星斗於回廊，散雨花於四座。人皆檀越，何代而無宗、雷？法本心傳，吾師不異粲、可。極一時之勝事，侈千古之福林。想在知音，毋勞援手。《橘洲文集》卷九。

延慶請講師茶榜

密雲蒼壁，非關草木之春；活火新泉，不慣薑鹽之手。聽松風於萬岳，瑩秋水於雙瞳。喚起斯文，平章是事。某人胸蟠澤國，韻薄吳天。擇魯陽之戈，日返三舍；抱荊山之玉，價重一時。先師之道，當隨嗣子以東流；四明之人，共約鄰翁而西望。無煩固拒，敬肅來儀。《橘洲文集》卷九。

延慶請講師湯榜

法唯一味，非謂甘蔗蒲萄之倫；樂已九成，故有清廟猗那之奏。敬致慇懃之供，無嫌寂寞之濱。

千載吾廬，一朝勝事。某人已除諸病，如善見藥；後生之驚倒。既垂然諾，即賜寵光。《橘洲文集》卷寄。掃空文字，共觀如意之横飛；振起規模，會有特現於世，如優曇花。早差諸老之肩，晚負千鈞之九。

天童修三門榜 并序

伏見三門重閣，多歷年所，中安銅鑄千如來列，壽皇聖帝親灑宸翰，爲兹山無窮之賜。二事極古今之盛，閣有不勝其載之憂。今欲創爲七間，下闢三門，上安千佛，大侈名山之榜，以極尊崇。況上方傑閣飛樓，有首尾重輕之舉，敬募十方檀越發大道心，或一力圓成，或衆手畢舉，出自誠意，裝嚴福報，無有盡時。

千巖萬岳，是爲龍象蹴踏之場；四海九州，知有雲漢昭回之榜。樓觀凌空而縹緲，鼓鐘動地以崢嶸。木末層簷，首壓衆山之根柢；門前清鏡，卧看倒影之浮圖。遂令像設之尊，亦有寂寥之欲。願從檀施，益侈規模。在彌勒一彈指間，入善財不思議處。轉欄干之十二，無盡重重；列賢劫之一千，孤明歷歷。用嚴睿算，永福斯民。《橘洲文集》卷九。

臨安府孔雀園起寺榜

故園草木，人盡知名；梵苑樓臺，天將命我。爲善知識四事之供，乏給孤獨千金之資。左湖右山，冠一時之勝踐；朝鐘暮鼓，成百世之叢林。下以慰都人之心，上以祝吾君之壽。願言若此，報施照然。《橘洲文集》卷九。

啓重明節疏

五百歲聖人間生，慶逢嘉運；三千年河清可竢，無盛斯時。敬宣薄伽梵之文，恭效華封人之祝。恭願父堯子舜，有嵩呼萬歲之聲；地久天長，復《禹貢》九州之土。《橘洲文集》卷九。

湖西崇教鑄鐘疏

寺在湖陰，居連屋角。所貴一時之鐘梵，得依百歲之象龍。竟易深禪，豈無密相？方萬籟沉沉之夕，乏洪鐘隱隱之傳。散以脩廊，屹然函火〔一〕。成叢林之具體，在檀施之興憐。鼓角聲中，會振驚

於魑魅；水雲影裏，當號令於人天。凡所見聞，悉蒙斯利。《橘洲文集》卷九。

〔一〕火：疑當作「丈」。

資壽修造疏

異時鐘磬之音，忽聞地下；自是象龍之宅，如破天荒。闢清風三百間，聚白足五千指。摧頹歲月，欲息規模。適逢大有之年，會有重興之理。木章竹箇，當自成於一家；秋菊春蘭，長無絶於終古。《橘洲文集》卷九。

江北妙應院塑佛疏

負北郊而創招提，幾年無佛；主南山而爲綱紀，八世傳燈。既成黄面老子之金軀，猶欠金色頭陀之一衆。雖有爲功德，堪作智山法芽；而無相法身，不離泥龕塑像。願言印可，會放光明。《橘洲文集》卷九。

接待募緣疏

暫止化城，中分四十里之遠；徑登寶所，作禮二千年之師。愍此水雲來往之流，豈無檀施咄嗟之助！得負郭田二頃，其利無窮；適莽蒼者三餐，誠知所自。廣開心地，回向福林。《橘洲文集》卷九。

智門請宣和尚山門疏

道固不遠，德雲近在。別峰事非偶然，優曇復現此世。睠山林之勝踐，有香火之仁祠，切比龍家，宜要象駕。某人連城白璧，鎮海明珠，聲前得活祖之機，向後笑諸方之拙。善刀已久，袖手何須？自信如北溟之鯤，不求速化；歸來若丁令之鶴，夫復何疑！大震雷音，以光叢社。《橘洲文集》卷九。

月波請輪老諸山疏

天台已降，指四明爲的傳；大江之南，推正悟爲雄辯。公其嗣子，誰復異詞？某人惠解河傾，聲

名玉潔，慨斯教衰微之久，奮吾心發趣之宗。侈大老之園林，月波萬頃；護六龍之翰墨，星斗一天。未震舌端之雷，已盈户外之屨。主人之意，唯在師嚴而道尊；公議所歸，莫不雲從而霧集。願迂闊步，允副懃誠。《橘洲文集》卷九。

月波化供水陸疏

路入林端，是中有阿蘭若；月横波面，夜深疑小金山。屬丞相之新儀，超法界之檀施。大彰感應，契凡聖之心源；儻在見聞，獲人天之福報。《橘洲文集》卷九。

又化供疏

湖光入經論之腸，道人固不勝清；梵放殷魚鱉之羣，異類亦蒙其益。無問佛香僧飯，俱爲智山法芽。跨此門來，知斯言之不妄；作是説已，圖厚報於無窮。會有知音，必須肯首。《橘洲文集》卷九。

仗錫山開堂化緣疏

萬象熾然，固無晝夜而説；諸佛亦爾，有爲人天而言。況當梵刹一新之初，故有同誠三請之志。會當舉足，飽看七峰之雲；更聽白槌，上祝兩宫之壽。《橘洲文集》卷九。

又化鐵瓦

四明之山八百里，是山居中；三冬之雪十二時，故昔人鑄鐵，以圖久長，長而者施金〔一〕，僅得一半。此雪爲冠。有折膠墮指之凍，懷毁瓦畫墁之憂。遂使層空之寶殿，泥沙混同；仰觀千葉之法身，人天興欲。事如經世，佛也點頭。《橘洲文集》卷九。

〔一〕「而」字疑衍。

戒壇修造

佛法所用之律，豈特持身有餘；天人下築之壇，幾於拜將不異。自南山之授手，侈西竺之成規。晚出芝園，道行吾國。踵祇樹鄰林之勝踐，爲義龍虎之先驅。畫棟摧殘，暮雨動鬼神之泣；黄金錯落，春風鼓檀施之心。一朝鼎來，千古福地。是爲第一義諦根本，此理不虚；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大恩可報。《橘洲文集》卷九。

四明感聖修造

西湖佳處，人知感聖之名；南渡未幾，寺厄建炎之火。湖光雖在，殿影成空。□爲狐鼠之場，羞見龜魚之面。聖稱晏寂，祖在覺師，皆當時之勝遊，豈後世之無似。一錢入手，喚彌勒以同龕；片瓦蓋頭，付靈山之授記。不須問佛，會有知音。《橘洲文集》卷九。

臨安府崇寧接待請明和尚疏

梵放出門，竦都人之瞻聽；官潮殷地，疑海若之經從。有佛祠得以兼容，致雲衲爲之一飽。顧爲不代，是以知歸。某人歷遍諸方，蒼然一節。歸來歲晚，用雲門接洞山之機；才用今無，如退之贈澄觀之什。不離函丈，便據繩床。正令提撕，起叢林已墜之緒；餘波浸灌，及溝岳未填之人。副此懃拳，毋煩同避。《橘洲文集》卷九。

南湖請雲青外

四明行道之處，素有典刑；一菴飛錫而來，豈無耆舊？逝者與江河競注，凜然知松栢後凋。輿論同歸，斯文未喪。新命某人具獅子翻身訣，打頭而親遇作家；參竹篦見膽禪，跨户而便爲上客。自此虚空解講，不妨文字爲宗。道既在東家之丘，世難隱西山之亮。雖曰白蓮祐後，屢賦歸來；政宜請玉軒中，斬新拈出。粲列祖未寒之焰，振後生不競之風。五嶽之三呼。慈蔭藹然，法門幸甚。《橘洲文集》卷九。

結界

以大國覺爲伽藍，歷三哭而不壞；將此身心奉塵刹，惟四明之有宗。故百千三昧，儘可傳家；而一十七代，未嘗結界。法當末運，何妨扶律談常；時届深秋，準擬標方唱相。水只圖於趣海，錦不厭於添花。其如事用之浩繁，不免檀門之造請。成功之後，粲文彩於他山；祝聖之餘，萃生靈於彼岸。

《橘洲文集》卷九。

仗錫山開田朱柱燈油

千峰萬峰，真列聖古佛之宅；十里五里，爲異禽靈草所都。儼然寶坊，中有勝殿。須彌無盡爐柱，千葉盧舍那尊。聖足本嚴，鑊頭未了。大庾嶺無眼功德〔一〕，更爲點開；百丈老子第二義門，何妨説破。直須掉臂，會遇知音。《橘洲文集》卷九。

〔一〕「大庾嶺」下疑脱一字，與下句失對。

嵩希表慶壽致語

舉端午所生子，竟大其門；去甲寅如許年，頭，喜象龍之冠世；三千屬客，致冠蓋以如雲。月胸襟。曳伽梨於衆中，爲持律者上座。見陽秋老。碧溪繞屋，合鷗鳥以同盟；清曉巡簷，索梅並駕。惜良辰之易失，紓善頌以何詞！廬阜當年在伶倫，飫觀殊勝，輒陳口號，用贊華筵：

七十如今得縱心，孤雲已復罷爲霖。種花蒔草真吾事，抹月批風慰客襟。坐上唯餘雙白玉，囊中不畜一黄金。要知老矣關心處，無限清風對碧岑。

《橘洲文集》卷七。

寶雲致語

梵宮成列，無越寶雲之故家；邦人至今，知有鷄林之古佛。實斯文之冀北，震大聲於斗南。自劫火之後而樹王先成，歷國朝以來而人物尤盛。譬諸琵琶瑟，必資妙指，乃發至音；草木叢林，雖曰

無情，亦知所向。例一堂之壯觀，閱數世之宏規。蠙蜨暈飛，欲上干於雲漢；迦陵清徹，將遍滿於人寰。寶雲講主法師，塵外孤蹤，林間老斷，接龍象之步武，繼鐘梵於晨昏，輪奐一新，咄嗟而辦。朱明在候，方鼓吹於薰風；緇白臨筵，共徘徊於花雨。及某人高情翦翦，和氣融融，肯同蓮社之清游，是亦靈山之勝友。某等敬睹殊勝，職在伶倫，不揆無才，輒呈口號。

又見南風入舜絃，幾多龍象正差肩。一堂絶出雲霄上，萬口齊稱古佛先。身坐猊床如大寶，手麾麈尾極重玄。鄭山鄞水人長在，總是吾廬不計年。《橘洲文集》卷七。又見《寶雲振祖集》。（以上刁忠民校點）

全宋文卷五三九〇

趙　雄　一

趙雄（一一二九——一一九三），字温叔，資州（治今四川資中）人。隆興元年類省試第一。虞允文宣撫四川，辟爲幹辦公事，後薦於朝。乾道五年，除正字。一歲中歷右史、舍人及中書舍人。淳熙二年，除禮部侍郎，授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同知樞密院事。五年三月，擢參知政事，十一月，拜右丞相。出爲四川制置使，改知江陵府。光宗立，進衛國公，帥湖北，以疾改判資州，又除潼川府，改隆興府。紹熙四年卒，年六十五。嘉定二年，謚文定。見《宋史》卷三九六本傳。

吕祖謙除秘書省正字制

乾道七年九月十六日

敕左宣教郎吕某等：册府地秘職清，英俊之林，卿相之儲也。博采時名，復試焉而後授。選任如此，不已精乎！爾某連中儒科，有窺古之學；爾甙世濟名德，有康時之心。其往觀未見之書，沈浸涵泳，以就遠器，朕將收其用焉。可依前件。吕祖儉、吕喬年編《東萊吕太史年譜》。又見《宋東萊吕成公外録》

卷一。

贈虞允文謚詔草

虞允文采石之功，未經顯賞；久在相位，實著勳勞。可特贈太師，謚忠肅。《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八。

繳還蕭鷓巴妻封國夫人詞頭奏　乾道七年五月

臣竊惟婦人之爵，至國夫人極矣，惟三公、三師、宰相、親王、使相之妻，乃可得之。今鷓巴以向化來歸，誠足嘉尚，位以廉車，亦云厚矣。鷓巴得廉車爲厚，則妻從夫爵，當得碩人，已超轉至郡夫人，厚於鷓巴數等矣。今更超封爲國夫人，夫鷓巴官爲觀察使，止同侍從，而其妻乃同三公、三師、宰相、使相之妻，不惟於法非宜，而妻超夫爵愈甚，於理亦不當然也。所有詞命，臣未敢撰行。《宋會要輯稿》儀制一〇之四〇（第二册第二〇二四頁）。

請傳寫李丙丁未録奏　乾道七年十一月

本院見修四朝國史，緣歲月深遠，文字散逸，首尾考證甚難。今聞右修職郎、兼臨安府都鹽倉李丙樂於收書，勤於考古，嘗纂《丁未録》，卷秩浩瀚，起治平之末，迄靖康之元，其間議論更革，往往編年，該載殆備。乞給劄傳寫。如見得此書果可以稽考四朝未盡事迹，即乞從本院保明，量加旌擢，不唯有助大典，亦足爲學者之勸。《宋會要輯稿》崇儒四之三〇（第三册第二二四五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六。

光堯尊號玉寶進到草樣狀　淳熙二年七月

據將作監文思院上界申，修製加上光堯壽聖憲天體道太上皇帝尊號玉寶，禮官討論範樣大小制度，玉册一鈕約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盤龍鈕。今勒作匠先次造到蟠龍鈕，草樣隨狀見到。伏乞朝廷詳酌，速賜指揮降下，以憑施行。《中興禮書》卷一八四。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六。

補試進士宜裁節奏　淳熙二年九月

近日太學補試進士，多至萬六千人，場屋殆不能容，理宜裁節。今欲依倣紹興三十一年舊令，諸州教官歲取本州士人住學最久、試中最多者，從上保明，仍別立定額。本州解額一名處聽保明五人赴補試，解額十名處聽保明五十人至一百人止。州學保明申州，州申監，監申禮部。過數者，教官守貳坐之；人數不足者聽闕。其有馳驟他州要求保明者，依貢舉冒鄉貢條法科罪。《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四一（第三册第二一八三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六。

德壽宮上壽禮例令有司參酌狀　淳熙二年十一月十三日

勘會已降指揮，太上皇帝聖壽無疆，新年七十，用十一月冬至加上尊號册寶，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行慶壽禮。今年已行加上尊號册寶之禮，所有行慶壽禮，今檢照大慶禮成，車駕詣德壽宮，行上壽飲福稱賀禮，係常服、簪花、用樂上壽。今欲乞依上件禮例，其合行事件，令有司各行參酌，條具申請施行。《中興禮書》卷一八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六。

德壽宮上壽簪花行禮狀　淳熙二年十一月十六日

恭奉已降詔旨，太上皇帝聖壽無疆，新年七十，立春日行慶壽禮。緣上件典禮稽諸載籍，亘古未有，非禮之致美，無以彰明盛典。伏睹聖節大宴，皇帝再坐簪花，今來事體比之大宴，尤爲至重。欲參仿上件禮例，是日皇帝自内服靴袍，至德壽宮大次簪花，行慶壽禮，庶幾稱至尊仰奉慈顔之意。

《中興禮書》卷一八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六。

乞慶壽日車駕往回皆用樂奏〔一〕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檢照《國朝會要》，車駕出，奏樂。緣上件慶典，亘古未有，自非禮儀詳備，無以副中外歡愉慶忭之誠。欲乞慶壽行禮日，車駕往回，並皆用樂。《中興禮書》卷一八七。

〔一〕此奏與太常少卿顏度合上。

入賀太上皇后禮儀奏〔一〕　淳熙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勘會十二月十七日立春行慶壽禮，今欲乞至日俟慶壽禮畢，皇帝、皇太子入賀太上皇后，並如宮中之禮。執政率文武百僚拜牋賀太上皇后畢，退，擇日詣文德殿拜表稱賀。其合牋表，乞下禮部修撰。《中興禮書》卷一八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六。

〔一〕此奏與太常少卿顏度、尚書禮部員外郎范端臣、太常丞黄洽、太常博士許蒼舒合上。

乞慶壽禮畢賜御筵于貢院奏〔一〕　淳熙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勘會十七日立春行慶壽禮，簪花用樂上壽。緣上件禮稽載籍，亘古未有，自非禮文致美，無以彰明盛典。伏睹乾道六年天申聖節，皇帝率文武百僚詣德壽宮上壽畢，次日賜御筵于貢院。今來慶壽，比之壽節事體尤重，俟行慶壽禮畢，欲乞擇日賜御筵于貢院，仰稱至尊敬奉慈親之意。所有應合行事件，令有司各行條具，申請施行。《中興禮書》卷一八七。

〔一〕此奏與太常少卿顏度合上。

乞删改大社祝文奏　淳熙三年二月

準敕差充大社奏告官。既至社壇，恭閱祝版祝文云：「用牲伐鼓，爰舉舊章。」詢之有司，則實不用牲伐鼓。乞下有司删改。《宋會要輯稿》禮七之三七（第一册第一五一頁）。

考按進士恩蔭父母年甲狀　淳熙三年三月

慶壽赦：得解進士父母年七十以上，並與初品官，婦人與封號。竊慮有增加年甲，計囑州郡保明，若例與放行，僥倖爲多，恩賞泛濫。臣謂得解進士父母年甲，猶有試卷、家狀可憑。紹興二十九年以前不可檢照，止憑州郡保明放行外。紹興二十九年至今已十八年，略計進士父母年亦老矣，故便與放行。自紹興三十二年以後五舉，試卷、家狀尚全，猶可考按。已委郎官將舉人家狀内所載父母年甲盡入本名貢籍，如諸州保明到父母官封，并將貢籍點對，紐計父母年甲至今若實及七十以上，立與具鈔放行；如年未及七十，不應赦，即與駁下。司封所掌亦如之。却會禮部取實年甲。仍下國子監，應上舍、内舍、外舍生父母準此。《宋會要輯稿》職官九之一三（第三册第二五九八頁）。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六。

乞賜謚蘇轍劄子　淳熙三年

臣竊詳國朝故實，名臣既歿而不乞謚者，往往因臣寮建請，特賜徽稱。故楊徽之之謚文莊，宋綬實請之；宋祁之謚景文，張方平實請之。凡以尚賢報功，昭示無極。聖主之所以寵綏臣子者，於是至矣。臣伏見故門下侍郎蘇轍初以制舉對策，受知仁宗。乍起草萊，而鯁亮切直之聲，固已震耀天下。晚乃歷踐臺省，遂躋政途。其絶學長才，嘉言讜論，與夫進退終始大節，天下公論，可考不誣。而寥寥數十年，易名之恩未加，在於盛明之朝，總覈之政，誠爲闕典。況自頃歲，陛下加惠蘇軾，賜謚文忠，德音流行，天下傳誦。轍之平生梗概與軾略同，而宦達過之。臣愚欲望聖明依軾近例，特與蘇轍賜謚，以示褒勸。臣謬司拜禮，職所當言，況有宋綬、張方平建請故事，則區區僭越之罪，或可望於裁赦也。取進止。《欒城集》卷末。又見光緒《内江縣志》卷一〇，《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六。

論處分殿前司招軍軍人傷人掠財奏　淳熙五年十一月

招軍一事，區處獨斷，輕重緩急，無不得宜，推此以往，恢復不足辦也，臣不勝心誠悦服之至。

然適聞聖諭推軍人之最重者，明正典刑，固當如此，然不知以何者爲重乎？若以拖拽爲重，則彼曰：「本爲國家招軍也。」必將有詞。臣聞昨有軍人入保正家，傷人掠財，縱火焚薪，又逼亂其婦女，宜推其尤者，肆諸市朝，則以劫掠得罪，誰敢不服！至于百姓之凌踐軍人者，亦不可不兼行。爲政不可偏，適聞聖諭詳矣。《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七。

乞御前差光州中渡榷場官奏

淳熙六年正月十四日

光州復置中渡榷場官，御前恐有曾經在榷場幹事之人可以差充監官，庶可檢察禁物，不令過界。《宋會要輯稿》崇儒七之五三（第三册第二三一五頁）。

乞借椿管米賑糶奏

淳熙十一年正月

荆門軍連遭災傷〔一〕，細民闕食，本軍闕米支遣官兵俸糧。照得十年五月八日指揮，令荆門軍將糴還淳熙九年分借撥賑糶米二千石認數椿管，非奉朝廷指揮，不得擅行支使。請令荆門軍將前項見椿管米二千石借充賑糶并俸糧支遣〔二〕，候來年秋成日，依舊撥還。《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八二（第七册第六二九四頁）。

〔一〕連：原作「運」，據文意改。

〔二〕請：原作「認」，據文意改。

江陵府糴米事奏

淳熙十二年正月

昨具奏取撥朝廷椿米于今歲春夏賑糴府縣軍民倉用〔一〕，共糴過米七萬五千六百八十四石八斗八升三合。淳熙五年米每升一十九文，淳熙九年米每升二十三文，拘收到價錢一十六萬四千五百七十五貫五百三十三文。從準指揮，候秋成糴還本府。今秋早晚稻收成〔二〕，即日已依元糴過米數補糴到米七萬五千六百八十四石八斗八升三合，每石價錢不等，自一貫六百文至二貫五十文，共用過本錢一十四萬六百五十五貫三百九十四文。其米並據倉官并諸縣認數，如法椿頓。內諸縣米候春水生，即令起發赴府一處椿管外，有餘剩本錢二萬三千九百二十貫續收糴。（《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一〇（第六册第五五四一頁））。

〔一〕倉：疑當作「食」。

〔二〕晚：原作「曉」，據文意改。

湖北諸州椿管米事奏　淳熙十三年

今歲湖北諸州雨水霑足，稻田大段豐歲，自朝廷量降本錢，分委諸司及本府糴米五六十萬斛，同見管椿積米一處，於城中安頓，略計可與軍民、官吏儲蓄半年之糧。

乞量降本錢，且令本府糴一十萬石，同見管官米一處椿積，可以救目前穀賤傷農之弊〔一〕。檢會湖廣總領所狀，準指揮印降一貫五百例，湖北直使會子二百萬貫，赴總領所收換會子，令先次收換到舊破會子二十萬貫，附綱赴左藏西上庫送納外，照得見在新會子一百八十萬貫，未有續申已換數目〔二〕，并鄂州大軍庫會子一十四萬餘貫椿管。勘會秋成在近，米價低平，合依年例和糴椿管米斛。奉旨提領封椿庫所支降會子三十萬貫，輳前項見椿管一十四萬貫，并於米收換會子內販撥三十六萬貫，共作八十萬貫，委湖廣總領和糴米六十萬石，仍照應年例差官就沿流豐熟州軍、湖北、京西屯軍去處置場招糴，限歲終了足，毋容稍有科抑作弊。《宋會要輯稿》食貨四一之一四（第六册第五五四三頁）。

〔一〕救：原作「就」，據文意改。

〔二〕目：原作「日」，據文意改。

乞椿積錢給散奏

契勘前件諸州多是不通水路，若從外臺乞米搬運，實非良策。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於總所朝廷積錢内支降錢引二十萬道，撥赴帥司，計臣同本路漕臣視諸州旱傷人户數，隨宜給散。令守臣多方措置，於得熟去處，趁時收糴。米不足，則雜糴菽、粟、麥、蕎之類，苟可以救死，亦何所擇。目今若不預爲之備，更俟十月刈穫，見得十分飢荒，方行奏請，則緩不及事矣。《救荒活民書》卷三。

御製很石銘跋書後

上纘祚之十九年，政成德孚，方内阜安，萬物得宜，允臻於泰和。迺三月辛未，召臣雄、臣淮、臣良臣入侍閒燕，從容言天下事甚衆，極論古帝王學問有精有粗，而治忽分焉，最後及唐文章。因舉皇甫湜《很石銘》，謂石有至戒，而秦弗克省，乃更被以醜名，惟兹沈冤，歷世未洒。於是出聖製跋湜語以賜臣等。睿識高遠，宸畫炳麗。臣等不足以辱賜，謹拜手稽首言曰：陛下紹集大統，夙宵軫恒，不忘中原。兹石至微，猶復慨然興念思爲，澡滌振拔，矧遺黎故老，久淪涂炭者乎！且驪山之役，秦君臣曾弗聞危懼之言，兹石獨屹然中立，若示大警。寥寥天壤間，亡秦之很與石不磨，而湜也

有銘，亦罔克載石，意石之不遇千四百年於此矣。陛下超神悟於有物之先，雪幽憤於無傳之後，石之神靈乃今始克用顯。異日掃清關輔，出茲石於腥血膏火中，時巡方岳而幸過之，大書石上，以詔示無極，則勒銘砥柱、刊頌浯溪，不足儷已。此中原父老所以引領南望，日日以冀於仁聖者，臣等尚幸見之。《咸淳臨安志》卷七。又見《宋代蜀文輯存》卷六六。

絶德論 上

天下知執中以徇道，而不知夫反中以合道，其見蓋亦小矣。今夫蹇蹇焉以忠，怡怡焉而孝，必焉而爲信，介焉而爲廉，此固賢人君子之所常行，而中智以下皆可勉强而幾及焉者也。安行於繩糾尺度之中，夫豈不善？一旦使之辨大事，臨大變，而欲責非常之功，未有不裂膽喪魄而失其故守者也。是何也？道不足以自信於心，氣不足以取信於人，其中之所挾者小也。所挾者小，則亦無怪乎其能執而不反也。孟子曰：「執中爲近，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夫中固近道矣，行之而執，往往扞格而不通，聖人於是用其權焉，故曰「君子而時中」。夫時中者，有所不中，而歸于中之謂也。有所不中而歸於中，是故謂之權。聖人所以大過人者無它，亦權焉而已矣。而學者不知出此，以爲聖人者不敢獨行高世，循循焉爲衆人之所爲，斯以爲中庸焉爾。誠如是也，則聖人者何貴於用權？苟不知所以用權，則所謂大事大變者如之何而應之？故夫執中徇道者，賢人君子之所常行，而反中合道者，聖人之絶德，

而非世俗之所可希望也。古之聖人，其挾於中者大，則見於用者博，平居無事，抑高晦明，而不敢盡其有餘，則坦然中庸之無難也。無何事發於非常，變起於弗圖，賢人君子之所裂膽喪魄而不敢迫視者。聖人則逡巡談笑，出身以扞之，履危機，犯逆節，一切冒行而不顧。功成事定，薄天地而絶古今，前焉而無，後焉而不可繼，然天下不以爲駭異，而聖人亦居之而不疑。嗟夫！此固非勉强力行，泛泛然嘗試以僥倖其或成者也，其挾於中者素定矣。是以爲之而無不成，如種之必生，而炊之必熟。衆人見其不可能，而聖人以爲是固當然者。雖然，聖人至此，亦非苟違中庸而求高於世也，事變至而權用焉，中而能權，所謂反而合道也歟！昔者舜、禹匹夫，而代堯、舜；湯、武諸侯〔一〕，而翦夏、商；伊尹臣也，而廢其君；周公弟也，而誅其兄；孔子羈旅人也，作《春秋》以黜陟當世之君大夫。此五者皆履危機而犯逆節者也。前乎此者，未嘗有如此之事也。天下之人，耳不習聞，目不習見，意必有驚怪而却走者矣，而聖人斷然行之，了無難色。及乎堯、舜禪，萬邦乂；桀、紂夷，天下安；太甲廢，商道樂；管、蔡誅，周室寧；《春秋》作，亂臣賊子懼。然後天下靡然而歸，翕然而一詞，曰：「此固聖人之所謂絶德也。」反而後合，殊而同歸，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豈若小丈夫然，蹈繩糾，履尺度，循循然爲衆人之所爲而已乎！夫惟辨大事，臨大變，而後可以觀聖人用中之權，中而能權，而後可以爲絶德。此非有法可傳於後者也，非常之功，惟聖人能之，自非聖人，則莫若蹈繩糾、履尺度以求寡過〔二〕。二者亦審於自知而已。非其人而欲求非常之功，此猶童孺病羸而責之以烏獲之千鈞，力不能勝，無不顛沛而隕越也。古之神醫有所謂倉氏、扁氏者，其術蓋得於天而會於心者也。

故其理病有澼腹胃、刮肌骨之變，此豈有法可傳也不能以寸。倉、扁者，萬世之絶技也；聖人者，萬世之絶德也。不可爲也，爲之則禍矣。故受禪，在舜、禹爲仁，在後世爲篡其君；征伐在湯、武爲義，在後世爲弑其君；太甲之廢，在伊尹爲忠，後世用之則不臣；管、蔡之誅，在周公爲公，後世用之則不弟；《春秋》之作，在夫子爲大公至正，後世用之則僭亂而不可訓。且後世禪代伐國、廢君賊兄與夫僭聖作經而妄意褒貶者總總矣，要其歸未有不滅身覆宗，而爲天下笑者也。彼其見聖人有如是之事也，故藉口以濟其姦，所謂矜糞圓而擬質隋珠者乎。夫聖人固有所挾焉而後敢爲，彼區區者何所挾哉！然則聖人之所挾者何也？則吾所謂至道也。至道默用，則内足以自信於心，外足以取信於人，御物應變，施無不可，故雖履危機，犯逆節，而天下必謂之權，謂之時中，謂之絶德，而不敢踰。故夫絶德者，至道之用也，非反道而求爲絶德者禍矣。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

〔一〕湯：原作「揚」，據文意改。

〔二〕履：原無，據上文補。

絶德論　下

《書》曰：「朕聖讒説殄行。」殄行者何？行之不可承繼者也。君子之制行，爲可承可繼而已。凡行不可承繼者，皆殄行也，古之所聖也。而聖人亦有所謂絶德者，德而至於絶，蓋亦不可承繼矣。苟爲不可承繼，則聖人之德無迺殄乎！曰：否，非此之謂也。言悖於常訓，行悖於常理，而務爲新奇迂怪以眩惑天下後世之人，夫是之謂殄行。《王制》所謂「作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是也。《禮》之所殺，《書》之所聖，其義一也。若夫聖人，豈亦斯人之徒歟！平居無事，言有常訓，行有常理，中庸較易之教，雖夫婦之愚，可以與行，而何殄之有！天下不幸，有非常之變，而權用焉。夫權豈聖人之得已哉！朱、均不肖，讙訟不歸，非常也；桀、紂流毒，斲喪生靈，非常也；太甲不君，湯緒幾傾，非常也；管、蔡流言，慝間王室，非常也；晚周失政，天下無王，非常也。五變者皆非常也，惟其變之非常，而不可以道制也，於是反中而用其權，豈聖人故爲斬絶，使後世不可承繼，如古之所謂「殄行」者乎？使朱、均不至下愚，則舜、禹不受禪；桀、紂不至凶毒，則湯、武不加兵；太甲粗可告語，則伊尹不廢；管、蔡未至叛道，則周公不誅；周道未至掃地，則孔子不作《春秋》。故曰：權者，非聖人之得已也。夫不得已者，聖人所以憫時而救亂也，非以爲法於後世也。以非常之事，應一非常之變，變息事定，克成厥功，天下從而尊信之，如神之幽，如天之不可升，如日月之不可踰，前

焉而無，後焉而不可繼，斯以爲絶德而已。故無是變者，聖人不爲是事也。或曰：後世有如是之變，則權可行乎？曰：有其變，有其人，人與變相值，則何爲不可！雖然，無舜、禹、湯、武、伊、周、孔子之道，而欲用其權，則篡也，弒也，不臣也，不弟也，僭亂而不可訓也。故夫絶德者，聖人所謂獨能，而非以爲法也。然則聖人不可法歟？曰：何故不可？聖人之爲法，於天下後世者，皆是矣，不必吾士也。詩書禮樂以爲教，刑賞號令以爲政，君臣上下以爲分，父子兄弟以爲親，宫室以爲居，飲食以爲養，天下所日用，萬世所通行，無非舜、禹、湯、武、伊、周、孔子之道也，法聖人者，法此焉可也。絶德者，一時不得已之權耳！聖人不曰以此垂法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亦何必此之法哉！倉、扁雖不可能，而天下之醫亦無出倉、扁之外，何也？砭劑藥石之功，察脉觀色之狀，方書具焉，醫者日用而通行，皆倉、扁之教也。至於滌腸胃，刮肌骨，此二者，倉、扁行之爲理病，非倉、扁之爲殺人。夫人固有獨能焉。學倉、扁者，盍亦損斯二者歟？絶德之不可繼，亦猶是也。故夫法聖人者，自五事之外皆可也。一不量力，則流爲篡殺僭亂之人，可不畏哉！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而人不以爲淫。魯男子曰：「柳下惠則可，吾則不可。」孔子聞之，曰：「善學柳下惠者，未有若此人者也。」學聖人者，如學下惠則善矣，下惠且不可輕學，而況堯、舜、禹、湯、武、伊、周、孔子之盛乎！《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一四。

全宋文卷五三九一

趙　雄　二

韓忠武王世忠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一〕

上纘祚之十五年，威行德孚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畏服，罔不願爲臣妾。上益勵精行健，冀大有爲，聞鼓鼙而思勳臣于昕夕不忘，乃二月甲午，制曰：「韓世忠感會風雲，功冠諸將，可特賜謚忠武。」蓋太師、韓蘄王之薨之葬，至是已二十有六年，而褒崇益光，遂與漢丞相亮、唐汾陽王子儀同謚。宸奎内出，不由有司，中外偉之。時王子彦古方居蘄國夫人憂，聞詔感泣繼血，即拜疏謝，又拜疏請曰：「草土臣彦古謹昧死言：臣之先臣世忠，發身戎行，逮事徽宗、欽宗，皆著顯效。暨委質太上皇帝，自大元帥霸府洪濟于中興，始終實備大任。仰憑宗社威靈與太上皇帝廟謨神筭，摧勍敵如拉朽，芟劇盜如刈菅，大戰數十，小戰數百，豐功盛烈，光照古今。不幸早棄明時，亦既積年，陛下憫念勳勞，固嘗爵以真王，錫之美謚，獨墓道之石無名與文，惟陛下哀矜，究此光寵，豈獨諸孤顯耀，

抑先臣有知，猶當效結草之忠。」天子曰：「嗚呼！惟乃父世忠自建炎中興，實資佐命，式定王國，時惟元勳，予其可忘！」乃親御翰墨，大書曰「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翌日，朝諸將于凌虛閣，特詔彦古戎服入見，面賜御書，俾冠于碑首。顧謂諸將曰：「世忠有大功于帝室，今彦古亦克有志世其家，予惟寵嘉之，是用錫此豐碑。諸卿勉哉！」諸將感激奮躍，益知國家之不負臣下也，忠孝之不可以不盡也，功名之不可以不力也。皆趨下再拜，彦古亦再拜泣而出。既又詔禮部尚書臣雄曰：「汝其銘世忠之碑。」臣雄以謂聖主褒崇元臣，兹事體大，顧末學弗稱。且祖諱與王名謚適同。尋上書懇辭，上遽批出，略曰：「君前臣名，臨文不諱。不許辭免。」臣雄於是惶恐奉詔，謹拜手稽首，上故太師、蘄忠武王遺事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韓氏本古列國後，爲秦所併，子孫自韓原渡河散居延安，以國爲姓。故王世爲延安人。曾祖諱則，居鄉以義俠聞。家故饒財，賑貧藥病，多所全活。既没，有異人指其所葬地曰〔二〕：「代代當生公侯。」後以王貴，贈太師、楚國公。曾祖妣郝氏，吴國夫人。祖諱廣，考諱慶，皆贈太師，秦、陳二國公。祖妣高氏、妣賀氏，冀、楚二國夫人。楚國生五大夫子，王其季也。始震之夕，有光芒出屋間〔三〕，鄉鄰以爲火，各具綆缶馳救，至則聞王生，皆異焉。就襁褓輒流瞬，瞬則目光如電，楚國洊驚，而心奇之。少長，風骨偉岸，尚氣節，能騎生馬駒〔四〕。諸豪里中惡少年皆俛首不敢出氣，則爭爲之服役。或負責不償者，王輒爲償，負者後聞，亟持所償愧謝，里俗爲之一變。有冤抑，不以謁郡縣，而謁諸王，咸得其平。由是名聞關陝。嘗過米脂寨姻家會飲，日已夕而關閉，王怒，以臂拉門，關鍵應手而斷，旦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關吏駭服。

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强弓一百斤〔五〕。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膽裂，同列無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絶人類此。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報遽至〔六〕，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遊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詣酒肆貰酒〔七〕，期於戰獲鬻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將從党萬以行〔八〕，父母素鍾愛，不許，王固請於陳公曰〔九〕：「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軍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陴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蒿平嶺，王與党萬悉精鋭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間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鬬，賊少却。王爲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俘者爲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啄也。王躍馬從之，斬其首，賊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經略司圖上其事，且乞優賞。會童貫專制邊事，疑敢勇皆勢家子，有所增飾，止許補一資。衆譁不平，而王恬不芥蔕，當時識者知王器量宏遠矣。從劉延慶築天降山寨，敵遽有之，延慶令王守北門，王夜縋城而上，斬二級，割護城氈以獻。繼逢敵於佛口寨，斬首數級，始補守闕進義副尉。至臧底河，又斬三級，轉進武副尉。會妖人方臘起桐廬，自號「聖公」，殺掠吏民，自浙河東西至于江南，毒流蓋千餘里。南方素無兵備，詔調西師討之。王部敢勇五十人隨王稟以往，遇別將王淵於杭之北關堰橋，會大潦。道不通，賊掩至，淵惶怖不知所出。王造淵，説曰：「今賊據險争利，我不以智勝，而以力拒，可乎？」淵怒曰：「何人敢爾！」王益辯論不少屈。淵曰：「汝雖能言，願聞必勝之説。」王爲調一二，且請以所部邀擊，淵命

取軍令狀以去。明日會戰，賊勢張甚，王選敢勇二十餘人伏偃橋傍，須臾伏發，賊衆大亂，王追至淵舟前，斬首數級，師遂大克。淵乃嘆服曰：「真萬人敵！」盡以所隨白金器賞焉。與淵定交自此始，至今杭人呼堰橋爲「得勝橋」云。時天下忘戰日久，盜起倉卒，天子宵旰南顧，詔能得渠魁者授兩鎮節鉞。王單騎窮追至睦之清溪洞，賊深據巖屋爲三窟〔一〇〕，諸將繼至，莫知所從入。王潛行溪谷間，問野婦，得其洞口，即挺身仗戈而前。榛棘嶔崎，越險數里，擣其巢穴，縛僞八大王，格殺數人，臠遂就擒，併俘以出。辛興宗後至，領兵截洞口，掠王俘以爲己功，故王不受上賞。別帥楊惟忠還闕，少伸其事，但超轉承節郎。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滹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虜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岡，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艤舟河岸，約曰：「虜奔即鼓噪助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疑之，分爲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於後舟中，潰卒亦鼓譟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是時山東、河北盜賊蜂起，王從王淵討捕，所在摧鋒，於大名境中，殺水賊幾盡。又破湯村强盜。累奇功轉秉義郎。以偏將從梁方平經略東事，賊楊天王、透手滑聚衆數千，寇尉氏，一戰擒其渠帥，餘黨悉平。臨沂賊武翳衆數萬，與戰於韓王店〔一一〕，又平之。沂州賊徐進衆五萬，而官軍不滿五千，王止以衙兵五十餘薄賊，誅馘悉盡。又青社賊張先水、皷山賊劉大郎、望仙山賊高托山、集路山賊賈進、莒賊徐大郎，衆皆不下萬人，大者或跨州兼邑，王每身先諸將，次第擒滅。又殺獲東海賊張夔等，由濟南振旅而歸。於是山東諸盜悉平，轉武節郎。欽宗即位之

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盜。王説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陣，爲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阽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實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實歸報。方平猶以爲紅巾賊，不設備。及虜進迫屯子橋，則方平脱身遁矣。王師既失主帥，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王陷數十重圍中〔一二〕，意氣彌壯，挺槍奮躍而前，所鄣披靡。虜嘆異，小却，即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爲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爲河北總管，辟王爲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使李綱斬之以徇〔一三〕。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創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止一二人，或四三人，皆人物魁梧、武騎超絶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脅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戍將寓大名，雅爲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淄河，以軍分爲四隊，布鐵蒺藜，窒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死。有怯走者，許後隊殺以爲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兵襲賊砦。賊既驚擾，旦而接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奔潰。王窮追不已，賊伏潰卒數千出我不意，王不及介胄，上馬趨之，矢石雨下，臂指吻鼻中四鑲。王怒，折箭披弓，拔刀徑前，殺爲首者六人，賊衆又奔。追至宿遷，其衆尚萬餘，謂已遠，王不能及，方擁所掠子女、椎牛縱酒。王單騎疾馳，夜造其營，呼曰：「大軍來矣，速束戈卷

甲，吾能保全汝等，以共功名。」賊自淄河破膽，皆跽請命曰：「願吾父貸死。」因進牛炙斗酒，王下馬，飲啖輒盡，衆莫敢動，悉束手降。黎明，見王所部止此，始悔之，而業以解甲，莫不相顧失色。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將所降朝京師，欽宗再錫對，慰奬甚渥，賜衣甲槍牌，除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沱形勢已蹙，去之趙，趙守蓋王淵云，淵得王恃以自固。虜再入寇趙，知王在焉，攻益急，粟殫援絶，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將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酋二都統是日被槍以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爲前軍統制。光堯壽聖憲天體道性仁誠德經武緯文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逼城，人心兇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酋帥白馬三郎以衆數萬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之，斬酋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鬬，虜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帥父老迎謁，居民炷香夾道，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扈蹕如南京。太上即位，授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始建御營，以王爲左軍統制。詔平濟州山口賊解大刀、李昱等，所鬲勦除。陞定國軍承宣使，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鎮河朔；却胡馬之牧，效著睢陽。」皆紀實也。車駕幸維揚，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真，自金山以衆來降，抵城而不解甲，扈從者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遂解甲聽命。李民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至維揚，復狼顧整勵器械，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彦，驅李民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

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屬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内外賊盜。時虜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鏃如蝟，卒力戰以免。後至汴，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召還行在，授鄜延路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節、帶御營統制如故。未幾，詔王領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趨行在，時建炎三年也。未至，有裨校段恩者，亡至都下，詭言王兵潰陷虜，物情震駭。殿前統制苗傅、劉正彦素畜異心，聞王陷没，無復忌憚，遂勒兵反。殺簽書樞密院事王淵及内侍數十人，奉太上居别宫，凶焰熾甚，神武中軍統制官吴湛又陰與同惡。王在海上聞變，望闕慟哭，舉酒酹神曰：「誓與此賊不共戴天！」舟中士卒亦皆慟哭思奮。時禮部侍郎張浚在平江，方議討亂，與諸將環坐，計未有所出，聞王且至，更相慶曰：「韓公之來，此事必辦。」即日與浚定復辟之議，乃先諸將啓行。時道路譁言傅、正彦謀挾乘輿以出，中外汹懼。王曰：「賊素知畏我，我至，彼敢爾耶！」尋命偏將張世慶搜絶諸路郵置，使僞命不行。至嘉禾，造攻具甚急。傅、正彦矯制止王，且除節鉞，王不受命。會江淮兩浙制置使吕頤浩亦來，王迎謁于郊。頤浩問曰：「賊計無它虞乎？」王曰：「彼怙勢憑衆，脅助鐵券，自謂不死，安有他虞！」又問：「可必勝乎？」王曰：「以順討逆，何爲不勝！」頤浩曰：「知彼知己，可以戰矣！」時楊國夫人及二子質傅軍，防守甚嚴，王略無顧念。會隆祐太后宣見楊國，楊國詣傅，紿曰：「太尉作如許事，公來矣，於太尉何如？」傅乃屈膝拜曰：「願奉兄嫂禮，謹其鞍馬，煩夫人好爲言。」是日入見，隆祐宣問周悉，執楊

國手垂泣曰：「國家艱危至此，太尉首來救駕，可令速清巖陛。」楊國奉詔，馳出都城，遇傅弟翊於途，告之故，翊色動，手自捽耳。楊國覺翊意非善，愈疾驅，一日夜會王于嘉禾。王見之驚曰：「汝輩在耶！」俄而明受詔至，王曰：「吾知有建炎官家，安知明受耶！」斬其使，焚其詔，進兵益急。傅等大懼，遣將領張永載謝罪，且出御札曰：「知卿已到秀州，遠來不易。朕居此極安寧，苗傅、劉正彥本爲宗社，終始可嘉。卿宜知此意，徧諭諸將，務爲協和，以安國家。」王知脅求詔旨，非太上本意，諭永載曰：「天子即復位，事乃可緩。不然，吾今以死決之。」賊得語，知不可解，即日復太上明辟。王晨夜兼行。承宣使張俊遣兵三千助王，王顧所部或非素所拊循，乃悉收家屬詣軍。及合戰臨平，艤家屬舟岸下，由是師徒登岸擊賊，無一不用命者。賊將苗翊、馬柔吉以重兵負山阻河爲陣，且於中流植木爲鹿角，以梗行舟。岸間塗淖不可馳，王乃下馬揮戈，令軍中曰：「今日當以死報國，若面不帶數箭者皆斬。」士殊死鬬。轉至剪刀山下，賊以乘神臂弓數千持滿而待。王瞋目大呼，挺刃徑前，賊辟易，矢不及發。連戰皆大克，直造北關門。傅、正彥自授江東制置使副，提禁旅數萬以遁。朝廷慮其遂逸去，詔能生擒傅、正彥者，有官人轉承宣使，無官人授正任觀察使，其餘獲逆黨，賞各有差。王入朝行宮，拜且泣曰：「逆賊不道，主辱臣死，臣願受命，縛此二逆。」因奏曰：「逆賊擁精兵數萬，去甌閩甚邇，萬一寖成巢穴，愈難撲滅，臣請速除之。未審聖意欲生致之耶？抑函首以獻也？」太上曰：「能殺之足矣。」王曰：「臣誓生致之，顯戮都市，爲宗社刷恥。不然，則臣爲欺天。」殿前虎賁有宋金剛、張小眼者，號膂力，王乞以從，欲俾獲俘來上。時所部纔數千人，請止

以所部行。太上壯之，酌巨觥以餞，因握手語王曰：「統制吴湛佐二叛爲逆，卿知之乎？」王曰：「此易與耳！」時湛已不自安，嚴兵爲衛。王詣湛與語，手折其中指，遂擒以出。門下兵衛驚擾，王按劍叱之，無敢動。又親擒湛黨王世修，同日伏誅。王遂行，詔除武勝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江浙制置使〔一四〕。王兼程追襲。賊方圍三衢，聞王師來，即解去，將趨上饒。王恐其或滋蔓閩、廣也，徑自浦城捷出迎之。至漁梁驛，與賊遇，夜半勒兵，距浦城十里。賊跨溪據險設伏，正彦屯溪北，傅屯溪南，相約爲應。俄而接戰，部將李忠信、趙竭節恃勇陷陣，馬彦溥馳救，死之。王挺槍徑前，賊望見，咋曰：「此韓將軍也！」乃潰，擒傅、正彦及傅弟翊，遣所乞二虎賁護俘獻行宫，斬于建康市。師還至蔣山，太上遣中貴人賜金合茶藥，并御書「忠勇」二字表王旗幟。詔曰：「餘杭之難，卿首奮忠勇，已破凶逆。朕之復辟，惟卿之功。」除檢校少保、武勝昭慶軍節度使、御前左軍都統制。楊國自碩人超封國夫人，制曰：「智略之優，無愧前史。給内中俸，以示報焉。」功臣妻給俸自楊國始。改除武勝定國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少保〔一五〕、御前諸軍都統制。兀术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秀之青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术，兀术遂自建康取宣城，直至廣德，徑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兀术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勦除，使絶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李選〔一六〕。太上賜札曰：「比在會稽，吕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歸路。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略，實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

嘆。今以獲賊資財物帛盡與將士，并降空名誥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术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皐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虜終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术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兀术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於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明主，足相全也。」兀术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話，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射之，亟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枻，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絶。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刑白馬，剔婦人心，兀术自割其額祭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諜知其謀，悉舟師督戰，會風弱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爲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實。」乃遣偏將蘇德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趨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人紅袍白馬，既墜，復跳馳而脫，詰二人者，云即兀术也。是舉也，兀术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太上賜札曰：「卿比統帥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彌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

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衆。言念忠勞，不忘嘉嘆。」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時劇盜數起，閩中、荆湖震擾，朝廷爲出禁旅，遣辛企宗討之〔一七〕，師老不能平。福帥程邁、監司侯慤等力請改命將帥，章四十三上，太上乃除王福建江西荆湖南北路宣撫，副參政孟庾以行。賊范汝爲據建安，衆踰十萬，至僭造黄紅傘等。王曰：「建居閩嶺上流，使賊沿流而下，則七郡皆血肉矣〔一八〕。於是選輕鋭航海，徑趣福唐，擁衆而上。福帥迎謁，且言賊方鋭，宜少休以俟元夕。王笑曰：「吾以元夕凱旋見公矣。」因酌酒以别。師次延平，劍潭湍險，賊焚橋以拒我師。王策馬先浮以濟，師遂濟，士氣益倍。距建寧百里許，賊盡塞途路，埋巨木爲鹿角，散布竹簽、鐵蒺藜，掘陷馬坑〔一九〕，凡可以旅拒王師者，無不用其至。王即命諸軍偃旗仆鼓，捨正路，俾各擇便利，沿山塹溪，披踐榛棘，遂達郡之鳳凰山，繞出賊背，下瞰城邑，如在井底。火樓、巨石、天梯、雲梯，百道齊攻，汝爲竄身自焚回源洞中。以謂從天而下。五日城陷，汝爲震怖，又有陸必强、葉鐵骨、陸必先、張弓手、熊致遠等，皆號賊驍將，分兵四劫。而葉諒者别以一軍再寇邵武，王悉擒斬之。凡殺賊衆三萬餘人，生擒魁首張熊等五百餘人，士人之附賊如施逵、謝嚮、陸棠等〔二〇〕，皆械送行在所。廼令軍人悉駐城上，毋得下，植旗於城之三隅，令士民自相别，農者給牛、穀使耕，商賈者弛征禁，爲賊者使民得甘心，脅從者貸遣。建安之民自以爲蒙更生，家立生祠，共刻其事于石，至今奉香火惟謹。太上賜札曰：「省奏，范汝爲已就滅亡，遂釋朕南顧之憂。其餘畸零賊黨并葉諒等，想已招捉，惟務隨宜處置，勿留後患。」又札曰：「卿比執訊獲醜，安靖一方，非

特秋毫無犯，給耕夫之牛，使不失時。雖古名將，何以加諸！朕始聞此，喜而不寐，是惟威愛兼得，體我至仁，加惠斯民者也。卿之勞苦，實永朕懷。」王遂條奏江西、湖南群寇，要須以時平定，乘勝撲滅，勢若破竹。詔從之。王旋師永嘉，若將就休息者，已而道括蒼、上饒，徑至豫章，江濱連營數十里。賊不虞王之猝至，以爲神，大驚，於是曹成、馬友、李宏等次第來降。王悉分配諸軍，即日移師長沙。山東賊白氈笠、劉忠有衆數萬，嘗與兀术轉戰頡頏，而南據祁陽之白綿山，自黔其額，號「花面獸」。山險重複，營柵相望，凡一年莫敢攖其鋒者。王始至，即欲急擊之，曰：「少延歲月，湖南生靈無種矣」。庾不可，曰：「功幸已成而師勞，若更趨白綿，有如不捷，前功盡廢。」王曰：「兵家利害，世忠策之審矣，非參政所知。請期半月，當馳捷以獻。」庾不能奪。王即將所部與賊對壘，乃奕碁飲酒，按兵不動者累日，衆莫窺其際。一夕，獨與親信蘇格便服、聯小騎直穿賊營。警夜者呵問，王曰「我也」，蓋王已諜知賊中約以「我」字爲號，故所鄙不疑。遂周覽營而出，喜曰：「此天賜也。」即下令明日破賊。會食，遂命諸軍拔柵前行。先遣銳卒二千，銜枚夜進，伏于白綿山上，戒曰：「賊必空壘來戰，若疾馳入奪中軍望樓，駐麾張蓋。」既而賊以三萬人拒戰，兵交自寅至巳，賊精兵迭出，勝負未分。俄而所遣銳卒二千植旗蓋於賊之望樓，傳呼如雷，賊回顧驚愕，進退無所據，遂潰亂。王乃傳麾令上下夾擊，將士爭奮，大破之，追斬忠于小舟，傳首闕下。下令敢掠子女者斬。湖南遂平。戰克之日，與庾所期如合符契。詔除太尉，餘如故。又賜札曰：「出師今將期歲，以爾勞苦，緊我憂冲。比歲李宏壞植〔二二〕，劉忠敗績，益張吾武，震撓凶徒，朕甚嘉之。且以防秋戒期，

狄怨是念，卿其振旅來歸，竭盡智力，以圖大功，而後喜可知也。」王授鉞以出，掃清三方。太上偉其功，詔樞密院以功狀頒示内外，諸將各務奮勵，共舉中興，以光史册。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鷙絶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兀术與酋帥撻孛耶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取淮陽〔二二〕，步兵自楚取高郵，塵覆飛鳥。太上賜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歎。今虜氣正鋭，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横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趨行朝無數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圖，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筭，以決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强虜，驅率吾民，遣兵東嚮，觀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所共嫉，覆載所不容。卿爲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實同之。今賊犯真滁，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爲賊衝，萬一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興言及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爲！」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步兵，而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淮泗之寇。伐木爲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爲社稷憂，諸君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二三〕，所以拔橋斷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戰士〔二四〕，戰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淮陽〔二五〕，王置酒送别，杯一再行，流星庚牌沓至。良臣問故，

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切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鄣。」於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精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术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群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吾軍之東直北，旗小麾〔二六〕，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旗與虜雜出，虜軍亂，我師伍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全裝陷涂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术乘千里馬以遁。積尸如丘垤，擒其驍將撻孛耶、女真千户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术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賣己，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而陣，我師皆願效死。虜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戰，敗生女真及千户長等，虜敗去。俄而王至，窮追于淮。虜復大戰，敗潰奔走，相蹈藉没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沓至，群臣入賀，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獨抗大敵，勦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朕望。兀术舉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徇國，豈能冒犯矢石，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胄之勞，將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初虜既傾國内侮，朝廷過計，有勸太上他幸者，於是降旨，議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去未晚也。」至是虜既潰敗，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左遂安，故論者以此舉爲中興第一。除少保、武

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撻辣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橘茗爲報。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李，以奉承旨揮也。」撻辣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徘徊顧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上賜札曰：「昨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爲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聲遐暢。卿妻子同行否？乍到，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置司，兼節制鎮江。時楚累經殘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民心安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曩時煨燼瓦礫之場，化爲雄都會府，隱然爲國長城矣。劉豫間遣兵入寇，每爲王所敗却〔二七〕，生擒僞知鎮淮軍王拱及食糧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又犯漣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領，追至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宿遷聖女墩，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弱，而虜援兵訛里耶索、賈舍人踵至，遂以背嵬輕騎五百衝之，爲虜所圍。王突圍拔衆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馬湖五十餘里，殺傷不可計。攻淮陽，旦暮且下，會詔班師，王亟還。道遇僞齊帥劉猊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孛堇、鑿山水晶相公、青州五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术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向敵，遣小校郝彦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氈笠驄馬立陣前者，韓相公也。」衆咎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先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虜衆，暴屍三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誠存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賊，俘獲群醜，

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實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爽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兼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淮陽〔二八〕，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爲應，山東人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二九〕。金人廢劉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爲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亡，爲恢復計。懇請誠切。太上賜札曰：「覽卿來奏，備見忠義許國之意，深用嘆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爲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敦信約。卿其明遠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而秦檜議和，諸帥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獨留此軍，蔽遮江淮，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依舊留屯淮甸，誓與敵人決於一戰，已悉。朕迫於强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鬱於此。自去冬敵人深入，卿首剗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爲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其所奏，益見忠誠，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竦然興歎，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閫外之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於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衂，於是陰謀沮撓吾事。秦檜還自沙漠，力勸太上屈己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名不遜。時檜主議甚力，自大臣宿將，萬口和附，王獨慷慨涕

泣〔三〇〕，章上以十數，爲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産馬用武之地，豈肯真實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爲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摇動人情。我若太加卑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曰：「今當主辱臣死之際，臣願效死節，激昂士卒，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藍公佐交割河南地界〔三一〕，雖以王爵處之，未爲過當。欲乞令供具委無反復文狀於朝，以爲後證。如臣言虚妄，日後事成虚文，亦乞重寘典憲。」其言深切懇到，出於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太上率優詔褒答，其略曰：「卿忠勇冠世〔三二〕，獨當一面。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疏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衆方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爲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虜果負約如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撻辣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术戕其叔撻辣，藍公佐之歸〔三四〕，和議已變，故勸陛下定弔民伐罪之計。」又曰：「如臣言不可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識，而尤檜益深云。兀术既再陷三京，又犯漣水，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占據已割舊疆〔三五〕，卿素蘊忠義，想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軍由泇口破走兀术〔三六〕，僞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

大軍入寇，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之，因取劉泠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水不知其數。又遣偏將王勝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寨，擒虜帥郭太師、僞守王忠，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即日獻俘闕下，詔除太保〔三七〕，依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張浚之師，與戰于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王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术中克敵弓以走，其衆大潰，遂奪鍾離。捷聞，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賊接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州。卿忠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已！況卿前後所料賊情，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爲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倖門。時和議復成，秦檜權力益盛，異己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頸以俟弔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復振之！」太上復賜札嘉奬，又乞與北使面議，優詔不許。尋再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邊備，召諸大將還闕，王及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三八〕。王上表乞解樞務，避竄丐閑，時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又上表乞骸骨，不許，除太傅，依前三鎮節鉞，充醴泉觀使，進封福國公，賜第都城，奉朝請。其秋，顯仁皇后駕來歸，王朝謁于臨平，后以北方獨聞王名，特召至簾前曰：「此爲韓相公耶？」慰問良久，其後賜餉無虚月。明年，進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以郊恩改鎮南、武安、寧國之節。太上數召王同

家人燕于苑中，眷禮深篤，數賜名馬、寶劍及其他賜予〔三九〕，勞問相踵，然王老矣。二十一年秋，王病不能朝，遞上表謝事，策拜太師，問疾之使肩摩轂擊于道。於是悉召故人列校〔四〇〕，勉以忠義大節，焚逋券百萬，親視含襚，曰：「吾以布衣百戰，致位公王，可以無憾矣。」以是年八月四日薨于私第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三。疾方革，累詔宣醫診視，訃聞，太上盡然爲輟視朝。贈通義郡王，賻以內帑、金帛各三千疋兩，錫尚方名汞、龍腦香以斂，襚服用一品，所以慰卹其家甚至，遣勅使徐伸護葬事。以是年十月庚子大葬于平江府吳縣胥臺鄉靈巖山之原〔四一〕。有詔命中貴策祭于家，又詔奉常貳卿軷祭于都門外。子孫次第進秩。娶白氏，秦國夫人；梁氏，楊國夫人；茆氏，秦國夫人；周氏，蘄國夫人。子男四人：長曰彥直，嘗任户部尚書，今爲太中大夫、延水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次曰彥朴，奉議郎、直顯謨閣，蚤世；次曰彥質，朝奉大夫、直徽猷閣、知黄州；次曰彥古，起復朝奉大夫、充敷文閣待制、知平江府兼節制水軍，今家居終蘄國之制。女八人：長適故朝散郎、通判饒州曹霑，次適宣教郎馮用休，次適宣教郎、知宣州寧國縣王萬脩，次適從政郎劉莒，次適宣教郎、宗正寺主簿胡南逢，次適承議郎、充集英殿修撰、主管佑神觀張子仁，二人爲黄冠。孫男十七人：曰樞，奉議郎、太社令；曰杕，奉議郎、直秘閣；曰格，宣教郎；曰櫃，承務郎；曰松，通仕郎；曰相，承事郎；曰椿，承務郎；曰楷，承奉郎；曰林，將仕郎；曰森，曰休，曰楫，曰杰，曰本，曰梓，曰樟。孫女八人：一適將仕郎王大昌，餘未行。今天子乾道紀元之四年，有詔特追封蘄王，又八年，乃賜謚。始王鼎貴，嘗戒戲下及其家人曰：「忠者，臣子不可一日忘，不惟所當常行，抑亦所當

常言。吾雖名世忠，汝曹無得以忠字爲諱，若諱而不言，是忘忠也。吾生不取、死不饗也。」至是得謚忠武。彦古稟述先教，不敢辭，君子以爲通於孝云。嗚呼！王起西陲布衣，杖劍從戎，不十數年，功名與日月争光，何其盛耶！爲平寇將軍，爲都統制，爲宣撫使，爲常置使，爲營田大使，爲詔討使，爲樞密使，所踐無非達官要職，而能益彰；平全閩，夷江西，剪湖湘，殲苗、劉，摧兀术，鏖大儀，拓東海，扞楊楚，震淮陽，所當無非勍寇劇賊，而功益俊偉不可及。及和議初定，虜使稍不恭順，王則忿其無禮於吾君，誦言誅之，且下令所部州無得少屈，虜使爲之沮戢。性不喜便佞，事關廟社，必傴僂玉陛上，流涕極言之，雖不加文飾，而誠意真切，理致詳盡。人主知其出於忠實，不以爲忤也。秦檜用事，遣中原人親屬還虜中，有戀國恩不忍去，必械繫以送，至謀遣趙榮。王力争曰：「榮不忘本朝以歸，父母、妻子悉遭屠滅，相公尚忍遣之，無復中原望耶！」弗聽。岳飛之獄，王不平，以問檜，檜曰：「飛子雲與張憲書雖不明，其事體莫須有。」王艴然變色曰：「相公，莫須有三字何以服天下！」于時舉朝憚檜權力，皆附離爲自全計，獨王於班列一揖之外，不復與親。每建大議讜言，家人危懼，或乘間勸止，王曰：「今明知其誤國，乃畏禍苟同，異時瞑目，豈可於太祖官家殿下喫鐵棒耶！」言雖質，留旨深，士君子至今傳之。受人恩，則生平不去心。簽樞王淵識王於微時，待遇絶等，苗、劉之亂，淵首遇害，王爲請地厚葬，經紀其家，不遺餘力。初，淵輕財嗜義，家無宿儲，或勸以治生，淵曰：「國家官人，以爵使禄，足代其耕也。若切切事錐刀，我何愛爵禄，不爲大賈富商耶？」王敬服其言。故握兵三十年，未嘗爲乾没貿遷之私，上所錫賚，悉分將士，將士故樂爲

之用。太上高其義，察其廉，特賜江東永豐圩田，以給其子孫，王復上書，租賦願與編户同，爲勢家倡。太上欲成其美，從之，優詔奬諭。雖厚撫將士，千金有所不愛，至一官一級，則靳惜如肌肉。嘗謂將佐曰：「爲國立功，人臣常分，吾所以使汝輩功浮於賞者，乃所以遺爾子孫也。天日昭昭，爵禄虚受，終必爲禍，他日爲國爪牙，尤當戒此。」舊制：戰勝第賞，必以首級，軍人貪得，至殺平人以希賞。王始建議，不許以首級計功。然諸帥保奏將士武功，左武各有隊伍，惟王所部須實有功乃奏，終不以毫髮假人。是以淮東一軍〔四二〕，功最多而崇資者少。城楚州，與士同力役。黄天蕩之戰，楊國在行間，親執桴鼓。家楚州，織薄爲屋。將士有臨敵怯懦者，王遺以巾幗，設樂大讌會，俾爲婦人妝以恥之，其人往往感發自奮，後多得其死力。其制兵器，凡今跳澗以習騎，洞貫以習射，狻猊之鋯，連鎖之甲，斧之有掠陣，弓之有克敵〔四三〕，皆王遺法。太上以其制下兵部及頒降諸將者是也。嘗中毒矢洞骨，則以强弩拔之。十指僅全四，不能動，身被金瘡如刻畫。晚以公王奉朝請，尤能以道卷舒，絶口不言功名。蓋自罷政居都城，高卧十年，杖屨幅巾，放意林泉壺觴間〔四四〕，若未嘗有權位者。而偏裨部曲往往致身通顯，節鉞相望，歲時造門，類皆謝遣。羣工列辟，想聞風采而不可見，則相約於朝班，望王眉宇而慰喜焉。至於外夷遠人、幽閨婦女，皆知有所謂韓郡王者。歲時輒相從詢王年幾安否，以爲天下重輕云。而王終日澹然，獨好浮圖法，自號清凉居士。故雖權臣孔熾，王最爲所忌嫉，而能雍容始終，蓋詩所謂「明哲保身」者。屬纊之際，神爽益清，冠佩修然，合爪而逝。有詔擇日臨奠，檜遣中書吏韓城以危語脅諸孤，令必辭，諸孤亦緣王遺意，不敢屈勤君父，上表懇免至

再，太上黽勉從之。其始終恩遇如此。臣雄曰：「自起、翦以來，山西出將尚矣、呼吸雷風，動摇山岳，戰勝攻克，卓然以勇略聞者班班不絶于册書。至於達之以智謀，本之以忠義，如古之所謂名將者，山西蓋亡幾也。秦、漢而下，可以言智謀忠義如古名將者，若諸葛亮、郭子儀，其庶幾乎！王本山西之豪，與起、翦相望，而其智謀忠義有過前修，無不及焉。方逆傅滔天，王聞變慟哭，士卒皆哭，莫能仰視，遂自海道徑還。吕頤浩方以賊爲憂，王謂賊既取鐵券，必無他慮，頤浩又慮賊難勝，王則深言逆順之理〔四五〕，知其必勝，於是頤浩計乃決，傅卒成擒。至如中興之初，倡議西都長安，乘建瓴之勢，東向以圖中原，朝議不從，識者以爲深恨。及維揚危急，六飛南渡，諸帥咸欲西趨岳鄂，徑往長沙，王獨以謂今已失河北、山東，惟有淮、浙號稱富實，若又棄之，更有何地！太上嘉納。江左立國之謀，於是乎始定。臣雄嘗待罪太史氏，獲睹日曆所紀太上皇帝聖語甚詳，最後論戰論和，章數十上，皆算無遺策，蓋所謂定大事，決大疑，忠義禀於天資，智謀出於人表，視山西以勇略稱者，不可同年語矣。是以太上洊賜詔曰：「雖古名將，何以加諸！」而皇上特以忠武易名，蓋以王爲亮、子儀之流。惟二聖日月之明，知臣莫若君，德音鏗鍧，天下傳誦。世忠得此嘉奬，其亦可謂死而不朽也耶！臣觀宣王中興，如《采芑》、《江漢》之詩，所述荆蠻來威，王國庶定等事，雖以褒大方叔、召虎之功，然其任賢使能，致此巍巍，則宣王盛德之形容，光明偉傑，不可掩也。臣願頗采《周雅》聲爲銘詩，以彰元勳，以歌堯父舜子知人之明，以稱明指，顯耀韓氏，以昭示于億萬世〔四六〕。其詞曰：

昔在宣靖，崇極而傾。胡酋不恭，神州盡腥。天地重開，真人龍翔。德業巍巍，周宣漢光。凡此中興，誰實佐命。繄時元勳，王國以定。元勳謂何，維師蘄王。王奮山西，起翦之鄉。鐵胎之弓，悍馬長槊。方在童年，氣震山嶽。逮事徽皇，至于欽宗。天下兵動，外阻内訌。王先戎行，是磔是剪。浙西山東，績用丕顯。霸府肇新，來乘風雲。掃清南都，大駕時巡。淮海之間，劇盜蝟起。解甲束戈，如父詔子。帝幸餘杭，王征徐方。逆臣乘虚，反易天常。賊虐樞臣，都城喋血。凶燄孔熾，震驚宸闕。王在海上，聞變號呼。凡爾衆士，今當糜軀。吾與群凶，不共戴天。山川鬼神，實臨此言。舟師鼓行，雷動電擊。撓彼凶徒，裂膽褫魄。天位反正，乾清坤夷。生擒渠魁，梟首大逵。有狡汝爲，盜據富沙。流毒全閩，血人于牙。大江之西，重湖之南。蜂屯蟻結，虎猛狼貪。三方百城，地數千里。奪攘矯虔，聲勢相倚。當宁謀帥，宜莫如王。授以斧鉞，往捴其吭。覆其穴巢，鋤其根萌。閱歲未周，三方悉平。奔旗奔師，捷書相望。貸遣協從，旌別善良。爾商爾財，我弛爾征。爾農爾田，我資爾耕。仁義之兵，弔伐是尚。帝有恩言，卿古名將。胡馬飲江。充叛以降。金陵不支，洊窺上邦。王整虎旅，邀截歸路。虜术雖强，望風震怖。海艦如雲，江之中流。北剌援兵，南岊歸舟。水戰陸攻，推枯拉脆。殺傷莫數，俘獲萬計。酋師小黠，僅脱其身。敵勢寖銷，皇威益信。术猶不悛，纔數年期。傾國南侵，步騎分馳。逆黨成林，塵暗穹蒼。九重制詔，罪己如湯。王曰呼嗟，君父旰食。臣何生爲，矢死報國。部分將佐，直趨淮壖。親窒歸途，示無生還。妙筭既定，奇策先施。聲言守江，已駐大儀。衆寡雖殊，

我整彼亂。虜騎紛呶，馬足俱斷。四面鏖擊，若降若屠。積骸爲丘，洒血成渠。折馘獻俘，千里相踵。驍將數百，豈計輜重。偏裨在楚，亦以捷聞。王來窮追，虜師大奔。振旅凱歌，天子曰都。世忠忠勇，虜不足誅。江左人心，恃此寧謐。中興以來，武功第一。淮陽鍾離，莫非俊偉。生平戰多，竹帛莫紀。王屯極邊，志清中原。和議既諧，弛强鑠堅。王之論和，忠憤激烈。利害皎然，黑白區別。聖主俞之，權臣讎之。明哲令終，天實休之。孰不爲將，孰不建功。動摇丘山，呼吸雷風。惟王天資，與勇將異。達以智謀，本以忠義。大疑大事，決於片詞。較彼起翦，王其過之。王起寒素，飯糗衣紵。出際盛時，蛟龍雲雨。解衣推食，言聽計行。任用不疑，天子之明。三鎮節旄，三事典策。報功惟優，天子之德。惟聖天子，使臣以禮。哀榮死生，福禄終始。重華神武，志大有爲。眷言勳勞，恨不同時。真王啓封，貴窮人爵。忠武之謚，如葛如郭。八言衮褒，更瞻雲章。誰克有勳，上不汝忘。豐碑巖巖，億載有耀。凡百臣子，其思忠孝〔四七〕。

《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一三。又見《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七，《吳都文粹》續集卷三八，《金石萃編》卷一五〇，《江蘇金石記》卷一二，《韓忠武王墓誌》卷三。（以上尹波校點）

〔一〕題下，《金石萃編》署：「襲□□□□□□□□□縣開國子、食邑柒佰户、賜紫金魚袋、臣趙雄奉敕撰，上闕中侍郎□□侍講□□□□□□□□□□□太子□□□□□□□□食邑柒佰户、賜紫金魚袋、臣周必大奉勅書。」

〔二〕指：原作「抗」，據右引改。

〔三〕間：原作「聞」，據右引改。

〔四〕能騎生馬駒：原作「能屈西邊」，據《金石萃編》、《宋史·韓世忠傳》改。

〔五〕一：《金石萃編》作「三」，《三朝北盟會編》作「二」。

〔六〕報：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七〕詣：原作「謁」，據《三朝北盟會編》、《金石萃編》改。

〔八〕將：原作「綵」，據《三朝北盟會編》改。

〔九〕陳：右引作「贈」，下同。

〔一〇〕深：原作「根」，據《金石萃編》、《宋史·韓世忠傳》改。

〔一一〕與：原無，據《全石萃編》補。店：《金石萃編》作「洲」。

〔一二〕王：原無，據右引補。

〔一三〕留守宣撫使李綱：《宋史·韓世忠傳》、《宋史·李彌大傳》及《金石萃編》均作「宣撫副使李彌大」，當是。

〔一四〕江浙制置使：原無，據《金石萃編》、《宋史·韓世忠傳》補。

〔一五〕保：原作「師」，據右引改。

〔一六〕先降其將：《三朝北盟會編》作「獲先鋒將」。

〔一七〕辛企宗：原作「辛金宗」，據《金石萃編》改。

〔一八〕郡：原作「部」，據《金石萃編》、《宋史·韓世忠傳》改。

〔一九〕掘：原無，據《金石萃編》補。

〔二〇〕陸：原作「六」，據右引改。

〔二一〕歲：原作「又」，據右引改。

〔二二〕淮陽：原作「楊」，據《三朝北盟會編》改。

〔二三〕所：原無，據右引補。

〔二四〕戰士：原作「七俟」，據右引改。

〔二五〕淮陽：原作「維陽」，據右引改。

〔二六〕旗：原作「傳」，據右引改。

〔二七〕敗：原作「攻」，據右引改。

〔二八〕移屯淮陽：原作「移崆陽」，據右引改。

〔二九〕「山」字原脱，據右引補。

〔三〇〕涕泣：原無，據《金石萃編》補。《三朝北盟會編》作「流涕」。

〔三一〕河：原無，據《三朝北盟會編》補。

〔三二〕附：原作「符」，據右引改。

〔三三〕忠：原無，據《金石萃編》補。《三朝北盟會編》作「勇略」。

〔三四〕藍：原作「監」，據《三朝北盟會編》改。

〔三五〕占：原作「古」，據右引改。

〔三六〕泇：原作「加」，據《三朝北盟會編》及《宋史·韓世忠傳》改。

〔三七〕「僞守王忠」至「詔除太保」：原無，據《金石萃編》、《三朝北盟會編》補。又「王忠」，《會編》作「王山」。

〔三八〕張俊：原作「張浚」，據《宋史·高宗紀》六改。

〔三九〕及：原無，據《金石萃編》補。

〔四〇〕校：原作「侯」，據右引改。

〔四一〕靈巖山：原作「靈品□」，據右引改補。

〔四二〕軍：右引作「戰」。

〔四三〕弓：原闕，據右引補。

〔四四〕放：原作「於」，據右引改。

〔四五〕逆：原作「道」，據右引改。

〔四六〕世：原作「母」，據右引改。

〔四七〕其：右引作「維」。

全宋文卷五三九二

留　正

留正（一一二九——一二〇六），字仲至，泉州永春（今福建永春）人。紹興三十年進士，授陽江尉。孝宗朝歷起居舍人、權中書舍人，兼權吏部尚書。出知紹興府，歷知贛州、隆興府，除四川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紹熙元年，累遷至左丞相。寧宗即位，出判建康府，旋罷。嘉泰元年進封魏國公。開禧二年七月卒，年七十八，贈太師，謚忠宣。嘗編纂《壽皇聖政》，著有詩文、奏議、外制二十卷。見《宋史》卷三九一本傳。

加上至尊壽皇聖帝尊號册文　紹熙元年

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臣聞隆天厚地之恩，不可得而報；備道全德之妙，不可得而名。大哉聖人，兼全乎天地之恩，究極乎道德之妙，出人間世，覆育萬物。凡厥有生，欲效衆美，以報所不可報之恩；若稽于古，宜宣令聞，以名所不可名之妙。昔者大舜有大焉，以所得於天者還以覆燾於人，以

所受於前者還以揖遜于後。無爲而治，不有其功，顯號徽稱，勛華一體。由今視昔，以舜紹堯，千載不約而同符，二《典》豈容于專美。恭惟皇帝陛下體濬哲文明之資，新篤實輝光之德，行堯之道，與天同功。在仁二十有八年，上而五星順軌，八風序位，拜況于郊，發祥隕祉；下而年穀順成，民生自遂，蠲租減賦，恩澤滲漉。内則修明法度，總攬權綱，明足以灼見而邪枉不容；外則閱實邊防，謹守信誓，仁足以包荒而兵革不試。其著見有常者儉也，樸素無華，愛惜民力而財用給；其躬行不匱者孝也，始終一致，形爲教化而風俗厚。誠通乎天，事出乎斷。方且舉行曠典，表率萬邦，爲匹夫之所甚難，陋諸儒之所未正。脱屣萬乘，專意東朝，敞慈福以問安，即重華而燕處。頤神昭曠，觀妙希夷。既與夫造物者游，孰肯以天下爲事？全以所覆，畀之沖人，諦觀睿謨，申用家法。而臣深虞寡昧，莫克奉承。欲報天地之恩，而恩不可報〔一〕；欲名道德之妙，而妙不可名。報不可報，而寓其心之微；名不可名，而忘其言之淺。言念有天下，尊歸于父，所以推其本原。爲天子父，尊之至也，又以表其極致，庶幾形容乎不可報之恩。涉三皇之登閎，而壽與之俱崇；歷五帝之寥廓，而聖與之並驅。庶幾窺測乎不可名之妙。譬之海嶽，納以涓涘。延光于將來〔二〕，比榮乎前美。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册玉寶，上尊號曰至尊壽皇聖帝。伏惟陛下研幾繫表，探頤環中，御六氣之和，叶三靈之泰，式安清浄，致福邦家，實億萬世宗社無疆之休。臣某誠歡誠忭，稽首再拜，謹言。《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五二（第二册第一五〇九頁）。

〔一〕不：原作「而」，據下文改。

〔二〕「來」下原衍「來」字，據文意删。

加上壽聖皇太后尊號册文　紹熙元年

皇帝臣某謹稽首再拜言：臣聞全坤元之德，然後可以正天下之母儀；備皇極之福，然後可以享天下之至養。監觀三五，以至于今，厚德難全，福亦罕備。若任似享年之見永，見子孫奕世以相傳。慶洽三宮，歡均率土。我家盛事，曠古未聞。然則因鴻名，登寶册，不一書而垂光于無窮者，其可後哉？恭惟皇太后殿下含法育物，博厚承天。樂得賢才，贊起中興之治；躬行節儉，助成王化之基。正位中宫，二十餘載。明明我祖，將倦于勤，丕丕慶基，遂禪于内。皆夙夜相成之道，爲邦家萬世之計。方避成功於十亂，從燕游於大庭，毓德乎沖虚，頤神乎澹泊。如川方至，景福駢臻；如月之常，陰功愈盛。共爲子職，至尊日侍於慈顔；衍及孫支，菲質嗣登於大寶。襲宫闈之重慶，會海宇之丕平。百穀順成，三靈協序。大造固難于摹寫，元功必擬於形容。惟壽居福先，《洪範》首陳於箕子；而聖爲道備，《思齊》寔啓於文王。蓋嘗三上於徽稱，今復一新於大典。正東朝之顯號，因聖父以推尊。上合天心，下符人望。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册金寶，上尊號曰壽聖皇太后。伏惟殿下後天難老，應地無疆。業業親庭，長致重華之孝；孜孜王業，永綏燕翼之謀。垂裕後昆，卜年千億。臣某誠歡誠

扑，稽首再拜，謹言。《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五三（第二册第一五一〇頁）。

加上高宗徽號册文

紹熙二年

孝孫嗣皇帝臣謹稽首再拜言：臣聞一氣肇判，蓋高者天也。天爲郡文之祖〔一〕，故極其形容者，以氣而言，謂之昊，以仁而言，謂之旻，至于正色，則蒼蒼而不知其極。惟天爲大，則之者堯也。堯爲五帝之盛，故極其推尊者，言其德曰聰明，曰欽明，仁曰如天，智曰如神。及其成功，則蕩蕩而民無能名。噫！使天可知其極，則覆物也淺矣；堯可得而名，於光宅天下也幾希。此天之所以爲天，堯之所以爲堯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與天同功，于堯有光者，惟我皇祖俯仰其無所愧乎！恭惟高祖聖神武文憲孝皇帝勇智錫於天，剛健新其德。四七際以應運，二百載而中天。往者艱難之初，昭我信順之助，讖紀靖康之號，神開顯慶之祥。一馬渡江，江漢於焉底定；六龍轉海，海波晏然不驚。故能上當天心，再造區夏。修車備器，如宣王之復會東都；息馬投戈，如光武之系隆我漢。講求自治之策，還同一視之仁。外之罷教坊，内之省嬪御，委明珠於巨壑，焚翠飾於通衢，反馴象於安南，却羡金於川浹。盛德之事，亘古罕聞，太平之期，及身親見。於是藩飾治具，修明政經，款圜丘，嚴宗祀，興太學，求遺書，耕籍田，正經界，凡稽古禮文之事，與因時損益之宜，煥然爲之一新，卓乎不可跂及矣〔二〕。既安已治，其倦于勤，顧黄屋以非心，眷重華之協帝，行堯之道，薦舜于天。觀謳歌

獄訟之歸，享壽富康寧之福，功成不處，道大難名。彼論創守之難者，不知中興王業之尤難；稱揖遜之盛者，不知爲天下得人之爲盛。今將形容功德之大者，秖益繪畫天地之愧云。臣夙荷詒謀，觀承慈訓。文王之祉施孫子，亶惟家法之相傳；孝宣之功光祖宗，率自臣工之歸美。揚厲無前之跡，對越在天之靈，乃因卜郊，恭上徽册。謹遣特進、左丞相、兼提舉編修玉牒、監修國史日曆、提舉編類聖政、清源郡開國公、食邑七千五百户、食實封二千四百户留正，奉玉册玉寶，加上徽號曰高宗受命中興全功至德聖神武文昭仁憲孝皇帝。仰惟明明我祖，永永萬年，配天其休，與宋無極。謹言。《宋會要輯稿》禮四九之六〇（第二册第一五一三頁）。

〔一〕郡：疑當作「群」。

〔二〕跂：原作「岐」，據文意改。

加上皇太后尊號册文

紹熙四年十一月

皇帝臣惇謹稽首再拜言：臣聞維宋受乾命，德茂坤極，咸以顯聞，克配祖烈，率時令範，詒憲有家。亦維累聖承緒，章明孝治，崇闡懿鑠，以濟登兹。肆皇祖紹隆炎運，則有淑哲與聖作合。積仁流澤，燕及世嗣，亶時休哉。若昔文王，大姜之孫，大任之子，《詩》美大任，上嘉大姜，列在《周

雅》，傳誦不泯。矧我大母，壽綿八袠，身見三世，再逢揖遜，四上寶册，稽諸往牒，邈無前聞。衍徽稱，舉褥儀，於以侈大慶而章盛德，其可已乎？恭惟壽聖皇太后莊正靜淵，恭儉仁惠，夙有全行，儷尊匹休。厥初中興，外虞略平，内治當飭，時則助我皇祖，躬帥九御，祗奉慈寧，夙夜輔佐，訖底綏靖。帝勛已成，神器有託，時則贊我皇祖法堯禪圖，脱屣萬乘，高蹈少廣，宴樂大庭。重華御邦，日嚴至養，調虞其間。兩宫愉怡，以恩以禮，有慈有孝。越兹冲人，獲以菲質，誕父舜禪，尊若彝訓，亦克用乂。揆厥所元，繄聖祖母保佑是賴，其曷敢弗欽？永惟愛篤者報宜厚，道大者名必閎。迺考國章，率籲衆志，將以元日，上萬歲壽於東朝。先卜初陽，奮揚馨烈，庶以慰億兆人之望。臣不勝大願，謹奉玉册金寶，加上尊號曰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夫老氏三寶，慈居其先；戴經百順，福欲其備。竊惟殿下與坤元合德，而無一物之不成，不曰福之備乎？萃厥二美，固已揭之宫名，昭示天下矣。今者申輯閎休，增崇丕號，又孰有大於此者乎？伏願殿下對越嘉會，昭迪令猷，協海宇之懽心，襲宫闈之重慶，永膺壽殿，綏於聖父，以施於孫子，同垂萬世無疆之休，豈不韙歟！臣誠歡誠忭，稽首再拜。謹言。《宋會要輯稿》禮五〇之九（第二册第一五三七頁）。

乞精加考校太學程文奏　乾道七年三月

切惟太學時文〔一〕，四方視以爲法，而士風厚薄，人材盛衰，皆可概見於此。國家取士，三場各有體制，故中選者謂之合格。數年以來，有司去取以意，士人志於得而已。程文多不中度，故議論膚淺，而以怪語相高；對策全無記問，而以浮辭求勝，大抵策尤卑弱。每刊行公私等試文字，不足以傳示四方。臣恐天下士子以謂朝廷好尚如此，隨風而從，不讀史書，見聞淺陋，人材風俗，所繫實重。今次太學見引公試，望詔主司，精加考校詩賦，取合律經義，求得體論策，以記問該博，議論淵源者，實之上游。庶幾傳布四方，士子知所適從，於時政亦有所補。《宋會要輯稿》崇儒一之四〇（第三册第二一八二頁）。又見同書選舉四之四〇（第五册第四三一〇頁）。

〔一〕切惟：原無，據《宋會要輯稿》選舉四之四〇補。

乞令史官隨月編修記注奏　乾道九年閏正月

所修注記，自紹興十五年以後至即日，多有未修月分。蓋緣史官間有闕員，因循稽壓，後來者急

於收拾舊事以成書，而當年之史，力未暇及，久之文字散失，所得疏略，愈難修纂。若欲以時□修，有所稽考，則必令二史將即日承受諸處關牒、施行政事并臣下進對、所得聖語，隨月編纂。仍將紹興十五年以後未修月分，併修一月〔一〕，並於次月上旬送付史館。隨具已修月分奏聞，庶幾近事舉無所遺，而舊史得以成書。《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二一（第三册第二三八二頁）。

〔一〕併修一月：疑有誤。

乞賑糶江南西路旱傷州軍奏　淳熙九年七月

本路州軍旱傷之甚，諸郡常平義倉米約有三十萬餘石，及漕司樁管米十萬餘石，通共四十萬有餘石，乞立價預行賑糶。《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八之七九（第七册第六二九三頁）。

乞給降黑漆白字牌付發遞使用奏　淳熙九年十一月

乞下所屬，給降黑漆白字牌二十面，付本司發遞進奏院，許入擺鋪往來使用。《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一之三〇（第八册第七五一五頁）。

乞令金州守臣依舊帶管內安撫使奏　淳熙十一年三月

金州元隸京西南路，自紹興後，撥隸利州路，係極邊重地，常差武臣知州，帶金房開達州安撫使，節制屯駐軍馬。《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一一四（第四册第三二二三頁）。

乞令成都府路轉運司差官知黎州要衝城奏　淳熙十一年七月

臣前具奏，於黎州東南邊大渡河上修築要衝城，差置寨官移兵屯守，以爲控扼之計。今已修築了當，所有差知要衝城官，乞行下本司，作員闕奏差，令成都府路轉運司應副請給。所差官二年爲任，乞與依關外四州極邊體例推賞。《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九之三二（第八册第七六四一頁）。又見同書職官四八之八九（第四册第三五〇〇頁）。

西和州博買鋪不當廢罷奏　淳熙十二年十月

知西和州王樸奏：「本州威遠鋪、舊州、勝閻三處博買鋪，乃本州極邊，非水陸衝要。大商經由

逐鋪，過取錢物，只作收稅，以辦月額。乞詔制總司，將本州三博買鋪盡行廢罷，俾邊民各得營生。」逐司照得西和州管下三處博買鋪，皆接對境，舊來蕃漢客旅於逐處私相博易物貨，以致透漏姦細，無由覺察。前宣撫吴璘於彼處差官措置博買鋪，以量收稅錢爲名，因而譏察姦細，探報彼界事宜。見今勝閻鋪一年額錢一千道，舊州鋪一年額錢九百九十七道。威遠鋪一年額錢一萬七百九十七道。竊緣置立逐鋪，即不專爲收稅，今來王樸所陳廢罷，難以施行外，第恐所收稅錢不能及額，因緣多端趁辦，或有未便，其言不可盡廢。逐司乞於逐鋪稅額向上與減分之一〔一〕，惟邊民不妨營生，且不失向來譏察探報之意。《宋會要輯稿》食貨一八之一四（第六册第五一一四頁）。

〔一〕「減」下似有脱字。

進對劄子

孝宗時

國家右文而略武備，祖宗以天下全力用於西夏，承平日久，邊不爲備，至敵人長驅而不能支。今當改轍，使文武並用。《宋史》卷三九一《留正傳》。

乞崇尚名節奏　孝宗時

士大夫名節不立，國家緩急無所倚仗。靖康金人犯闕，死義者少，因亂謀利者多。今欲恢復，當崇尚名節。《宋史》卷三九一《留正傳》。

乞精選宰相奏　孝宗時

用人莫先論相。陛下志在恢復，而相位不能任輔贊。望精選人才，與圖大計。《宋史》卷三九一《留正傳》。

乞早正儲位奏　紹熙間

陛下只有一子，隔在宮墻外非便，乃令蚤正元良之位，入居東宮，則朝夕相見甚順。太子，天下本。傳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漢文帝即位，即建太子。本朝皇子居冢嫡，有未出閤而正儲位者。皇子嘉王既居冢嫡，出閤已久，宜早正儲位，以定天下本。《宋史》卷三九

一《留正傳》。

待罪六和塔奏　紹熙四年四月

陛下近年，不知何人獻把定之説，遂至每事堅執，斷不可回。天下至大，機務至煩，事出於是，則人無異詞，可以固執；事出於非，則衆論紛起，必須惟是之從。臣恐自此以往，事無是非，陛下持把定之説，言路遂塞。謹繳進前後錫賚及告勅，待罪范村，乞歸田里。《清源文獻》卷五。又見《宋史》卷三九一《留正傳》。

請太后攝行祭禮奏　紹熙五年六月

臣等連日造南内請對，不獲。累上疏，不得報。今當率百官恭請，若皇帝不出，百官相與慟哭于宫門，恐人情騷動，爲社稷憂。乞太皇太后降旨，以皇帝有疾，蹔就宫中成服。然喪不可無主，祝文稱「孝子嗣皇帝」，宰臣不敢代行。太皇太后，壽皇之母也，請攝行祭禮。《宋史》卷三九二《趙汝愚傳》。又見《少微通鑑續編節要》卷一八，《宋史紀事本末》卷八一，《續資治通鑑》卷一五三。

劄子一

正昨聞有臺屬之命，方喜要津得端人正士之助，日想近音。偶見常州士大夫，謂向來倅貳攝承一兩月間，紀綱盡弛，不若少留臺法俟代，因降指揮。今則陳倅既去，年兄在彼，人情亦非便。來文即爲將上，已如所請。會見伊邇，諸容面布下誠，伏幸台照。右謹具呈。十一月日，特進、左丞相留正劄子。《鳳墅殘帖釋文》卷上。

劄子二

正屢蒙賜誨，足佩眷私。因循多事，未果具報，深以爲愧。使封得雨差遲，豫備救荒，精意祈禱，二者並舉，良勞台念。今則中田猶可施力，河道又可通舟，其利博矣。近都下旬日不雨，又覺乾枯，烈日猛風，不禁銷鑠。更須數日甘沛，乃望有秋。具到下車以來施行次第，皆惠民戢吏之政，敬歎不已。更祈爲遠業加重，前需不次之擢。至禱。右謹具呈知府寺丞年月之座。七月日，正劄子。《鳳墅殘帖釋文》卷上。

劄子　三

正伏自國郊請違台範，再見冬序，仰德何如？匆匆還閩，遡風益遠，而少卿年兄寵將使事，修聘殊鄰，萬里往還，亦自累月。屬方循省，尺書之間，未敢修致。比蒙恩渥，復畀職名，欲布謝忱，因循未果。竟拜台翰之先辱，以感以愧。正自春而來，屢見邸報，竊知少卿力求外補，上留已堅。奉常事簡而清，非他有司比，可以少安否？正衰晚多病，凡事一日不如一日。餘非尺紙所能具布，切幸深亮。右謹具呈。正劄子。《鳳墅殘帖釋文》卷上。

書壽皇聖帝聖政序後

臣正言：臣聞前聖之德業，莫盛於堯舜；後聖之作述，莫盛於孔子。然二者相須，而不能以同時。恭惟至尊壽皇聖帝道本於稽古，功成於協帝，臨御二十有八年，仁恩塞穹壤，威聞憺蠻貊，潤色中興之烈，而增光揖遜之美。薄海外内，萬口同辭，以爲自舜以來，一人而已。陛下奉若慈訓，克昌丕緒，見之行事，緝熙光明。且欲以欽承允蹈之餘，布在方册，昭示無極，爰命史臣，裒輯聖政，鋪張表出，作宋一經。於是書成來上，親灑宸翰，攄發睿藻，冠之篇端。日星有爛，著於天文，而太極

之妙，自然陳露。縉紳鉛槧之流，又以爲是孔氏之作也。臣竊惟有虞之書，初與五典並行而無辨。更千五百年而得孔氏，斷爲《書》首，序之百篇之上，然後暴著於萬世。由此觀之，虞舜雖極治矣，嘗久晦而後彰；孔子能祖述矣，蓋追誦而不相及。未有父子兩朝，聖以繼聖，立德立言，自相發揮，皇乎懿哉，如今日之盛者也！抑臣次舜之事，以底豫爲孝，遭人倫之變也；以子賢爲公，因天命之改也。惟我壽皇之事高廟，備極五福，彌歷三紀，雍雍穆穆，胎無間言，曾未倦勤，脱屣萬乘，授之主鬯。神人燕寧，累聖一家，世世同德，父子之間，視舜有光。陛下之序此書，尤足以垂百王之範，補六藝之闕矣。臣以非材，待罪宰事，適董攸司，與訖不朽。而藏之禁嚴，未寫琬琰，無以對揚宏休，臣實甚懼。用是百拜稽首，昧死請以賜本，大書深刻，以幸來世。而又百拜稽首，髣髴大旨，敬書於序之下方。《咸淳臨安志》卷七。

玉巖題石

嘉定十年十月

通天巖屋數椽，以居浮屠氏。余一再至，坐敗壁下，障蔽無所見，迺據軒豁，結屋四楹。排闥深幽，怪石林立，如瑯琊道中。因見昔人嘗題隱者有「玉巖」之號，亦扁之以舊號焉。夫士有跡市朝而心丘園之素，身軒冕而襲荷芰之製。遇主時行，薄利禄而厚節義，扞社稷而死封疆，玉成厥終，鮮弗繇始。不然，竊吹草堂，是毁櫝中耳。余懼昧者謂尚隱遯而忘斯世也，故書而記之石，亦以自警云。

嘉定丁丑良月三日，雲麓留正敬書，併刻以詩曰：「我來卜築枕山厓，月曉崖空覓斷碑，漫榜玉巖祛世塩，儘饒金谷有人知。」同治《贛縣志》卷五〇，同治十一年刻本。（以上吴洪澤校點）

宇文紹奕

宇文紹奕，字卷臣，成都雙流（今四川雙流）人，時中從孫。知資州，淳熙元年三月因受劾罷吏部郎中，晚年知臨邛、漢州。淳熙六年因言者劾罷官，永不得與監司知州軍差遣。遂卒於家。著有《石林燕語考異》十卷（存）、《臨邛志》二十卷、《遺補》十卷。知資州時刻《原隸》書。見《跋原隸》（《渭南文集》卷二八），《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二之一、七二之二三，《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一。

石經跋

制置、給事、内翰胡公每以天下自任，推六經精微，寓諸日用，至於屋壁所藏，殘篇斷刻，收拾無遺。常嘆石經隸書最古，旁搜博訪，合諸家所藏，得蔡中郎石經四千二百七十字有奇，以楷書釋之，又得古文篆隸三體石經遺字八百一十九，並鐫諸石，永貽不朽。《蜀中廣記》卷九一。又見《全蜀藝文志》卷五九，萬曆《四川總志》卷三六，《六藝之一録》卷九一，《經義考》卷二八九，嘉慶《華陽縣志》卷三九，

嘉慶《雙流縣志》卷四，《錦江書院記略》卷三，《宋代蜀文輯存》卷五四。（尹波校點）

安康民

安康民，乾道間人。

曲尺灘題記　乾道五年正月二十一日

姚彥遠、何温叔、游伯畏、何定卿、楊次皋、安康民〔一〕，馬信夫合酒來尋曠歲之盟，郡廣文閻中蒲繹遠與焉。乾道己丑正月二十一日〔二〕，安康民書。

光緒《廣安州志》卷一〇。（尹波校點）

〔一〕安康民：光緒《廣安州志》作「王恭甫」。

〔二〕己丑：原作「己亥」。按：乾道無此年，據右引改。

釋清哲

清哲，號朴庵，乾道間爲延慶寺首座，見《樂邦文類》卷三。

延慶重修浄土院記　乾道五年

真常寂光，本來明妙，忽然念起，受此飄零。大覺聖人欲令返其妄而復乎本，設權巧而漸誘。是故釋迦現穢土俾其厭，彌陀現浄土俾其忻，或忻樂而修浄行，必生彼國。彼則境界勝妙，而皆助發真常。所以聽風柯而正念成，升寶樓而三昧顯，不假方便，自然得道。是故浄土法門，亦還源之徑策也。然廣浄土之道者，唯廬山遠公同奇節逸群之賢，結蓮社於爐峰之下，修念佛三昧，期生浄刹，由是後世皆宗尚之。至乎南嶽禪師始居大蘇山，傳龍樹一性之宗，別置禪室，示人修證。故天台智者初到此山，授與普賢道場，修法華三昧，因而發大總持，入佛境界。自後四方咸取則焉，有以見古人垂範雖異，歸元一也。聖宋元符間，比丘介然續古規模，立佛化事，於延慶西隅空閑寂寞之濱，建大寶閣。環爲十有六室，依經以十六觀名之。朱欄屈曲，碧沼澄明，狀樂邦清浄之境也；像刻栴檀，池栽菡萏，繼廬山蓮社之風也；懺室精嚴，禪堂深寂，遵大蘇道場之制也。唯守志奉道者居焉。晨香夕

燈，無生佛事，澄神内照，豁然明悟於自心寂光之境者多矣。此爲四明勝絶之地，但歲月浸遠，棟宇墮損，修三昧者無以自安。紹興丁丑，有比丘清潤嗟勝境之將頹，念欲發硎斯事，自視力弱，難以動人，遂以此事白住持覺雲法師。師曰：「事貴在誠，儻真誠一發，尚能關感諸佛，何檀信而不能動耶！況汝已能創建妙觸宣明之室，使人咸悟水因成佛子住，此得非誠之所致乎？」清潤一聞斯語，拳拳服膺。遂出于檀信，翕然從之，或捨楩楠之材、會稽之箭，使梁棟有欹斜者正之，椽篠有蠹朽者新之。翻碧瓦，整建瓴，無致乎上漏下濕；而四圍周之以句欄遮暘，户牖窗几。甃砌階除，丹青寶閣。廊之喧、紅塵之涴。則一新輪奐，宛同大厦初成之日，足可以進簾月，焚柏香。居者妙行不休，施者植福無盡，庶幾東林之風，南嶽之道，不遠而復者，功由此也。經營四載，而能事畢矣。用錢三千貫刊銜二千名。使此方人不跬步而目擊十萬億刹之外。風吟寶葉，波動金渠，湛然如玉井磨秋，便覺已到故國，頓忘客塵，爰翅逃虚空者遽聞足音，豈不快哉！令一切人因此發軫即觀，安養依正，皆由此境之所引發而躍如也。較其增修之功，而莫大焉。時乾道五年南至日，比丘清哲書。《樂邦文類》卷三一。（尹波校點）

宋公玉

宋公玉，孝宗時人。

全宋文卷五三九二　釋清哲　宋公玉

伏波巖題名　乾道五年六月

宋公玉歸豫章，尹壽卿〔一〕、姚周卿、田子謇、張子真、子斐、程善道、黄德制、王儀之、滕彦真飲餞于此。乾道己丑六月十七日。《粤西金石略》卷八。又見《桂林石刻》上。（尹波校點）

〔一〕尹：《桂林石刻》作「王」。

吴南老

吴南老，邵武軍光澤（今福建光澤）人。紹興間曾知永豐縣，隆興間知汀州。乾道中知贛州，五年除直秘閣、知廣州。見《宋會要輯稿》選舉三四之二三、兵一三之二七，《周文忠公集》卷七八，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七，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六。

獎懲廣南捕盜兵官巡尉奏　乾道五年十二月

廣右封疆闊遠，連接江西、福建、湖南諸路，多有無賴惡少結爲黨與，私藏器刃，詐爲商旅，盡

入二廣。豪右之家，窩藏資給，使之恣行劫殺。或捕盜官有直姦貪剋剥之人，反受賊賂，容其出没。欲望特降指揮，應廣南兵官巡尉有御下有方，善於擒捕者，許經略司保明敷奏，優加褒擢；或庸懦老病，姦贓非法者，亦令案劾聞奏，重寘典憲。庶幾一路官吏職在捕盜者，有所懲勸。《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二七（第七册第六九八一頁）。（刁忠民校點）

張　荐

張荐，乾道中爲兩浙西路兵馬鈐轄，見《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八。

點檢臨安府土軍弓手事奏　乾道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得旨點檢臨安府土軍、弓手，揀到强壯第一、第二等及老弱病疾五等單名年甲外，照得：土軍，外沙等一十三巡檢司額管一千三百六十六人，見管一千六十四人，見闕三百二人；弓手，錢塘等九縣尉司額管七百八十二人，見管七百三十九人，見闕四十三人。《宋會要輯稿》兵三之二八（第七册第六八一五頁）。（祝尚書校點）

全宋文卷五三九三

何　異

何異，字同叔，號月湖，撫州崇仁（今江西崇仁）人。紹興二十四年中進士第，調石城主簿。累遷監察御史，右正言。出爲湖南轉運判官，提點浙西刑獄。後爲秘書監，權禮部侍郎、太常寺。以劾罷。起知夔州兼本路安撫。以寶謨閣待制提舉太平興國宮，起知潭州。嘉定元年召爲刑部侍郎，二年權工部尚書。以寶章閣直學士知泉州，進學士。致仕，卒，年八十一。著有《月湖詩集》。見《宋史》卷四〇一本傳。

乞嚴大理寺官吏出謁之制奏　紹熙二年十月十七日

伏睹淳熙十六年三月四日御筆：「廷尉天下之平，日來官吏出入無時，賓客日有請屬，漏泄之弊無以隔絶。日後不得接見賓客，雖假日亦不得出謁。」此令一出，棘寺官吏知所警畏，不敢踰禁。至十月五日有旨：大理寺官許休日出謁。又有以仰見聖度涵容，終不以法禁而廢人情。夫既許以休日出，則一月之內，三日周旋於人事〔一〕，恩亦優矣。而後進晚至不識事體，或遇假日，往往並緣出謁。

甚至如七夕、重九之類，間有以節假爲名，携具出城，馳逐遊賞，似若初無職守者。又縱容畫工遊謁之士攘袂出入，門禁不敢誰何，殊失天獄嚴重之意。《宋會要輯稿》儀制五之三五（第二册第一九三三頁）。

〔一〕旋：原作「施」，據文意改。

容齋隨筆總序

嘉定五年十一月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後，官閒無事，取文敏隨筆紀録，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絶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於郡齋，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爲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有訴不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爲翰苑，出鎮浙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樟、其孫參軍偃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浙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見聞，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爲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贛人去後之思！僕又嘗于陳日華曄盡得《夷堅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摘其間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

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陰之計臺，疏爲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搜索《志》中，欲取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鑑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收者，別爲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拆其萌芽，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再爲收拾實難。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焉。寺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太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宮、臨川何異謹序。《容齋隨筆》卷首。

題五老圖

慶元三年三月

元豐間，耆英之會自富公而下十三人，鄭奐繪像堂中，爲洛陽盛事。然富公享年八十，是時已七十九也；惟文潞公，如是者十五年而後即世；至司馬温公，則以晚進與會，蓋不及七十矣。遐壽清福，其難如此。今《睢陽五老圖》，畢公爲最高年。至和中，錢翰林爲之序，四老皆無恙，而畢獨書「故衛尉河東畢卿」，則於時又爲前輩行。洛陽風俗，以齒不以官。考錢翰林之叙次，不能無議云。丁巳三月中澣，臨川何異書于明清堂。《趙氏鐵網珊瑚》卷一三。

楚臺引

紹熙二年七月

萍鄉本楚昭王渡江得萍實之地，今北鄉萍實里有香水渡，有昭王廟存焉。考之《史記》，昭王十年，吳王與唐、蔡俱伐楚，楚大敗，吳兵遂入郢。昭王出奔，走鄖，又奔隨。吳進擊隨，欲隨人之殺昭王也。王從臣子綦乃深匿王，自以爲王，謂隨人曰：「以我與吳。」隨人卜與吳不吉，始謝吳王曰：「昭王亡，不在隨。」吳請入自索之，隨人不聽，吳亦罷去。次年，昭王歸入郢。觀此，疑昭王在隨，未始至萍鄉也。而廟有古碑，謂子綦自以爲王之時，昭王實分領徒御潛經此地，後人即其所屯之山巔爲廟。他日一夕大風雨，又移之平地，歲時禱祀，至今不絕。傳記必有可考者矣，而未能詳觀《家語》渡江萍實之事。孔子曰：「此吉祥也，惟霸者而後獲焉。」又觀《左氏傳》，昭王得疾，不忍移於股肱，又不越境，以禱疾於河。孔子曰：「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夫既屢經聖人之許予，則昭王是誠春秋之賢君，萍實是誠昭王反國之所自。而楚地廣大，宜春秋之屬邑，是誠楚尾邑之後圃。有臺屹然，前政命名不一，或曰「能賦」，或曰「易春」，或曰「賢樂」，似未能一定而不可易者。予往試邑時，嘗與賓客熟詳之矣。楚有三休之臺，有五仞之臺，窮奢極侈，貽譏後代，顧獨昭王以賢德聞。茲邑以萍實之祥，托昭王以雄地望。茲臺可以憑高遠望，訪古思賢，制作簡古，一洗窮奢極侈之譏，易名以「楚」爲宜。會以去官，匆匆未果也。越五年，今令尹三山周君世昌政有能聲，

治有餘力，凡草創或未備者一新之。爲樓於門，榜以「分明」；爲堂於東，榜以「喜雨」；又復葺理斯臺，臺之名竟曰「楚」。豈精誠相感，理之所在有不約而同者？臺之建，實君之王母之弟鄭君國博爲之，今其彌甥柱傾茸漏，增光潤色，亦不偶然矣。臺之後，予在官時開軒直北，省候農桑，歷歷近村，皆在指顧，誦「月明無犬吠花村」之句，命之曰「月村」，亦未及扁榜也。今喜臺名之有契焉於心，而歎制作之有光於前人也，爲歷叙其所以然，而賦小詩一章，或者後之君子三占從二，斯名願勿復易。紹熙辛亥七月既望，書於柏臺之直舍。嘉慶《萍鄉縣志》卷一七，嘉慶十六年刻本。

梅隱堂記

嘉定五年四月

崇仁尉廳事之西，舊有亭曰「梅隱」，秘書郎夏旻斷碑可考。後更亭爲堂。紹興丙子，林黄中栗作尉，余以邑子，嘗蒙置酒登堂賦詩。歲久，堂宇摧圮。慶元初，楊尉丰就其址結茅爲亭，四圍植梅，借寓兩意，似亦可喜；而湫溢沮洳，不堪領客。久之，風雨掃跡，旁連寢處，無處容身，來者寄寓東偏，有同過客。夫尉之職於民最親，昔人綵棒示威，觀瞻亦當嚴肅，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耘，今跧伏苟且如是，臨事亦自愧矣。三衢舒君若拙到官之一年，謀之邑長，訪之寓公，得已成之材，鳩工省費，建爲正堂三間，與廳事相直。東西兩挾環以兩廂，大略如私室之縝密，中一間則雅飾寬潔。潘令君方爲扁「梅隱堂」三字，還復其舊，既可以從容受用，又可以簡便留客。餘力所及，葺

理中外之門，增新閱武之場，皆極整辦。君壯年小試才具，每有能稱，況他日設施又有大於此者乎？君以己巳之夏視事，庚午之春、夏兩月，先後所建於前。壬申之夏將去矣，余所賦《梅隱》之詩，君乃能刻寘壁間，末章「得時得志，活國活民」，林黃中無愧於斯言。酌水獻花，揚觶再舉，故爲記廢興之歲月，而加勉於重建斯堂者也。嘉定壬申四月中澣記。同治《崇仁縣志》卷二，同治十二年刻本。又見《永樂大典》卷七二三九。

寶唐隄記

寶唐，崇仁水源之所自出也，載於樂侍郎史《寰宇記》，近世洪內翰邁賦短歌，亦曰「他年從子兮，一葦航乎寶唐」。舊隸崇仁，今爲樂安、永豐分界。余嘗委所親窮其源而問之。一山高入雲際，迴環嵷崒，其中良田廣袤，浮圖氏擇占勝處，亦有居民數十畍鑿生聚，自成一川。導餘水以出山，則層崖峭峽，奔湍而下。半峽有巨石橫卧，激浪如山，迅霆飛雪，俱駭視聽，是名礙石灘。怒濤勢不可遏，瀉入碧潭，是名石庫。旁又一石相合，至寶唐凹而聚焉。溪始濬發彌望，過寶唐源而溪始安流。自是迤邐而東凡一百二十餘里，合支流遠近者五，曰西寧、曰芙蓉、曰巴源、曰杯山、曰羅山，凡一山之水支派再三見者不數焉。相與舒徐入境，洄旋於崇山之邑治，而溪始平且闊。如倦如歇，如喜如舞，如愛戀其所，西不見其來，東不見其去，際天一碧，澄湛千古。陰陽家謂其洋洋悠悠，行欲留而

我顧，信而有證。下流至於嚴陀同流，會巴水一百二十餘里，則又灘稠竹節，與上流合。然則邑治實寶唐氣脉之中齊也。先是，邑治相直，駕舟爲梁，隨水高下，通岸之南。由月湖以至水尾，横堤數百丈，人家棋布，兩岸相映如畫。適際慶元庚申，水與簷齊，稍東一帶前既瀕溪，後又縈帶池沼，他水捷出，腹背受敵，尺瓦寸椽，蔑有存者。隄岸大半摧毁，地盤浸亦沮洳，稍闇即疑有魑魅，夜莫敢行。邑政度非所甚急也，率曰柰何。縣大夫會稽潘君方到官，一見喟然曰：「此如美丈夫，眉目秀整，而滿面瘡痏，甚可惜也。」布政少定，計費於蠹耗之餘，取材於他山之近，銖積寸累，念念不休。將半年而工役興，又一年而形模具。時久不雨，水落岸出，窮其底而築焉。基既堅，而一石四尺，横縱層砌於其上，今其高已五七尺矣。民始驚嘆，亦多輦石負土，陰出力以爲之助。岸分高下，則舊路也，有翟氏者昔建橋，今甃路。高則民居，舊從官賃，今悉取以還官，闢爲通衢，車可以方軌，馬可以並馳，櫸柳菀以成行。余適歸自都城，見聞生喜，隨所留街路出力鋪砌。橋牙中出，登岸少南，又以周馬帥虎所作三字横榜於亭楣之上。其後爲小驛舍，南牕照水，鉤簾晚香，來者得以休焉，亦景物之一助也。夫意出於人所不及，而識者可以占爲政之不苟。張乖崖守金陵，問過客好官員，而得張晞顔。萍鄉之政無他事也，徒以入境則橋岸葺理，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市無喧争，静夜則更鼓分明，以此驗其大者，必可觀焉。即與論薦於朝，晞顔後亦通顯。今潘君政術近民，家至問疾，留意學校，士知歸嚮，躬督陂堰，歲獲有秋，至於庭無滯訟，獄無濫囚，皆顯顯在人耳目。兹役特其形見於喟然之末者。叢譚畫地，有公論在焉，會有乖崖公訪於過客者矣。是隄也，几案縣宇，襟帶學宫，清淑鬱

積，宜士宜民。君每謂其大者當有魁奇之彦，識；其次則以文章瑞世，光焰傳遠，若衮衮俱不盡者；又其次則秋賦春選，每科加多，堰合之符有待焉；其下則家給人足，貧富相資，禮遜興行，訟獄銷弭。余謂四者固所願矣，然君之所謂下則俗之所謂上品也。夫使閭里寧一，歲事嘗登，則可以省鞭扑，可以廣惠愛，可以安教養，君亦簡盡無事而高卧於琴堂之上矣。敬酹溪神，請以是爲築隄之報。雍正《江西通志》卷一二六，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江月亭留題

嘉泰三年正月

癸亥燈夕前一日，臨川何異同叔招王鈐轄飲，次日當用故事，邀漕使鉅野李誠之訪同至江月亭。鈐轄録示梅谿舊題，預有所請，方辭以老罷，無復强綴語言，姑許記歲月云。是夕五鼓，形於夢寐，得二十字，其辭曰：「月湖湖上月，到處有光輝。既解相隨出，當須照我歸。」覺而甚喜，歸日可期。既登兹亭，水月相得，愈切刀頭之夢，故併書以遺之。鈐轄名光遠，字宏父，是爲江月主人。《蜀藻幽勝録》卷四。

祭周必大文

凡寓形于大化，委一粒于萬鍾，嗟分量之不齊，紛羸踦之靡同。或昌于文而功不足以及物，或侈于爵而名不足以垂鴻，或身之清而福未必厚，或施之豐而報未必隆。故蕭、曹功足以造漢，而無丹青之黼藻；班、揚文足以華國，而無鐘鼎之勳庸。香山之白傅清名輝映于千古，而未能捐乎聲色之累；緑野之裴公冀從容于晚歲，而猶凛凛乎風波之衝。偉我公之全德，眇千萬而一逢。登庸亮采，爲四朝之元老，而猶克勤于小物；潤色皇度，定一王之成法，而了不見于矜容。豈天賦之自爾，抑學力之由充。進而登鼇扉、躋鳳掖，則專儒宗之妙選；握魁柄、隆樞極，又屹然有古大臣之風。退而覽詞林、歷文囿，則畢多能之事；蹟道真、探理奥，則又上續乎鄒魯心傳之宗。悟世濤之洶湧，脱羽翮于樊籠；束衣冠以自遨，尋妙諦于巢松。記平園之草木，凡幾閱于春冬。雖開國于全益，冠位于孤簷，而退然如山澤之癯，曾不芥蒂于襟胸。凡在山川之名勝，藉公以不朽，而豐碑隆碣，殆遍乎宇宙，而姓名熟識于兒童。高文大篇，浩萬軸以難收；而家藏户誦，刊琬琰于無窮。風臺月榭，一酬一唱，而無賞物太深之累；三昧遊戲，文筆自娱，將啓予之手足，而猶不倦于垂終。嗟大雅之典刑，悵疇昔之遊從；頃六院之叨榮，知一陶之自公。屬將漕于湖湘，依閫制之提封。荷愛予之綢繆，極恩意以彌縫。思別後之音書，率時遣而月供。嗟蜀道之未歸，苦行役之匆匆。曾寄言于鯉庭，丐珍護于眠饕。方移

藩之小定，思襞素以自通。忽星隕之示變，愴梁摧之告凶。九牧人士，咸失聲以灑淚，矧託睠契之稠重，寫終始之哀榮，慰方寸之悲恫。公其未亡，斯鑑微衷。《文忠集》附録卷一。（以上黄錦君校點）

李　洪

李洪，洺州曲周（今河北曲周）人。乾道中爲司農少卿。慶元初爲淮南運判兼淮西提刑提舉。嘉定初官朝議大夫、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封曲周縣開國男。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四、兵二〇之七及其自撰《刊孝宗手札題記》。

追理綱運欠米事奏　乾道五年十二月

乾道二年至四年，綱運欠米約八萬餘石，州郡視爲常文，漫不追理。今欲將見監欠人押發往元裝州軍，專委通判，限兩季附綱補發。借如合催三千石，以十分爲率，以於限内盡數追理，減半年磨勘；及八分減一季；五分免罰；不及五分展磨勘半年。如能加倍追理，紐計推賞。或不及賞罰，即候任滿揍理。仍令本州勘會詣實，申運司陳乞推賞。《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九之二四（第四册第三七二九頁）。

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四〇三頁。

乞旌擢王漢奏　慶元二年十二月

無爲軍治素無城壁。近者濠州安豐水寨丁壯老小數萬奔潰雜遝，而至所未免焚掠，其他流徙之衆亦復因以假劫，寢及近境，闔郡駭懼。亟委本司鐵冶幹辦公事、儒林郎王漢往撫諭，慨然肯行，匹馬深入其屯聚之窟，諭以赤心，開以禍福，誠意孚感，舉皆退聽。及詢其衆所歸心者，民兵統制夏瓊、曹智通，二人皆以爲使臣，已隨宜給以糧米，責以保守闕庭，人心賴之以安。臣頃被隨軍之命，檄漢偕往，忠義自許，略無難色。今所遇出於倉卒，易於生變，而漢能抗志自往，奮身敢爲，其舉員雖未及格，已爲工部職司，乞將漢特賜旌擢，以示褒勸。《宋會要輯稿》兵二〇之七（第八册第七一〇五頁）。

刊定武古本蘭亭帖題記　慶元六年

山陰以蘭亭重，蘭亭以《禊帖》重。蘭亭故迹雖存，而《禊帖》獨無善本，因以定武古本刊諸石。廣平李洪書。《蘭亭考》卷七。

刊孝宗手札題記　嘉定元年三月

臣先及昨以司農少卿董饟淮右，屬時北兵侵軼，邊圍繹騷，孝宗皇帝欲考金穀出納與夫兵興以來添支數目，蓋嘗親灑宸翰，俾速奏聞。臣不肖不才，猥忝先職，復值江淮俶擾，供億夥繁，懍涉淵冰，懼弗克紹。仰觀昭回之光，竊以謂參稽收支，此特有司之事，聖慮宏遠，雲章下垂，非惟責任臣工者爲不輕，而規恢中興，端足以詔萬世矣。用取刊諸琬琰，併侈疇昔之榮遇云。嘉定元年三月望日，朝議大夫、太府少卿、總領淮西江東軍馬錢糧、專一報發御前軍馬文字、兼提領措置屯田、曲周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借紫臣李洪拜手稽首謹書。《景定建康志》卷四。（以上刁忠民校點）

蔡　濟

蔡濟，梓州（治今四川三台）人，乾道中進士。見民國《三台縣志》卷四。

重建龍潭宮碑記

乾道五年

梓北渡涪四十里，舊有里曰青竹，有溪曰斂。水發源而下，距張村谷之左，有潭曰濟民，其來甚遠。危峰巉峙，絶壁數仞，裂石通渠，繞數十步，泐石成囷，不知其深幾百尺許。龍蟠其下，吼泉成聲，過者如雷霆之威，未施敬而先敬矣。竊嘗訪諸耆舊，初見二羊自山而遊，牧者將求之，下投於淵。有頃，風雨晦暝，雷電震驚。旦往視之，則山斷崖崩，化爲潭矣。第出於古先相傳，不復紀歲月。自元豐之初，有石室茆廬尚存，郡邑禱雨輒應。凡所修葺，縣司常切加意。逮宣和甲辰歲，自冬涉春季，郡中旱甚。時參政宇文右丞退老歸政，優以郡職，其作霖澤民之心自任尤重。徧禱未協，遣縣宰毋丘公詣澤致敬。跪奠未撤，雨隨軒立印，合郡由是告足，故視他郡民饋或不貲，此邦亦大熟。神功有證，有司特異其事，遂命四鄉之民別廣堂宇，即更其里曰龍德，以彰其實蹟。自是四方之禱雨者益至。鄉人蒙惠之渥，憫夫舊宇弗稱。紹興辛巳冬，有勸首白士隆者議率衆力，相與新之。民願爭輸其力。今壯輪美奐，繪像塑容，靡不盡舉。未期年而成，信乎由神物之所護持者。及其成功，乃聞之治縣。於是縣宰謝公書其額，□幹章公述其記，運使任公留其字。是皆龍之威靈有以感信於人，其不可掩者如此。斯一時之盛事，一鄉里之幸也歟！民國《三台縣志》卷四，民國二十年鉛印本。（劉琳校點）

蔡如松

蔡如松，字勁節，漳州龍溪（今福建龍海）人，蔡襄之族。乾道五年特奏名進士，歷知肇慶府四會縣、新州推官。晚歲不樂仕，乞祠歸。著有《漳南十辯》及詩文等。見《萬姓統譜》卷九七，雍正《福建通志》卷二六。

周潘書堂序

吾閩於古，未有擢進士第者。自常衮勸獎成就，而出，世有「元和得仙」之謠。《輿地紀勝》卷一三一。泉人歐陽詹與吾鄉之周匡物、潘存實二先生相繼

漳南十辨

漳有九龍江，因梁大同間九龍戲於江而得名也。江水深碧，歷世見有寶珠輝瑩其中而不可得，祥符中，漁人網得之。《輿地紀勝》卷一三一。

峻山南北二峰靈跡記

北曰幽巖山，狀如伏龜，爲五代僧楚熙居之。有陳洪進月給糧料歷藏於巖中。《輿地紀勝》卷一三一。（以上劉琳校點）

郭師禹

郭師禹，開封祥符（今河南開封）人，瑊子，孝宗郭皇后弟。淳熙中爲昭慶軍承宣使，十六年授保大軍節度使。光宗朝官至太保，封永寧郡王。慶元二年致仕。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之七、五四之一六及《宋史》卷二四三《后妃傳》下等。

辭免節度使表

抗章避寵，冀逃擁節之華；賜札疏榮，益重循墻之愧。俞音尚閟，揣己奚堪？敬伸螻蟻之誠，洊瀆高明之聽。臣中謝。竊以爵爲勸賞，蓋在厲世之方；器以褒嘉，尤謹假人之戒。矧渙號敷廷之制，

而齋壇授鉞之儀，非有旂常可紀之功，曷稱明時甚盛之選？伏念臣受材譾薄，賦性顓蒙，猥忝舊婣，濫陞朝著。參扈帶高華之列，綴甘泉法從之聯。徒以樸忠，每蒙睿簡。昕朝恪奉，曾何益於涓埃；琳館均閑，采切慙於尸素。深懷滿盈之咎，粗堅止足之私。敢謂么微，誤膺顯擢。晉公杜圭腴之異數，昭龍光眷奬之非常。忝冒難勝，顛隮是懼。伏望皇帝陛下離明委照，乾造無私。俯垂從欲之仁，收還成涣；改畀元勳之彦，庶穆奥言。《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中。（黄錦君校點）

蓋堯臣

蓋堯臣，乾道五年爲靈臺郎、充曆算官。見《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

上新撰曆法奏　乾道五年

厥今更造《乾道新曆》，朝廷累委官定驗，得見日月交食密近天道，五星行度允協躔次，惟九道太陰間有未密。搜訪能曆之人補治新曆，半年未有應詔者，獨荆大聲别演一法，與劉孝榮《乾道曆》定驗正月内九道太陰行度。今來二法皆未能密於天道，《乾道》太陰一法與諸曆比較，皆未盡善。今撮其精微，撰成一法，其先推步到正月内九道太陰正對在赤道宿度。願委官與孝榮、大聲驗之。如或

精密，即以所修九道經法，請得與定驗官更集孝榮、大聲等同赴臺，推步明年九道太陰正對在赤道宿度，點定月分定驗，從其善者用之。《宋史》卷八二《律曆志》一五。（楊世文校點）

全宋文卷五三九四

黄　鼎

黄鼎，閩縣（今福建福州）人，乾道中官右修職郎、處州縉雲縣主簿、主管學事。見所撰乾道《四明圖經序》。

四明圖經序　乾道五年四月

山海有經，輿地有圖，郡邑有圖經，此古今所共由，而一日所不可闕者也。蓋天下之阨塞，户口之多寡，不有載籍以著其所以然，則所謂阨塞多寡者，雖欲具知而不可得。此博古之士所以勒成一書，以昭後世而傳無窮也。爰自大觀元年，朝廷創置《九域圖志》局，命所在州郡編纂圖經，於是明委郡從事李茂誠等撰述。故地里之遠近，户口之主客，與夫物産之異宜，貢賦之所出，上而至於人物古跡、釋氏道流，下而至於山林江湖、橋梁坊陌，微而至於羽毛鱗介、花木果蓏、藥茗器用之類，靡不畢備。書成未幾，而不幸厄於兵火，遂致存者亡、全者毁，前日之所成者泯然而不見。制置直閣張

公治明之二年，政成民和，郡以無事，乃登黄堂而歎曰：明之爲郡亦久矣。在古爲餘姚之墟，在漢爲會稽之境。逮唐武德中而即鄮置縣，開元中而即縣爲州。山有四明，洞有梨洲，有孫興公見之於賦，有梅仙、虞喜之所廬，有任奕、董黯之人物，有王密、房琯之德政，有建隆郡守康憲錢公億之墓，有熙寧宰相荆國王文公之祠。其他山川勝槩章章在人耳目者，未易以縷舉。而圖經則闕焉，詎可不搜訪遺亡，以補四明之故事也哉？公乃分委僚屬，因得舊録，更加采摭，纂爲七卷。又以篇什碑記等爲五卷附於其末。噫！年歷四十餘，守更數十政，其間非無鋭意立事，欲作爲一書垂之永遠者，或因循未暇。今公啓是念於黄堂之上，財六旬而篇帙粲然大備，鳩工刊木，昭示將來。信乎，天下事非立志堅而用意到，疇能有成哉！乾道五年四月初一日，右修職郎、新處州縉雲縣主簿、主管學事三山黄鼎序。乾道《四明圖經》卷首，宋元四明六志本。又見《四明文獻考》，《敬止録》卷四〇，乾隆《鄞縣志》卷三〇，《皕宋樓藏書志》卷二九。（劉琳校點）

唐季度

唐季度，字伯憲，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紹興二十九年鄉舉，累官郴州教授。見《宋詩紀事補遺》卷四五。

定本蘭亭叙跋

定本《蘭亭叙》如世奇寶，不惟難得亦難辨。此蓋故家所藏，米徐二公好古博雅，與之不疑，僕因而識焉，幸矣。淳熙辛丑閏月晦日，唐季度題。《蘭亭續考》卷一。（黄錦君校點）

高　震

高震，乾道中爲武學正，後爲武翼郎、權發遣盱眙軍。淳熙十二年假户部尚書、充太上皇帝遺留金國信使。見《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三九、職官五二之五、職官七七之二二。

乞依太學生例給綾紙奏　乾道五年

伏睹武學敕令格式與太學兼行，切見太學每遇補中學生，盡給綾紙，震等未蒙申請給付。乞依太學生例申給。《宋會要輯稿》崇儒三之三九（第三册第二二二七頁）。（黄錦君校點）

員琦

員琦，紹興末在揚州皂角林之戰中，任左軍統領，首立奇功，與轉十官。乾道中，先後任荆南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利州西路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見《宋會要輯稿》禮六二之七五、職官三二之四〇、職官三二之四一、職官三二之四三、兵五之二一、兵一四之三七、兵一八之四三、兵二〇之二九、兵二五之一六，《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九三。

乞置酒庫奏　乾道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乞依建康、鎮江例，每軍并都統制司各乞置酒庫一所，趁辦取息，專一置造軍器，激犒軍馬。

（《宋會要輯稿》職官三二之四二（第三册第三〇二六頁）。（曾棗莊校點）

賈選

賈選，字子公，湖州烏程（今浙江湖州）人，安宅子。紹興二十九年爲大理評事，與外任。乾道中歷

知歸州。淳熙中歷官大理卿、刑部侍郎、吏部侍郎。九年，爲賀金主生辰使。十三年，以中奉大夫知福州。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之五一、一〇之三六、二四之二四、二四之三四、四八之一三三，《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一，陸游《入蜀記》，《嘉泰吴興志》卷一七，《宋史》卷三五。

大理寺人吏名額奏　淳熙六年四月

本寺推司一十二名，内占四名充般押推司，趁辦不及。乞將般押推司其承勘推司兩推各止四名，趁辦不及。又前司人吏，係胥史一名、胥佐六名、貼書四名、守闕貼書四名，次第試補至胥史，年滿補授出職。紹興二十六年指揮，將正貼書四名依舊改作承勘推司，所有見後般押推司聽其終滿，不許更行差人。又前司人吏，係胥史一名、胥佐六名、貼書四名、守闕貼書四名，次第試補至胥史，年滿補授出職。紹興二十六年指揮，將正貼書一名、無請給守闕貼書四名減罷，合以胥史一名、胥佐六名、貼書三名爲額。日今止有胥史一名、胥佐三名，見闕胥佐三名、正貼書三名。緣無正貼書試胥佐，又無守闕人試正貼書，止係逐急差人承權。將來胥佐遞遷爲胥史，年滿出職之後，既無胥史繫書點檢，又無正名胥佐掌行文案，若一切差人承權，難以倚仗。乞於胥佐六名内減二名，正貼書三名内減一名，共減有請給胥佐貼書三名，却置無請給守闕貼書二名。遇胥史闕，胥佐試補；胥佐闕，正貼書試補；正貼書闕，守闕貼書試補。又推獄皆行重禄法，而月給止一十一貫五百文、米六斗，春冬並無綿絹。今乞月添給錢四貫、米四斗、春冬衣絹二胥、綿五兩。《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四之三四（第三册第二九〇九頁）。

乞令官司用録匣回報獄案文字奏　淳熙八年七月

刑寺駁勘取會獄案文字，乞令進奏院置録匣排列字號月日地里，當官發放。所至鋪分即時抽摘單傳。承受官司亦仰遵依條限，具所會并施行因依，實書到發日時，用元發匣回報。庶幾違滯之處易于稽考。《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之五〇（第三册第二四八七頁）。又見同書職官二一之五一（第三册第二三九七頁）。

乞優與推賞出米賑濟之人奏　淳熙八年十一月

昨以江浙湖北旱傷，檢坐乾道七年賞格，勸誘富室賑濟。緣今歲江浙湖北連年旱傷，米價寖貴，與去歲不同，今賞典既輕，積粟之家尚多靳閉。乞引用乾道七年賞格，減半推賞。《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二之三二（第四册第三七九八頁）。

乞將二廣申到選人等用考任關陞奏　淳熙十年十月二十日

乞將二廣申到選人、京朝官、大小使臣用考任關陞。如已經本路運司公參之人，並照四川已得指

揮一體施行。《宋會要輯稿》職官一〇之三六（第三册第二六一八頁）。

注差沿海諸寨巡檢事奏　淳熙十四年二月

福州瀕海諸寨皆係海道要害。今巡檢及有以蔭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仗。乞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陣之人，方許注差。《中興兩朝聖政》卷六三。又見《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七。（以上李文澤校點）

沈作礪

沈作礪，孝宗時人。淳熙中爲夔州路轉運判官，歷官江西提刑、知衢州、福建路轉運判官。見范成大《吳船録》卷下，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雍正《福建通志》卷二一。

福建運判到任謝上表

三輔守藩，已窮鼠技；七閩將漕，更冒鴻恩。顧屢試之罔功，惟弗勝之是懼。茲臨封部，已見吏

民。臣中謝。伏念臣忝以故家，濫登仕版。本乏適時之才術，徒懷許國之朴忠。撫字一同，割雞爲愧；棲遲半刺，展驥則非。誤膺共理之求，旋與陟明之典。挽粟駕一封之傳，驅車登九折之途。畀以祥刑，已持江右之節；起之祠館，再分浙左之符。政則拙而心勞，力唯勤而功半。誤拜使令之寵，尚叨臨遣之榮。惟茲東甌，素號瘠土。人鮮力田之業，利專煮海之饒。輸賦之入有常，鬻鬻之原浸敝。欲盡斡旋之妙，必資經濟之能。豈緊疏庸，可當委寄？茲蓋伏遇皇帝陛下厲精漢治，博施堯仁。察臣久效於驅馳，憐知德意；憐臣備嘗於險阻，必達民情。出之絲綸，寄以耳目。臣敢不將明使指，檢柅吏姦。激濁揚清，期副曠官之責；如予爲取，少裨裕國之勳。庶以涓埃，仰酧海岳。《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五中。（沈治宏校點）

錢良臣

錢良臣（？——一一八九），字友魏，秀州華亭（今上海松江）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隆興二年，以少監總領淮東財賦。淳熙五年六月，以給事中簽書樞密院事，十一月爲參知政事；八年九月罷，知鎮江。十年，以端明殿學士知建康。十五年奉祠，次年十一月卒，謚文惠。見《宋宰輔編年録》卷一八，《宋史》卷三五《孝宗紀》三、卷一六五《職官志》五，《南宋制撫年表》卷上。

修復練湖灌源奏　淳熙二年

修復鎮江府練湖凡七十二源，灌田百餘萬畝。《文獻通考》卷六。

考試制舉事奏　淳熙四年八月

準敕：考試制舉，試卷四號，臣等依準近降指揮，以五題通爲合格。今考到試卷内多有不知題目出處，又引用上下文不盡，止有僅及二通者。《宋會要輯稿》選舉一一之三四（第五册第四四三三頁）。

差充明堂儀仗使臣乞處史浩之次奏　淳熙六年七月

伏蒙聖恩差充明堂儀仗使臣，有區區之懇，輒聞天聽。竊惟五使之序，止以職事爲定。臣偶備員政府，濫在第三；史浩以舊學元老，兩登相位，今廼下居四人之列。而臣資望猶淺，一旦超躐，遽出其右，揆之私義，實所未安。伏望聖慈酌以權宜之制，改臣所領處浩之次，庶幾不致度越耆舊，以貽衆指，臣不勝大幸。《中興禮書》卷六七。

自劾失舉奏　淳熙六年

臣昨任淮東總領日失舉茹驤改官，今以贓敗，法當同坐。《文獻通考》卷一六七。

辭免資政殿大學士表（一）

自天有命，無地措躬。伏念臣濫厠班行，驟膺識擢，躐登樞筦，參預政機。感超異之遭逢，思糜捐而稱塞。歲時更歷，天日照臨，因造膝之敷陳，露乞骸之懇請。仰戴慈憐之厚，曲彰覆護之深，昭示隆私，寵頒異數。力辭得獲，微力少安。席未煖於里閭，詔促臨於藩屏。南徐效力，初靡著於顯庸；北闕疏恩，已復加於美職。深惟忝竊，倍劇凌兢。敢圖簡記之隆，更付保釐之託！守籥再經於眷首，撫封常勵於夙心。罄殫朝暮之微勞，酬答乾坤之大造。十連無事，實自廟謨；庶政罔功，方憂吏責。退欲伸於前牘，進忽奉於除書。名升規殿之新寵，命渙帝綸之舊恩。遇誠厚矣，臣實懼焉。伏望皇帝陛下廓淵聽以下臨，鑑愚衷之上達，使遂終辭之志，不嫌申命之回。得請爲期，俯躬以俟。《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三中。

〔一〕此下三篇撰人原題爲「錢參政」，考表中所叙履歷當爲錢良臣。按《宋宰輔編年録》卷一八，良臣以淳熙八年九月罷參知政事，與在外宫觀，未幾起知鎮江府。表所謂「席未暖於里閭，詔促臨於屏藩」，是也；又云「南徐效力」，南徐即鎮江府，南朝曾於此置南徐州也。十年，加端明殿學士，表所謂「已復加於美職」也。十二年，知建康府兼行宫留守，表所謂「守籥再經於眷首」是也。十四年八月除資政殿大學士、依舊知建康，即此表及下表所辭、所謝也。

謝除資政殿大學士表

解繁機而宅牧，重媿罔功；聯秘殿以升班，更叨申命。弗俞遜牘，亟下贊書，席寵過隆，撫躬知懼。伏念某起家平素，涉世艱勤。本乏材能，已絶進身之望；粗安義命，敢萌過分之求？初無左右之容，忽奉清閑之對。服在朝紳之末，名豈登聞；遽承帝席之前，語將試用。旦暮獲千年之遇，春秋閱一紀之周。力雖竭而常憂任重之不勝，心雖勞而惟恐計短之不逮。自虞瘝曠，辜此鑑知；豈意超遷，亟加柄用！佐事樞則莫贊廟謨之大，參國論則何裨聖智之明？驚歲首之頻更，荷天心之善貸，因遂退休之請，爰推進職之恩。謂其身歷于政塗，特爾名加于規殿。滿盈惕戒，懇避矜從。歸未定而已促于蕃宣，秩未終而復移于留任。君之待臣者，可謂至矣；臣之報上者，其將若何？唯有懼心，凛凛淵冰之側；但知勤事，惓惓夙夜之間。分所當然，功于何有？兩郡未殫于駑力，三年再被于龍光。職司宫

鑰之嚴，常親地禁；名隸雲霄之表，不遠天臨。夢平生而未嘗，寵微躬而特厚。施均内外，眷備始終。入輔出藩，曾莫酬于心顔。伏遇皇帝陛下精鑑臣鄰，博觀海宇。謂分銅虎之寄，均民社之不輕；而剖玉麟之符，在事權而尤重。矧曾參于近密，終令綴于邃清。頒一札以示私，使十連而增耀。某敢不俯思職守，仰體眷懷。塵露甚微，固何資于海岳；桑榆已晚，終圖報于乾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四中。

謝賜夏藥表

典籥陪都，夏時載閱；分珍御府，上渥重頒。恭啓驛函，敬祗奩劑。伏念臣思慮久耗，精神易衰。薾骸望息於雲間，良藥忽從於天上。清風濯熱，冰圓誇玉井之冰；大火流金，雪散勝紅爐之雪。滌除煩鬱，扶起支離。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情寓南薰，心常東顧。欲除民慍，俾逃内熱之傷；先賁臣躬，使布中和之惠。臣既無憚暑，惟有兢淩。思己安私，盡出匪頒之德；去民疾苦，舉爲仁壽之歸。庶滿愚衷，仰酬大賜。《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卷七上。

刻孝宗諭漕臣手詔記

淳熙六年三月丁丑，臣雄、臣淮、臣良臣奏事殿中，天慈惻怛，有民力未裕之歎，因出親筆手詔示臣等。臣等再拜跽受，退即捧讀，紬繹至再至三，所以加惠至厚，仰見聖明總覈庶職，軫憂元元，所以加惠至厚，天下幸甚。臣等恭惟陛下儉德冠乎帝王，仁心同乎天地，爰自即位，池臺弗增，車服隨給。橫恩妄予，毫髮不私；厚賦重征，蠲貸略盡。是宜財力全實，無媿前古之盛。乃名藩大府猶以病告，致勤九重宵旰之念，士夫交議，莫識所由。及恭睹宸奎勑戒漕臣，將使審計經度，任州縣有無之責，乃知聖鑑高遠，推見本原，德意志慮，非臣等所及。臣等謹奉明指，宣布中外。越二日，又請刊石，以副墨偏賜諸道。制曰可。臣等竊以天下譬猶一身，一身之間，血脉流貫，則四支和平，天下之勢，上下通融，則百職修舉。此理之必然也。昔劉晏號古今計臣之冠，究所設施，不過取羨補乏，蠲荒斂豐。其後興利之臣，乃不問有無，一切殫竭，國計未贏而民力憊矣。是故轉漕之任，一道是寄，盈虛緩急，所當共體。若乃智慮不通，規爲不豫，悉取其有餘以徼强濟之名，安視其不足而諉曠敗之責？自謀善矣，謂公上何？茲非置使之本意也。今雲章昭回，聖謨廣大，凡厥奉承，曷敢不敬，敢不丕應？《詩》云：「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臣等不佞，尚能恪意悉力以助揚聖意。若具受詔不虔，與夫稱職有聞，則當甄序，以詔賞罰。既入石，謹拜手稽首而書于下方。中奉大

夫、參知政事、權監修國史同提舉詳定一司敕令、華亭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户、食實封三百户、賜紫金魚袋臣錢良臣，通議大夫、樞密使、東陽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户、食實封一千七百户臣王淮，正奉大夫、右丞相兼提舉編修玉牒、提舉國史院、提舉編修《國朝會要》、提舉詳定一司勅令、魯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户、食實封一千四百户臣趙雄謹書。淳熙六年五月日，朝奉大夫、江南東路轉運判官、借紫臣王師愈被旨刻于廳事。《景定建康志》卷四。（以上王曉波校點）

鄭人傑

鄭人傑，乾道中監行在省倉下界，兼監户部和糴場。見《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四四。

乞委荆門軍等置場收糴米斛奏　乾道二年七月

年來豐熟，米價低平，荆門襄陽、郢洲之米每碩不過一千，所出亦多。荆門、沙市、鄂州管下舟車輻輳，米價亦不過兩千。諸州皆有倉厥，可以盛貯。欲望朝廷措置拋降鹽鈔下荆門軍、鄂州、荆南、襄陽等處，曉諭客人承買，彼得以徑去支請〔一〕，此得以變易錢本，專委逐州通判置場收糴。《宋會要輯稿》食貨四〇之四四（第六册第五五三〇頁）。又見《宋會要輯稿補編》第六三四頁。（王曉波校點）

〔一〕彼：原作「被」，據《宋會要輯稿補編》改。

錢　佃

錢佃，字仲耕，平江府常熟（今江蘇常熟）人。侯弟。紹興十五年第進士。歷官臨安府推官，擢吏部郎中，累遷吏、兵、工三部侍郎。淳熙中出爲江西轉運副使，繼使福建，再使江西，八年知婺州。官至中奉大夫、秘閣修撰。年六十二卒。著有《易解》、《詞科類要》、文集。見《吳郡志》卷二八，《姑蘇志》卷五〇。

乞嚴行禁約抑勒百姓買酸敗酒奏　淳熙元年十一月

興國軍以公使庫酸敗酒散下通山等三縣，抑勒百姓高價收買。臣等雖已禁止。乞嚴行禁約。《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二六。又見王圻《續文獻通考》卷三一。

窩藏彊盜不知情者止坐不覺察罪奏　淳熙六年十一月

在法：窩藏彊盜，籍没家財，充捕盜賞。然亦有初不知情，止是以屋地稅賃使之耕作，或有所犯，州縣從而坐其窩藏之罪。乞自今除逃軍自不合存留、別有正法外，自餘賊盜元非作過、經斷配人，所居或與主家隔遠，初不知情，止坐以不覺察之罪，不得籍没家財。《宋會要輯稿》兵一三之三三（第七册第六九八四頁）。

乞詔漕臣常切提督隆興府養濟院奏　淳熙九年十二月

臣前知隆興府，於城外置養濟院一所，收養貧病無依之人。先是，漕臣芮輝以俸錢千緡合藥以濟病者，趙汝愚以俸錢千四百緡買田以給病者食，臣又益以千緡增置長定一莊，仍創造屋一區，差人看守，輪遣醫工診視，日給口食藥餌，委官提督，首尾九年。如得就緒。恐後來官吏或不究心，便致廢壞，乞詔本路漕臣常切提督，所有錢物不許移用。《宋會要輯稿》食貨五八之一五（第六册第五八二八頁）。

題荀子

右，荀卿子書，楊倞注，凡三十二篇，爲二十卷，并劉向篇目。舊嘗患此書無善本，求之國子監，亦未嘗版行。此集諸家所藏，得二浙、西蜀本凡四，增寡同異，莫適取正。末乃於廬陵學官藏書中，得元豐國子監者，遂取以爲據，然猶有謬誤。用諸本參校，凡是正一百五十有四字。其有疑而未決者，并世俗所習熟而未定，如「青出於藍而青於藍」者，監本所出而文義或非，如「美善相樂」者，皆不敢没其實，著之卷末，又一百二十有六條。雖未敢以爲盡善，然耳目所及，此已特爲精好。謹刻之江西計臺，俾學者得以攷訂而誦習焉。淳熙八年六月丙午，吴郡錢佃謹識。《虞邑遺文録》補卷二，陔華唫館稿本。（以上王曉波校點）

顧清璨

顧清璨，乾道中平江府光福寺行者。

題聖泉

予有府郭居人沈彦榮，睹焉新建銅像觀音寶殿，未有聖泉，遂發信心，命工穿鑿于井，致於三丈七尺不能見土，俄然水現。寺衆想之，此是觀音妙力賜其泉矣。凡衆生得飲中水者，恭願身氣清涼，無諸熱惱，心悟真常，頓明般若。時大宋乾道五年正月二十五日畢工。平江府光福寺幹造觀音殿僧智瓊立于井内。當寺行者顧清璨恭書。民國《江蘇通志稿·金石》卷一二。（王曉波校點）

陶　瑜

陶瑜，乾道中任太平州繁昌縣令。

繁昌縣令題名記　乾道五年十月

郡襄城爲縣，易以今名，自晉始也。圖牒登載，惟胡毋輔之以賢令稱。寥寥曠世，豈曰乏才，眇爲創見，將時異事異，失其人歟？我宋妙簡銅墨，化馴春雉，政却秋螟，不可勝紀。中更剽熬，廳壁

浸蕪，于後所録，僅存方策。至若北園有記，槐衮有堂，官爵名氏，乃敢罔聞，思齊之義缺矣。僕不肖，獲尾後塵，牒訴之暇，旁搜博采，由熙寧以來百有二年，攷列本第，芟其承攝，得二十六人，命工而鑱諸堅珉。雖歲月遷訛，更代告謁，容未詳究，而傳疑傳信，亦足以備來者之覽觀矣。宋乾道五年十月記。乾隆《太平府志》卷三四，乾隆二十二年刻本。又見乾隆《繁昌縣志》卷二九。（吴洪澤校點）

曹　總

曹總，南劍州劍浦（今福建南平）人。乾道中爲静江府僚屬，歷知肇慶府、知衢州。見宣德《桂林郡志》卷二五，《桂勝》卷三，《粤西文載》卷三七，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

修澳田記

郡帶江流，舟楫所道，厲風時作，白浪如山，淪没者相屬也。城東古澳以避風濤，其來尚矣。歲久弗治，壅爲平陸。前守秦君始命濬之，未再期，潮沙日積，艤舟則膠。君拯人於未溺，信仁矣。然歲必役民以修，吾懼其難繼也。因念得田數十畝，以給役事，則民不告勞。居無何，郡人杜高以田訟，質於有司。閲其詞弗決者累年，予即據律以折之，高喜且感，義入其半，以永修澳。先是，浮屠

有市私田以育妻子者，因籍之，並以光孝寺僧典領，歲度其入，傚工以修。自是舟涉吾境，無墊溺之患，里民無竭作之擾，一舉而兩利，始願適矣。秦君實椎輪於前，予敢不成之？近時仕者事必己出，若前人善否，未始深究，一切更之而後已。予謂政有弗善，浹日而更，猶竊遲之。事苟宜爲，必相與維持，庶乎可以行遠。來者毋違斯言，毋壞前規，其活人也何既乎？道光《高要縣志》卷七，道光六年刻本。又見光緒《肇慶府志》卷五。（曾棗莊校點）

史彌大

史彌大，字方叔，史浩長子，明州鄞縣（今浙江寧波）人。乾道五年舉進士第，七年自左宣教郎召試館職。初官秘書丞，淳熙中爲宗正少卿、太子侍講，累官至禮部侍郎。浩在相位，彌大勸其引退；浩主和，彌大主戰守。著有《衍極》、《樸議》。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之三三、職官六二之二六、選舉三一之二三，《南宋書》卷三二。

乞宣取續中興禮書奏

紹興十二年三月

太上再造，講明典禮。陛下紹統，如內禪、慶壽之類，亘古所無，宜宣取以進。略經乙覽，付之

有司，俾常遵守。不必備儀衛，施爵賞。《玉海》卷六九。

乞詔百官條陳弊事奏　淳熙四年二月

今日之事繁而不簡、虛而不實者甚衆。願詔百官，俾各陳弊事，凡涉繁冗虛僞者悉條上之。然後與二三大臣日夜講求所以去之之術，磨以歲月，使天下之事盡歸於簡實。《宋會要輯稿》儀制六之二九（第二册第一九四八頁）。（以上曾棗莊校點）

倪仲傅

倪仲傅，弱冠從范浚學，乾道間嘗刻《唐百家詩選》。見《唐百家詩選序》。

唐百家詩選序

音有妙而難賞，曲有高而寡和，古今通然，無惑乎《唐百家詩選》之淪没於世也。予自弱冠肄業於香溪先生門，嘗得是詩於先生家藏之秘，竊愛其拔唐詩之尤，清古典麗，正而不冶，凡以詩鳴於

唐，有驚人語者，悉羅於選中。於是心惟口誦，幾欲裂去夏課而學焉。先生知之，一日而鑰諸笥。越至於今，不復過目者有年矣。頃有親戚游宦南昌，因得之於臨川以歸，首以出示。發卷數過，不啻如獲遺珠之喜。惜其道遠難致，且字畫漫滅，近世士大夫嗜此詩者，往往不能無恨。故鏤板以新其傳，庶幾丞相荆國公銓釋之意有所授於後人也。雅德君子儻於三冬餘暇玩索唐世作者用心，則發而爲篇章，殆見游刃餘地，運斤成風矣。乾道己丑四月望日，倪仲傅序。《唐百家詩選》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又見《王荆公年譜考略》卷八，《皕宋樓藏書志》卷一一二。（吴洪澤校點）

趙善穀

趙善穀，宗室，漢王房六世孫，不掩子。乾道中知武岡軍。見《宋史》卷二二八《宗室世系表》一〇、卷四九四《蠻夷傳》一一。

論復臨江縣議

武岡州與湖北、廣西鄰壤，爲極邊之地，谿峒七百八十餘所，七峒隸綏寧縣，五峒隸臨岡縣。紹興三十年減冗員，改縣爲臨口砦。然五峒之猺俗尤獷悍，釁生毫髮，則操戈相仇，砦官不能爲輕重。

況本軍巡防砦柵，惟貞良、三門、岳溪、青平有土軍，可備守禦，餘有官無兵。其關峽、武陽等砦，設巡檢二員，徒費廩禄。以臣所知，宜復臨口砦爲縣，則猺蠻易於制服，汰去冗員，則官廩亦無虚費，實邊陲利也。《宋史》卷四九四《蠻夷傳》二。又見《古今圖書集成》職方典卷一二三七，嘉慶《武岡縣志》卷二八。（曾棗莊校點）

全宋文卷五三九五

袁　勃

袁勃，嘗爲楊從儀幕僚，乾道中累官左朝散大夫、通判成州軍州事。見《金石萃編》卷一四九。

宋故和州防禦使提舉台州崇道觀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食實封一百户楊公墓誌銘〔一〕

忠義立身之大節，知勇爲將之要道，此古今不易之論也。使忠義立於内，而或料敵不明，臨機不果，則亦無益於事功；知勇發於外，而或偷生以求安，避害以圖利，則亦無取於名節。有一于此，則不足以安國家，衛社稷。乃若忠出天資，知稱人傑，禦大敵於擾攘，濟中興於艱棘，卓然在義勇萬人中，而獨成義勇之功者。其惟楊公乎。公諱從義，字子和，鳳翔天興人。曾祖懷信，曾祖妣王氏，祖武晟，祖妣李氏，皆潛德不仕。父仲方，以公貴累贈武功大夫。母高氏，累贈碩人。公幼慷慨，嘗以功名自許。靖康丙午，金人犯順，連破諸國，狃於常勝，侵軼中原，所過輒下，無敢攖其鋒者。時太

平久，兵備寖弛，乃詔陝西五路募義勇萬人勤王，詔詞有「每聞邊報，痛徹朕心」之言。公聞而歎曰：「國家艱難，正忠臣義士效死之秋，豈可久安田里，爲一身計哉！」即奮然而起，應原州之募。太守杜平見而奇之曰：「汝志不羣，首赴義勇，所謂以義伐不義。異日唾手富貴，居吾右矣。」建炎初三月，虜寇涇原，忠烈吳公玠破虜大將婁室于青溪嶺，分遣公以奇兵邀擊，斬首一百七十餘級，補進武校尉，權天興縣尉。三年八月，忠烈遣公覘虜動息，公被圍於同州聖山廟。公仰天誓曰：「若出重圍，當捐軀報國。」叱左右矢石交下，殺數百人。虜治雲梯，公急取竹爲籠，實之以土，號曰土牛。有頃，雲梯大集，遂以土牛摧折之。敵亂，乘勢大戰而出。轉承信郎，遷隊將。四年九月，我師不利於富平，五路垂陷。忠烈會諸將于隴州八渡，議戰，公獨進曰：「虜人侵軼，無敢與爭，惟公能挫其鋒於青谿嶺者，蓋得形勢之助也。今虜已陷涇原，將入熙河，計非半載未還。爲今之計，莫若先據地利，扼其要害以制之。當爲公先取鳳翔，復爲基本。」忠烈曰：「善。」即檄公領兵進復鳳翔，既入，悉降其衆，不戮一人，得粟三十萬斛。時忠烈公方營寶雞西南曰和尚原，因貯公所得之粟，以資餽餉，軍不乏食，士卒感悅。遂移府事以治之。檄公知天興縣事，本府駐劄，轉保義郎，陞部將。紹興改元三月，虜自熙河復圍鳳翔，勢益熾。公告二親曰：「爲人之子，非敢蹈於不孝。今城中兵寡，守死無益，不若潰圍求援。」即泣別而行。公與子大勳率戲下百餘人，力戰至夜半，突圍得出。忠烈見而勞之曰：「昨在圍中，勢必俱死。萬一天監其衷，戮力一戰，取之易爾。」忠烈壯之，權選鋒統領，守神岔。四月，忠烈遣公與敵戰于渭南，以奇功轉秉義郎，

遷副將。五月，鳳翔虜酋没立會階州虜酋折合，各統五萬衆夾攻和尚原。忠烈遣公逆擊没立一軍於神岔，大破之，獲敵酋潑察胡郎君，俘斬二百五十有一，轉武略郎，兼閤門宣贊舍人，陞正將。十月，虜元帥四太子會諸道兵十餘萬，必欲取和尚原，先犯神岔，以警我師。忠烈遣公擊之，公賈勇先登，接戰三日。虜又分兵寇龍門關，統制吴公璘掩擊，敗走，追及神岔。虜援兵大至，再合戰。公潛以精兵横貫其腹，斷其首尾。吴公引兵追及，虜大潰，俘斬千餘人，奪鎧甲牛馬萬計。轉武德大夫、開州刺史，遷統領軍馬，兼秦鳳路兵馬都監。先是，虜恥屢敗，遂囚公二親于青谿寨，公内不自安。二年正月，公乞兵以往。忠烈許公帶本部出北山，斷虜糧道。行數日，至麻家嶺，遇敵接戰。翌日，至青谿，虜會諸寨兵爲援，自辰合戰至莫，大破虜衆，奉親以歸。忠烈喜曰：「公深入重地，能破强敵，迎還二親，可謂忠孝兩全。」轉武功大夫。三年正月，虜寇石板谷，忠烈遣公禦之。公先設伏以待敵至，以奇兵劫之，虜衆敗走，追襲十餘里，斬首數百，轉右武大夫，陞鈐轄。二月，僞元帥四太子擁大軍由商於侵饒風關，犯梁、洋，經褒斜道出鳳州，再攻和尚原。忠烈復遣公引本部由間道應援和尚原。以功轉拱衛大夫。公嘗憤虜人侵暴不已，得其使命，即黥劓而歸之。公至和尚原，都統郭浩厲聲曰：「比虜使至，公辱而使歸，是激敵怒。今擁衆二十萬來攻，請公當之。」公對曰：「虜據梁、洋，遣人以書見，檄言很而色傲，欲恃勢脇我。儻不辱之，誠爲自弱。今日之事，决戰而已。敵衆百倍，何足慮也。」統制吴公親率公等，於是鼓行而前，至渭，蹂踐溺死者不可勝計，水爲之咽流。吴公因謂衆曰：「此捷楊鈐之力也。」轉親衛大夫。四年

二月，虜入寇殺金平，自元帥以下，盡室而來，示無返意，全蜀震恐。既戰，我師初不利。公急據第二堡外預設鹿角之地，率强弩併力迭射，一日三戰，傷殺甚衆，虜引兵稍却。翌日，來攻萬人敵堡，統領姚仲重傷，公代之，率諸將戮力鏖戰五日，所向皆靡，大破敵衆，餘黨悉遁。自是虜不敢輕舉，全蜀之民各安其生者，雖吴氏之功，然於攻戰之際，公有力焉。以奇功轉中亮大夫、鄂州防禦使。五年，辟知洋州，兼管内安撫司公事。公嘗從忠烈登殺金平，過第二堡門，忠烈顧瞻形勢，指虜敗處，以策擊韉，謂公曰：「此衿喉地，往歲一戰，安危所係，非公出力，幾敗大事。」嘆賞久之。九年正月，虜歸我河南侵疆。十年五月，虜復背盟，僞元帥撒離喝領大軍侵犯陝右。宣撫胡公世將擢公同統制，與諸軍會於涇州回山原，大戰三日，虜氣未衰。議者欲潛師而還，留裨將以扞。公曰：「我輩蒙國厚恩，今日當以死戰，奈何移禍他人。願留本部兵以拒之。」公張蓋示以閒暇，虜人競進，公叱咤力戰，縱我軍數萬衆得出，遂下回山，轉戰十餘里，全師而還，轉協忠大夫。七月，虜據鳳翔。胡公擢公知鳳翔府兼管内安撫使，就守和尚原。八月，與虜戰于蒲坂河及汧陽，連敗敵衆，俘斬數百人，奪馬千餘匹。轉履正大夫，陞都鈐轄，節制鳳翔府忠義軍馬。十一年七月，都統楊政出鳳翔，公隸焉，與敵人戰于陳倉魚龍川石鼻寨，屢戰屢捷，生獲虜酋珍珠孛堇。諸軍凱還。後三日，僞元帥撒離喝整衆再犯和尚原。公才千人，進據川金崚，敵衆益盛，士有懼色，公厲聲曰：「當各奮壯心，以氣吞之。聞鼓畢入，敢後者斬！」公率衆先登，鼓譟競進，自卯至酉，殊死力戰，虜衆大敗。轉宣正大夫，遷統制軍馬。和尚原素號形勝，蓋秦、蜀必争之地，虜屢欲以奇取之，

公扞守二年，竟無可乘之隙。及因糧於敵，餽運減省，胡公嘉之，敷奏于朝。敵既不得意，遂伸和好。是時將迎奉徽廟梓宮，請還太后鸞輅，遂許割和尚原。十二年春，詔宣諭使鄭剛中分畫其地，而移公知鳳州。既割和尚原，而殺金平復爲要地，其傍則仙人原也，四川兵費邊儲萃于魚關，三者相距，皆十許里，有司謂當得人以守。遴選諸帥，無出公右者。十七年，命公以本部兵屯仙人原。公鎮守其地垂二十年，保固無虞。轉宣州觀察使。會朝廷詔大臣舉智謀武略可充將帥者，參政楊公椿首以公應詔，授正侍大夫。三十一年九月，虜主完顏亮遽絶和好，南自江淮，西連秦隴，舟車器甲之盛，亘古未有。乃分遣僞帥合喜統兵數十萬，自鳳翔至寶雞，沿渭水連營列柵，占據大散關。宣撫招討吴公謂公曰：「賊據散關，扼吾衿喉，當急圖之。」遂擢公節制軍馬、知鳳州。公引兵與敵對壘，且相視形勢，難以力取。於是晝易旌旗，夜增火鼓，示不可測。虜益增備，轉糧草爲持久計。吴公親提大兵，出涇秦，攻德順軍，以分其勢，仍命公牽制散關。僞帥合喜果分兵赴援。三十二年閏二月，公乘勢遣兵出御愛山，抵天池原，驚撓敵寨，及斷其餉道。又密遣兵焚其東西兩山樓櫓，鼓譟從之，聲震山谷。虜人驚駭，棄關而走。公乘勝進據和尚原，公領兵逆擊之。時天大雨雹，風霧晝晦。公選神臂弓射之，虜酋中流矢，引衆敗去，若神助焉。寶雞賊帥恐我師乘勝擊之，盡焚大寨，退保鳳翔。由是渭水以南，復歸版籍，以功真拜和州防禦使，賜爵安康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食實封一百户。公自壯歲從事軍旅，未嘗一日在告，盡瘁王事，常若不及。每自嘆曰：「吾奮身畎畝，荷國恩寵，誓欲捐軀，以效尺寸。今年踰七十，力所不逮，勉强而不

可得矣。」會王師解嚴，遂丐歸田里，其請甚確。吳公以公精力未衰，止聽解兵職，遂辟知龍州，寔隆興元年之七月也。明年，改知文州。又明年，吳公移鎮漢中，梁、洋接境，實爲重地，乃辟公復知洋州、兼管内安撫使、節制軍馬。洋人聞公之來，舉酒相賀曰：「復得吾邦舊使君矣。」老稚歡迎，不絶于路。公暇日嘗讀漢留侯傳，至「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游」之言，公慨然慕之，鋭意求退，上章力請歸休。乾道二年九月，敕授提舉台州崇道觀，介梁、洋間居焉。五年二月十八日，以疾終于所居之正寢，享年七十有八。娶韋氏，卒，再娶苗氏，卒。皆贈令人。又娶張氏，累封令人。子男八人，曰：大勳，右武大夫、果州團練使、御前右軍統領權統制、彈壓軍馬，安康郡侯、食邑一千七百户；曰大亨，武經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曰大節，從義郎、御前前軍第三將副將；曰大昌，秉義郎、御前右軍第一將隊將；曰大年，忠訓郎，亡；曰大林，忠翊郎、御前前軍第一將隊將；曰大森，曰大有，皆成忠郎。女十人：長適武功大夫、左部正將丁立，亡；次適左武大夫、御前中軍同統制本管軍馬胡清；次適承信郎張祐，亡；次適承信郎郭良臣；次適承節郎彭寀；次適保義郎傅汝弼；次適右從事郎、城固縣丞張滑；餘在室。孫男十一人：曰祖慶，秉義郎、成都府路第二將隊將；曰祖廉，承信郎、御前前軍第三將隊將；曰祖榮，成忠郎；曰祖顯，曰祖仁，曰祖寧，曰祖椿，曰祖輝，曰祖賢，皆保義郎；曰祖詵，曰祖訓，皆承節郎。孫女十七人，長適承信郎李雍，次適承信郎張師古，次適承節郎劉之義，次適保義郎侯詵，次適承信郎張寔，餘在室。曾孫男三人：曰世忠，保義郎；曰世輔，曰世傑，皆承節郎。曾孫女三人，在室。玄孫男二人，曰紹先，曰紹光，皆承信郎。諸

子以其年三月甲申，舉公之喪，葬于城固縣安樂鄉水北村生祠之側。維楊氏系緒遠矣，自東漢太尉震起于關西，以清白遺子孫，奕世載德，代不乏人。公奮乎千載之後，自致功名，有光于祖，可謂天下偉男子矣。朝廷雅聞公名，故所賜訓詞有曰：「知義之貴，以勇得名。益奮壯心，遂成偉績。」搢紳誦之，以爲美談。公善射，發無不中，嘗偕王人劉參贊子羽行饒風嶺，有虎突出叢薄間，人皆辟易，公躍馬而出，以一矢斃之，故射虎之名，喧達都下。方二親之在虜也，而青谿之民日贍其費，賴以保全。及公破青谿，既得二親，併載其民以歸，給田廬，家之於梁、洋，至今賙給不絶。朝廷聞之，以孝義特賜旌表。公之行不特此也，爲郡尤以愛民爲本。初，洋州有楊填等八堰，久廢不治，公皆再葺之，溉田五千餘頃，復稅租五千餘石。又增營田十四屯，公私以濟，民爲立祠。宣撫處置張公浚聞于上，賜詔奬諭。初，公至鳳翔也，有流民數萬在境内，或疑其反側，悉拘于山谷間。公矜其無辜，皆縱之。後岐雍大歉，流民復入關就食，公復納之，所活甚衆。西邊饋運，自昔頗艱，公至鳳州，首創營田四十屯，民力減省，軍食充足。又預築鳳之黄牛堡，以塞散關之衝，創文之高平原，以控西羌之路，爾後皆獲成效。其先見之明，古之名將所不能及。公惟寬厚喜士，不以其貴驕人。接物逮下，喜愠不形于色，雖部曲偏裨，率皆待以恩禮。軍旅之暇，採摭諸史兵家實效，分門成帙，釐而爲三十卷，目之曰《兵要事類》。漢守張行成、太學博士李石，皆蜀名士，爲之序引，其書遂行于世。初，公預爲送終之具，嘗託門下士朱澥昆季迹其行事，編爲《陞除録》。勃偶備員魚梁總幕，得親炙公言論。一日，公出示所録，委勃爲誌。勃竊駭愕，因問其故，公曰：「僕以義自奮，以勇立節，每遇戰

事，許國以死。萬一得酬素志，則區區之心，誰能表襮之？故欲先爲之計。儻得名卿鉅儒特書其事，他日瞑目無憾矣。」勃嘆曰：自中原俶擾，豈無忠臣謀士，力作中興，然於出處用捨之際，或有愧焉。公始以數百孤軍，出重圍不測之地〔二〕，親從吴氏伯仲，挫乘勝方張之虜。堰楊填以惠梁、洋之民，復散關以壯川蜀之勢。起匹夫之微，而爵通侯之貴，勤勞百戰之餘，而優游乎二千石之良。明哲保身，以功名始終，蓋未有如公之全者也。使人人皆如公，徇國而不徇私，懷義而不懷利，則何患乎勳業之不立耶？異時載在盟府，繪像作頌，血食一方，祀必百世，其誰曰不宜？乃爲之銘。銘曰：

炎光晦曚，赫然而中。天佑生賢，龍飛雲從。其賢伊何，翼翼楊公。公來自西，名達九重。惟天子明，喜得牙距。料敵制勝，允兼文武。膚功上聞，天子曰嘻，利勢安强，皆汝之爲。忠以禔身，義而報國。智可周物，勇摧大敵。備德有四，孰與之京。風廓霧舒，偉績用成。導利之功，惠澤無窮。粒食用乂，是敬是崇。氣老愈壯，金湯是託。或云不弔，遐邇驚愕。梁山峨峨，漢水湯湯。公名與俱，德音不忘。《金石萃編》卷一四九。又見《古誌石華》卷二九。（吴洪澤校點）

〔一〕題下原署：「左朝散大夫、新通判成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借紫李昌謂書。右朝散郎、通判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袁勃撰。右朝奉郎、權知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借紫李昌謂書。右朝奉郎、權知洋州軍州事、主管學事、兼管内勸農事、賜緋王椿篆。」

〔二〕地：原脱，據文意補。

徐子寅

徐子寅（一一三〇——一一九五），字協恭，先世登州黄縣（今山東黄縣）人，南渡後徙居慶元（今浙江寧波），立之子。紹興十年以恩補官，中法科，授建州司法參軍，改福建路檢法。隆興初除大理評事。乾道中擢大理丞，知無爲軍，遷大理正，改知泰州，提舉淮東茶鹽常平措置官田。淳熙初除工部郎中，遷大理少卿，歷知揚、隨、台三州，終廣東提刑。慶元元年卒，年六十六。見樓鑰《攻媿集》卷九一《直秘閣廣東提刑徐公行狀》。

乞限期令兩淮見佃人耕種田地奏　乾道五年正月

兩淮膏腴之田，多爲官户及管軍官并州縣公吏詭名請佃，更不開墾，遂致荒閑。乞限一年令見佃人耕種。如限滿不耕，拘收入官，别行給佃。《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一八（第五册第四八八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八五（第六册第五九一六頁）。

乞開浚山陽灌溝奏　乾道五年三月

兩淮荒蕪之田，一目百里，究其十分之地，陸田纔三四，而水田居其五六。春夏之交，霖雨之久，耕耨之勞，秧蒔之功，一旦空然，此田之所以爲民病也。自去冬歸正頭目人差擇到楚州山陽縣大溪村博田岡空閑官田約數百餘頃，南有灌溝，可通運河，北有舊溝，可接小溪。今欲由其舊跡，與之開浚，約用五百工。歸正人各欲俟墾種畢日，併力開浚。《宋會要輯稿》食貨八之一二（第五册第四九四〇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一一九（第六册第五九三三頁）。

措置楚州歸正人請田耕種事奏　乾道五年五月

今往楚州界内相視到空閑水陸官田，敦請到歸正頭目人傅昌等，勸諭歸正人王宗等四百二名，情願結申，從官中借給耕牛、農具、屋宇、種糧，請田耕種。今措置條具下項：據楚州具到寶應、山陽、鹽城、淮陰四縣空閑水陸官田，共計七千二百七十八頃一十四畝一角三十四步，内淮陰縣係沿淮極邊，鹽城縣係沿海，難以令歸正官於逐處種田外，所有寶應縣孝義村、艾塘村、白馬村、侯村共有空閑水陸官田二百餘頃，係南近高郵軍界。山陽縣大溪村有空閑水陸官田三百餘頃，係在楚州之南。

臣同傅昌等相視其田，各堪耕種。今措置欲每名給田一頃，五家結爲一甲，内一名爲甲頭，並就種田去處，隨其頃畝、人數多寡，置爲一莊。每種田人二名，給借耕牛一頭，犁、杷各一副，鋤、鍬、钁、鎌刀各一件。每牛三頭，用開荒鋭刀一副。每一甲用踏水車一部，石轆軸二條，木勒澤一具。每一家用草屋二間，兩牛用草屋一間。每種田人一名，借種糧錢一十貫文省。趁二月初一日開墾使用。乃委知縣置籍，每一季親詣勸諭耕種。其田紿爲己業，通計滿十年日起納税賦。仍令寶應、山陽知縣紐計元置造農具、屋宇及元買耕牛價直，并所借種糧錢，均作五年拘還。其所收錢，每年從楚州類聚，解納行在左藏南庫椿管。仍令差充勸諭頭目人進武校尉、添差淮東安撫司緝捕盜賊、不釐務傅昌，守闕進義副尉、添差常州聽候使唤、不釐務韓禮，並許帶見任差遣，前來部轄。進義校尉王真、守闕進勇副尉謝彪、永免文解顧知古、借補成忠郎叢汝爲、借補承信郎徐悦、借補承信郎王榮並充部轄。乞下淮東安撫司，將頭目人八名各先次加借轉一官資。内顧知古係永免文解，與借補進勇副尉。候耕種及二年，令楚州保明繳納，充借轉官文帖，申三省、樞密院。如係真命人，與换給轉一官資。若係借補人，乞斟酌補正。日後更有歸正願請田人，欲乞並依今來措置到事理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四四（第七册第六〇五八頁）。又見同書食貨三之一七（第五册第四八四四頁）、兵一五之一九（第八册第七〇二六頁）。

奉旨措置兩淮官田事宜奏　乾道五年五月

被旨措置兩淮官田，乞先往楚州，催督守令置造農具、屋宇，給散耕牛、種糧錢，趁二月內開墾。俟措置一州畢日，即往以次諸州軍。所有諸州軍合具空閑官田數目，乞從本所先次行下，依所立日限開具申供。所有置買牛具等合用錢物，乞每料支降會子二萬貫。俟支用一料將盡，乞給降一料接續支用。如有官吏違慢去處，其人吏乞從本所杖一百斷罷，當職官取旨，乞重賜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四六（第七册第六〇五九頁）。又見同書食貨三之一七（第五册第四八四四頁）。

措置教閱民兵并拍試推賞事宜奏　乾道五年九月

得旨：於農隙時，官支錢米，將本路諸州軍已籍山水寨伍民兵，應三丁以上主户，選取壯丁，赴州教閱一月。今相度欲令諸州軍自十月十五日拘集民兵上教，至十一月初五日住教，仍每日於辰時、未時兩教。如遇雨雪權免。所教民兵，本司差官比較拍試，武藝精熟之人，令州軍優與犒賞。謂如射箭上帖，每隻支犒錢一貫文省；中紅心，每隻支犒錢二貫文省；槍手刺贏者，每人支犒錢三百文省。所有合用錢物，乞依已降指揮，於合發赴户窠名并本州軍係省錢米内各取一半應副支散〔一〕。《宋會要

輯稿》兵一之二八（第七册第六七六七頁）。

〔一〕「户」下疑脱「部」字。

乞禁守令騷擾歸正人奏　乾道五年十一月

被旨勸諭歸正人并效土置莊耕種，緣皆係流離，全仰守令撫存，俾之安業。今聞全不仰體德意，有追胥煩撓而拘督課子者，有因緣踏田而輒放繫禁者，或巡尉以捕盜爲名而騷擾者，遂使投訴無路。如日後守令更有若此違戾，欲列上官吏姓名，伏望重作施行。《宋會要輯稿》兵一五之二〇（第八册第七〇二六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之一九（第五册第四八八八頁）、六一之八五（第六册第五九一六頁）。

乞將寶應縣所罷屯田勸諭歸正人耕種奏〔一〕　乾道五年十一月

近降指揮，武鋒軍見管三處屯田官兵，拘收入隊教閱。其屯田耕牛并農具等，令逐州軍交收，召人請佃。今竊見所罷屯田莊數内，楚州寶應縣一莊有田一百三十二頃，一莊有田五百頃，乞將二莊所管耕牛、農具、屋宇、種糧等盡數撥付官田所，勸諭歸正人耕種。仍乞就差賈懷恩、王知彰管轄。所

有課子，乞依官田所例蠲免，候至十年，納賦稅。《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三之一四七（第七册第六〇六〇頁）。

又見同書食貨三之一八（第五册第四八四四頁）。

〔一〕此奏又見《宋會要輯稿》兵一五之二〇文辭大異，附録如下：「近降指揮，武鋒軍屯田官兵并罷，其田并耕牛農具等，交付諸郡，募人請佃。緣子寅被旨勸諭歸正人耕種，竊見所罷屯田，其中楚州寶應縣一莊，見以歸正人成忠郎賈懷恩管轄，楚州山陽縣馬埽一莊，歸正人進義副尉王知彰管轄。欲乞下楚州并武鋒軍，列具二莊所有耕牛、農具、屋宇、種糧等，盡數撥付官田所，仍就差賈懷恩、王知彰管轄耕種。」

乞令賈懷恩專一提點官田所諸莊奏　乾道七年二月

賈懷恩管轄歸正諸莊，存恤有方，欲令統率。緣懷恩見任御前武鋒軍統領兼楚州釣轄，恐緩二任力分。或蒙免其軍職，止爲釣轄，俾專轄諸莊，則事任歸一。乞正差充楚州釣轄，專一提點官田所諸莊。《宋會要輯稿》兵一五之二一（第八册第七〇二六頁）。

乞再限一季許包占寬剩田民户自首奏　乾道七年四月

近措置兩淮民户包占寬剩田，今乞再限一季，許令自首，別給據爲己業。如限滿不首，許人剗

佃。或願借耕牛者，令諸州應副，估元價均以五年還官。（第六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之二〇（第五册第四八八九頁）。《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八六（第六册第五九一

乞限期開耕荒田奏　乾道八年正月

淮批下臣僚劄子，乞將兩淮有主田園寬限令耕，不許劃奪。契勘兩淮之田，舊多荒蕪，近來民漸歸業，止緣人牛未辦，遂致包占。非假歲月闢墾，遽許人劃佃，將見豪勢之家侵漁爭擾，民受其弊。今欲令兩淮諸州自乾道八年爲始，將各户荒田每歲開耕二分，限以五年，如限外尚有未耕，許人劃佃。所開田與免五年課子税租。《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二一（第五册第四八八九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八六（第六册第五九一六頁）。

乞將官田所結局奏　乾道八年三月

近勸諭歸正人一千五百八十人，於楚州寶應、山陽、淮陰縣，高郵軍高郵縣，盱眙軍天長、盱眙縣，揚州江都縣，泰州海陵縣界，共置五十四莊，並給付耕牛、農具、糧種，開墾田畝，已蒙朝廷行下，委逐縣知縣躬親究實，已見就緒。今乞將官田所結局，其合行事件，並撥隸常平司。《宋會要輯

稿》食貨六之二一（第五册第四八八九頁）。又見同書食貨六一之八六（第六册第五九一六頁）。

乞令沿淮州軍解發會子奏　乾道八年三月

檢照乾道七年十一月四日指揮，措置行使鐵錢畫一内一項，兩淮諸州軍依準近降指揮，應起發上供等錢，並以七分見錢、三分會子解發。今來沿淮州軍見使鐵錢并會子，則難以發納。今欲將沿淮州軍合發納錢，許令解發會子。所有自餘近裏州軍，且令依所降指揮分數解納見錢、會子。候將來普用鐵錢日，別行條具申請。《宋會要輯稿》食貨六四之五八（第七册第六一二八頁）。又見同書食貨三五之四四（第六册第五四三〇頁）。

乞淮東諸縣民兵每百人置首領一名奏　乾道八年七月

淮東諸山水寨并諸州民兵總首、首領内，有一寨止管民兵三四十名、而總首、首領三四名者。若一例補授名目，誠恐泛濫。欲每縣選差總首一名，特與補一名目；諸寨應管轄閱習忠勇民兵每一百人者，置首領一名，特與借補一名目。如一寨不及百人者，許令更行勸募，候人數足者，方與推恩。總首、首領并忠勇民兵，並與免户下科敷差使。如遇緩急使喚，官給錢米，以贍其家。欲每遇拍試民兵

官將，十二箭全上帖者，特與借補闕守進勇副尉，候立到新功日補正。《宋會要輯稿》兵一之三三（第七册第六七七〇頁）。

乞具合補正人姓名申樞密院給降付身奏　淳熙元年三月

昨勸諭歸正人請佃開耕官莊田畝〔一〕，及一百五十頃以下，至一百一十頃以上，部轄及二年〔二〕，一百頃以下，至六十頃以上，部轄及四年，依已降指揮，白身人補正一資，已授真命人於見今官資上轉一官資。如元有借補，再加借人，乞朝廷斟酌補正。即不收所種米斛，令具各莊的實種過田畝，依立定開耕賞格年限，合補正部轄人姓名，申樞密院，乞給降付身。《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三四（第六册第五八九〇頁）。

〔一〕歸：原無，據文意并此前諸奏補。

〔二〕轄：原作「較」，據下文改。

措置淮東官田奏　淳熙二年正月

近措置淮東官田，於楚、揚、泰州、盱眙、高郵軍共五十四莊，招集流移歸正種田人一千三百一

十五名，老小五千四百二十七口，蓋造屋宇二千四百四十九間，給付耕牛、農具，開墾田九百一十四頃九畝。《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一之三五（第六册第五八九一頁）。

乞禁私渡奏

淳熙六年四月

真州沿江官私渡共二十九處，内宣化鎮渡一處，係官監，并瓜步山前渡、何家穴渡、真州城下檢税亭渡、潮閘渡、獺兒河渡、巨家渡港六處，係買撲常平渡，共七處，乞存留外，其私港二十二處乞禁止。揚州沿江官私渡共五十四處，内瓜洲渡係官監，并泰興縣穿破港、茆莊港買撲常平渡乞存留外，有私渡五十一處，乞禁止。泰州沿江官私渡共五處，内合石莊港合置立官渡，乞存留外，有私港四處，乞禁止。通州沿江官私渡共六十四處，内海門縣孫團併買撲常平渡一處，及江口新舊兩港併合一渡衝要去處，乞行存留外，有私渡六十二處，乞行禁止。《宋會要輯稿》方域一三之一三（第八册第七五三六頁）。（以上吴洪澤校點）

全宋文卷五三九六

趙善括　一

趙善括，字無咎，號應齋，太宗七世孫。寓居隆興。乾道四年第進士，以左奉議郎爲常熟令。十一月，通判平江府。七年，爲蘇州別駕，又倅長沙。後知鄂州，終官朝請大夫、岳州漕帥佐。著有《應齋雜著》。見楊萬里《誠齋集》卷八三《應齋雜著序》，《重修琴川志》卷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六〇。《應齋雜著》原本久佚，清乾隆中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編爲六卷。本書所收趙善括文，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爲底本，校以豫章叢書本（簡稱豫章本），釐爲四卷。

建明奏議

臣聞古之人臣建功立業者，皆有一定之謀，其始爲之甚難，故其終成之常易。如漢之韓信，蜀之諸葛亮，皆以功業許其君，而親以身成之。言出于口，終其身而不變者，其謀一定也。近世則不然，輕言而遽改，忽行而驟廢，始慮不審，終之汗漫而無所就，不可不察也。仰惟陛下焦勞憂勤，十七年

于茲〔一〕，然而大功大業尚關聖慮，以臣策之，意者今之人臣所以事君者，未至于古耶。請略舉數端言之：如兩淮安撫舊爲兩司，往者以議臣之策，爲一司矣，繼又分而爲二；荆鄂都統舊爲兩軍，往者以議臣之策，爲一軍矣，繼又分而爲二；如發運司則驟興而驟廢，如宣撫司則再置而再罷，如市舶司則既併之復置之，如鑄錢司則既分之復合之；如福建聽民鬻鹽久矣，忽奪而歸之于官，繼而委之于民；如廣南就邕州市馬久矣，忽改而置之于南丹〔二〕，繼又歸之于邕。凡此，皆所謂輕言而遽改，忽行而驟廢者也。陛下以虚受人，聞善則從，如漢高皇之刻印銷印，以明聖人之無我，可謂至矣。然議臣之策，紛紛易變，臣竊謂古之人臣以功業許其君者，殆不如此。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自今人某以爲可，某以爲否，中書籍記而上之，陛下徐觀其事之成敗，取其議之可否，以定其言之是非，而大明黜陟之法。用是以察天下之真材，助成聖治，實建功立業之本也。取進止。《應齋雜著》卷一。

〔一〕七：豫章本作「六」，疑是，下篇亦云「十六年」。

〔二〕南丹：原作「南詔」，據豫章本改。

嚴賞罰奏議

臣聞賞當功，則臣下勸；罰當罪，則姦邪沮。嘗罰公于上，事功立于下，此必然之理也。陛下即位以來，勤綜核之政，行必信之法，十有六年，海内乂安，百度時叙，聖德休盛，非臣愚所能勝識。然求之事功，終未見卓然有以大慰天下之望，其故何哉？豈非勸沮之道或有未盡耶？臣愚不揆昧死妄論其故，陛下試少垂聽焉。自昔士大夫出而爲世用，上之人有以激厲其委靡之氣，而崇奬其功名之心者，捨賞罰莫行焉。然賞罰之行必有次第，《傳》曰：「罰不阿近，舉不遺遠。」此明君馭世之至權也。是故賞先行于下，則在上者咸知勸；罰先用于近，則居遠者無不服。比年以來，臣所聞見，竊有疑焉。何者？一命而仕州縣，以知效官，惟其位卑，其勢遠，故建議立言也，大吏輒以爲强聒，拾掇細微，文致以罪者有之矣。興利除害也，豪民以不利于己，增辭飾非，訟陷以罪者有之矣。大吏按于上，豪民訟于下，追召囚錮，靡辱不至，箠楚之下，何求不得！往往先從廢罷，繼坐贓私，終身不得齒于仕版。其間有材行素優，績效昭著，上乏提撕，旁無介紹，雖有尺寸之賞，而文吏吹毛求疵，陸沈下僚，齎志以没者，不可勝數也。若夫官崇勢近，身貴名顯，外持麾節，内別班榮，雖縱欲以害民，怙勢而貪利，罪惡昭著，無從上達，偶然風聞，名挂白簡，亦不過鐫一秩、罷一任而已，曾不踰年，旋得美官。其間又有巧爲諛説，公肆誕謾，聽其言如布錦摛繡，責其效如繫風捕影，動以虚文，

霑被醲賞。陛下夤用刑賞，章別公罪，豈易謬戾如此！臣敢妄論其萬一者。馮衍有言：「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工。」官尊位重，則營助者衆，法治之誠難；官小力輕，人得而擠之矣。由是觀之，賞或醲于貴近，罰或偏于賤遠，勸沮疑有未盡，非職此之故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宣諭執政大臣，繼自今官有崇卑，賞無厚薄，勢有遠近，刑無輕重，加惠孤寒微賤之質，勿庇富貴權豪之罪，如是行之，而士氣不振，事功不著，未之有也。狂斐之言，冒黷天威，罪當萬死，惟陛下裁察。《應齋雜著》卷一。又見《南宋文範》外編卷一。

宗室補試釐務奏議

臣仰惟陛下即位以來，親睦宗族，備盡教養作成之道，遂有名冠多士，學中詞科，持節把麾，政事舉者，不一而足，雖祖宗之時，亦所未有，可謂盛矣。然宗室有官，從學者蓋鮮；武臣苟禄，效職者無聞，可不參稽舊法而爲之制乎？《書》、《傳》所載國子，謂王之子與夫公卿大夫之子也。今國子監止試公卿之子，而宗子獨不得預焉。宗室、武臣近世咸知自愛，遵守禮法，出官之後，例得添差，不得干預職事，雖有材術，無路可顯。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宗室仕于朝爲釐務官者，其子弟并曾得解人，並許赴國子監試，如有升補，依宗學舍法施行。宗室、武臣添差州縣差遣不釐務之人，許令知州、監司精加選擇，如委有材力，可備任使，保明備申朝廷，許令釐務，如有功過，依庶官罪賞

施行。庶幾文武全材，卓然表著，各殫智力，共赴事功，非特宗子之幸，抑所以上合祖宗立法之本意。《應齋雜著》卷一。

差役奏議

臣竊見比年士大夫多好輕議舊法，隨即變更，往往不能無弊，試以差役一事言之。限田之法，出于祖宗之舊，其制久矣。比年有減半之法，蓋所以抑强扶弱也。又復爲品官身後再減半之法，其弊致使士大夫之後不得義居，其利害曲折，有不可不詳辨而熟究者。謂如一品官，限田原格一百頃，今減半爲五十頃，子孫又減半爲二十五頃，其有子孫多者，通不得過二十五頃之數。其法非不善也，殊不思一品官之後，豈無蔭補三、五人京官、朝官仕宦者乎？以七品官一員計之，合破二十頃，以五員計之，則百頃矣。又如三品官，限田元格八十頃，子孫又減半爲二十頃。其有子孫多者，通不過二十頃之數。其法非不善也，殊不思三品之後，豈無蔭補三四選人、京官仕宦者乎？以八品一員計之，合得十頃，以五員計之，則五十頃矣。彼爲子孫者義居，而通以父祖之官立户，則共占限田之數少；析居，而各以自己之官立户〔一〕，則通占限田之數多。占數少者，不免差役，占數多者，皆得免差，是使士大夫之後，皆不得義居也。此豈所以厚風俗乎？蓋嘗以此法考之史傳之間，惟秦商鞅立法，家有兩男而不分異者，倍其賦，儒者之所恥言也。以堂堂之治世，而使士大夫之後析居者免

役，義居者差役，不幾于陰用鞅之法乎？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自今官户用父祖官品立户者，其限田皆仍數舊，至用曾、高立户者，依減半法。庶幾不至析居以規避差役，此亦朝廷厚風俗之本意也。《應齋雜著》卷一。

〔一〕「立户」上原有「之」，據豫章本删。

免臨安丁役奏議

臣竊見臨安府，車駕駐驆五十餘年，列壁連營，建功賜第。卜築之地，本皆民産，一從分占，久免推排。其間物力合科色役與夫夏秋二税無可催理者，有司失于申請，未曾蠲免。錢塘、仁和兩縣歲有定額，無繇銷豁，遂將和買役錢逐科增添，抑配鄉村貧下人户，謂如紹興二十一年已前物力及三十四貫四百文，方敷和買絹一疋；物力及三十貫已上，每一貫方敷役錢一十九文。今來物力止及一十九貫五百文，即敷和買絹一疋；物力止十貫已上，每一貫即敷役錢二十五文。其數相去，不翅倍蓰。夏税秋苗，名數雖存，人户無有，鄉司保長逐歲賠償，若不巧取于民，何所從出？況臨安之民，親依日月之光，近濡雨露之澤，其被恩優渥，宜若非他郡比也。而産去税存，科配不均之患，豈應有之！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行下臨安州，將見今應有營寨、官府、宫寺所占地段并撥賜田産，合納夏秋二

稅并和買物錢，覈實保明，委無溢數，欲斷自宸衷，盡行除豁。所有兩縣後來增添抑配鄉村之數，並合蠲減。庶使畿甸千里，咸戴上恩，各安其業，不勝幸甚。《應齋雜著》卷一。

乞免臨安府丁錢

兩浙稅丁之重，至有生子不舉、長不裹頭者。丁謂爲相，蘇、秀獲免；胡則在朝，衢、婺遂蠲。天子駐蹕臨安，五方之人萃聚繁衍，法當嘉惠而優卹之。已降聖旨，自淳熙四年爲始，權免三年。去冬限滿，聖意勤隱，不忍舉催，再下展命之令，德至渥也。而九縣之民，猶若閔閔然有望于上者，懼日後再有起催之患爾。六年蠲免，一旦復行，誠亦難矣。聖恩寬大，國用無闕，何惜毫末，以慰畿甸之心？是宜斷自宸衷，特下明詔，將臨安管下諸縣丁錢自今後永與蠲免，更不催理。將來恢復中原，鑾輿還京，亦使此邦之民子子孫孫感戴上恩，無有窮極，不勝幸甚。《應齋雜著》卷一。

公薦舉奏議

臣竊謂時俗誕謾，士心迎合，其來久矣。以漢宣帝責實之政，宜其天下無復懷虛詐之心者，而王成僞增户口至八萬餘，乃首蒙勞來之賞。以唐太宗英武之資，宜其天下無敢獻諛悦之言者，而封倫乃

謂聖武戡難，太宗不怒，不能正詭隨之罪。由是觀之，人君端居九重，坐制萬方，真僞膠擾，賢否混淆，將使革誕謾爲實政，變迎合爲忠言，蓋亦難矣。陛下勵精圖治，宵旰忘勞，寤寐賢才，勤恤民隱，真堯、舜之用心，漢、唐之君蓋不足道。邇者申明嚴令，濬發德音，俾薦舉人材，必先實跡，陳獻利害，務在可行，誠當今之急務也。愚臣不佞，竊謂陛下責實以求士，而薦舉者未必皆實效；虚己以兼聽，而奏對者未必皆嘉言。辜負陛下求治之意，臣不勝憤懣。今夫州縣之官，抗塵走俗，服役下僚，不求聞達；而當路大臣，其有特達見知、奏名于上者，幾何人哉！莫不引吭聲哀，摇尾乞憐，短軸長牋，恃親挾貴，鋪張其履歷，夸大其藝能，撰造事端，妄陳政績。廉恥已喪，薦舉方行，所謂實跡，果安在哉！獻言之臣，憂國愛君，不顧得失，力辨是非，酌古治之本原，拂人主之勝心，其有一言悟合、事功立成者，幾何人哉！莫不觀時之爲，窺上所好，視其文如布錦擒繡，責其效如捕風繫影，以至毛舉細故，道聽陳言，所覬投契上心，僥倖身計。人材碌碌，議論平平，宜乎陛下當饋而興歎也！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應今後薦舉之士，必先博詢素行，精察治功，委有材力，方合薦揚。不得私受啓書，自陳實迹。稍有虚妄，併坐謬舉之罪；委獲實材，乞加舉賢之賞。奏對之臣，必先分別是非，指摘可否。民間之疾苦，朝政之闕遺，咸得盡言，有犯無隱，不得窺徇時俗，迎合上心。其文切中時病，乞施褒嘉之賞。如此，則責實之令行，求言之路廣，詐僞少息，忠讜備聞，共濟事功，以圖恢復。臣不勝至願。《應齋雜著》卷一。

時務奏議

臣聞立天下之事有大體，成天下之功有定謀。其議一定，雜說不足進也。方今南北之勢，士大夫講究都盡，不過强弱勇怯之不同爾。人皆懷此，則心鬱氣沮，何以成功！知有曲直之說，以立其大體；知有逆順之理，以爲之定謀。則徒强不足勇，雖弱不足怯也。況今日未知孰弱？直常在我，故我得其體之大；曲常在彼，故所爭不過小節而止爾。我得其順，故其謀未嘗不定；彼用其逆，故其說不過多詐而止耳。靖康之禍，外示和柔，內懷機變，因割地以求釁，繼遣使而請和，逼侵畿城，使猶踵至，朝廷上下，篤信無疑，因循敗隳，終不省悟。是皆溺于和議，初無定謀而然爾！仰惟陛下即位以來，儲精垂思，宵衣旰食，圖回恢復，十有六年。練軍于外，而兵將無不精矣；理財于下，而倉庫無不實矣。臣愚無所知識，區區之忠，猶願陛下守其大體，無較小節以爲之釁端；執其定謀，無用和議而怠其戰備。以養士氣，以待天時。一旦天意悔禍，士心賈勇，電掃朔庭，風清舊壤，可日月冀。狂僭之言，惟陛下恕其萬死。《應齋雜著》卷一。

鄂州劄子　一

臣聞兵民之政，不能無異；守將之心，要在必同。何則？兵在軍而將主之，所貴乎肅而不擾；民居郡而守治之，所貴乎寬而有制。二者之政，蓋難必其同也。若夫兵民錯居，而鬥訟或起，守將交際，而利害相關，儻存好勝之心，將有必爭之患。如此，則軍旅欲肅而不擾，郡政欲寬而有制，不亦難哉！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凡有戍軍兵馬、州郡庶民，下臣此章，明使聞知，庶幾守將無偏黨之私，兵民絶乖爭之患，同心合志，趍事赴功。或有背公徇私，惠奸姑息，有聞于上，必罰無疑。將見守將合而無間，兵民混爲一體，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天下幸甚。《應齋雜著》卷一。

鄂州劄子　二

臣聞天下之事，未嘗無弊，救弊之術，必存乎人。今夫鄂之爲郡，財賦之源塞而未通，兵民之居雜而或擾，有勢力者侵漁酒税之利，無忌憚者囊橐盜賊之徒。弊至于此，可謂甚矣！臣自惟人望素輕，材力凡下，敢不竭盡疲駑，少圖微效？然非得州縣官僚同心協志，安能一力興滯而補弊耶？本州現任官屬不少，固未能遥度其賢否。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到官之後，分委辦集。其間有忘私徇

公、興利除害、職事修舉、廉隅自持之人，具名奏聞，欲乞特賜旌賞；或有避事委靡、黷貨貪婪、奉法不虔、廢職不舉者，亦具名聞奏，欲乞重加責罰。庶幾刑賞兼明，人材知勸，非獨一郡之幸，實國家勸沮之道，法當如此。干犯天威，臣無任云云。《應齋雜著》卷一。

鄂州劄子　三

臣竊見鄂州一年之間，三易守臣，前任莫濛曾具奏劄，備言財用窘匱，拖欠官錢及官吏請給至多，蒙陛下矜察，于總領所窠名錢内借錢五萬貫應副急闕。到任未幾，忽又致仕。繼聞漕臣張栻兼權，未曾到任，復已改除。見今止係本州官暫時權攝，則其窘匱又可知矣。臣雖至愚不才，當空虚繁難之地，安敢避事？亦不敢冒昧再干聖聽，假借官錢。惟慮臣到任之初，首蒙諸司催督舊欠，非特未有填償，而本界按月官錢愈冗，不能辦集，虚負罪責。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臣自到任日爲始，逐月先次趁辦，見界合發諸色官錢有前政權官拖欠未發及借過錢數，容臣半年之後，綱紀粗立，財賦有餘，逐一分數補還，不敢違欠，庶可少逃瘝曠之咎。干犯天威，臣無任隕越屏營之至。《應齋雜著》卷

上尚書省劄子

照會本州江夏等七縣方承平日，二稅苗米共管六萬六千六百餘石，苗折絹三萬三千一百餘疋，紬絹布并和買紬絹共九萬四千四百餘疋，綿四萬五千八百餘兩，大小麥三千六百餘石。今來諸縣田土開耕九千以上〔一〕，其未耕者，止是些小高仰瘠薄之地。目今每歲秋苗上管七千七百餘石，夏稅二麥二千一百餘石，除外並無分文尺寸合納入官之物，比之昔日稅賦，十分未及一分。本州每年認發上供米九千二百二十六石〔二〕，除管催秋苗米七千七百餘石外，自餘米一千五百餘石，並係收糴捲數起發。詢其所以，蓋緣紹興之初，土著之民流離他所，五方雜居，並緣爲姦，包占逃絶田産，官司既無籍記，人户又無契帖，是致無以稽考。逐年唯欲措置招集給佃，墾僻荒田，不暇計其多寡，往往大指四至，小立畝步，一時據憑所陳之數，抽納稅賦。而又前後官司申明指揮不一，務在姑息。是致豪强狡猾之人冒占田産，以爲得計，不肯起稅。近有通城縣人户陳祈告獲宋崇一項，占田一千四百三十九坵，止納一畝五分之稅，如此之類，不一而足。今來若不措置立限人户自陳，則非特失陷稅賦，而惠姦之弊，何時可革！欲望朝廷詳酌，特賜指揮行下本州，立限半年，分明出榜曉諭，令人户將應管田土從實開具的確已耕頃畝、土名、四至，經官自陳。所有未曾送納稅賦，已前年分，一切除放，自截日爲始，分作十年，每年起理一分，送納施行。更合取自朝廷指揮。《應齋雜著》卷一。

〔一〕千：原作「畝」，據豫章本改。

〔二〕二十：豫章本作「一十」。

足兵食劄子

嘗聞之，能足食者不斂民，善養兵者不蠹國。將期藩籬鞏固，江淮肅清，則兵不可不增；萬竈貔貅，千里樵炊，則食不可不足。欲籍游手則無以贍，置鄉兵則慮其擾，奪俸助軍則無以養廉，入粟除罪則何以懲惡。然則足食、足兵之計，將如何而可哉！國家調斂于民非不足，而實濟于用爲甚鮮；畜養之費非不多，而服役之人亦甚寡。東南漕運三百萬，則米固多矣，而飛輓之人亦云衆矣。既以遠近之路而給其費，必以上下之流而計其便。都下之需莫便于兩浙，淮上之戍莫近于江東，金陵一帶則江西爲上游，荆、襄兩路則湖外爲近壤。自上流而下，則其至必速，由近路而來，則其費不多。今則不然，有自江西而至郢者，有自湖南而至淮者，或泝流而留滯，或遠路而倍費，人逃舟棄，官費米虧。故曰調斂于民非不足，而實濟于用爲甚鮮者。此也。若夫押綱者在部無籍，操舟者在法無禁。官以五百料爲舟，米二萬石爲綱，舟用五十艘，夫募三百人，米或加多，錢亦準此。交卸之地，得及八分者爲全綱；往過之舟，顧及三人者爲足數。盜米以爲耗，賴有折會之法；破人以支錢，虚存顧募之名。一舟用金二十萬，一去而不返者有之；一夫支直數十千，未行而先遁者有之。故曰畜養之費非不足，

而服役之人爲甚寡者，此也。善爲計者，因運以養兵，而無蠹國之患；因養兵而足食，且無斂民之憂。必也主變通之制，擇練達之官。路有遠近，俾度支擇近以相濟，有餘則儲積，不足則坐糴，如是則無倍費之患矣。行有遲速，俾轉運計程以相稽，運行則無弊，滯留則必欠，如是則無虧折之患矣。使諸郡各以糧米之數、水脚之直召募水軍，五人爲保，五保爲隊，四隊爲將。保管一舟，舟載米五百石；將主一綱，綱掌兵一百人。將乃押綱之官，兵乃操舟之卒。較其靡費，則已減顧募之重〔一〕；責其階級，不敢萌侵盜之心。閒則教水戰，用則運軍食。春夏駕已空之舟，則裝發于郡；秋冬至所卸之地，則防虞于邊。如將拓疆場，控朔庭，渡江涉淮，長驅深入，是卒也豈不能保固吾圉，壯觀江面？若夫舍舟即陸，亦豈不能負糧荷戈，從諸軍之後耶？非特押綱無詐冒之官，綱船無棄捐之失，而民之輸粟，盡登于太倉，官所養兵，皆供乎軍用。信能行此，則積弊俱銷，兵食兼足，當自今日始矣。

《應齋雜著》卷一。

〔一〕重：原作「米」，據豫章本改。

茶寇利害劄子

湖之南、江之西，饑羸之民數十輩，盜挾弓刀，騷擾州縣，貽朝廷憂。罷師黜將，曠日持久，臨

以數千之兵，尚延旦夕之命。其故何哉？豈非搏牛之蝨不能以破蝨，洞犀之弩不可以得鼠耶？官軍食宿有次舍，進止有行陣，戈矛爲之器，甲冑爲之衣，不令不敢進，不鼓不成列，乃欲使之馳逐于巖壑險絶之間。彼方超陵山溪，踐履荆棘，身纏軟帛，手執短兵，巢穴之難窮，斥候之莫測，倏爾雲合，忽焉鳥散，詎可以常法應之哉！山高林深，上蔽天日，氣候蒸鬱，易生瘴癘，禁旅往來，將兵雜至，不服水土，喪亡必多。彼方依附草木，蒙犯霜露，素所習服，益見精明，夫復何畏！禾山之原，東至永新，西至茶陵，北抵安福、萍鄉之間，南直興國、上猶之界，亘數百里。豪民壯户，實繁有徒，爰因盜賊之區，皆爲囊橐之所，庶免殘其骨肉，又獲保其屋廬，民賊通情，互相交結。而官軍之至，誅求芻粟，驅役負戴，家至户到，屠犬割雞，或因疑似之問，以逞殺僇之勢。驚惶相矚，咨嗟愈多。由是賊盜蹤跡〔一〕，詭秘莫測，官軍動息，毫髮必知。蚤虱之徒，自知干犯典憲，雖束手投戈，決無原赦之理，苟捐軀畢力，可圖頃刻之生。況兹官軍數相倍蓰，號令不一，險易不同，懷顧戀妻子之心，有觖望犒索之意。且謂戰勝不足以爲武，則賞未必厚；戰敗乃所以爲辱，則罪必不輕。狐疑其心，猶豫其計，將求遠勝，不亦難乎！今日之計，贛、吉、袁、撫四州之地，正當擇守臣，付以兵柄，優設賞格，召募土豪，團結鎗手，置立山寨。每及百人，則以副尉補之；及五百人，則以承信郎寵之。又能殺賊立功，則遞增賞級，許以他日依軍功材武注授差遣。不過置四寨于四隅，以塞其咽喉；設二塞爲游兵，以殲其耳目。伺其動静以撓之，乘其出入以邀之，使之食不得飽，亦無食之可飽，寢不得安，亦何寢之能安。又當多出金帛，反間其徒黨，明示要束，許其自新，其脅從爲如此，顧何樂哉！

不旬月間，可無嘵類矣，此萬全之道也。若夫命將出師，蹂踐鄉井，飛芻輓粟，勞苦人丁，翦其薈翳，平其險阻，擣其巢穴，夷其族類，固足以快一時之意。萬一少稽奏捷之期，又將何以圖之？淮南王安曰：「厮輿之卒，一不備而歸，雖得越王之首，臣竊爲大漢羞之。」此言政恐爲今日設也。區區之愚，千慮一得，無階以達于上，願執事留意焉。

〔一〕跡：原作「由」，據豫章本改。

船場綱運利害劄子

竊謂營屯碁布，支鼎俟炊，方州不能飛輓芻粟，則必賴舟楫以濟不通。江西上游，木工所萃，置立船場，其來久矣。采松檜，截杞梓，釘多庾粟，油溢漏泉，宜其可以任重致遠，悠久無弊；而乃半塗而廢，一去不返，損則没于驚濤，腐則棄于長堤，非徒虛蠹國用，至于失兵食，誤軍期，其患豈淺淺哉！切原其弊，蓋有説焉。歲額三百艘，無慮費四十萬。兵匠百人，監臨四員，十羊九牧，無所聽從。占破之餘，所存無幾。工程不登，船額無限，任其鹵莽，唯務速成。一株之木，合鋸而三，則斧而二之，此費木以省工，其弊一也。兵匠既衆，樵炊必多，各務愛家，既不敢顯然竊成全之材以柴之，唯求其大木斲而小之，以供柴薪之用。長者短而厚者薄，使以乘載，蓋有不勝其任者矣。圖小利

《應齋雜著》卷一。

而貽大患，其弊二也。刳木爲舟，能浮于江者，貴其縝密無漏，今合衆木而爲之，必有罅隙焉。固宜裁其邊幅，密其機緘，使之合而無間，則釘雖少而益固，灰雖多而無用。今乃並沓雙木，貫以釘鍼，恐其疏拆，實以油灰，用材愈多，而船愈不固，其弊三也。釘用于舟，有以多爲貴者，小人私鐵、灰之利，而欺盜無已。又懼其數見于外者，可考而知，則穴竅納釘，止實其半，絶其半而再用之。殊不知木深釘斷，兩不相及，擊觸解散，可立而待，其弊四也。今能省官增匠，解鋸不乏，則木常有餘。斷削之餘，可爲樵蘇者，官爲之禁，以示于民，則匠失其利。深密其縫，窮盡其釘。則何憂乎妄費，何畏乎涉川。顧是四者，特船場之弊爾。船既成綱，尤有甚于此者。造舟以來，不知其幾千百艘也，科折于民，不知其幾百萬餘也。兵匠之請受，監官之廩禄，又不知其幾何。而今日官船之在籍者，固無幾矣。盍嘗考其數乎？此無他，蓋回運之錢已盡，則水夫無以爲庸直；米糧之數不足，則押綱無計而得還。水夫逃散，官舟棄捐，甚可惜也。今能逐綱差使臣一員以押船，名之起綱大帳，兵稍請受，則付之部米者，以回運錢物付之掌船者。至下卸之所，米有虧折，俾部米者留之而自圖。船之既空，俾主船者押之而徑返。如此則綱船之弊去矣。愚者千慮，或有一得，敢覬聽覽之餘，詳其可否而力行之，曷勝幸甚。《應齋雜著》卷一。

全宋文卷五三九七

趙善括 二

上提舉差役劄子

竊謂法本無弊，人實弊之，人非弊乎法，弊乎事也，事至于弊，則將遷就以近乎法，故併與法而弊之矣。方今法度備具，民業安安，邇臣建議，謂差役之法不便于民，將欲洗其弊而新之，立爲一定之制。甚大惠也！今有疏爲九則十二户之説，請天下通行之。郡上于朝，朝下于部使者，使者移督所屬之令，咸俾效其所言，列于圖册，又使得盡其愚以爲獻，此差役泰亨之秋也。某恭讀祖宗之法，及紹興已未至于今日，爲役而建言，因言以爲令者，深切著明，莫不詳盡。第原稱差役之法，俾有物力者輸免役之金，量其繁簡難易，以給其顧直之多寡，則人樂于任事而不辭矣。今則取其直而歸于有司，從而役之，又從而責其輸免役之金。富者受産匿税，有豪右以爲之庇；貧者産去税存，無物力以任其事。此所以甘破家析産，而必爲避之計者，良有以也。然則有二説焉〔一〕：欲革而新之，則仍募

役之名，無問官民貴賤之異，總其田而稅之，畝若干而止。以一都之數予一都之豪者二人，俾其久任正副之事；以一保之數予一保之壯者二人，俾其分掌催科之事。如此，則雖有智巧分户詭名，亦不得爲姦以避之矣。此一説也。或有憚于更張，未易改作，則申嚴法禁。富民得産而不受稅者，與夫貧者産去而稅尚存者；士大夫庇有田之民，而妄立名籍；鄉書首撓無産之民〔二〕，而虚椿物力；或一家而分父母妻子私房之田，或一户而假親戚故舊招認自己之産：立以程限，許以自新，與免其辜，盡併其業。如踰首限，則設賞以立告，如得其實，盡以所首之田給之。犯者不悛，論罪如律，刊示都保，使民明知。如此，則隱寄之弊革；隱寄之弊革，則差役可以指掌而定矣。人知其當役不可免也，莫不忻然以就募。又在乎所蒞之官，優恤不失于寬，任使不失于勞，假之以力，而責之以事，尚何差役之足慮哉！欲望臺慈特賜詳酌而施行之，豈特一路之幸，實天下之幸。至如行九則、十二户之制者，此膠柱調瑟，按圖索駿爾，又安能久而無弊哉！某愚無知識，上干崇嚴，下情無任踶踏戰慄之至。《應齋雜著》卷一。

〔一〕説：原作「稅」，據豫章本改。

〔二〕首：疑當作「手」。

言災異劄子

嘗聞善言天者，必有以證于人，人事盡于下，則天時應于上。祥瑞之至，必協氣之所薰；時令之乖，豈休證之所致？此古今之通誼也。伏見今歲以來，春雨霖霪，夏風飄急，陰陽相薄，氣候不齊，或雲雷奔騰，或風雨凄洌，日出無光，星文變見，災異之臻，顧豈無自而然哉！良由廟堂之上，出令如反汗，用人如轉石，小大之謀，甲可乙否，口是心非，邊鄙之臣，挾隙怙威，貪利敗類之所致也。某誠愚，不當妄議國家事，然抱寸忠，豈能自已，竊有憂焉。古人有言曰：「衆賢和于朝，萬物和于野。」今茲稍愆泰和，致此乖戾，竊恐禾稼未登，凶荒忽至，兵革未寧，盜賊竊發，不可不預爲之備也。仰惟均調元氣，儀型百羣，自有藏用之妙，固非天下之所可窺測。然區區之心，猶願朝廷重號令而出，貴于必行；舉賢材而用，先于責實。俾内外之臣，合謀共議，惟公道是圖；同心戮力，惟大功是立。毋好異以植黨，毋懷怨以嫉功。庶幾可以上豫天時，下安國步。然後命方州當米賤之時，廣儲蓄以備凶荒，當無事之日，嚴保伍以防姦宄，斯所謂應以實而不以文者也。將見三光全，寒暑平，五穀熟，羣盜息矣，何天變之足懼哉！伏惟聽納而亟圖之，毋使患至而後慮，恐趣具之爲難也。位卑言高，莫逃刑憲，某不勝戰慄俯伏待罪之至。《應齋雜著》卷一。

上監司劄子

某輒有已見，上瀆臺嚴。某嘗聞，親民之官莫如守令，而縣令于民，尤爲最親。一縣之政，如財賦則有才者可以斡旋，如獄訟則仁而明者可以裁決；以至馭吏催科，則自有條理，戢奸禁暴，則自有刑法，皆可以用力于其間。惟是厚風俗一事，則難其術。某叨令常熟殆及一考，到官以來，勤勞自效，惟是前數者盡心而已，止以風俗澆漓，未能頓革，日思所以變其故習，使之歸厚，則未有以處之。故常博訪邑境，求一爲善者特爲之旌賞，以激勵風俗，恨未之有。比者境内有李十二者，因父病，膈氣瀕死，李十二遂割腹取肝，和藥餌以進之，其病即愈。又有朱九七、朱四三，皆以母病革，割股取肉，與之服食，而皆獲痊安。若此三人者，其在是邑，前此未聞。某得是事，私自慰喜，以風俗之厚，當自此始。于是即牒縣尉，親往問勞，審驗之，具得其實〔一〕，遂照應條格，給付錢帛以賞之。闔邑之民，耳聞目見者，莫不爲感激。然某私意，則謂錢帛小惠也，非述其事以聞之于上，則未足以盡激勵之道。輒敢具情節以聞，伏乞台慈特賜詳酌，敷奏朝廷，略加旌表，以彰其善。上足以副聖天子孝治之效，下足以革四方澆浮之弊，教化行，習俗美，使今日之治，駸駸乎唐虞之治，抑何幸耶！干冒威德，不勝戰慄之至。《應齋雜著》卷一。又見《琴川三志補記續》卷二。

〔一〕具：原作「且」，據豫章本改。

賀長沙王帥平賊啓

肅將天指，護諸將以行師；大振國威，懾渠魁而授首。捷音雷厲，輿頌風馳。恭惟某官間氣所鍾，英名夙振。富經文緯武之學，兼出將入相之材。由清切以御至煩，剸裁如一；處紛擾以若無事，了辦益多。昨膺書殿之隆名，再攬帥垣之重柄。偶鼷鼠之嘯聚，軫旒冕之顧憂。亟煩牙纛之親臨，遂使貔貅之愈壯。龍韜一奮，鼠技自窮。掃狐豕于窟穴之中，曾不閱月；脱黔黎于鋒鏑之下，大奏膚功。已同裴相之策勳，行繼召公之錫祉。永扶宗社，茂載旂常。某久藉庇私，獲觀盛事。談笑青油之幕，雖沮從公；絃歌「皇武」之詩，尚能獻頌。懽悰所激，柔慚奚殫？《應齋雜著》卷二。

賀林侍郎啓

恭審擢從方伯，進貳夏卿。幾年寢遠于朝行，公不爲之少屈；一旦徑躋于法從，天獨奬其孤忠。惟道之高，故服者衆。郵音甫置，輿頌四馳。恭惟某官煥乎黼黻之文，凛然冰雪之操。窮羲經之隱奥，笑九師未得其傳；辯麟筆之謹嚴，視三《傳》誠爲可束。至于揚歷之偉特，乃其蓄蘊之緒餘。學

省郎曹，此纔歷塊之始；卿班宰掾，未快摶風之程。自一出于修門，遂五更于外服。剖苕川、溘城之竹，而列騰最課；舍夔門、湘水之棠，而正沸去思。方易政于初潛之藩，忽詔還于清禁之列。然今士論，又有公言。謂歸馬盛時，夫豈勞征伐之掌；而問牛當道，政所須調鼎之良。佇宣制麻，即專宰席。某窮途久矣，薄宦蕭然。愧乏奇謀，曾玷石洪之入幕；欣聞成命，妄希貢禹之彈冠。敢恃殊知，冒陳迫悃。幸仁人在上，儻不惜投手舉足之勞；庶孤迹有歸，豈敢忘鏤骨銘心之報！《應齋雜著》卷二。

賀周參政啓

誕揚渙號，進貳鼎司。有德進而朝廷益尊，綽著經綸之業；真儒用而天下無敵，佇成恢復之勳。夷夏聳觀，宗社蒙福。恭惟參政先生學窮六籍，望重四朝。發策決科，早登名于龍虎；垂紳正笏，旋簉武于鴛鸞。典刑獨見于老成，禮樂孰踰于先進。幾年于外，棟梁久闕于奇材；一日居中，松柏自堅于勁節。果階華貫，徧歷要途。方聖主之嗣興，首諸公而晉用。躋榮荷橐，亟登文石之班；進講楓宸，屢可武帳之奏。結眷知而益厚，見忠讜之備陳。適當觀釁待敵之時，正賴折衝厭難之略。入參大政，寔慰具瞻。豈特勤勞于王家，蓋亦通達于國體。選于衆而舉伊尹，夫豈偶然；爲之佐而相成王，將必在此。寵靈正渥，昕夕可需。某生也早孤，長而爲學。抗塵右列，唯謀三釜以養親；賜第下科，

敢憚一行而作吏。棲遲久矣，進退茫然。惟懷就日之榮，每起顧雲之念。載惟外舅，嘗同雁塔之題；豈謂鯫生，復玷龍門之列？顧夤緣之幸會，期成就于始終。欽聞明命之傳，寔倍羣情之喜。震風凌雨，正依夏屋之帡幪；枯木朽株，有待大鈞之块圠。《應齋雜著》卷二。

賀留樞密啓

升華秘殿，貳政機庭。國有真儒，士無異論。凡處本兵之地，實司制外之權。夷狄覘問其姓名〔一〕，以爲輕重；華夏想聞其丰采，遂決安危。苟用得君子而不疑，則勢在本朝而可恃。雖微玉帛子女，亦可定交鄰之謀；豈必金湯城池，然後爲保國之計。天欲興于王室，上果得于英才。恭惟某官器業宏深，風猷雄遠。斂爲日星而放河漢，皆自然之文章；霈以雨露而震雷霆，有不測之運用。自曳履星辰之上，亟分閫川秦之間。遠爲上行，孰如公可。鎮臨有道，獨高清獻之遺風；施設具宜，一秉乖崖之故事〔二〕。爰膺一節以趨，遂疏三接之寵。固可制韓、彭于行內，豈宜屈頗、牧于禁中。深契帝心，峻升兵府。訓詞一正，已知堂上之有奇；風烈四傳，遂覺舟中之無敵。想廟謨之整暇，致國體之尊安。揆席在前，人望有屬。某才微絲粟，勢異雲泥。自遠履幕之瞻，浸缺鼎茵之問。顧等威之有間，仰道化之無垠。自憐憂患之餘，重有饑寒之迫。荷廟堂曲成之造，充幕府添置之員。忽聞明命之頒，寔倍羣情之喜。下豫章之榻，昔已辱于誤知；掃光範之門，

今遂收于末至。竊起蚊虻附驥之念，輒傾燕雀賀厦之誠。輕犯威尊，重增恐懼。《應齋雜著》卷二。

〔一〕夷敵：原作「疆圉」，當爲四庫館臣避清諱改，據豫章本改。

〔二〕秉：原作「事」，據豫章本改。

賀趙樞密啓

恩頒鳳檢，位正鴻樞。豈惟增重于本兵，佇見登庸于上宰。華夏胥慶，朝廷益尊。竊以道佐者不以兵强，文事者必有武備。明良之會，今昔所難。平、勃得時而徒愧少文，房、杜遇主而未能及禮。故漢功不過如此，而唐治終亦無聞。追遠古初，意在今日。惟真人之御極，賴至德以贊元。公道大明，國勢一定。恭惟某官蜀山挺秀，嵩嶽炳靈。海函地負而融結不遺，陰闔陽闢而中和咸備。天資異稟，有仁民愛物之心；家學所傳，皆論道經邦之術。才業擅儒林之冠，謀猷結黼扆之知。翻紅藥于北門，花磚不移于晝步；對紫微於西掖，蓮燭復聞于夜歸。宸眷方隆，機衡是任。豈止折衝于樽俎之上，蓋嘗運籌于帷幄之中。所以宰席之久虛，誠見上心之有在。君臣千載，孰窺造膝之謀；冠帶百蠻，共慶止戈之武。某贅員別乘，苟禄京畿。孤蹤仰托于洪鈞，大厦俯叨于廣覆。厠名淡墨，夙叨虎榜之榮；竊禄貳車，殊愧驥塗之展。忻聞明命，喜倍輿情。玉鼎既調，請效鹽梅之趨揖〔一〕；金丹如

就，願隨雞犬以飛空。《應齋雜著》卷二。

〔一〕揖：原作「指」，據豫章本改。

錢樞密啓

亶告宸庭，正位樞筦。夷夏震喜，日星昭明。大柄，樞乃天之一星。方今進英雋以强本朝，有常同。慶中國之有人，見真儒之無敵。有光洪業，其堂，正藉精神之運；柱石之臣居輔弼，況夫心德之在元勳。恭惟某官亮直而高明，清通而宏裕。金口木舌，集聖賢之大成；河目龜文，應乾坤之上瑞。掃千人于筆陣，料萬事于知囊。衆推命世之才，身備濟時之略。以治家之法而推之于治國，以事親之孝而移之于事君。坐鎮關中，鄙蕭何刀筆之賤；一匡天下，笑管仲功業之卑。列萬竈之雲屯，植千箱而露積。期年奏最，一旦賜環。書言動于螭坳，展翱翔于鳳閣。掌綸言而視草，秉椽筆以判花。日觀紅藥之翻，夜對青藜之照。惟經綸之素蘊，故風采之聳聞。士望既孚，聖知益厚。爰峻升于宥密，斯可冀于中興。豈止樽俎之折衝，當見藜藿之不采。然敵情叵測，必求禦侮之方〔一〕；矧内治未修，政賴救偏之術。正人心以息邪説，復境土以會諸侯。于今爲宜，皆上所望。使無仰視，共知漢相之尊；

因以大書，何愧魯經之信。某久依雲覆，濫厠星屏。首聞命數之新，深爲朝廷而慶。曳裾燕賀，有廣厦之懽顏；引領洪鈞，無礦金之頑質。永言欣慰，莫既殫敷。《應齋雜著》卷二。

〔一〕「必」原作「心」，「侮」原作「武」，據豫章本改。

賀陳大諫啓

伏審顯膺宸命，進長諫垣。將資仁義之臣，共講治安之策。老臣登用，國勢愈强。中外聞之，罔不相慶。恭以某官材周經濟，望重典型。簡在聖衷，亟登禁路。雖賴書思之久，更勤論諫之忠；佇聆宏遠之謀，復致升平之盛。即參機務，均福寰區。師言攸屬，非敢爲佞。《應齋雜著》卷二。

賀林樞密致仕啓

遠君子之門墻，形思于夢；貢小大之竿牘，情見乎辭。極瞻詠于十五年之間，達悃悰于二千里之外。恭惟某官奠邦碩哲，表世清英。謇謇盡王臣之規，巖巖聳泰山之望。偏宜近列，有光明隽大之功；妙幹洪樞，居宥密幾微之地。翊扶休運，協贊丕基。君臣相得以益驩，中外悉臻于無事。謂器博

者其用固遠，而位尊者所憂必深。顧實大以聲宏，要功成而身退。久矣琳宮之均佚，勞哉玉殿之思賢。方虛位以旁求，遽引年而有請。視貴名如敝屣〔一〕，雖歸老于故鄉；選舊德爲元龜，尚懿詢于大政。某自慚么麽，早荷生成。由薄宦之奔馳，愧柔緘之疏闊。比聞盛事，深激懦衷。設祖帳于都門〔二〕，不與故人之列；候茵憑于記府，庶伸下吏之恭。金令正新，蒲輪方逸。願體冕旒之眷，益嚴鼎飪之調。采極頌瞻，奚殫敷叙？《應齋雜著》卷二。

〔一〕如：原作「而」，據豫章本改。

〔二〕設：原作「説」，據右引改。

賀謝大監啓

恭審命出詞垣，位登諫省。號真御史，已竦一臺之心；爲上大夫，遂冠七人之首。華夷增重，風采愈新。恭惟大諫於孔、孟宗派下傳心，于韓、柳關鍵上落筆。鄉譽齊三劉之月旦，家聲繼二謝之風流。半生州縣徒勞，夢惠連之春草；一日旌車亟召，起安石于東山。作諸儒領袖之官，任九重耳目之寄。不沽激而市直，不舍貸以容姦。必衆口之共憎，爲十手之所指，始動筆端之鷹隼，弗置道上之豺狼。徒瞻外貌之甚温，誰識剛腸之不屈。凡此霜臺之峻偉，皆我艮齋之緒餘。獨深丹扆之知，遂正青

蒲之拜。陽子不談細碎而有待，鄭公轉覺撫媚而可親。大人格君非，少勞補衮；宰相先德望，行聽宣麻。某久疏樂霧之披，屢拜郁雲之賜，逖聞成命，倍激歡悰。朝有直臣，但聽將軍之好語；門多喜色，難參賀客之後塵。《應齋雜著》卷二。

賀王待制知隆興府啓

恭審恩重出綸，任隆分閫。風行江外，一新盡獲之儀；地近日邊，尤示遄歸之便。教條初布，歡頌已騰。恭惟某官器業宏深，風猷雄遠，見機不俟于終日，論事必至于回天。貫穿百家，默會精微之理；剸裁萬務，獨全通敏之稱。蚤攀月窟之枝，歷試雲衢之步。自記言于螭陛，亟潤色于鑾坡。惟特立獨行，深結于上知；故橫翔捷出，峻膺于世用。仲舒最宜爲誥，久已妙于演綸；伯夷僉曰有能，遂更資于典禮。惟上意詳試以事，而士論喜得于公。姑夙夜以惟寅，將旦夕以承弼。方慶風雲之會，遽罹露霜之悲。子夏彈琴不成，顧哀心之猶在；曾點舍瑟而作，信己志之可行。寵還簪橐之華，擢任藩宣之寄。近聞輿議，仰測淵衷。與其建牙纛而敦詩書，曷若坐廟朝而施利澤。下懸榻而禮孺子，想追待士之風流；避正舍而延蓋公，自得化民之清淨。憂少寬于南顧，詔即趨于東歸。某智昧一官，仕嘗三已，偶備贅員于下幕，尚期干禄于中都。夙懷慕用之誠，今有依歸之幸。維桑與梓，敢忘恭敬之脩；既雨以風，遂有帡幪之託。《應齋雜著》卷二。

湖北張安撫啓

龍門高仰，曾容下士之登；虎節尊榮，顧展小邦之敬。望旌麾而不遠，負弩矢以無從。恭惟某官道極誠明，德惟忠恕。清姿敏識，真邦國之英華；茂行懿文，爲搢紳之儀表。親結知于聖主，亟進陟于都公。抗弦論于王庭，聳盛名于天下。帝俞作牧，久奠桂林；僉曰論功，易臨荆渚。聞其風者頑廉而懦立，施于政者禁止而令行。憤乎儒墨之相逢，力排羣議；質諸鬼神而無愧，盡毁淫祠。挺然將相之材，久矣屏藩之寄。課最天下第一，佇見三公之入爲；盛名海内無雙，共傒中原之恢復。某學未見道，才難長人。叨把一麾，深慚共理。欲窮五技，仰奉至公。儻非左提右挈之恩，未免前瞻後顧之患。澡身浴德，何當承道德之言；藏垢匿瑕，無俾有簡書之畏。《應齋雜著》卷二。

迓黄樞密知隆興府啓

恭審光回樞極，祥集斗墟。適當聖作明述之時，欲均内重外輕之勢。暫屈鳳池之步，勉爲龍節之行。耆稚交驩，江山改觀。恭惟某官道純乎孟，業足矣夔，學窮六經之源，識照萬微之本。自登名于龍虎，旋接武于鵷鸞。得君既專，每諫行而言聽；輔政云久，致國富以兵强。將資恢復之功，少試撫

摩之效。念洪都之新府，寔聖帝之潛藩。壯哉上游，屹然巨鎮。十一州聽閫制之命，千萬户望廩食之恩。西嶺羣峰，對滕王之故閣；東湖百頃，連孺子之舊居。豐盈魚稻之鄉，廣衍桑麻之地。載煩元老，來殿大邦。俯察輿情，舉見欣欣而有喜；潛窺上意，詎容鬱鬱而久居。奚需五月之勞，徑徙三公之貴。某頑冥甚拙，流落可憐。昔常附于飛騰，今獲承于譚笑。萬間垂庇，必無風雨之虞；一廛爲氓，庶修桑梓之敬。春陽向燠，戎旆首塗。願言列鼎之調，用副前旒之眷。《應齋雜著》卷二。

湖北張運使啓

疏恩宸陛，按節湖鄉。輟朝廷侍從之臣，備禮樂光華之典。二天所芘，一路交歡。恭惟某官當代名流，熙朝雅望。鍾岷益山川之秀，擅卿雲黼黻之奇。雍容幕府，而未究設施；周旋郎省，而密膺眷遇。入總五兵之長，行登兩府之榮。暫厭承明，寵司漕計。斡旋有道，意將蘇彫瘵之民；澄按無私，膽已落姦凶之吏。豈止流錢于地上，佇聞足食于關中。助成恢復之功，茂轉經綸之術。某夙親燕席，濫剖麟符。奉繩約以有期，忻旌麾之在望。星躔炳煥，幸當臨照之中；臺堞崇高，願盡馳驅之末。秋陽嚴煥，行部舒徐。冀精調鼎之宜，即迓賜環之寵。《應齋雜著》卷二。

郭都統啓

窺文石之班，識燕頷虎頭之相；假武昌之守，參魚符龍節之榮。雖軍國之異宜，念兵民之一體。既聯官治，敢布緘縢。恭惟某官智勇兼資，廉勤自守。秀出山西之種，志馳伊北之勳，草木皆知其威名，麾幟益精其氣色。三軍可奪帥，于我何加；一介以與人，則吾豈敢。眷乃上游之地，易茲外閫之權。秦既用于孟明〔一〕，趙方資于李牧。況荆襄望中原之甚邇，由沔鄂復故境以何難。佇觀擊楫以著鞭，孰不投石而賈勇。二十四考中令，克紹家聲；萬六百户侯封，榮分茅土。一心所徯，萬口皆同。某幼固讀書，長嘗學劍。雖奮身于筆硯，蓋有意于功名。蒙天子俾以牧民，懼邦條之未立；幸將軍與之共事，庶軍政之無偏。寒律正嚴，威容多暇，尚勤寢興之節，仰符眷注之隆。《應齋雜著》卷二。

〔一〕秦：原作「晉」，據豫章本改。

上廟堂乞祠啓

水無聲而成激，物皆鳴其不平；鳥倦飛而知還，心願安于所止。輒申危悃，上犯威嚴。伏念某罔

撥疏庸，誤當繁劇，不敢辭難而就易，惟知趨事而赴功。適承隳敗之餘，深體顧憂之重。謂姦蠹未革也，法當去其甚；知財賦未充也〔一〕，理宜疏其源。寬十四所之關征，償九萬緡之官債。親視江亭之稅，商賈源源而來；鼎新酒務之園，課額多多益辦。簿書復明于緣絶〔二〕，囹圄幾至于空虚。紀綱粗成，軍民無擾，上不負于天子，實有補于公家。嘗蒙總所之第功，誤辱朝廷之增秩。豈謂盜賊竊發，適居兩塞之間；兵帥自文，直達九重之上。封駁爰陳于公議，鋪張偶及于權臣。揣己何心，由斯得罪。示漕臣指蹤之意，久矣含沙；撼王人黨與之言，宜乎洗垢。一則剡削于草土之後，一則鍛鍊于瓦石之餘，合謀而攻，用心可見。三人成虎，雖人言之可疑；六月降霜，幸天意之有在。姑從罷黜，尚賜生全。一身未便于佞賢，三已敢懷于喜愠。惟是退無歸而進絶望，兒號寒而妻啼飢。非投頑鑛于鑪錘，必墮微軀于溝壑。雖絶軒裳之念，妄希香火之緣。儻寸禄之可干，誓赤心而圖報。伏望某官量含汙疾，明察幽微。赦小過而舉所知，恥匹夫不被其澤。謂曾參至孝，嘗懷投杼之疑；使李廣不侯，空負決石之勇。與之抆拭，賜以生成。某敢不食蘗飲冰，枕流漱石，窮益堅而老益壯，戒不睹而懼不聞。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敢虧晚節；無以下體而采其葑菲，全賴洪鈞。《應齋雜著》卷二。

〔一〕知：原作「如」，據豫章本改。

〔二〕緣絶：右引作「纖悉」。

上吉守王舍人啓

拜躔次于黄堂，居有執鞭之願；接茵憑于玳宴，首蒙下榻之迎。眷兹顧遇之恩，宜有生成之意。載忘冒昧，仰瀆嚴明。重念某窮有不爲，孤無肯援。一昨陸沈于武弁，十年幾誤于儒冠。以遭家憂患之餘生，爲挾策凋零之後進。言非俗好，固難語于儒冠；文與氣衰，豈敢追于作者。適上聖龍飛之日，乃諸生豹變之時。誤以微才，置之末第，始拜恩于玉陛，遽通籍于金閨。方忻折桂之榮，復玷哦松之任。惟是偏親之老矣，至于常産之蕭然。温清服勤，不可去旁于一日；晨昏待哺，豈容需次之連年。當其來歸，已有素望。矧趨賓宁，驟覿神鋒。未嘗輸心力以奔走後先，敢謂蒙宴餽以勞賞左右。曾是品題之誤，得諸拜起之初。幸既有因，理難自棄。然而某少學雖陋，而粗恥于無用；孤官已卑，而每期于盡誠。使之少間貧病之憂，或有可備馳驅之力。儻蒙知己，詎敢愛身！悼此志之久違，對大賢而一發。非敢望也，或庶幾焉。兹蓋恭遇某官内蘊淵冲，外孚峻潔。文魁多士，而學問如不及；志在斯民，而富貴非所懷。毓盛德于天成，藹嘉名于人瑞。蓬山獨步，初無未見之書；玉殿一言，遂興何晚之歎。蘭省騰列星之耀，螭坳贊麗日之明。睿眷彌深，朝綱始振。雍容軒陛，兩竭忠良之誠；退托江湖，了無慍悶之色。分顧憂于千里，聳儀式于羣寮。規矩誠陳，材無不用；衡鑑既設，物莫能欺。下雖至匹夫之愚，皆願受一廛之地。自是多多而益辦，安能鬱鬱而久居。仲舒純儒，教國中所居

而治；次公名相，由天下奏最而遷。某是以情動于中，喜而不寐。敢避無厭之誚，輒干可畏之威。文東武西，雖未聞于施設；斧左鋸右，願先俟于色言。心旌所願，筆陳難既。《應齋雜著》卷二。

謝宰執啓

貧爲之累，方懷溝壑之虞；恩不邇遺，遽增幕府之數。仰廊廟均宏之澤，及江湖疏遠之蹤。就職之初，量才則愧。伏念某學知自信，愚不適時。顧半世之遭讒，惟一言而無辨。固欲侶漁樵而放浪，以寄餘齡；其如拯孥累于飢寒，尚須薄宦。輒憑小智，敢扣大鈞。無一毫援引之私，有百種矜憐之意。方閑中而干禄，忽聞君命之及門；逮員外而置官，亦俾廩人之繼粟。知公朝未忍于終棄，如死灰果見于復然。蒙起廢之恩深，揆素餐而愧甚。況賴甄陶之力，適承晏粲之時。刁斗夜停，羽書晝静。裹干戈于虎革，何軍可參；求琛賮于龍筵〔一〕，奚謀足議。徒笑談于尊俎，且游泳于詩書。自視缺然，何以辱此。茲蓋伏遇某官誠明盡性，文武憲邦。豈惟土苴于蕭、曹，蓋欲輩流于伊、傅，自登庸而在位〔二〕，尤經濟以無前。若泰山不見其運動之勞，如時雨均受其潤澤之賜。惡不仁者其爲仁矣，要令四海之舉安；思有飢者由己飢之，不忍一夫之失所。方大開公正之道，欲兼收小大之才。遂令災患之餘，亦預生成之末。某敢不敬承嘉會，勉篤脩能？收之桑榆，後效或成于晚節；譬諸草木，孤根更待于春風。苟未死亡，尚圖報稱。《應齋雜著》卷二。

〔一〕求：原作「來」，據豫章本改。

〔二〕在：原作「左」，據右引改。

得常熟宰謝政府啓

掃舍人之門，雅有執鞭之願；開丞相之閤，屢蒙下榻之迎。方深慕用之誠，遽被生成之賜。感隨恩極，榮與幸并。仰惟國家俯重民社，謂夫一邑之任，所寄匪輕；況乎數年以來，其弊尤甚。豈特吏强而官弱，良由俗薄而民頑。束之以刑，則流于慘刻之科；行之以恕，則隳于委靡之域。或剸裁政敏而簡于緣飾，或撫字心勞而拙于催科，致上恩未達于民，故流風有愧于古。鮮矣鳴琴而治，宜乎製錦之傷。是以聖主顧憂，大臣建議，擇四十繁劇之最者，設二年酬賞以旌之。陞爲堂除，假以服色，俾盡勤勞之效，徐觀優異之材。在火坑之中者，無資淺之慚；通金閨之籍者，絶徒勞之歎。可謂寵榮之至，必宜遴選之艱。況兹琴川，寔乃壯縣，稅賦甲乎浙右，隴畝極乎海隅。生齒浩繁，深虞刻木之蠹；習俗侈靡，居多珥筆之風。況將疏五浦以滌源，政欲使百里之蒙福。宜得由、求之果藝，庶幾卓、魯之循良。儻非若人，難預兹選。如某者學惟爲己，寸不逮人。俛首戎行，蓋十年于此矣；奮身科第，斯千載之遇乎。因仍祖制之終，偪仄親庭之養。大來小往，時謂方亨；幼學壯行，志期有用。豈止營斗升之禄，蓋將伸尺寸之功。善信無聞，固自守四之下；愛威莫立，安敢望三不欺。雖知學道

而愛人，未免抗塵而走俗。抱寸筵撞鐘之志，蒙大鈞播物之仁。顧此選掄，委惟僥冒。茲蓋恭遇某官飢渴憂國，吐握待賢，舉明主于三代之隆，立儒夫於百世之下。茲謂邦家之基杖，允惟社稷之蓍龜。當君子得志之時，盡下臣事君之道。譬鑪冶欲成于頑礦，猶斧斤不棄于敝材。雖匹夫匹婦之愚，無不得其所者；故一藝一能之士，悉皆有以成之。遂使庸虛〔一〕，亦在甄采。某敢不激昂雅節，崇蘊公心。學優而仕或能優，己正而物斯自正。瓜時而往，試一割之鉛刀；槐廡非遥，誓再陪于珠履。過茲以往，未知所裁。《應齋雜著》卷二。又見《虞邑遺文録補》卷一。

〔一〕虛：原作「遷」，據豫章本改。

全宋文卷五三九八

趙善括 三

湖南謝謝帥啓

幕府漫遊，愧桑蠶之不繭；衡門歸去，甘蓬鷃之卑飛。誤蒙華衮之褒，許復青氈之舊。恩歸有地，命出于天。伏念某少也猶不如人，老矣復何所望。四十年低回州縣，三萬里奔走風塵。持節把麾，每類爲蛇而添足；赴功趨事，何殊畫餅以療飢。雖得失付之無心，蓋行藏本乎在我。所願學不素餐之君子，庶免爲無忌憚之小人。興盡欲還，饑驅而出。方有依仁之幸，安圖知己之深。偶百謫之未盈，忽二年而及代。泛紅蓮而依緑水，初無髮毫之功；激清流而揚微波，方被羽翰之助。茲蓋伏遇某官好賢不倦，臨政無私。萬物不能遁其形，瑩精神于冰玉；千里于今受其賜，霈德澤于江河。不以成敗而論人，每于取予而觀士。故雖疵賤之跡，亦辱生成之恩。昔焉失一老兵、得一老兵，未免饒人之誚；今也知以國士、報以國士，始存公議之明。某敢不堅枕流漱石之心，守食蘗飲冰之戒。盡其在

己，雖險阻艱難而不渝；用以報公，誓終始死生而勿替。靜言銘感，難盡敷宣。《應齋雜著》卷二。

又謝岳漕啓

二年無補，笑空泛于芙蓉；三徑就荒，幸猶存于松菊。方堅丘壑之趣，敢萌軒冕之心。拜命自天，歸恩有地。某少而慨慷，老矣低回。指墮甑而問功名，豈堪回首；攬故鏡而驚鬢髮，已負初心。行藏獨寤于倚樓，是非一付之飄瓦。興盡欲返，飢驅而來。始焉苟窩于斗升，果爾何施于尺寸。所幸崇臺九仞，廣厦萬間，曲修世契之私，大展懽顏之茁。緩簡書之可畏，知言責之少寬。不圖搶榆決地之卑，更有吹噓上天之意。宮商並應，翰墨聯飛。覺神明頓復于舊軀，使枯朽復回于生意。提撕若此，報稱謂何。茲蓋伏遇某官正論回天，精忠貫日。盛德大業已藏于宗廟，厚澤陰功自傳之子孫。宜英蕩之屢頒，見貴名之日起。重湖之北，久浹恩波；三蜀之西，被蒙膏澤。出于特達而舉士，不以成敗而論人。致此虛庸〔一〕，亦叨拔拭。某敢不佩韋弦而效直，側欹器以適中。庶幾君子之歸，用爲國士之報。益堅所守，常能存胸中素定之規；孰敢弭忘，幸不爲門下清修之辱。靜言忱感，難罄緘縢。

《應齋雜著》卷二。

〔一〕虛：原作「遷」，據豫章本改。

上蘇侍郎書

蓋有非常之材者，必當非常之任，當非常之任者，必立非常之功。世之所謂非常者，其人不常有也，其事非常人所能爲也。恭惟先正東坡先生，昆季晁、董，父子孔、顏。自得之學，本于家傳；大中之道，由于心授。議論一王之法，文章百世之師。漢唐以來，迄于我宋，一人而已。道大而世不容，才高而用不盡，沈浸醲郁，付之子孫。閣下師友淵源，風流醖藉，如崑山之片玉，猶桂林之一枝。至和、嘉祐之文〔一〕，煥焉可述；熙寧、元祐之績，炳然如丹。若百川壅而未決，忽施于孟諸；如百穀秀而未實，乃被于膏雨。蘊崇造乎高妙，涵養極乎靜剛。不辭乎賢勞，製錦鍾陵，百里至今見思而不已；有志于澄清，乘軺浙右，一路至今爲法而不變。所居而治，無功不立，心計目數，方今士夫孰敢倫擬，如閣下者豈常有哉！可謂有非常之材矣。是宜聖天子選于諸大夫之中，置之百執事之上，賜之科目，儀于朝端。方接武于鑾坡，繼橫榻于柏臺，氣壓岱嵩而不爲高，名振宇宙而不爲廣。道合志同，而澤被乎生民；疾邪距詖，而威聳于天下。風猷國檢，儀度帝欽，秉國鈞，熙帝載，指日以冀，可謂當非常之任矣。有非常之材，當非常之任，則所謂非常之功者，孰不傾耳以聽，拭目以觀，翹首以祝之？言出于身，宜有不言之妙；行法乎邇，宜有可行之功，決非常人所能者。某也思憂過計，邇者李侍御言未脱口，趙趄而歸；蕭殿院疏才出袖，倉皇以去。諫垣言路，官曠職廢，兩月之

間，側席以求，無有以當上意者。一日，命自中出，俾閣下笑談而居之，前烈有光，後人可詔，甚幸甚幸。閣下材可爲也，位可當也。鑑前人之多言歟，如緘默以保位，則上辜聖眷，下負家學，既不可也。效前人之求名歟，如躁急以爲功，則言出而勢必爭，身危而事不濟，又不可也。然則如之何而可哉？必有以上契帝心，下慰人望，然後可以立非常之功矣。敢獻一言，曰公無所私，直不至訐而已。諫欲其行也，言欲其聽也，過則補之，美則順之，如此，則何患非常之功不能立哉！某不自揆，敢布腹心，伏惟恕其狂愚，矜其有憂國愛君之心，試加采擇焉。某竊謂今日天下可言之事，大者一，次者二，其他紛紜，毫髮析數，未害治體者，當徐而言之。今夫貪暴者，犬之性也，制于强，不制于弱。順其貪，則不妄搏齧；縱其暴，則不反吠鬧。攘其貪，格其暴，則噬主齧僕，吠鬧交作矣〔二〕。漢宣帝時，單于來朝；唐太宗時，突厥入衛。是時中國强盛，四裔嚮風，故雖來朝入衛，貪暴不作。主上一視同仁，兼愛南北，推赤心置人腹中，凡降服者，皆得出入宮庭，親御鞍馬，與六飛交馳，擊圜挽强，較争勝負。順貪縱暴，幸而馴熟。萬一紛揉衝冒于一勝一負之際，攘其貪，格其暴，搏齧吠鬧〔三〕，何以制之？千金之子，尚有垂堂之戒，況于萬乘之君，乃日與此輩交揮鞭靮以爲樂，縱不自愛，奈宗廟社稷何！日磾雖用于漢武，未聞其握兵而御衆；慕容嘗用于苻堅〔四〕，終至于乘釁而生事。傳戒圖蔓，經言履霜，可不戒哉！此其大者一也。抑嘗聞之，王者號令，所以鼓衆動化也。先庚三日者，首戒于丁寧；先甲三日者，貴新其耳目。堅如金石之不可變，信如四時之不可移，故天下之民仰而聽，俯而從，未聞朝令夕改，而可以爲治也。異時朝廷惡風俗之薄，因欲厚之，嘗有三世同居，與

免色役之文，室家方相慶也，繼而有三世俱存之說。噫！人非彭、聃，安能久而不没。是三世者，終無可免者矣。朝廷念貧下之民，因欲卹之，嘗有半減夏稅之令，田里方少甦也，繼而有分數折納之說。噫！民如貧下，所輸不多，詎敢與官司較尺寸之帛哉？是貧者竟不得免矣。差役之弊，聖旨指揮，乃有保正並罷、支還雇錢之文，州縣倉卒無保正以供役，無雇錢以支還，竟不可行而止。凡有田之民，詭名挾户，破家析産，至今其患未已也。和糴之價，都省劄子乃有楮幣一千且作六百支遣之文，州縣一時以錢之未足，價之不齊，率抑配于民。名雖和糴，其實均輸，雖償其價，至今尚未已也。號令之施，如雷如電，恩惠之孚，如雨如露，蓋當先審其可否，籌其利害，出惟行，弗惟反，使天下之人敬而信，悦而服。若可否之未審，利害之未究，輕聽而行，不可則止，適所以失朝廷之信，致天下之疑耳。此其次者一也。抑又聞之，士立人之朝，不以居中爲榮，而勤勞常在于四方，不以居遠爲恥，而乃心罔不在王室，初無内外輕重之間也。故士大夫登仕版，置周行者，更出迭入，志行意脩，名建事立。昔者黄霸由潁川而入相，卓茂自密令而爲公，守令、公相固相殊絶，一出一入，乃所以均内外輕重之勢耳。後世中正路塞，奔競塗開，身在京都者，有若登仙之榮，職居州縣者，常興徒勞之嘆。貪者苟得，汙者躁進〔五〕，朝除暮易，莫知其所當爲，第程簿書，玩歲月而已。一旦志滿意足，厭内補外，寺監主簿、六院務局，亦必剖符把麾而後肯行。推而上之，丞則日冀兼郎，郎則無過不出，出則典大藩、持使節矣。古者刺史入爲三公，今也歷太守者方得爲郎曹，所以示爲重也；卿、監則不拘于爲守，然則卿監詎可輕也？古者郎官出宰百里，今也宰大縣者方得爲臺官，所以示不輕

也；諫垣則不拘于爲縣，然則諫官獨不重也？或非材而冒遷，或越資而躐進，皆非所以抑僥倖之心，礪廉隅之節。如此，則内益重，外益輕，附勢者列高位，孤寒者列下寮，外則材望之不聞，内則政事之不修，無足怪也。爲今日計，莫若均内外之任，使爲之；守邊壘者，禁從固不可也，郎曹可間使爲之。三館分差于羣學，六院迭爲于倅屬。擇材而舉，由資以進，要當使奔競不生，恬退自守，無戀乎内，無怨乎外，則士風振起，治具畢張矣。此其次者二也。大可言者一，乃不可以顯言，而獨可以密陳于上之前，又不可以頓革，而可以漸遠于今之後，是亦曲突徙薪之意也。次可言者二，則當建大信于天下，立公議于縉紳。一令之下，犂然當于人心；一官之除，確然合于士論。朝廷無朝令夕改之嫌，士夫無内重外輕之弊，顧不美哉！將見聖天子垂衣廊廟之上，親事法宮之中，兼愛之恩弗替，震叠之威自孚，英豪無抑鬱之心，忠義有激昂之氣，内外無患，恢復可圖。廟堂之上，發號施令，罔有不臧；小大之臣，設官分職，靡有不當。天下無餘事矣，可不謂非常之功耶！若夫其他毫髮析數者，某言之亦未幾，閣下聽之亦未暇。今日去一官之邪，明日疏一事之失，此侍御職事也，非小官越俎之敢言。如聞閣下盡大臣事君之道〔六〕，求天下可用之材，欲與之共成非常之功，黄金臺成，願自隗始。狂斐僭冒，以瀆崇嚴，内省戰兢，甘俟顯僇。

《應齋雜著》卷三。

〔一〕至和：原作「至治」，徑改。

〔二〕「今夫貪暴者」至「吠鬧交作矣」一段，原作「今夫出警入蹕，清道而弛，非徒肅威儀，亦以戒不虞也。天下有道，守不在四境，邊鄙荒遠，悉被聲教，然備患之具不敢暫弛也」，據豫章本改。

〔三〕搏齧吠鬧：原作「乘間竊發」，據右引改。

〔四〕用：原作「容」，據右引改。

〔五〕汙：原作「行」，據右引改。

〔六〕大：原作「上」，據右引改。

上史丞相書

某幼務學，尚論古之人，三代以來，君臣之間其相知之深，相遇之厚，未有如成湯之于伊尹，高宗之于傅説，成王之于周公者。觀其功業掀天地，姓名昭日月，載于經，傳于史，開卷敬讀，可攷而知。然三臣者，蒙其君知遇之意既深且厚，宜其所以報稱者必有驚世絶俗之言，以震耀後人之耳目，以欣動四方之傒望，庶幾可以大慰其君之心。及觀經傳，伊尹之告其君者，不過曰「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而已，「旁求俊彦，啓迪後人」而已。傅説之告其君者，亦不過曰「旁招俊乂，列于庶位」而已，「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而已。至于周公之事成王，則尤切切于此，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雖白屋之士，罔不敬執贄還贄，其來見者不知其幾也。嗟夫！當成湯之時，耕有莘之郊，樂

堯舜之道，天下之士有如伊尹者乎無也？當高宗之時，築傅巖之野，兆夢想之中，天下之士有如傅説者乎無也？當成王之時，以聖人之才，負叔父之親，天下之士有如周公者乎無也？以天下之士無可擬倫，而三臣者輔相其君于一堂之上，從容而自爲之，固無甚難者，而乃憂憂然若有所不暇，敷求之，旁招之，致敬盡禮而來之，惟恐一日失天下之士，而餒然有所不滿于其心，其故何也？抑嘗思而得之，蓋天下之才爲無窮，而一人之身則有限，天下之事變爲未可極，而一人之智慮則或有所不及。泰山高矣，未嘗以纖埃之輕而不積也；滄海深矣，未嘗以涓流之微而不納也。積纖埃，乃所以見山之高；納涓流，乃所以見海之深。此睿聖武公所以年幾九十，猶求箴警于國人，而戒其勿以我耄而見棄也。嗚呼！此亦三臣者之遺意歟。恭惟閣下抱伊、傅、周公之道，而一遇大聖人于百世之下，君臣之間，其相知之深，相遇之厚，固無媿于古人，而思所以報上之意者，如彼三臣之用心，向固嘗試行之矣。而某尚竊有是言，意者誠以聖天子虛己屈尊，卑辭厚禮，注待元老，政欲聞興邦之言，求共治之士。今衮衣來歸，朝夕納誨，密膺元化，興起治功，天下之士第歌舞于春風和氣中，而不自知其妙耳。若某不自揣度〔一〕，而輒欲自居于哲人俊乂之後，則無所逃罪。惟鈞慈赦之。《應齋雜著》卷三。

〔一〕某：原作「曰」，據豫章本改。

上蔣樞密書

竊以方今聖主當陽，大儒秉樞，小大之臣，各修乃職，罔敢不敬。邊陲無警，百姓乂寧，人皆謂天下可以廓然無事。而廟堂之上汲汲以籌度，士夫之間切切以私議，常若有大不足于心，有非常之患切己者，是何也？豈非以金人雖和，而未得其要領，不保其往之故也？閣下如以爲然，僕請吐其說。漢之匈奴，不能當一郡，而賈誼之說乃不見用；唐之吐蕃，未過西河，而陸贄之計卒不能行。國家失守，外敵見侵，三紀于茲，山之東西，河之南北，悉陷于敵，自古未有也。方敵危疑之時，可因其亂而急擊之，不獨可以殲其衆，雖乘勝席卷以空朔庭可也。而我之諸將，環視拱手，莫之敢先，坐失機會，使得全師以歸，不亦甚可惜耶！雖比來請盟，詎得已哉！蓋橫海之舟已燼，沿淮之粟一空，少壯斃于鋒鏑，老弱疲于轉輸，既不能得吾尺寸之土，而坐失歲幣，是以不得不和，以息其凋瘵之民，而庶幾伸好結之情；而乃驕傲不肯少屈，常欲執其予奪勝負之權，使在彼而不在我者，其意謂邀之而後固也。兵法曰：「詘卑者，進也；詞强者，退也。」由是觀之，敵之未必能大舉亦明矣。雖然，彼常謂我終不敢與之抗，又慮我有以窺其耗怯之狀，故當弓勁馬肥之時，未免宣言于人，且曰將出某師，攻某所，取某路，圍某郡。又或偏師遊兵徊徨四境，我出則彼歸，我歸則彼出。吾儻無以應之，則一二年必聚糧造舟，剪棘除道，多爲疑

兵，諸路俱動，以示其威。吾又無以應之，則將一二年練兵秣馬，大舉深入，以求其所大欲。然非今日之患，亦當在數年之後也。閣下帷幄大臣，執本兵之柄，以生死將士，擒縱敵兵，定社稷而致太平者，固有藏用之妙，非腐儒小生之敢容喙于其間。然區區之忠，竊有獻焉。夫得民之心，然後能合天之意；知敵之情，然後能制敵之命。人皆謂天意之莫測，敵情之難知，此所以天以敵遺我，而我無以制其命也歟！國家聖聖相繼二百有十年，龐恩厚澤，滲漉天下，至於淪肌膚而浹骨髓，黃童白叟，咸知上意，祇今中原之民，孰有不懷來蘇之望者哉？其戴仰仁祖聖宗之德寔未艾也。推人心，而天意從可知矣。景德中，北人內侵，章聖皇帝一戰而却之。往年正隆之禍又生于肘腋，豈人力所能致耶！今彼主始立，北面者皆向日操戈犯上之人，其心固不能以相安。臣挾威以事其上，而常有不忠不義之心；君懷懼以疑其下，而常求可去可誅之術。君必不能假兵權于所疑，而臣必不能去兵權以自固。植其黨，蓄其謀，不出數年，必有非常之變，潰裂四出，彼自救之不贍，奚暇擾鄰國哉！此正國家有爲之時也，顧吾所以待之之道何如耳。抑嘗聞之，閉門而禦盜，不若固藩籬以杜其姦；操筆而搏虎，不若設陷穽以待其至。兵法曰「以逸待勞，以靜制動」，此必勝之道也。春夏之時，敵方馴服，邊烽未搖，而朝廷之上遂以爲治平之時，無事于兵革，置勝負于度外。秋風漸勁，彼卒然張聲示形，以警邊鄙，則羽檄交馳，星夜不絕，殆將空國而赴之矣。儻使其大舉深入，又將何以制其命耶？今日上流之勢，蜀爲最重，而又難守，國家委得其人，久其任而責其效，彼且不敢睥睨。自蜀而下，荆、襄、兩淮皆形勢之地，所以控扼其要害者，而戍兵甚鮮，任將不專，營柵又皆在大江之南，軍有期會，必待

廟堂之命，益兵增壘而後進，豈不緩耶！誠能擇良將二人，重假之權，多與之兵，推轂而委之，一置荆、襄之間，一處兩淮之上，久其任而責以閫外之政，如守蜀者。方其無事也，則不過令嚴守備，謹宣撫，勿急功利，無開釁端而已。迨夫敵人有用兵之意，必先有無厭之求，難從之請，苟不能從善，復張聲以警我，則當休士卒，偃旗鼓，寂若不聞其聲。及示形以侵我，則當深溝固壘，清野以待善後，遣使者以責其敗盟之過，使其一旦忿而出于實，驅兵而來，遠犯吾境。彼勞我逸，彼動我静，我直而彼曲，破之易爾，又何必紛紛藉藉，日勤廟堂之憂，而時動吾兵民也？或者謂二將不足以專任，則宜擇大臣知兵者，使各鎮于會府而爲之節制。然亦當久而不易，斷不可秋置而春棄，任易而考除，以自收無寧歲之患。如欲賞勞遷功，第增秩賜金，時一寵之可也。以此待敵，敵技窮矣，不煩數年，彼釁一開，而内禍必作，我乃興弔伐之師，電掃遊氛，風清舊壤，此萬全之道也，將見復萬里之故疆，指日可待。恭惟閣下籌之已熟，而料之已精，固不待一介之言，而愚意猶懼國家歲爲防秋之舉，勞兵動衆，使荆、襄、兩淮之民不安其居，而天下亦易以訹訹爾。是彼能以虚聲而爲我之實患也，可不鑑哉！某姓在屬籍，以章句得出身，方將驅馳州縣之間，責之吏事，顧兵事機會，豈特朝廷不忍使之任是責，蓋亦非所宜言者也。孤忠拂膺，不能結舌，是用仰贊廟謀之萬一，使他日恢復有期。願閣下一録其名字而已，不敢踰望。繁縟荒蕪，祇益冒僭。《應齋雜著》卷三。

上曾參政小簡

泛觀自古聖賢相逢，必曰千載一遇；君臣相遇，必曰聚精會神。大抵合上下而交泰，會風雲于一堂，夫豈偶然哉！伏惟參政先生以名世之資，應休期之運，出遇明主，入柄政機。雍容廟堂，鎮撫夷夏。錢穀之問不至，而國日以富；俎豆之事嘗聞，而兵日益强。一元之氣既調，萬物之宜自遂，可謂千載一時之遇也。又況元首明而股肱良，聲氣和而天地應，一猷爲而道無不合，一語默而志無不同，其心永肩，其德咸有，可謂精神之會聚也。當千載一遇之時，有聚精會神之契，無前景鑠，已兆于兹。更乞上體天心，益調鼎鉉，以保我宋無疆之休，一時輔弼之臣，幸甚幸甚！某夷攷漢唐中興之君，一時輔弼之賢，不爲少矣。如開元之治，則有姚、宋之皆賢。求其有聲而皆賢，德盛而業大，所以振風聲而耀史册者，了不可見。不過魏相之嚴，丙吉之寬，宋璟之守文，姚崇之應變而已。是皆得其一偏，未足謂之全美。仰惟先生體皋蕘夔，輔堯翼舜，得寬猛相濟之道，備體常盡變之神，合四者而一之，輔弼之功，斯無餘蘊矣！況聖天子方虚左席，以待全材，佇觀中興，超軼漢、唐，回視四子，何足道哉！《應齋雜著》卷三。

上龔參政小簡

欽惟某官負非常之材，遇不世之主，雄謀碩畫，坐以折衝，公道正途，執而不撓，輔贊彌縫而藏諸用，寅亮燮理而得其宜，上追唐虞之稷、契、皋、夔，下視漢唐之丙、魏、姚、宋。誠以上方銳志中興，恢復舊物，故天心克享，賚良弼以佐。明良會遇，決非人力所能致者。今也百揆時叙，庶政惟和，亟聞秉鴻鈞而調元化，坐收太平之功，顧不偉哉！四海之望如此，某一介下士，才疏智寡，雖欲奮身竭力，以效尺寸之功名，而命奇數偶，不以罪去，則以憂阻。竊謂人之大義，惟君與親，未能致身，復不盡養。蓋嘗慕古人厭茅守冢之義，挂冠納履，無意于世矣。奈何貧困迫逐，啼號滿前，無以代耕。適遇鉅賢碩德，持政柄以佐聖明，罔有一夫不得其所者，于是忘其庸鄙之質，疏遠之蹤，仰首一呼，其應如響。又乃不抑之下僚，而俾之刺郡，不處之外服，而置之畿甸，不遲之遠次，而優之近闕，不識何以得此于造化？敬當摩頂放踵，鏤骨刻肌，以圖報稱，庶不負于知遇。如其感悰謝臆，尚俟恭拜于堦下而陳之。《應齋雜著》卷三。

全宋文卷五三九九

趙善括 四

送史吏部赴召序 乾道二年四月

天子渴太平，當饋太息，思得髦俊，用敉寧王家。一日詔下，命江西轉運判官、吏部史公乘軺來朝，意者將置諸左右，以翊治功，甚幸甚幸！吾吏部雅賦中和，妙斡圓機，嘗來江右，贊畫幕府，流風于今，藹然棠蔭。言合乎上心，斂散天下之賦，變通無窮，國用以嘉啓沃，印若卜灼。天子曰：「都，我其試哉！」之任，重而不輕，況夫官汙吏蠹，俗薄民蘇，實賴乃眷舊遊，賦甲天下，雲屯戈旆，支鼎待飽，飛輓薄者厚，蘇者起。廢興船場，于二郡植屋三百間，扶剔漸摩之效。公至，未閱時，汙者汰，蠹者革，稽吾氓輸賦姦曹敢陸沈者，纖悉俱在，獲緡錢六十鳩良材數萬。夙弊一淨，漕餉之利，由是而永。又餘萬，盡輸中都。怡聲色，省號令，而人從事建。奏最，天子嘉乃績，祇今趣召固宜。鋒車既膏，駟

馬既調，縉紳之士聞其至，踴躍而喜；耆童之氓惜其去，齎咨而慕。某江西之人也，與氓甚稔，乃謂之曰：「天子不以一方先天下，公詎肯以天下忘爾一方也？」是行也，願毋使士氓以爲不然，然敢敬告以別。乾道二年四月日，謹序。《應齋雜著》卷三。

春遊序

乾道二年正月

乾道二年春王正月，天意若曰：「前秋溺浙，去夏焦江西，稼夫告病。今歲適柔兆，否甚將泰，宜厚復于我氓。」以故膏雨連綿〔一〕，仲月不止，犁滑耨易，豐年已兆無咎。良惜春事，投閒乘舟，界澄練，走寶防。暨中流，烟雨四垂，濛自西北來，似欲阻我遊者，乃與同志誓曰：「昔韓文公開衡嶽之雲，誠徹神奥。吾儕儻文公若，天當乞我半日晴，使登臨一笑，浩歌而歸，然後落西成之晏也。」言已，漏日燦輝，遂偕往還，同志賦詩，遂筆此言爲序。《應齋雜著》卷三。

〔一〕連：原無，據豫章本補。

御筆跋

某年月日，皇帝御筆賜臣某。臣某等竊謂堯浸稽天，湯焦烈石，當是之時，人無飢色，下無怨咨者，無它術焉，考之典謨，不過乎憂民深，慮患遠，備先具而已。恭惟陛下堯道日行，湯聖日躋，御天繼統，垂二十年，三光全而寒暑平，五穀熟而草木茂，駸駸然入于泰和之世矣。邇者諸郡雨暘或不時，上貽聖憂，宵旰焦勞，發倉廩，蠲租稅，惟日不足。又乃親灑宸翰，俾臣等戒諭民間，廣布二麥，可謂憂深慮遠，備先事以爲具。雖堯、湯之心，殆不過此。顧臣等庸頓，何足以蒙之！然職在撫摩，敢不仰體德意，遍曉民編，有地必耕，無田不治，庶幾有以稱陛下惠愛元元之意。王言大哉，上當天心，一臘三白，已惕喜應，兩歧之詠，同穎之篇，願繼此以爲獻。謹拜手稽首，刻于金石，將使寰海之民，知聖帝明王之用心如此。《應齋雜著》卷四。

跋昭陵諸朝相與袁中丞帖

汗青所載建儲之議，始于先正司馬公倅青州之日。今觀魏公帖，乃知盡出于袁公父子。炯炯勳績，垂亘千古，宜我宋共享無疆之休。十利三害，惜乎未之見也。《應齋雜著》卷四。

跋袁中丞與韓魏公唱酬芍藥詩

生予之先，窮達相許以氣誼，故無言不酬；生予之後者，風俗又將何如也，噫！《應齋雜著》卷四。

趙清獻帖跋

居今之世，慕古之人，要當得其用心如何爾。噫！古人不得而見之，得見其筆語，斯可矣。由其手澤，想其用心，是亦今之古人也。陶彭澤之詩，發言古澹，誦其言，則知其忘機械，脱風塵，邈乎其遠矣。顔魯公之書，立法端莊，睹其字，則知其抱忠赤，秉節義，確乎其敬矣。清獻趙公林泉遠致，鶴琴逸樂，不知軒冕之足貴，故詩有淵明古淡之風；霆裂姦膽，霜清物心，不知儀表之自正，故筆有真卿端莊之體。合是二者，萃于一帖，正襟危坐，伏而讀之，肅如也；超思遠想，緬而慕之，澹如也。況夫一時從遊之士，更唱迭和，目受心傳，固可以類推焉，都官張公其人也。今耳孫家傳此帖，三世不失。觀其安時處順，不以利勢汩其心，見義思勇，不以貴賤易其操，豈非探此帖以得清獻與其祖考之用心耶？敢憑卷末，告于其後之人。《應齋雜著》卷四。

陰德記跋

竊觀范文正公作《燕山竇十郎陰德記》，首舉其遺金還主而已，後乃有一格五丹桂之詩。今敷文陳公作乃祖户曹陰德記，獨稱其忘憾掩過而已，後亦有子孫二十大夫之夢。得金還主，忘憾掩過，皆細事也。君子長者，于其細事不敢忽，況其大者乎！由是推之，一動一言，始終其身，無非盛德事矣。天之報應，豈苟然哉！《應齋雜著》卷四。

題辛參政手澤

蘭穆舅父壯年抱恢復中原之志，未見于用，得孫賦詩，人徒知其善，而不知其感也，懼其老將至而功未成爾，故曰：「子舍有孫添老大，鄉關無路任漂浮。」觀者試味其句。《應齋雜著》卷四。

翟侯行狀跋

伏讀少傅翟公行實，觀其揮弓厲聲，合冰頓解，以陷渡河之寇〔一〕。朝謁陵寢，枯河忽湧，以止

軍士之渴，視王霸之於滹沱，廣利之于大宛，過之遠矣。嗟乎，忠孝之名立，豈臣子之幸哉！公之大節，爲臣死忠，爲子死孝，載之汗青，與古匹休。至于誠心格物，天地爲之變動，則繇古迄今，未之聞焉。予故表而出之。《應齋雜著》卷四。

〔一〕寇：原作「敵」，據豫章本改。

漳州張氏池記

長沙之東，附山爲城，因泉爲池，茂林修竹，輕煙濃蔭，蔽虧城隅。芰花萍實，清香潤氣，疏密池面。故郡人徒見其林泉之美，而不知有城池之阻也。有唐戴氏作堂于東池，柳子厚爲之記曰：「丘林山麓，距其涯坻，島洲渚交其中，其岸之突而出，水縈之若玦焉。」池之勝于是爲最，或者曰此地是已。繇戴氏迄于今，歷數百年，繼績湮淪，鬱爲民居，埃氛喧囂，人境俱廢。我宋淳熙丁未，有寓客曲陽張氏子，一見而樂之，出錢五十萬〔一〕，盡得其敝屋故址。于是毀拆平治，芟薈蘙，滌蘿蔓。山負古甓，不增而高；水浮新岸，不闢而廣。却立環顧，奇顯秀露，發于天然，雖子厚所云，亦不足以盡其勝之彷彿。端面植堂，前軒後亭，翼之東西，仰高臨深。屋不十楹，而四時俱適。落成，置酒舉觴囑客曰：「爲此之意，豈無説焉？去塵市未一間，而有幽棲之趣；返吾廬才數步，而無奔走之

勞。高軒四集〔二〕，彫纓曳裾，釋鞅委羈，一日之娛我則飭灑掃之奴。騷人墨客，批風喝月，逸飲狂歌，漏盡未畢，我則奉琳琅之筆。益友嘉姻，意款情親，侯鯖齊釀，迭爲賓主，我則紓歌舞之茵。若夫戴氏之子以泉池爲宅居，以雲物爲朋徒，離世樂道，我則莫敢與之俱。客以爲然乎？」應齋趙子曰：「治亂殊時，榮悴異致。樂道者聖人之所與，離世者君子之不由，子其擇而處之。」張曰：「諾。願書于屏，以爲後記。」《應齋雜著》卷三。

〔一〕錢：原作「金」，據豫章本改。

〔二〕集：原作「車」，據右引改。

喜神贊

畫筆雖工，人言未至。妙物雖模〔一〕，初非口體。子思正心，顏淵克己。言且不傳，況茲繪事。

《應齋雜著》卷四。

〔一〕雖：原作「難」，據豫章本改。

自題像贊

是子趙子，竦然其容；非子趙子，澹然其中。俾失于險夷，絶喜怒于窮通。不能充陳仲子之操，庶幾聞柳下惠之風。《應齋雜著》卷四。

戊戌十月初四夜夢作彌勒贊

叵耐這箇彌勒，要向此中作賊。當初打草驚蛇，幸然遇我慈悲，且與一時放釋。而今緣墻穴壁。手裏這條拄杖，便與鞭臀打脊。《應齋雜著》卷四。

趙運幹墓誌銘 淳熙十五年十一月

同姓兄可大以字行，諱伯術，藝祖皇帝七世孫也。曾大父世顒，封康國公，謚安惠，夫人康氏。大父令實，贈少師，夫人張氏。父子照，故從義郎，夫人武氏。兄人物秀偉，資性明敏，刻意問學，淹貫羣書。紹興初，戎馬甫定，入豫章郡庠，齏鹽勤苦，以夜繼日，文業大成，屢冠多士。繼中取應

科，調監婺州蘭溪稅。退食之餘，手不釋卷。再中戊辰進士第，易左從事郎，爲紹興府察推。裨贊郡政，有疑必決。領顯仁皇后攢事務〔一〕，百官整辦，民不知擾。賞循文林郎，再入金陵幕。值敵騎侵軼淮甸，留臺應辦錢糧四十餘萬無闕，督府招致，預議軍事。敵師潛遁，法留醻庸，會罷府而止。又爲婺州推官，自負知兵，度敵有可乘之機，上書獻恢復計，指柄用者不急事功，梗訐無顧忌，謫宜春。淳熙改元〔二〕，恩聽自便。浮家泛宅，遇山水佳處，登臨竟日。有客必飲，每飲必醉，醉後纚纚譚事務，掀髯擊節，慷慨自嘆惋，閒則賦詩以自適。未幾，起爲平江軍節推，秩滿奏祠，復爲豫章幕，官同正員。刑清訟簡，一郡攸賴。慶典，循儒林郎，甫及瓜，就除湖南計屬。淳熙十五年春正月到官，三月忽感隱疾，招某而告之曰：「伯術生平蘊抱萬未一試，有憂國愛君之心，而不得見于用；有裕民强兵之術，而不能行其志。履忠信而獲罪，竭材智而招謗。撮髮中二科〔三〕，兩試宏詞，卒老選抗，豈非命耶！以故不復問家事。先妻郭氏，客死未葬。今婦吴氏。弱孤師崇且不慧，師崧多病，師隆四歲耳，奚能爲。長女適吴氏子，遠不相及；幼未及笄，未能嫁。此疾如不起，生有養，死有葬，奈何？」某曰：「兄神凝氣正，未必爾。設有不諱，敢不盡力。」四月立夏，值某以檄祀南岳，十有一日，始還長沙，接踵以病亟告。及闔，見其舉首張頤，似有所待，僅發數語，已而默然。是夕卒，享年六十有八。計臺帥閫，聞之悲悼。兄高風誼氣，篤厚寮寀，賻賮豐給，充濟存歿。適某當代，因奉其柩以歸豫章，告于連帥，先售其傲居之舍，繼給以孤遺之俸，使存者安其生矣。然後卜吉于灌城鄉東山之原，將以是年十一月十五日畢襄奉事，仍以前夫人郭氏祔焉。須城馮有翼狀其行甚

備，某謹摭其歲世，爲銘以哀之。曰：

軒軒野鶴，鬱鬱澗松。太剛則折，多言數窮。雖劉向之諒直，何李廣之不封。已矣乎！才命難逢，古今所同。秘藏于斗牛之墟，庶幾化延平之龍。《應齋雜著》卷四。

〔一〕「攢」下疑有脱字。

〔二〕淳熙：原作「淳化」，據豫章本改。

〔三〕二：豫章本作「三」。

黄公墓誌銘

乾道三年十二月

阮岡黄公，族望于豐城，以才顯者魁天下，以利達者甲鄉里。惟贈通直郎諱檢者，不繇科第，不殖財貨，名尊而家給。子殽世令德，孫肅守義種仁，尤譽著鄉族。曾孫公達明仲，少年讀書落筆，角立諸先生上。先君才之〔一〕，歸以女弟。朝廷恩厚同姓，授子壻官。明仲不説，曰：「我家業儒，尚畏一第溷，豈顧婦家名耶？」竟不就。後兩失駿雛，忽忽不樂，寄詩酒爲跡，以篇詠佐壺觴。門無蹄轍，捉杯笑語，略多自醉。相羊林麓間，岸巾跕屣，志操直欲凌雲御風，視人世爲勞也。未幾沾疾，臨終付家事了了。乾道丁亥仲冬己丑卒，享年三十有六。二稚子，曰壽孫、德孫。三女，長未及嫁，

幼始孩。二十有七日，葬于神塘之原。乃銘之曰：

「德爲祖，神爲父，實踵芳緒。無生榮，無死懼，遠超世故。挹修谿，踞崇阜，於乎黄氏子之墓。《應齋雜著》卷四。

〔一〕才之：原作「之才」，據豫章本乙。

吴隱居夫人萬氏墓誌銘　乾道二年

夷考今昔，爲人婦者，咸知愛己之親，鮮有事人之親，能極其愛，情固然爾。縱强能之，率容敬心悖，始確終替，能孝者鮮矣。求其自少艾訖老死，未嘗不父母其舅姑者又鮮焉。南昌吴隱君之才之夫人萬氏，少而賢，爲婦有孝聲。工于剪製結縷，性勤儉温懿。事隱君父母唯謹，油然恭順，若生己者。舅喪，哀甚篤，侍太夫人行日增益著。久又失所天，秉操愈戒。雪霜在鬢，雲來滿目〔一〕，曾無惰容。雖老病，常若新婦，時省飽定寐，心惕惕然，惟日不足。乾道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太夫人盡壽幾百，思怛痛深，食如待，寢如失。後八十日，夫人亦終，享年七十有八。噫！六十年躬婦道，爲婦之令德可謂尠矣〔二〕。子大任，兩被辟攝，不就。孫琳、珪、璋、璿、琛、璣，岐嶷善讀書。孫女，長歸宗室之英公鼎，亞適羅炳，一幼未嫁。曾孫四人。將又六十日，啓隱居之室，合其窆。孤哀雷雪

泣來求銘。余家與吴氏猶朱陳焉〔三〕，余宜爲銘。曰：

壽而考，崇其孝；儉而勤，揚其芬。猗嗟夫人，匪躬匪親，宜膺乎後人之身。《應齋雜著》卷四。

〔一〕來：原作「采」，據豫章本改。

〔二〕德：原無，據右引補。

〔三〕朱陳：右引作「鄰」。

祭涪州王守文

嗚呼！天實難諶，命固靡常。天不必凶，壽不必臧。公之云亡，六有可傷。躬蘊威德，夙著休光。履仁蹈義，胡不壽康。涖剖羣符，政譽昭彰。憂國愛民，胡不福祥。于門方高，雁序成行。陰功陽報，胡不熾昌。祖宇之傍，始植華堂。一日未居，而寘公喪。委身異鄉，萬里歸艎。巫峽灩澦，百態驚惶。呱呱之幼，罥罥之孀。傳業起家，日永月長〔一〕。莫詳至理，擬問彼蒼。有一於此，恨已難量。況兹六者，公乃備嘗。嗚呼哀哉！某等從游里閭，出入門墻。寂然聲容，痛矣肝腸。一觴叙哀，有淚如滂。《應齋雜著》卷四。

〔一〕永：原作「引」，據豫章本改。

祭漢陽趙守文

一江中分，兩郡對峙。民社則同，大小或異。公臨西州，政由簡易。士仰清高，民稱豈弟。我來東壘，適繼積敝。百孔千瘡，神疲力悴。方資教言，庶或有濟。人傳公疾，勿藥以冀。言未迄辰，遽以訃至。嗚呼哀哉！仙源同盟，雁塔俱第。江湖一麾，又如魯衛。永惟明德，深念情契。西鄉潸然，痛不自制。山雲凝愁，江水流淚。郡組有拘，素幃莫詣。遣奠一尊，永訣千世。《應齋雜著》卷四。

祭趙運幹文

嗚呼予兄，宗室之英。才高氣銳，騰實蜚聲。憂國如家，愛君如親。懷忠秉直，上書漢廷。歷詆宰相，嘲哂公卿。慷慨論事，叱咤譚兵。遠恐誤國，近惡欺君。言如舊龜，物無遁形。竟謫宜春，久屈莫伸。在漢之時，有若賈生。慟哭之書，一鳴驚人。長沙見疏，弔湘問程。宣室召還，亦略施行。堂堂我朝，胡公邦衡。下斥權相，上逆龍鱗。放之海隅，與死爲鄰。一旦東歸，亟登神明。富貴壽考，五福兼并。哀哉我兄，言有典刑。事皆合符，宜膺寵榮。僅爲計屬，卒死選坑。無命奈何，難以

力爭。人患才少，姓累宗盟。胸中盤屈，磊落不平。酬此一觴，安于佳城。《應齋雜著》卷四。

祈雨龍王文

農之播種耘植，非水則不能施其力，神所知也。今三時在候，農事正亟，而雨不降，溝渠已涸，浸灌已乏。民告勤而無補，吏欲救而無術，不禱于神，則吏亦何所施其力耶！維侯受君爵命，饗茲廟食，當鑑誠懇，陰賜其惠。悠然而雲，沛然而澤，以除民之病，以紓吏之責，此亦侯之職也。俾歲有成，則闔境之民，感侯之惠，永永無斁矣。《應齋雜著》卷四。

謝龍王文

民以病告，吏以誠禱，神以靈報，此上下有相須之理，幽顯有必通之道。粤秋七月，旱則苗槁，民以病告於令，令以誠禱于廟，神意昭格，響答殊效。雖未有報神之功，敢爲歌詩，侑其觴而爲之導。歌曰：雷鼓兮轟轟，舞雲蠼兮掉霓旌。電鏡兮曄曄，耀珠宮兮翻貝闕。繄日烏兮金紫銷，落河魚兮銀海潮。南畝盈兮龜兆潤，木田秀兮蝟毛奮。禾黍兮芃芃，時和兮歲豐。昔侯來兮萬民徯，今侯歸兮千里喜。秀麓兮蒼巒，方池兮翠壇。簫鼓聲兮奠芳酒，香火緣兮期永久。聽吾民兮奏侯功，錫鎮玉

兮蒙帝封。《應齋雜著》卷四。

告諸廟文

神受天之令，吏受君之命；神司萬姓之禍福，吏主百里之利病。既並行而不悖，宜有求而皆應。神之垂聽〔一〕，將以輔吏之政；吏之始至，敢不修神之敬。《應齋雜著》卷四。

〔一〕垂聽：豫章本作「至靈」。

天申節功德疏　一

千齡啓運，式符真主之興；萬國同心，共效封人之祝。爰臨令節，祇款真祠。載揚玉笈之文，仰企璇霄之鑑。恭惟光堯壽聖太上皇帝陛下功成不宰，道妙難名，垂精三紀之間，冠德百王之上。宜形善頌，茂對閎休。伏願壽考萬年，本支百世。貽孫謀于有永，固皇祚于無窮。與天爲徒，超物之表。巍巍蕩蕩，邁堯帝之難名；繼繼承承，享周家之過曆。《應齋雜著》卷四。

天申節功德疏　二

冬迎於郊，式届就盈之月；帝出乎震，甫臨載夙之辰。凡曰戴天，敢忘祝聖。爰敞清真之館，敬披琳藥之文。禱祈既浹于三旬，滿散欣逢于令節。再伸丹悃，冀集鴻庥。恭惟今上皇帝陛下上纂堯仁，躬行舜孝。無一物不得其所，致萬邦惟正之供。伏願業並山河，壽同箕翼。周家千七百國，行歸輿地之圖；天皇萬八千年，請效封人之祝。《應齋雜著》卷四。

會慶節啓建疏

應名世之五百年，果生睿主；祝皇齡之千萬歲，願效封人。式紀閎休，仰憑大覺。恭惟今上皇帝陛下親承慈訓，允繼重明。本一道以相傳，奄百王而獨冠。將臨令節，特啓真乘。潔蒲塞之珍羞，演金仙之秘旨。伏願壽如箕翼，德合乾坤，共歸有道之長，永嗣無疆之曆。華夏蠻貊，皆率俾同，一視于堯天；山川神祇，莫不寧聽，三呼于漢嶽。《應齋雜著》卷四。

祈雨雪疏　一

愆陽既久，訝逢雪之何遲；有衆皆驚，見同雲之誕布。遍滿河沙；剪六出花，而開成瓊玖。預卜豐穰之兆，潛消疫癘之災。急舞回風，應一陽之順序；尺堆平地，首三白以呈祥。《應齋雜著》卷四。

祈雨雪疏　二

冬無愆陽，偶罹亢旱；佛有惠力，普濟衆生。比申惘惘之私，嘗叩圓通之聽。未蒙休應，益究精誠。輒修供于精藍，謹祈哀于覺蔭。伏望發常圓滿願，興大慈悲心。施法雨以潤澤焦枯，散天花而莊嚴世界。琉璃瓶內，瀉汹湧之春濤；楊柳枝頭，集紛紜之瑞霰。一同蒙惠，三白呈祥。《應齋雜著》卷四。

禮彌陀疏

恭惟淨土，遠在西方，釋迦過去而彌勒未來，觀音在左而勢至居右。設九蓮之妙品，以度衆生；發十念之信心，定登彼岸。伏念某委形五濁，結愛十纏。身口意既集于罪因，上中下難逃于業對。知佛慈之可賴，生誓于皈依；惟慧力之無違，死必蒙解脱。夢幻泡影，識火歸空；圓覺聲聞，念生既應。今甫當二七〔一〕，皈禮一乘。去十億萬之迷途，徑生樂國；面三十一之好相，速見導師。《應齋雜著》卷四。

〔一〕今甫：原作「今俯」，據豫章本改。

新建縣請光孝長老疏

臨濟十方，坐斷總是道場；徑山一句，曾提都稱法嗣。源流既別，真僞奚分。要知本分家風，自有天然我子。銓公和尚密傳心印，明續惠燈。不惟有振地耳根，最好在撩天鼻孔。無弦琴彈到妙處，没縫塔直要立成。既專呵佛罵祖之威，宜有説法爲人之意。一轉語廓然微露，二大臣翕爾相知。執拂竪拳，已見立僧手段；撞鐘擊鼓，便呈出世風流。政虚光孝，叢林敬俟應緣；鉼錫一條，挂杖挑取虎

丘。月來百尺竿頭，吸盡西江水去。《應齋雜著》卷四。

請慧日長老疏

說法爲人，已會西來之意；隨緣應物，不妨東渡之游。正禪席之久虛，倏真風而再振。真州報恩堂頭禪師道凝覺照，性澈靈源。踏禪關即解安禪，盡世法故能出世。已見一拳發露，豈惟百里聞風。淮上五年，化成佛國；桑間三日，恐墮泥城。琴川雖號小邦，慧日寔爲巨刹。暫勞一葦，來建叢林，共忻飛錫之來，端若慈航之濟。下喬木，入幽谷，方爲道場；架大屋，養閒人，佇觀法力。《應齋雜著》卷四。又見《虞邑遺文録補》卷一。

請西竺剖老疏

寶月不能長圓，有盈有缺；慈雲所以偏覆，非去非來。世無丈夫天人師，誰識如來法眼藏。東吳勝地，佛意何私。西竺上方，宗風偶息。剖公長老臨平首席，靈照後身。嗣妙喜拗折竹篦，祖楊岐按破栗棘。便是天下奇男子，更無人世老婆心。只此當仁，何勞選佛。孰爲檀越，繄宗子之維城；敬請焚修，祝聖人之萬壽。《應齋雜著》卷四。（以上尹波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〇〇

陳良祐

陳良祐，字天與，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紹興二十四年進士及第。除太學録、樞密院編修官。又以汪澈薦，除監察御史，累遷軍器監兼鄧王府直講。隆興元年，出爲福建路轉運副使。乾道三年，除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遷起居郎，尋除左司諫。又遷右諫議大夫兼侍講。除給事中兼直學士院，遷吏部侍郎。尋除尚書。忤旨，貶瑞州居住，尋移信州。淳熙四年，起知徽州，尋除敷文閣待制、知建寧府，卒。《宋史》卷三八八有傳。

陳俊卿罷左僕射除觀文殿大學士知福州制

乾道六年五月

宅百揆以奮庸，允賴弼諧之長；總十連而建屏，更資牧御之良。迺睠元臣，久煩幾務，祈解秉鈞之任，爰分制閫之權。我有明綸，告於列位。具官陳俊卿性資端慤，道術通明。傅羽翼於初潛，早識經綸之器；竭股肱於詳試，備輸啓沃之忠。自登鼎司，雅厭時望。贊萬幾而裁決，克謹其微；佐百度

以彌縫，率歸於正。方倚同心之助，迄成經遠之圖，而乃疊貢囊封，願還印綬。既屢形於優詔，曾莫奪於忱衷。入備三公，雖總方而議政；出爲二伯，亦分職以理民。惟時委寄之隆，豈有中外之間。勉從雅志，庸渙茂恩。冠秘殿以通班，不改嚴瞻之望；開全閩而作牧，何殊晝錦之歸。以昭體貌之私，以厚始終之眷。於戲！山甫之將王命，既勤補袞之功；申伯之式南邦，宜被錫圭之寵。往茂幹方之略，勿忘告后之猷。《宋宰輔編年録》卷一七。

乞令臣僚奏對所得聖語隨事疏報奏

乾道二年五月

唐姚璹爲相，表請仗下所言軍國政要〔一〕，宰相一人專知撰録，號《時政記》，每月送史館。宰相之撰《時政記》，自璹始也。今大臣奏對，有《時政記》如唐故事，足以資國史之記載矣。惟是羣臣必以無所得聖語爲報，遂使帝言壅而不宣，無以示天下與來世。欲望降付兩省，今後遇有臣僚奏對，所聞訓令，隨事疏報，不得以無所得聖語爲解，庶幾堯言布於天下，有光簡牒〔二〕。《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之三一（第三册第二五一二頁）。

〔一〕仗：原作「伏」，據《新唐書》卷一〇二《姚璹傳》改。

〔二〕牒：原作「諜」，據文意改。

令兩省官考閱四方投進文字量與推恩奏　乾道二年五月

仰惟陛下臨御以來，下詔求言，凡蓂莢有陳，必經御覽，又盡以付兩省臣僚，使議其可行。惟是日積月累，奏牘益多，看詳去取，未能遍觀。間有可采，雖以申上，別無明降指揮，是致四方之人多懷不盡，以爲陛下求言，而朝廷吝賞，省官不肯留意，有司不爲保明。甚者侍報客邸〔一〕，旅食無資，徒有望望之心，不知朝省已爲看詳寢罷。欲望聖慈令兩省官取四方投進書劄文字，同共考閱，議論可采者第爲三等，量與推恩。如上等有官人與減二年磨勘，選人候改官收使，士人免解一次；中、下等有官人與減一年磨勘，士人賜束帛。此不過取其尤者十數人，以慰籍進言者之心，且以示陛下勤於聽覽，盡天下之美。其餘無可采者，明日行報罷。且歲一舉之，使出上意，則四方之士，樂爲陛下獻言，而聰明不壅，亦裨於治道。《宋會要輯稿》儀制七之三〇（第二册第一九六四頁）。

〔一〕侍：疑爲「待」之誤字。

省減歲賦奏　乾道二年

今之言利者多要生財，生財乃所以病民，國用愈見不足。願取見一歲賦入之數，其取于民者已過，則從而蠲免之，以寬民力。取見所養官吏與兵之數，其可省者從而省之。常令財用十分以七分養兵，與官吏三分，以備非常。如此則上下兼足。《續文獻通考》卷三四。

請嚴戒貴戚公侯犯法牟利奏

陛下躬行節儉，弗殖貨利。或者託肺腑之親，爲市井之行；以公侯之貴，牟商賈之利。占田疇，擅山澤，甚者發舶舟，招蕃賈，貿易寶貨，糜費金錢。或假德壽，或託椒房，犯法冒禁，專利無厭，非所以維持紀綱，保全戚畹。願嚴戒勅，苟能改過，富貴可保，如其不悛，以義斷恩。《宋史》卷三八八《陳良祐傳》。

納絹投稅當依定法奏　乾道二年八月

諸郡納省絹限以十二兩，和買限以十兩，自有定數。昨因徽州、湖州絹，户部退剥；近左藏庫供送絹帛〔一〕，係袁州、建昌軍物帛，户部元究治官吏。雖退剥者繼令發納，究治者合干專庫並已放罪，然諸處受納監官，望風懼罪，縱令合入，百般邀阻。如絹一匹，有求十三兩者；如土産止係黄絲，必求白絲者；年例止用屑絲，今欲更求細絲。如此非一。常年用錢四串可約一疋，今增爲六貫，至高價折錢，分遣人詣行在并産絹去處買納。又民間典賣田宅，限六十日赴縣投稅〔二〕，再限六十日齎錢赴縣投納稅契，不得過一百八十日，自有定法，其諸縣稅契錢旋行解發作月樁錢赴州送納。今聞諸郡盡行拘赴本州投稅，且如縣到州五七程，民間些少典賣，而使之負擔，往返半月，官司難阻。是以民間典賣不肯報州，白拆稅錢。乞禁戢州縣，每年納絹自有常數，不得數外邀取；諸縣投稅自有定法，不得拘赴本州。《宋會要輯稿》食貨一〇之二三（第五册第四九八八頁）。

〔一〕庫：原作「軍」，據文意改。

〔二〕投：原作「後」，據下文改。

論遣使請地奏

陛下恢復之志未嘗忘懷，然詞莫貴於僉同，不可不審。固有以用衆而興，亦有以用衆而亡；固有以獨斷而成，亦有以獨斷而敗。今遣使乃起釁之端，萬一敵騎犯邊，則民力困於供輸，州郡疲於調發，兵拏禍結，未有息期。將帥庸鄙，類乏遠謀，對君父則言效死，臨戰陣則各求生。有如符離之役，不戰自潰，瓜洲之遇，望敵驚奔，孰可仗者？此臣所以未敢保其萬全。且今之求地，欲得河南，曩歲嘗歸版圖，不旋踵而又失。如其不許，徒費往來；若其許我，必邀重幣。經理未定，根本内虚，又將隨而取之矣。向之四郡得之亦勤，尚不能有，今又無故而求侵地，陛下度可以虚聲下之乎？況止求陵寢，地在其中，曩亦議此，覩其答書，幾於相戲。凡此二端，皆是求釁。必須遣使，則祈請欽宗梓宫，猶爲有辭。内視不足，何暇事外？邇者未懷，豈能綏遠？《宋史》卷三八八《陳良祐傳》。又見《歷代名臣奏議》卷九六，《宋史紀事本末》卷七七，《續資治通鑑》卷一四一。

楊文安公椿墓誌銘

淳熙四年冬十有二月，故資政殿學士、贈銀青光禄大夫楊文安公既葬彭山之十稔，其子光旦以潼

川路轉運副使馬騏狀，爲書使人自蜀走婺，請銘於良祐曰：楊氏本出唐叔，自漢臨晉，世篤儒學，紱冕相繼，居於華陰。其別占籍蜀之郫縣，七世祖始家於眉。曾祖諱鴻震，贈太子太保。妣程氏，太寧郡夫人。祖諱亮，鳳州團練推官，贈太子太傅。妣程氏，太寧郡夫人。考諱灝，幼凝重如成人，七歲能屬文。甫冠，與少傅俱貢京師。爲文根於理致，不習王氏之學。宣和六年，以太學上舍生較藝南宮。徽宗留意學校，作成人才，多士雲集，試于有司者萬七千人，而公爲第一。文奏，御稱善，諭知舉曰：「可謂得人矣。」特命遷秩以賞之。初調嚴道尉，改邠州教授，辟潼川府節度椎官，歷隨軍轉運司主管文字、成都府路常平司幹辦公事。紹興八年，用宰相趙公鼎薦，召赴行在。虜勢方張，公勸上行仁義、建學校、收人才、擇將帥、去贓吏、恤民力，凡二十餘事。除校書郎。逾年，趙公去位，秦公檜當國，或語公：「盍往歸之？」公不爲屈。遷屯田員外郎，以母老請外，除潼川路轉運判官。諸路多獻羨餘以取寵，公嘆曰：「今瘡痍未瘳，顧未能裕民力，又忍掊剋以資進身耶？」於是一路無橫斂之擾。十四年，除潼川府路提點刑獄公事，吏有擅科民財，或抑配官鹽，盜用其贏貲者，按治之。秩滿，除夔州路提點刑獄。主四川類試，爲文以諭進士，悉除去常所用禁令，內外肅然。揭榜得名士趙逵、張震。丁婺國憂，服除，爲荆湖北路提點刑獄。沅州太守李景山、通判丁濤交惡，判官鞏湜間之，有司追逮數百人，連及溪洞。時方盛暑，有繫死者，公曰：「吾職在平反，其可使無罪之人淹繫至死哉？」言於朝，止罷三人，釋其衆。秦公喜曰：「部使者不當如是邪？」會秦公薨，朝廷蒐舉賢俊，凡戹於秦氏者，率以次

收召。上問大臣曰：「楊椿今安在？其以爲秘書少監。」二十六年入對，言：「祖宗創業守文皆以仁，願陛下以祖宗之心爲心。」又論湖北彫弊，田野不闢，由賦煩役重，及州縣吏任情没入民財産非是。明年，除權兵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兼侍講。初，朝廷以蜀士艱於赴省，俾就制置司類試，行之三十年矣，有爲挾貴私情之説者，欲併歸南省，事下國子監，公曰：「蜀士多貧，而使之經三峽、涉重湖，狼狽萬里，可乎！欲去此弊，一監試得人足矣。」遂止令監司守倅子弟力可行者赴省，餘不在遣中，蜀士賴之。是時上總攬權綱，留神政事，公奏疏曰：「聖人之心，與衆人異。雞鳴而起，孳孳於學問者，士之心。雞鳴而起，孳孳於職業者，卿大夫之心。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此則聖人之心矣。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堯之用心也。垂拱而坐視天民之阜，舜之用心也。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文王之用心也。聖賢相授，在正其心。如漢顯宗之察慧，唐德宗之猜忌，漢元帝之優游不斷，唐武宗之好惡不同，此其心初非不正也，汩於喜怒愛惡之私，則昔之所謂正者，倏然而亡矣。」遷給事中，兼直學士院。上念故將循王張俊之功，御筆除其三子職名。公封還，曰：「爵秩天下公器，陛下縱私之，柰清議何？」又面諭公，欲以虚名奬用勳臣子孫，公奏曰：「名器不可以假人，恐倖門一開，扳援者衆。」醫官王繼先以技術至承宣使，僥覬節鉞，使其徒校正《本草》，爲書以獻，公曰：「其書但取古注圖經合而録之，其勞甚微，而賞太重。」右僕射沈該辭兄調招軍進秩，有旨降詔不允，公奏曰：「招軍之勞薄，上宰之兄有嫌，此賞一行，將有强刺良民以希進者。」從之。蜀大旱，無敢以聞，公侍經筵，乞下四川總領司檢察賑濟，督發常平錢米，安

集流移，蜀以不饑。遷兵部侍郎。太史奏妖星見，太陽當食而伏。公請對曰：「治亂之數天也，而常屬乎人。堯湯之水旱，中宗之桑穀，成王之雷風，宣王之旱魃，皆災也，而反致其福。叔世之君，稔於富貴，安於無事，恣於淫侈，視世故若無足備者，而尋致禍亂。願陛下修德以答天，躬行以率下，塞其弊端，杜其倖門，以召太平之應。」時和議既久，沿邊諸將坐享厚禄，而所部士伍衣食不給，恬不爲意。公奏曰：「今將帥十年一遷官，馴致使相，官爵高矣，富貴極矣，肯復被堅執銳，親履行陣，爲國效死耶？諸路營屯仰給縣官者，無慮數十萬，而困於掊剋，勞役不休，嗟怨盈路，不可不爲深慮。」上爲降詔禁止之。又論朝廷法令多所更張，曰：「有事則有法，有法則有弊。法一定而不易，弊百出而無窮。爲其法之弊也，從其弊而救之可也。患其弊之生也，并與其法而改之則不可。祖宗法令明具，聖子神孫將千萬世守之，而議者不原弊端之所起，亟進其説，取而紛更之。如是而不止，則祖宗之法令，其存者無幾矣，然又未必可行。從而復之，則不如勿改。」除兵部尚書兼翰林學士。一日，鑾學士院嚴甚，外廷無知者。及召公對，上諭以封今皇帝建王指意。公再拜賀退，草制曰：「昭令德以示子孫，朕無志於斯義；蕃王室以和兄弟，爾思配於前人。」明日麻出，中外懽傳。又批答辭免詔曰：「朕志先定，其已久矣，既非昵親屬之私，又匪由中外之請，授受之際，誰曰不宜？」大合聖意。先是，禮部侍郎孫公道夫使虜，虜主詰以關陝買馬非約，將求釁于我。上遣同知樞密院事王公綸諗之，果得其情。公亟條對預備數事，焚藁而上，家人無知者。上益嚮意用之。三十一年，拜中大夫、參知政事。未幾，朝廷再遣樞臣葉公義問報聘，歸言虜已聚兵境上。公語左僕射陳公康伯曰：

「迹虜敗盟，其兆已見，今不先事爲備，悔將何及！」因與陳公策所以防虜之術，其一令兩淮諸將各畫界分，使自爲守。其二措置民社，密爲寓兵之計。其三淮東劉寶將驕卒少，不可專用。其四沿江州郡增壁積糧，以爲歸宿之地。奏行之。冬，虜使高景山來賀天申，輒出嫚言，索淮漢地，指取將相大臣。朝論汹汹，或者妄傳有幸閩、蜀之議，人情惶惑。上意雅欲視師，公與陳公奏曰：「敵國敗盟，天人共憤，今日之事，有進無退，如臣所料，成功可必。若聖意堅決，則將士之氣自倍。願分三司禁旅助襄漢兵力，待其先發，然後應之。」上深以爲然，即命侍衛馬軍司成閔出戍荆鄂。公又論虜必出秦隴，而蜀兵權未一，乞以吴璘爲宣撫使，統一三軍，以扞全蜀。上乃命璘。已而虜入兩淮，王權渡江，劉錡退保京口，都人大駭。公與陳公鎮以閒暇，物情少安。虜兵犯大散關，吴璘敗之，捷書至，上諭執政曰：「朕與金國講好二十年，未嘗有纖毫之隙。不意虜使口陳，邀我將相大臣，又欲得漢東、淮南之地，一時臣僚誰不勸朕用兵。朕謂和好未解，則兵釁不可開，姑發信使以審其事。至淮既不納，暨歸又求遣，反覆詭詐，多爲釁端，意在敗盟。重兵壓境，託名打圍，謀爲深入。朕不免屯兵嚴備，戒敕諸將，務爲持重，以觀其變。而犯蜀無名，果爲戎首，事之曲直，寧不判然？散關小捷，豈非信順之助。今三道出師，置帥招討，審彼己，量虚實，撫定我城邑，招集我人民，收復我寢廟。毋焚燒，毋虜掠，毋殺傷，以圖萬全之舉。卿等授朕成算，副以廟謀，庶幾恢復神州，以雪兩朝之耻。」明日，御筆付公草詔以戒諸將，公擬進曰：「金人敗好，率先興戎，朝廷應兵，誠非得已。惟諸大將皆吾爪牙，忠憤慨然，誰不思奮。所幾上爲社稷，下爲生靈，聲援相聞，如手足之捍頭目；緩

急必救，如子弟之衛父兄。追廉、藺之遺風，思寇、賈之高誼，叶成犄角之勢，用濟同舟之安。」諸將讀之，無不感勵。北主盛兵，欲度采石，會虞公允文以中書舍人參軍事，適至，趣舟師扼其衝。北主怒，移屯揚州，將謀瓜步，而我師蔽江，不可渡。又李寶入膠西，盡焚燒其戰艦。虜計窮，遂弒其君亮而還。驛至入賀，上曰：「皆卿等輔佐之力也。」車駕勞師，公扈從至建康，與陳左相協心同力，酬酢軍務。雖機事填委，日不暇給，處之晏然。自虜之欲入寇也，薦張和公浚老成知兵可用，至是留守金陵，眷禮如初。三十二年，駕還臨安，公慨然曰：「吾起書生，致位兩地，復何求乎？」即日抗章乞解機務，諭留不從，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言者乃摭他事論公，改端明殿學士。行至鄂渚，今上即位，除知潼川府。以清净化民，民安其政。明年得請洞霄，解印還里，復上章納禄，踰年不報。忽嬰微恙，泊然而薨，實乾道三年正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上聞之震悼，加資政殿學士，太常謚曰文安，累贈銀青光禄大夫，封彭山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户、食實封二百户。娶孫氏，贈安定郡夫人。子男五人：光訓，右承事郎；漢老，未命，皆先公卒。光甫，右承務郎；仲舒，迪功郎、成都府廣都縣尉，皆出繼。承公後者獨光旦一人，今爲承議郎、潼川府路轉運司主管文字。三女，適右宣教郎史槩、成忠郎孫仲閎、登仕郎杜必達，季女早卒。孫男六人：璩、璐、瑾，皆以遺澤授承務郎，瓘、珙、玠後公生。孫女二人，道秀適進士史直友，道永未行。以十二月三日葬于彭山縣孝廉鄉。公性端慤，儀狀甚偉，平居接物，粹然盡人之情。至遇事有守，確乎其不可奪。蓋其資根於孝友，故發爲事業者，皆可紀述。初中魁選，賀者滿門，公方戚然曰：「先君齏鹽三十年，兩與計

偕，七走京輦，卒無所成。小子竊緒餘以遊場屋，敢當大名耶？」迨登禁從，論事上前，有所奬諭，則曰：「皆先臣之教也。」奉太夫人孝敬尤篤，雖老，侍膝下若童稚然。居喪哀毀骨立，不忍墨衰，廬墓三年，人罕見其面。事二兄謹甚，食不足則斥夫人奩，買田以贍之。郊薦恩先姪後子，推其先業以與諸孤，復置義莊以給宗族之貧者。方其立朝，當權臣用事之時，退然自處，持使節者幾二十年，略無留滯不滿之歎。及受知太上，議論謇謇，未嘗有所顧忌。參與大政，適丁多事，不動聲氣，坐折遐衝，而知足不辱，全節而歸。進退之間，無毫髮可議。蜀去朝廷遠，人才多不能自達，公既貴，以人物爲己任。君相知其誠實，每訪蜀士，必惟其言是聽，以故冤滯獲伸，英才彙進，一時所舉，布列臺閣。如唐文若、張震、馬騏卓然有聲，爲天子侍從之臣。而避遠權勢，不肯言自我出。平生故人，久要不忘，賙其急難，及其子孫，意不少衰。至其自處清約，殆與布衣無異。獨居三十年，不畜姬侍。晚歲奉祠，蕭然一室，左右圖史。幅巾藜杖，與鄉人相往來，賦詩飲酒，道舊爲樂，見者忘其爵齒之尊。篤於力行，不自表襮。有文集五十卷藏於家。良祐頃歲召爲學官，始從公游。及爲御史，同朝六年，知公爲詳，此其言皆可考不誣。則喟然而嘆曰：「《書》曰『其惟吉士，用勱相我國家』，又曰『其惟克用常人』。若公者，可謂吉士有常德者，非耶？使公至今存，雍容廟堂，忠實事上，不爲虛言，其有益於國家豈少哉！惜乎用不極其所至而死矣。」銘曰：

天佑我宋，岷峨降靈，是生文安，人中之英。文安之德，柔惠且直，允文允武，以定王國。公來自荆，王立在庭，不畏强禦，有猷必陳。凡大典册，公載其筆，黼黻王度，討論潤色。羯彼

狂虜，蓄謀敗盟，公畫奇策，敵無遁情。遂與國政，同寅曾公，夙夜不懈，足兵震戎〔一〕。足兵震戎〔二〕，整我師旅。公贊徂征，以立于武。迺遣戍役，鎮彼荆鄂。迺建大將，盡護全蜀。狂虜孔熾，我師震驚，公授成筭，上心載寧。飛檄馳詔，張吾三軍，折箠欲渡，弗戢自焚。帝巡金陵，公左右之，召彼元老，自公啓之。我瞻中原、淮濱既同，公拜稽首，天子之功。人亦有言，名遂身退，天道尚爾，矧敢弗畏。惟公懋德，亶其有常，輔導于帝，爲國維綱。公方在朝，上皇所毗，公既還蜀，天子之思。彭山之阿，有墳峨峨，勒碑于隧，德音不磨。《名臣碑傳琬琰集》中集卷三三，宋史資料萃編本。（以上羅國威校點）

〔一〕震：原缺，據四庫本補。

〔二〕足兵震戎：原缺，據四庫本補。

李益能

李益能，字舉之，原籍奉符（今山東泰安），李擢子。紹興二十六年自將作監主簿召試，遷宗正丞。見《周文忠公集》卷一八〇。

綦北海行狀

綦北海先生宗禮，當維揚兵革之後，省曹簿書殘毀幾盡。公爲吏部侍郎，熟於典故。衣冠調集及朝政沿革，漫無成案可考，公依據該審，徐出一言以決之，吏不得容其私。公所建明，悉著於令，自是省曹除授皆有案驗。《山堂肆考》卷四七。又見《翰苑新書》前集卷一五，《古今合璧事類備要》後集卷二七。

重修神宗、哲宗兩朝正史，公奏《神宗實録》墨本元祐所修，已是成書，朱本蔡卞重修，多所增損，而元祐史官語言不無失實。乞將朱、墨本參照修定。《哲宗實録》，蔡京提舉編修，多是增飾語言，變易是非，殆非實録之體。乞於舊臣之家求訪當時文字事迹參照。上悉如所請。《翰苑新書》前集卷二七。又見《古今事文類聚》新集卷二三，《秘笈新書》卷六。（向以鮮校點）

朱周卿

朱周卿，乾道中爲提轄文思院，後曾知衢州。見《中興禮書》卷一八二，雍正《浙江通志》卷一一五。

修製玉寶事奏

今照得紹興三十二年奉上光堯壽聖太上皇帝尊號玉寶一鈕，其寶用篆文，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蟠龍鈕，并用皇祐中黍尺量度修製。本院今將降下玉寶材璞一件，用黍尺量度，得廣分寸，應得禮文，可以修製。其寶厚八分半〔一〕，比禮文少厚二分五釐。所用鈕合係蟠龍，今來降下玉寶材璞，其鈕係螭龍，鈕高四寸四分五釐，厚一寸一分五釐，竅闊一寸，難以依昨來禮文修製蟠龍，止堪改作蹲坐龍鈕，是致未敢興工修製。《中興禮書》卷一八二（郭齊校點）

〔一〕厚八分半：原作「八厚分半」，據文意改。

宋　縠

宋縠，孝宗時人。

跋蘇後湖墨跡

米元章在儀真時，謁貴人於舟中，見右軍《王略帖》，求以他畫易之，貴人不可。元章因大呼，據舷欲墜，貴人大驚，遽以與之。後湖先生高風素節，照映天壤，字畫高妙，奕奕有晉人風氣。先生下世二十餘年矣，文章翰墨散落士大夫家，獨松巒居士所得尺牘甚富，筆勢俯仰，如見其與之抵掌談笑也。歎愛之餘，且祝松巒謹藏之，有好奇如米老者，松巒得無情也邪！宋黻題。趙氏《鐵網珊瑚》卷四。又見《式古堂書畫彙考》卷一三。（尹波校點）

何武仲

何武仲，字文伯，江陰（今江蘇江陰）人。紹興三十年進士及第，慶元二年通判建康府。見所撰《通判西廳壁記》，嘉靖《江陰縣志》卷一四，乾隆《江南通志》卷一二〇。

通判西廳壁記　慶元四年四月

廳壁有記，古也。建康爲今留都，地重事夥，倅貳治所在戟門之外，西東對峙。余承乏于兹，首問舊政，而西獨未之聞。維昔建一官而分是職，前英後傑，固不乏人。紹興戊午，李公宏被薦入臺，無從稽考，豈舊有碑而偶不存耶？抑因循而未克建立也？于是詢訪耆老，得前政姓名，自戊辰沈公大有而下凡二十有九人。其到滿歲月，屢加搜求，無能知者。因念史之闕文，自古而有，《春秋》夏五郭公之書是矣。敢以史筆之法書其可知者，見于左方，庶幾後來者有所考云。慶元戊午孟夏望日，江陰何武仲記〔一〕。《景定建康志》卷二四。（郭齊校點）

〔一〕以下載姓氏若干人，此不録。

喻良能

喻良能，字叔奇，號香山，婺州義烏（今浙江義烏）人。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補廣德尉。遷國子監主簿，歷紹興府通判、工部郎中、太常丞，出知處州，以朝請大夫致仕。工詩文，淳熙八年上《忠義傳》二十卷，乞頒之武學，孝宗嘉之。他著有《諸經講義》、《家帚編》、《香山集》。見《敬鄉録》卷一〇，《金

華先民傳》卷七。

《香山集》十七卷，佚于明世。清四庫館臣自《永樂大典》輯出部份詩文，編爲十六卷。

喜賦 并序

昔江文通爲《恨賦》，備盡古今之情致。予謂恨既有之，喜亦宜然，因擬之而作《喜賦》焉。

逖攬竹素，往躅具存，喜緒爰集，喜氣滋殷。予爲畸人，未嘗有喜，想像古者，喜而不寐。粤若劉項爭雄，太公留楚，視以必殺，置諸鼎俎。侯生壹說，脱之虓虎。徒馭既備，上馬徑去，革羈思爲歸心，變孤囚爲大父。又若虢爲上公，震爲長子，沈痾既嬰，溘然以死。衆醫環視，袖手莫施。有扁斯鵲，曰猶可治。療以刀圭，起僵行尸，沈玄夜而復反，遊岱宗而還歸，四體和平，天地清夷。子卿在外，十有九年，始末一節，嶮巇萬端。去草實而食鼠，仰雪花而餐氈。分爲死節，寧冀生還。忽虎節之來臨，知雁書之既達，狼心易慮，許歸漢闕。李陵置酒而高會，九人相隨而進發。行復行兮紫塞春，遠復遠兮邊地月。又如安石督軍，前臨大敵。重將帥之指授，懼人馬之辟易。俄北騎兮宵遁，致淮淝兮尸積。捷布聿至，圍碁方適，雖攝書而置床，亦過户而折屐。別有都尉風流，王姬嬋娟，人既離而復合，鏡已缺而重圓。恨昔鳳兮影隻，慶今枝兮理連。掖亭麗姝，京都俊雅，藉紅葉兮爲媒，鞭紫鸞兮同跨。恍魂夢之遊仙，説衾稠之蘭麝。若乃脱身輓略，奮迹新豐，朝奏暮召，言聽計從。如巨

魚兮縱壑，猶鴻毛兮遇風。暢積祀之湮鬱，豁平生之心胸。嗟乎，喜雖一名，事有萬族。魯侯終燕於壽母，文公乍聞於子玉。陶朱縱棹兮五湖，季倫暢飲兮金谷。虞卿賜白璧兮一雙，吏部浮酒船兮百斛。莫不發莞粲於笑貌，見紅黃於眉目。故夫喜既首於七情，蓋亦先民之所欲。《香山集》卷一，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古甕賦

甕得於紹興丙辰，今二十有八年矣。愛其古甚，故賦之。其辭曰：

丙辰中春，積雨新霽，令僕夫以駕牛，治南村之廢地。耕未竟畝，洞然有聲，躑躅不進，人牛俱驚。下有物兮，混然天成，象田家之瓦盆，肖茅茨之土鉶。薄言扣之，其聲鏗鏗。款識不存，莫知其年。四耳附離，一蓋孤圓。口緘六寸之璧，腹受三斗之黍。不窕不楹，不苦不窳。團團焉，欒欒焉，何其肌理之堅，而形模之古也。固藏甚密，宜有所盛，發而視之，枵而不盈。噫嘻悲夫！豈秋草朔風，閨人愁心，思寄征衣，欲擣寒碪，藉爾清響，振其遠音，歲久俱廢，塊然獨痦者歟？豈天高氣清，落月橫生，幽人妙興，將調素琴，假爾逸韻，相其悲吟。人琴云亡，草蔓見侵者歟？又豈白刃縱橫，竄伏長林，埋金韜玉，規人莫尋，至寶忽逝，獨留絲深者歟？抑豈却立鍊形，鶴駕鸞驂，窖其丹砂，靈泥是緘，五色羽化，此焉堙淫者歟？夫物無隱而不彰，器無幽而不闡。美陽得尸臣之鼎，太康

獲汲書之簡。皆所以秘之於古者，發之於久遠。顧此甕之誰藏，必因余而後顯。喻子於是濯以清泉，藉以香荃。貯濁醪之渾渾，充皤腹之便便。謝漢陰之低抱，伴吏部之高眠。旅滑稽之鴟夷，拍浮丘之酒船。每傾倒而一醉，益足以攀七賢而追八山矣。《香山集》卷一。

菊賦 并序

喻子有轉園二畝，畦菊百本，日遊其間，乃爲之賦。其辭曰：

西風兮東籬，金英兮紫枝。著嘉名兮既遠，豈衆卉兮等夷。標黃華兮《月令》，寓落英兮《楚辭》。生高岡兮蠋原隰，吟鮑昭兮賦潘尼。互松兮偕杞徑，淵明兮宅天隨。秋日兮凄凄，秋露兮離離。萬木槁兮既下，一雁鳴兮初飛。送孟嘉兮帽落，逆王弘兮白衣。其操兮箕山之潔，其韻兮竹林之絶。瀏兮禦寇之御風，慄兮馬曹之泛雪。臨清流兮子陵之居瀨，含夕霏兮真長之望月。孤叢兮特秀，幽香兮微透。紫蝶兮黃蜂，凛既寒兮猶湊。聘芙蓉以爲妃兮，命秋蘭以爲友。官槐斂迹以香逝兮，巖桂容沮而色黝。揖江梅以先發兮，曰子之茂兮其庸可後。邀黃葵以旅處兮，曰珠玉其在側，予豈不知予之陋。一束既多兮魏帝之賜，少者百年兮甘谷之壽。枝葉老硬兮飽予腹於五月，葩華丰好兮悦予目於重九。歲植百本，日遶百匝兮，抑臨風而三嗅。《香山集》卷一。

和歸去來辭 并序

何秘監道夫，蜀人也，賦《歸去來辭》，歸守潼川，出其辭以示予，因次韻以送之。

歸去來兮，樂莫樂於公之歸。欣故里之可還，何去國之足悲。悵習俗之方溺，景先民而是追。等窮通於夢幻，孰爲是而孰非？思江山之娛情，厭京塵之染衣。占東蜀之分野，粲藩星與少微。嗟彼士人，乃競乃奔。修容飾詞，伺候權門。長裾日曳，成性莫存。何如先生，癭杯匏樽。醉羣經以嘯傲，潮紅臉於酡顏。泯鳧鶴之短長，知天命而自安。涉巉塗以干榮，笑七貴與八關。肯多慾以外慕，每反照而內觀。洗俚儒之呫嗶，挽淳風而使還。琴一曲以嫗嵇，笛三弄而追桓。歸去來兮，知公欲與造物游。睨一己以邈然，故不忮而不求。冥此心於得喪，復何懼以何憂。惟五馬兮行春，聊放目乎平疇。行者爭塗，渡者爭舟。寄高情於阡陌，眇一壑而一丘。消田里之愁歎，霑政化而日流。歌袴襦於梓潼，藹譽處而滋休。已矣乎！如公盛德能幾人，行胡無人爲王留，飄然任公之所之？漫說效龔遂，誠心慕安期。或公田而種秫，或私力以耘耔。斥三入之巧宦，陋《四愁》之俗詩。流英風於千載，公真淵明復何疑！《香山集》卷一。

隸續跋　淳熙六年八月

右淳熙《隸續》，觀使、大觀文番陽公所撰也。公頃帥越，嘗會粹漢隸一百八十九，爲二十七卷，曰《隸釋》；續有得者，列之十卷，曰《隸續》。既墨于版，亦已詳矣，猶以爲未也，復冥搜旁取，又得六十有五，爲九卷，所謂毫髮無遺恨者。書成，以侈其傳。噫嘻！番陽公之好古，敬白安撫大資吴興公。公一見大喜，謂可開覺後學，乃命鏤之堅梓，示門下士良能。良能既得之，敬白安撫大資吴興公之樂善，俱極其至，槩之古人，可謂無媿也已。淳熙六年八月十七日，承議郎、特添差通判紹興軍府事喻良能謹題。《隸續》卷首，洪氏晦木齋刻本。

忠義傳序

忠義者，天下之大閑也，亦天地勁正之氣之所寓也。是氣之在太虛間，金得之，更百鍊亦不變；松與竹得之，冒嚴霜、烈風、積雪而不少衰；人臣得之，蹈白刃，赴水火，歷萬死而不改其操，由此其故也。李白有言：「忠於其主，人之主皆欲其臣意若曰：斯人也，既忠於彼，豈負於我哉？苟負于彼，必不忠于我矣。且比干，違武王者也，武王封

之，美其正也。太宰嚭，成越王者也，越王誅之，惡其奸也。丁公不殺漢高，恩孰甚焉，而報以大戮者，豈非以其背於楚乎？季布數窘高祖，仇孰甚焉，而赦爲郎中者，豈非以其義於羽乎？徐世勣不負李密之黎陽，太宗所以勤勤於托孤也。鄧曉聞李軌敗而入賀，高祖所以廢而不齒也。章聖皇帝東巡，過巡、遠雙廟，徘徊歎息，嘉其盡節異代，著金石刻，以贊其忠。夫巡等盡節於有唐之時，而見褒於有宋之英主，蓋忠則爲人主之所貴，不忠則爲人主之所賤。未有反覆賣國，左右取容，而見好于人主者；亦未有盡忠爲國，不爲詭隨，而見惡于人主者。此《忠義傳》之所以作也。傳起自列國，終于五代，博採正史，旁及傳記。爲忠節係天下國家之所以安危，事之所以成敗，可以裨名教，可以勵風俗者，乃在此選，不然不録也。上下千餘年間，所取者不過一百九十人而已。嗚呼，可謂難得也矣！後之爲人臣者可不慕哉！《敬鄉録》卷一〇。

五龍王廟記

龍王廟，鄱陽故祀典也。郡侯有禱，虔則應，賢有德則應。集英殿修撰永嘉王公由侍御史守鄱之明年，六月不雨。吏請修廟，公曰：「三日不雨，龍失其職。三日滂沛，當修如法。」是夕大雷電以雨，闔境告足，歲遂大稔。人喜，而後知公之能約束，而龍之知敬公也。公檄將官趙廣修其祠。工甫畢，有小龍狀如蛇見祠下，蟠屈如一大錢，文彩炳煥。廣見而拜之，小龍昂首起立，若與爲禮者。衆

皆屬目，俄失所在，亦甚異矣。噫！世之人〔一〕，諄諄喻之而不帥，威而使之而不肯從，況於神乎？況於龍乎？今公之于龍，一號令之，應亦如響。既新其宇，靈証煜然。公之德與龍之所以靈，皆不可不書也。趙素剛直，其言不妄，説龍若是，故併記之。《敬鄉録》卷一〇。

〔一〕世之人：原作「世人之」，據文意乙。

評詩

予嘗評唐諸家詩，杜子美如司馬温公，自是三代以還第一等人，無毫髮可議。韓退之如蘭相如、顔平原，雖死向千載，凛凛尚有生意。李太白如謝安石，雖紆身朝紱，而志在林泉。或攜妓自娱，不拘小節，要之蕭然有出塵之姿，自不可掩。揚子雲著書，悔其少作，韜藏偃仰，不願人知。皓鶴冲天，閒鷗戲海，回視前日，始知烏鳶攫肉、鵲鳩争巢，蓋不啻糞壤爾。孟浩然、王維、韋應物如志和雪水、和靖孤山，雖未能追蹤高隱，要不得爲俗氛所蔽。白樂天如公羊傳經，羽翼聖道，根本教化，然其失也，不能不俗。杜牧之如荆卿匕首、子房鐵錐，豪健勇決。吁，可畏乎，其駭人也！孟東野如翳桑餓人，形影相弔，悲鳴憔悴，有辛酸可憐之狀，雖膏粱狐貉，亦不能不爲之憫然動心。李長吉如汲冢古書，茫然異物，雖瓌詭奇怪，動人耳目，然莫能名狀，不知其適用與否也。《敬鄉録》卷一〇。

祭何茂恭文

嗟嗟茂恭，其果然耶！何昌于德，何嗇于年。爲善得福，造化所權，宜壽得夭，報應曷愆。蒼蒼蒼蒼，不仁者天！茂恭之才，粹然璧全。茂恭之行，煜然春妍。茂恭之文，浩乎如川。茂恭之字，薛稷、明乾。茂恭之詩，長吉、謫仙。謂宜西掖，儷美許、燕。不然東觀，接武固、遷。胸中萬頃，不施滴涓。光燄千丈，膚寸靡然。五十未加，一病不痊。二子白丁，徧觀華巔。人誰無死，子獨可憐。嗟嗟茂恭，吾實子賢。我作我文，子推予先。磐水南湖，日往月還。聯轡握手，北陌西阡。劇談月底，痛飲愁邊。我吏江東，書札翩翩。不遠千舍，尋我藍田。我官閩南，不我棄捐。藥物兔顙，朋來海堧。二月初吉，我熟我眠。忽夢子來，談笑我前。文字談論，胸懷究宣。我因作詩，欲寄未緣。豈意彌月，子隔重泉。欲拊子棺，道遠且邅。憂心煢煢，涕淚漣漣。千里致奠，一哀告虔。我酒孔甘，我肴既鮮。嗟嗟茂恭，尚歆此篇。《敬鄉録》卷一〇。

（以上劉琳校點）

全宋文卷五四〇一

江　瑤

江瑤，嘗爲大理丞。乾道三年以右朝散郎知梧州，七年二月由右朝請郎、直秘閣除江淮荆浙福建廣南路提舉坑冶鑄錢公事。見《宋會要輯稿》職官七一之二〇、四三之一六三，周必大《文忠集》附録卷一。

乞將鉛山岑水場監官文臣繫階作本司檢踏官奏　乾道七年五月

如信州鉛山、韶州岑水場皆有監官二員，文武各一，然銅鉛鐵料所出浩瀚。乞將西場監官文臣繫階作本司檢踏官〔一〕，專一措置本場。所有韶、信兩州幹辦公事，即不時差出，督責諸處場監銅鉛鐵課及催起錢物。《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三（第四册第三三五五頁）。

〔一〕西場：疑當作「兩場」。

乞搬取江西路四監所鑄鐵錢奏　乾道七年五月十七日

契勘江西路四監鐵錢，已鑄到三萬餘貫。畫旨，每二萬貫，令淮東轉運司雇舡裝載，下通、泰州鹽場，充亭户本錢，却兑換客人納到銅錢，從淮東提鹽司計置，起赴左藏南庫椿管。後來撥隸本司，督責竑鑄，通前計鑄到鐵錢一十萬一千餘貫。欲望朝廷劄下淮東轉運司，速行計置舟船前去逐監般取，委自知通裝發往通、泰州兑換銅錢，起赴左藏南庫交納。《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三（第四册第三三五五頁）。

乞黜責趙壎奏　乾道七年十月九日

檢準乾道七年五月六日指揮，逐州通判係專注管坑冶事務，内有不可倚仗及弛慢之人，令本司劾奏，差官對移。本司契勘吉州通判趙壎，自本司復置之後，牒令催趁鐵課、修葺綱船、起發鐵料等事，經及累月，並無一字報應，積壓鐵料七十餘萬斤。竊恐其他州軍遞相倣傚，難以責辦，欲望睿旨將趙壎重賜黜責，以爲慢吏之戒。《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四（第四册第三三五五頁）。

岑水場兩監官係銜事奏

乾道八年六月十六日

前來曾措置韶州岑水場添槽作一百所，取膽水、膽土淋鐵成銅，下二廣州軍，委守臣點檢雜犯配隸人年四十已下，筋力强壯各二十人，借支月糧，限半月發赴本場役使，且以五百人爲額，具申朝廷取旨依外，照得韶州岑水縣係分兩場，内黄銅場，管鑿山取礦烹煉黄銅，置武臣監官一員；膽銅場，管浸鐵洗礦烹煉膽銅，置文武臣監官各一員，内文臣監官改作檢踏官。遞年以來，兩色銅課皆不敷額，往往各分彼此，互有侵占。已將兩場併作一場，責辦監官依舊收趁外，緣岑水場承平，人煙繁盛，其黄銅場監官階銜帶兵馬都監主管煙火公事，今來既併爲一場，及又刷差二廣配隸五百人在場淋銅，皆是烏合雜犯之人。欲望朝廷詳酌，將岑水場兩監官並係階作監韶州岑水黄膽銅場並煙火公事、監轄淋銅及檢踏措置官，庶幾有以彈壓，不致生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三之一六五（第四册第三三五六頁）。（以上尹波校點）

潘景珪

潘景珪，婺州金華（今浙江金華）人，好古子。紹興二十九年爲大理評事。淳熙六年任刑部郎中。紹

熙元年七月爲兩浙運副，二年權工部侍郎兼知臨安府，尋除秘閣修撰知明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一，《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一、食貨七〇之七八、食貨七〇之七九，《咸淳臨安志》卷四八，《敬鄉録》卷一三。

諸州獄訟有罪狀顯著者速加勘決奏　紹興二十九年正月

諸州獄訟有罪狀顯著而不能決者，皆姦猾玩法，而胥吏因之爲利。望自今三經翻異而不移前勘者，取旨送大理寺；去行在千里外者，委監司選官就劾；監司有妨，即移鄰路差官。《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八一。

乞將隆興以來斷過案狀編類成册奏　淳熙六年七月一日

朝廷欽恤用刑，以條令編類成册，目曰《斷例》，可謂曲盡。昨有司删訂，止存留九百五十餘件，與見斷案狀，其間情犯多有不同，難以比擬。乞下刑部將隆興以來斷過案狀編類成册，許行參用，庶幾刑罰適中，無輕重之弊。《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一（第七册第六四八七頁）。

乞大理寺試補之人每歲附類試所收試奏〔一〕　淳熙九年二月

本寺胥佐闕，則貼司試補；職級闕，則胥佐試補。近年多緣請託，徒有引試之名，曾無較藝之實。乞今本寺合就試補之人，每歲附類試所收試，出題考校，將合格姓名關報本寺，遇有闕日，依取中名次遷補。《宋會要輯稿》職官二四之三五（第三册第二九〇九頁）。

〔一〕原書署此奏爲「潘謹珪」上，當即潘景珪。

鄉司隱匿詭名挾户許人告論奏　淳熙十六年

今之和買，所在爲害，蓋緣官户及中産之家憚於物力之多，遂乃詭名挾户。於是第四等以上之民和買益繁，役次益頻，詭名挾户盡作第五等之家，非真第五等之户也。若非鄉司導之，則不能爲；非鄉司茍之，亦不能久。今若誘之以賞，威之以刑，烏有不可併者。在法，詭名挾户許人告首，告中者給其産之半充賞。欲先告示官書其户頭之名，許以三月自陳歸併；限滿不自首，鄉司能告者，亦與依條給賞；如或隱匿，致人告論，鄉司從徙二年，配千里。如此則物力既分者可使復合，而第四等以上

人户自然皆多，和買可以均及。乞下諸路運司行之所部州縣，照應見行條法，遵守施行。《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七六（第七册第六四〇八頁）。

看詳仁和錢塘税賦則例册奏　紹熙元年七月二日

臨安府仁和、錢塘、餘杭縣税賦、差役、和買進册五本，户部看詳，除將和買册別作施行外，所是仁和、錢塘人户輸納税賦則例册二本送臨安府參詳。本府照得係將兩縣人户田産均定夏税苗米、和買、役錢等則立籍。今參詳夏税等，各縣鄉村民户田地山園等産色不同，雖有昨來經界立定高低等則，往往郡民多有不知逐等合輸數目多寡，致被鄉司走弄作弊。今來降下進册内籍定民户産色等則，並係各縣照經界等則攢具置籍，以爲定額，别無增減虧損，委是經久利便。《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七八（第七册第六四〇九頁）。

詭名挾户自陳告首事奏　紹熙元年

每縣欲置木櫃二口，封鑰印押於縣門一口，令展限内許詭名置産人實封狀攩櫃自首，十日一次，知縣躬親開櫃，即與免罪，追鄉司歸併入户。内一口，令展限外，許諸色人并見役公吏、鄉司及保正

副、保長、户長、承帖催税家人，攛櫃内，十日一次，知縣躬親開櫃拆封，呼及鄉司究證得實，將告中田産依條給告人，犯人從條斷罪。所告人内有公吏、鄉司等，向斷罷已經叙理充役，若被告人出名或結託親知經官陳訴冒役，官司並不得受理。若首産之後，别有被罷冒役之人，方許受理。仍令轉運、提刑、提舉、安撫司照會。所置木櫃，仍造牌二面，其一書召人自陳詭名挾户，其一書召人告首詭名挾户〔一〕。詭名挾户之家，除人力、佃客、幹當掠米人不許告首外，田鄰并受寄人，亦許令攛櫃首。如點檢得實，與免罪，將告中田産亦給與告人。如被他人陳告田鄰并受寄人知情，依條科斷。告首狀攛櫃日，知縣躬親拆封。若有自首狀，雖已被他人攛櫃告首，知縣點檢得實，亦理爲自首，與免罪歸併一〔二〕。官户除登科、軍功、蔭補外，餘依非泛補授，不得豁除限田指揮。官户於户下書名，若係執政、侍從、兩省臺諫、卿諫、郎官，注云見任某官，亡歿者即云曾任某官。官户既已取見職位姓名，若已亡歿，即將格内合得田産據子孫人數均算。官户合得限田，子孫雖多，須是服闋之後，已曾分析，方合據户均算。鄉司、諸色人能首併人户詭名置産，依今來指揮照條推賞給産，如逐縣故有阻抑，許直經轉運司陳理。官户依格合破限田，其家田産不及格數，受寄民户田畝入户揍充，並許受寄。官户令幹人等首，知縣究證得實，將告中田産盡行給賞；如他人陳告，亦當坐罪。詭名挾户之家，於今展限内不自陳首，又無人告論，即從逐縣知縣索諸鄉户長催税承帖家人脚頭簿點檢所催税去處，便可照應詭名。詭名置産，依淳熙十六年七月一十八日指揮，先限一季，又展一季，限滿更展一季，係是三次立限。限内不首，更不展日，若被人陳首，即從今降指揮施

行。不曾首併田産稅色之人，逐縣出榜告示，今後不許作代納銷鈔。典賣田産之人，知典賣主係是詭名，許行陳首，根究詣實〔三〕，將元典賣田産給還原主。《宋會要輯稿》食貨六之二四（第七册第六二一九頁）。

〔一〕名：原作「尸」，據文意改。

〔二〕「一」字疑衍。

〔三〕詣：原作「指」，據文意改。

江陰軍和買事奏

紹熙二年三月

竊見臨安府每歲合納和買，自宣和年間分下常州，而常州則又均下江陰，蓋是付江陰，在常州則爲屬邑。其後陞爲軍，今常州者既以罷免，而江陰軍者除節次蠲放外，尚有二千五百四十三匹有奇。今以臨安府之和買而分責之於江陰之民，則是一時權宜之制，安有物産在臨安府，而和買在江陰之理乎？欲候至今年八月，將臣節省到浮費錢與江陰軍認納前項絹，每年於户部八月買絹場内盡數收買本色輸納。如從其請，乞下江陰軍免行寄買，日後不得妄有科敷。《宋會要輯稿》食貨七〇之七九（第七册第六四一〇頁）。

乞續修乾道四年以來法令奏

紹熙二年五月六日

恭惟至尊壽皇聖帝一朝大典，著爲成書，固已頒之史館矣。獨于法令一書，纔修及乾道四年，自五年以至今將二十餘年，未嘗一加删潤之力。臣不敢妄議法令之萬一，深惟前後臣僚申請殆非一端，前後指揮行下殆非一事，或有舊法不能盡續降參照者；或有舊法文不甚明，而續降因事重出者；或有舊法元不該載，後因事立爲成法者；或有舊法本自可用，而續降不必行者；或有一時權宜措置，而後不可引爲帝用者〔一〕。交互之際，出入之間，誠恐未免有抵牾而相參差者，或删而去，或存而留，使著爲成書，定爲成法，而生民永可以爲司命，是豈宜一朝而緩也哉！臣嘗見祖宗時，遇修書則置局，書成則罷，願陛下體此之意，特命大臣選擇周行之士，付以删潤之職，分其條目，期以歲時，使之精考而修削之。比至書成，則還其元職，不復再爲一司。（以上尹波校點）

〔一〕帝：疑當作「常」。

《宋會要輯稿》刑法一之五六（第七册第六四八九頁）。

白　禄

白禄，安岳（今四川安岳）人。登紹興三十年進士第，乾道末、淳熙初爲從事郎、潼川府學教授。

潼川府學泮橋記碑　淳熙元年六月

水與道同體，故帝王資以建學，天子曰辟雍〔一〕，諸侯曰泮宮，則又其等也。潼川古大國，學視泮宮爲典。前有泮水，湮塞歲久。乾道九年夏，禄掌郡文學，太守馬公諉以濬復。或謂文明之地，陷缺不宜。按類水之制，自西而南而東，三方皆水，直南當輿梁，以道往徠。於是即土爲橋，鑿渠通水，使東西相承。上施欄礎，以延波光；旁列四趺，以固柏植。視之流貫若一，凹然其玦也。論定役興，畚鍤四集，疏闢立就。方命釘甃，而馬公奉祠西歸，提點刑獄何公兼府事，令未及下，首圖前功，若出己意。即鳩工伐石，具舟運致，斲鑿扁礪，雷動雲合，□砌平布，罔渝規畫。禄適被漕檄試貢士武信，暨歸，則見巍橋飛虹，流水印璜，風日凝瀾，月星澄瑩，儒學氣象，頓增爽儼。芹藻青衿，超然若生於千百載之上，而獲游先王之庠序矣。士□□古及道，非亡才，非不逮也，政教失，軌物廢，習見苟簡，志氣無所發越，而胥流下也。道學之妙□焉而得者深而艱，感焉而得者易而樂，故

職教化者示之德行，寓之形器，盤盂几杖有銘，宮室車服有度，皆所以使學者目擊心悟，怡然自得也。浮圖、老子之居精極嚴麗，猶能起人敬信，矧夫水有澤物之仁，清明之智，流行適宜之義，盈不踰節之禮，進進不已之誠，聖賢寄意於此，義類最遠。二公深明制作之本，力補墜典之缺，諸生入門而見古制，升堂而味古書，終日所從事者無非先王之舊，其胸中豈不翻然有感而思自致於古人之地哉！繼自今賢才輩出，然後知泮水之復果益於名教也。馬公名騏，字德駿，立朝爲中書舍人。何公名熙志，字忠遠，立朝爲御史臺檢法官。道學、政事藹然，俱蜀前輩，其所建立可紀類如此。淳熙元年六月既望，門生從事郎、充潼川府學教授白禄記，門生迪公郎、新劍州陰平縣主簿、主管學事胡鼎書并篆額。民國《三台縣志》卷二一，民國二十年刻本。又見《金石萃編》，《宋代蜀文輯存》卷六一。（刁忠民校點）

〔一〕曰：原無，據《金石萃編》補。

李昌圖

李昌圖，乾道中知邛州，淳熙中歷任湖廣、江西、四川總領，入爲工部侍郎，兼樞密都承旨。以朝散大夫、敷文閣待制致仕。見《宋會要輯稿》職官四一之五九、五一之二八，《攻媿集》卷四一，《宋詩紀事補遺》卷五七。

言金州鹽務奏　淳熙四年十一月

金州管内安撫司鹽場頗爲民害〔一〕。金州軍民盡食通、泰州鹽，凡客旅販至本州，則官司拘攏在場，高價科俵，賣與民間。既以得錢，則拘收庫〔二〕，客旅百端求囑，方始支還，間有坐待三四年不得錢者。緣管内安撫司官吏費用歲計一萬六千餘貫取辦於此，今若省罷安撫司之冗費，其鹽場從本所措置，將客人販到海鹽以市價收買，量搭息錢，裁減高價，令民間任便收買食用，庶於客旅通快。俟措置一歲，若便有收到息錢，即用對補蠲減四川井户虚額鹽錢。《宋會要輯稿》食貨二八之九（第六册第五二八三頁）。

〔一〕金州：原作「今州」，據文意改。

〔二〕「收」下疑脱「入」字。

兩浙等路造運糧船事奏　淳熙十年六月

本部有兩浙、湖南、江西三路七州造運糧船，乞下三路轉運司相度逐州每年合用實數外，並與減

免。其累年未造，若曾支官錢，即追理填納。《宋會要輯稿》食貨五〇之二九（第六册第五六七一頁）。

修製玉寶奏　淳熙十二年九月

修製加上尊號玉寶，禮官討論範樣大小制度，玉寶一鈕廣四寸九分，厚一寸二分，盤龍鈕。今勒作匠先次造到盤龍鈕草樣，隨狀見到，伏乞朝廷詳酌，速賜指揮降下，以憑施行。《中興禮書》續編卷一五。

乞免進呈賜與北使之物奏　淳熙十三年正月

竊見本部所轄文思院，每歲製造北使器皿等物。方其成也，初則起部長貳臨視，版曹繼之，赴都亭驛，中使點集，復齎詣宰執，徧閱至再三，亦云足矣。猶以爲未也，又從而繳進，以瀆天聽。此屑屑之事，自有司存，何至仰勞九重之尊？乞自今所造錫賜北使等物，止令赴都堂詳悉驗視，免行進呈，以尊國體。《宋會要輯稿》職官五一之二八（第四册第三五五〇頁）。

乞置文思院官物新曆奏　淳熙十三年正月

文思院昨承淳熙九年九月十六日指揮，令別置金銀、雇工、雜物新曆抄轉。自後本院雖曾別置，却乃仍舊謄過舊曆尾虛椿數目，是致無從稽考。乞令將作監取索本院應管赤曆，逐一點對驅磨實管官物數目，截日創新，起置抄轉。所是舊管文曆權行架閣，庶得易爲稽考。《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九之五（第三册第二九九〇頁）。

文思院人吏遷補事奏　淳熙十三年二月

文思院省記條格，門司遷貼司，貼司遷手分，手分遷押司官，押司官頭名滿三年補進武副尉。過江以後不差押司官，其專知官係都官差撥，緣此手分既無可轉補，門司又不得遞遷，公事絶無希覬。乞自門司而上，次第遷補知、副知，以二年爲界，通理十七年，許補進義副尉，庶幾人吏有所雇籍，不敢冒法。《宋會要輯稿》職官二九之五（第三册第二九九〇頁）。

言制誥用紙事奏　淳熙十三年二月

文思院下界申，製造大禮并慶典告命制敕綾紙，約用制敕綾五六萬道。今乞自從官及太中大夫以上並用制敕綾紙外，其餘權以雜花綾代用，庶幾不致闕誤。《宋會要輯稿》職官一一之七四（第三册第二六五九頁）。

言弓矢利便奏　淳熙十五年

弓矢之利，貴於便疾。神臂弓斗力及遠，屢獲其用。後又造神勁弓，及遠雖在神臂弓上，軍中多言其發遲，每神臂三矢而神勁方能一發，若臨敵之際，便疾反出神臂下。《宋史》卷一九七《兵志》一一。

工部長貳廳題名記　淳熙十年四月

官居題名，其來舊矣，中興起部長貳獨未有載。昌圖使蜀召還，繇外府掌貳事，會稽王公佐實爲之長。暇日屬昌圖銓次前人名氏，以補其闕。而冬官故籍，漫不可攷，迺博采它所記録，參訂歲月，

起建炎丁未，迄淳熙癸卯，得九十人，則又屬昌圖識於上方。弗獲辭，乃告於公曰：「題名之設，懼歲月久而難稽也。今登載昭揭，俾異時覽者指某爲賢，某爲否，則人知公論可畏，而砥礪名節，求與此石爲不朽，是不爲亡補。」公曰：「然。」乃識之。淳熙十年四月望日。《咸淳臨安志》卷五。（以上刁忠民校點）

吴　靖

吴靖，乾道中爲弋陽縣令。

祭周文簡公文　乾道六年十二月

維乾道庚寅十二月丙子朔，弋陽縣知縣吴靖奉詔祭於龍圖閣大學士周執羔神道。前愾公〔一〕，生宋中興。適際南渡，甲第馳名。歷匡列聖，披露血誠。鯁戇弗撓，權倖交憎。屢黜屢陟，喜怒不形。中流砥柱，勳著汗青。爵尊極秩，經筵業馨。彼蒼弗恤，中天殞星。幸有群柱，蟬聯簪纓。連郡工繕，封表厥塋。碑鐫地割，千古佳城。陳牲致奠，昭格垂靈。尚饗！民國《弋陽縣志》卷一五，民國十四年刻本。（刁忠民校點）

〔一〕此句疑脱一字。

沙世堅

沙世堅，開封（今河南開封）人。紹興三十一年爲右軍統領、成忠郎、權海陵縣丞兼知縣。淳熙十一年爲廣西兵馬鈐轄。紹熙初爲廣西路副總管、兼知鬱林州。三年，改知宜州。見《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九四，《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五六、兵一九之二九，《宋史》卷三二《高宗紀》九、卷三五《孝宗紀》三、卷三六《光宗紀》。

棄泰州辨　紹興三十一年十一月

十一月二十五日，敵兵再到城下，當夜捉到姦細王乞僧，稱泰州趙都監、臧縣尉已有文字與敵交割泰州。至當夜三更以來，胡權州同世堅等前來巡城，見臧縣尉將本部五千餘人用箭射忠義軍，胡權州與世堅等恐内外相應，遂將兵出城，至二十六日午時，大兵果到城下，爲孤軍勢力不如，遂迤邐前去如皋縣駐劄。《建炎以來繫年要録》卷一九四注引。

思恩府蠻人請鹽錢諭碑　紹熙三年十一月

宜州去天最遠，三方被邊，谿峒猺蠻，種落不一。我國家自祖宗以來，深仁厚澤，與天無窮，并包裔夏，愛均赤子，錫汝錢、鹽之券，庶幾涵濡聖澤，各安巢穴，永爲邊陲藩。維歲月浸遠，爾蠻子姪陰結寨吏，僞券日增，以詐取賞不一，如欲執以藉口，寇我疆場，深負累聖好生之德。歲在壬子，本職准經略提刑都運敷奏，被命守邊，歷考爭端，果由僞券。盡革前弊，與之更新，刻之堅珉，籍其姓名，著其斤數。思恩券凡二十八道，錢月計二十四文足重。合思立、鎮寧、天河、帶溪、河池、安遠、德謹、懷遠、臨衝而計之，券總二千七百五十有七道，錢月總三百四十四貫一百省，鹽月總六百一十三貫四百五文足重，各於所隸縣支請。尚慮傳道不能世守要約，從爾尊敬忠武侯，嚴其貌像，載書歃血，無背此盟。俾爾蠻長保鹽券，後人無復減尅，因以杜絶釁端。明神所臨，洋然在上，逆凶順吉，爾蠻占之。矧今國家邊備增置，强弩毒矢，非昔時之比。苟肆其野心，干紀犯分，聞之於朝，有誅無赦。宜致深長之思，上體國恩，父訓其子，兄誨其弟，維繼忠孝，以承天休。敬之毋忽！紹熙三年長至日〔一〕，知宜州軍事、開封沙世堅立石。《粤西文載》卷四四。又見道光《慶元府志》卷七。

全宋文卷五四〇一　沙世堅

〔一〕紹熙：原作「紹興」。按《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五六及《宋史·光宗紀》均載：紹熙三年三月，詔廣西路副總管、新兼知鬱林州沙世堅改知宜州。據改。

彈壓宜山等縣蠻傜碑記

紹熙改元，歲次辛亥，茆難莫文察圍打普義寨，安化蒙令堂圍打鎮寧寨，爲邊擾。三司剡奏，朝廷復命世堅以廣西路副總管自兼守尉平改宜陽郡與徐拇〔一〕。時紹熙三年壬子歲七月三日到任，力圖撫恤，邊擾旋寧。七月末旬，安化蒙光大、光懈首先舉旗出參，犒勞戒諭，就遣還峒。逮十月，州西思恩、河池兩界傜酋蒙峒截劫官鹽稅印，即日調兵討捕，七路會合，破二十一峒，獲俘斬級，巢穴悉平。州北傜酋袁康、藍追循舊劫虜天河、宜山兩界居民；復分兵丁出奇，五路直搗其穴，傜酋股栗，爭納刀弩乞命。乃築受降臺於黃茅嶺屯軍之所，袁康等一十四峒首領各牽羊肩酒羅拜臺下，刻鐵飲血，呼天爲誓，願求忠孝。斫山刊木，盡通故道。缺字至合鳳蘭地等七州，及古參、古典、落遏、思陽、古尋、上易、上中下三旺、上中下安州，各接踵投納刀弩，酋長盡赴州公參。戒諭各守疆畎，撫犒回穴，邊民悉獲安業。先是，到官之初，城壁官府傾塌，綱紀廢弛，亟請於朝，準聖旨，給賜僧牒，付世堅發賣，激犒等用。首先修築城壁邊備，遂自西城蠻來之路，一以受敵城樣，改造譙樓馬面，而各增益廣，缺字以至添修兩獄、學舍、寺觀、廟宇，決水入城，鑿池收貯，創造軍器，換給蠻

傜錢鹽新券，刊勒所請斤重姓名，大書刻石，共一十八碑，傳示久遠。各於逐處地方建忠武侯廟，以固其敬服之心；立博易場，以革其窺伺之漸；創建鼓樓、民社，鱗次排款，以戒不虞。申請朝廷就徙寨堡於險要襟喉之地，以備控扼，即黃茅嶺叠巨石，創築城寨，名以富禄，易兵丁戍守，彈壓宜山、天河兩縣界長山、密峒等一帶蠻傜〔二〕。《廣西少數民族地區石刻碑文集》第一六一頁。（尹波校點）

〔一〕此句當有脱誤。《宋會要輯稿》職官六一之五六：「紹熙三年三月十八日，詔知宜州徐揜與本路副總管、新兼知鬱林州沙世堅兩易。」

〔二〕此下原編者按云：「以下尚有文字，没有録完。」

釋道璉

道璉，號此庵，乾道間住湘山報恩光孝禪寺。

免湘山報恩光孝禪寺二税碑記　乾道五年四月

山門昨蒙本縣準使府備準轉運衙依降聖旨，蠲免二税，已給到公據，其利博哉！深慮久而湮没，今命匠鑱石山間，永傳不朽者。乾道己丑四月八日，住山此庵道璉謹書。《湘山事狀全集》卷一〇。

妙明塔記　乾道八年十二月

都運直閣大居士斧節來清湘，首造妙明塔，盥手焚香，敬祖師無量壽，主人已獲五色舍利十，光彩燦然。苟非大居士誠心，安能得之！道璨與一衆合掌加額，歡喜踴躍，得未曾有。請揮筆以紀其實，謹鑱諸石，爲山中一段殊勝因緣，俾來觀者如大居士與祖佛同體而無間焉。時乾道壬辰季冬十有四日，此菴道璨謹書。嘉慶《廣西通志》卷二四〇。（以上尹波校點）